



宋斐如文集



（一九四七）是我國台灣省台南人。即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畢業。具有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激情，於一九二二年二月西渡大陸，入北京大學就讀，與負有民族使命的《台灣民報》，或自辦雜誌，投入殖民地台灣的反日志士和文化啟蒙運動。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以發表在東京的《台灣民報》的文章《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開始了他短暫卻厚實的、以文筆啟蒙與鬥爭的生涯。一九三五年，他到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修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華之寸前，毅然回到祖國中國，以他深厚的日本語文能力，得以多讀戰中日文資料，並以他精到的社會科學訓練，展開深刻的抗戰研究、日本敵情研究和台灣研究，對於我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對於光復台灣，對於將台灣同胞從日帝殖民桎梏中解放出來，做出了很大貢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戰敗投降，台灣復歸於祖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宋斐如先生回台，很快投入光復後台灣政治、社會和思想、心理的去殖民化重建工作，呼喚省內外同胞的團結與「溶合」，不遺餘力。不幸，回台後堅決站到人民群眾一邊的宋斐如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民眾因國民黨接收集團的惡政而嘩變後的鎮壓行非法逮捕，很快就仆倒在國民黨法西斯刑場。英年而壯烈犧牲，得年僅四十五歲。嗚呼！

—— 陳映真

ISBN 986-7359-34-8



9 789867 359346

00250



定價：250 元

宋斐如文集 卷一

第一輯 抗日運動

深圳台盟 主 編

楊 益 群 執行主編（特邀）

宋斐如文集. 卷一, 抗日運動 / 宋斐如著. --

臺北市 : 海峽學術, 2006[民 95]

面 ; 公分

ISBN 986-7359-34-8(平裝)

1. 中日戰爭(1937-1945) 2. 中國 - 歷史 - 民國 26-34 年(1937-1945)

628.5

94026003

宋斐如文集卷一 / 第一輯 · 抗日運動

著者 宋斐如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五九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 : (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 : (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treview@sat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 : (〇二) 二二六七七七八 傳真 : (〇二) 二二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二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 : (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 : (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三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十室

電話 : (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 : (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 : (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 : (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五八五四四四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出版 二〇〇六年二月

定價 二五〇元(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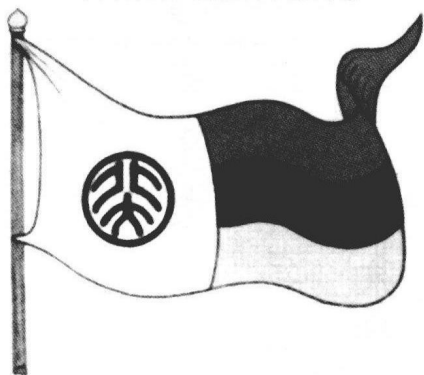
劃撥帳號 一九二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34-8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民國十九年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錄—經濟學系

民國十九年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錄



民國十九年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錄



文化之鐘



宋文瑞

斐如年二十九

台灣台南

通信處：台灣台南州新豐

永寧莊二五二號

宋斐如大學畢業同學錄



畢業證書

學生宋文瑞係福建省同安
縣人現年二十九歲在本校
經濟學系修業期滿成績及

格准予畢業此證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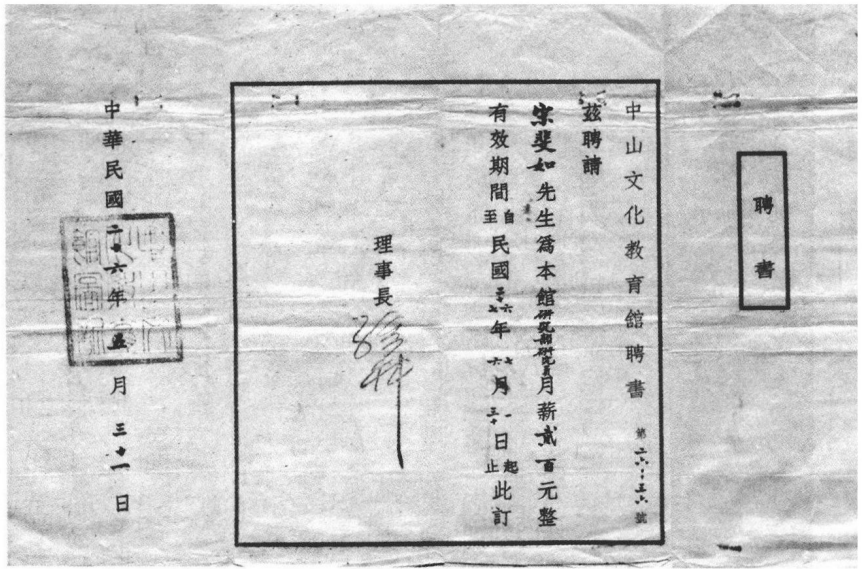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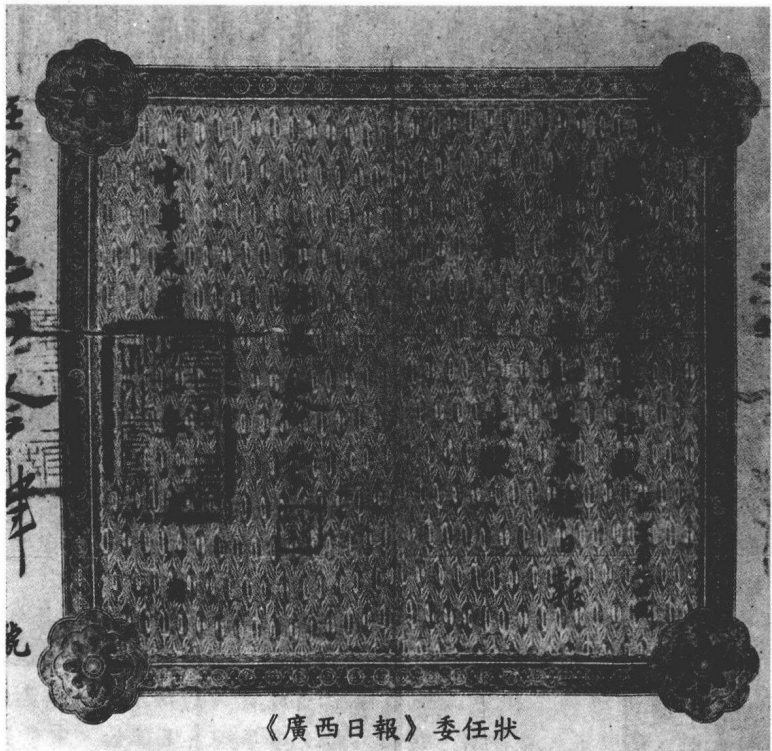
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宋文瑞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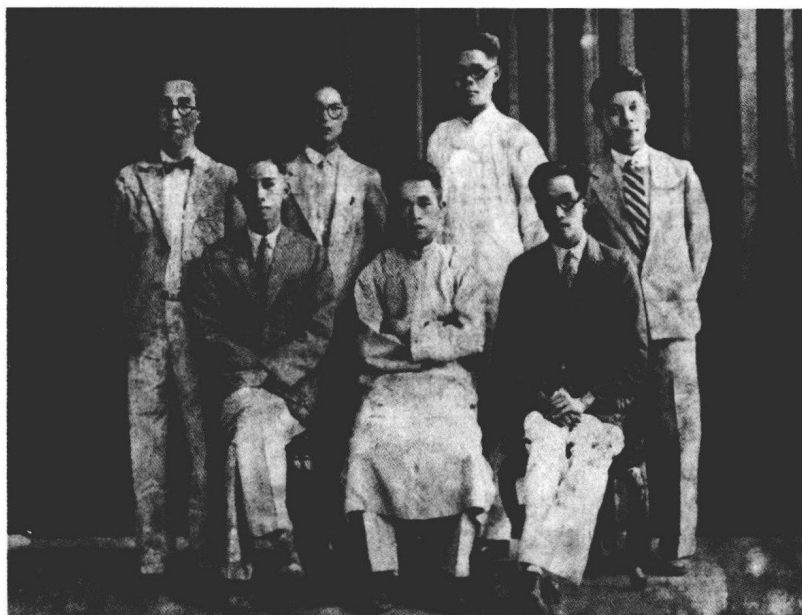
宋斐如大學畢業證書



中山文化教育館聘書



《廣西日報》委任狀



1927年春，宋斐如（宋文瑞、立左二）與台灣在北京留學之同鄉張我軍（坐中）、洪炎秋（坐右）、吳敦禮（立左）、蘇舜雨等創辦《少年台灣》月刊。



宋斐如與馮玉祥泰山讀書研究室成員。前排左起：賴亞力、藍天照、高滌宋、田仲濟。後排右起：李華卿、王倬如、宋斐如、鄭志雄（1934年冬攝於泰山普照寺）。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八日
 教育部
 教育行政司
 第一〇四號

教育部發給自費生留學證書 第六〇四號

宋文瑞年三十二歲係福建省同安縣人國立
 北京大學畢業經本部核定准其自備資斧
 前往日本國留學合給證書

宋斐如赴日本留學證書



時事類編特刊 第一期 目錄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編者	孫科
編輯	梅志敏
中編互不侵犯條約	(德)
英大使被日機轟擊	(德)
到農村去了以後	(德)
我國空軍之偉績	(德)
時事漫談(四則)	(八—四四)
論全面抗戰的內外環境	李孟達(九)
中國是不能征服的	宋慶齡(三)
對於青年想說的話	沈鈞儒(四)
日本侵略戰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	宋斐如(二)
日本軍部的本質	高橋茂(二)
蘇聯軍備現狀	高橋茂(二)
日本人眼中的東北義勇軍	高橋茂(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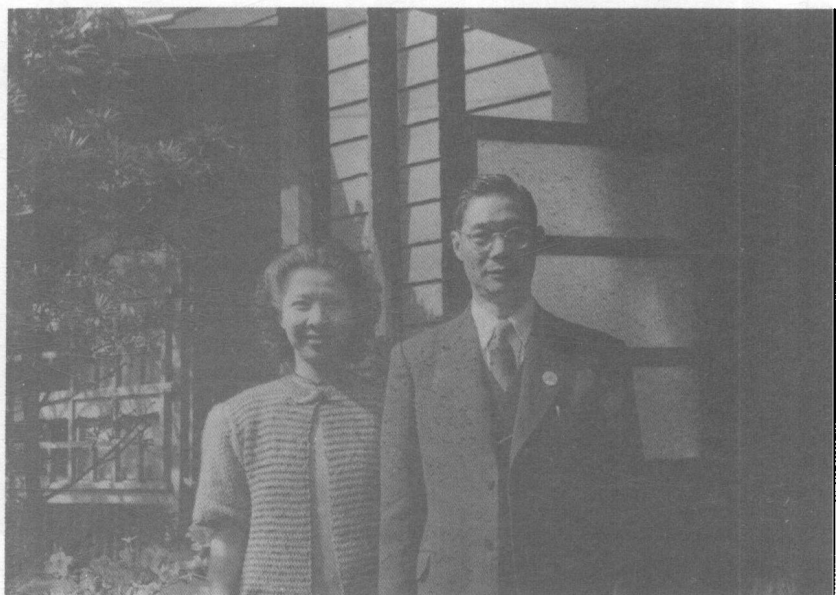
《時事類編》特刊第一期目錄(首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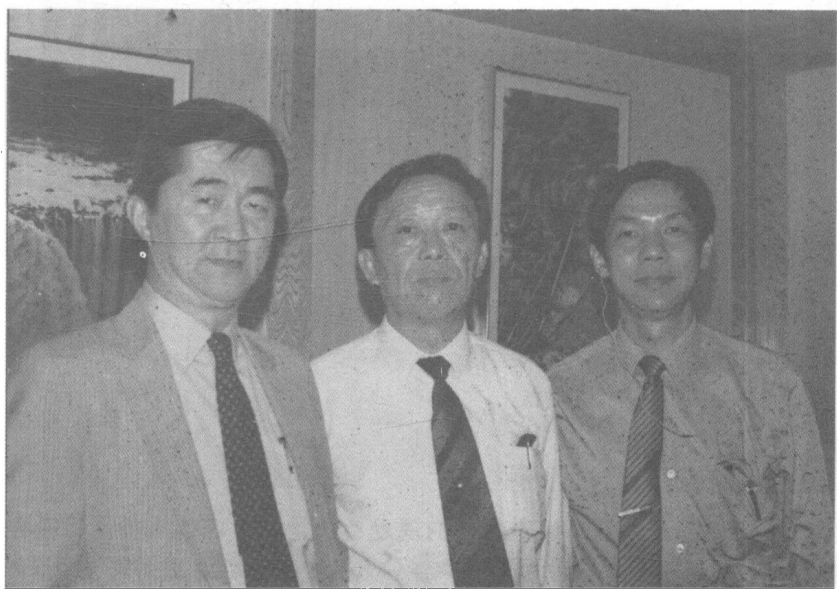
宋斐如撰稿之抗日刊物



宋斐如主編的《新東方》、
《戰時日本》刊物



宋斐如與夫人區嚴華在台北



宋斐如被害四十二年後，1989年他的三個兒子相聚於香港，
長子洪濤（中）、次子洪瀾（左）、三子洪亮（右）。



1937年冬，宋斐如（右一）與其他抗日志士乘馮玉祥副委員長專車自南京撤退去武昌，途中在河南遭日軍轟炸，一部分人在農村休息。照片從左至右：宣締之、孫曉邦、馮玉祥、沈鈞儒、王向辰、張申府、何容、宋斐如。



1935年夏，宋斐如請老師陳豹隱赴泰山講課，課後馮將軍和陳豹隱與眾人在梅花崗合影。左起：馮玉祥、李德全、陳豹隱及夫人，徐惟烈（右二）、宋修德（右三）、李興中（右四）、邱斌（右五）、宋斐如（如七）、劉定五（右八）。

台灣版出版感言

宋洪亮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和台灣光復六十周年之際，《宋斐如文集》終於面世奉獻給讀者。今天，承蒙台灣王曉波教授青睞，由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印行《宋斐如文集》台灣版，讓先父的著作、思想回到終生魂牽夢縈、為之奮鬥的家鄉，告慰先輩在天之靈。作為後輩，不能忘懷長輩和鄉親的厚愛，衷心感謝大陸「台海出版社」和島內「海峽學術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幫助，使《文集》在兩岸得以順利出版。

先父宋斐如和六百萬台灣鄉親一樣，愛家鄉，愛祖國，深惡痛絕日本殖民主義對台灣人民的殘酷統治，雖然隻身赴大陸投身抗日救亡、民族復興工作，卻對故土鄉親從未忘懷。目睹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欺凌，特別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蹂躪，他深知只有祖國的強大與興旺，台灣的光復和民族的復興才有希望。因此，他把自己一生的命運與家鄉和祖國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奔走於祖國各地，以筆作槍，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奮筆疾書，直至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

台灣光復後，先父抱著建設家鄉的美好願望回到了闊別二十餘載的故鄉，為恢復民族文化，為台灣人民與祖國人民緊密融化在一起、為家鄉的民主建設、教育事業不懈努力。他曾深情地說「台灣同胞都是黃帝子孫，他們每一個人的血管裡都流著中華民族的血液」、「在國內工作二十多年的目的，就是要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因為台灣的人民，也就是祖國的人民；台灣的土地，也就是中國的版圖。」他以自己對家鄉忠貞的感情，對鄉親的深沉熱愛和不懈的艱辛努力，實踐他做家鄉父老忠實兒子的誓言。

先父被綁架失蹤時，我還在蹣跚學步。幾十年來，總想根究先父的罹難真相和生平事跡，尋訪過眾多與先父共事過的台灣長輩、馮玉祥將軍的舊部等，聆聽了許多深情的敘說。李純青伯伯稱先父是「著名日本問題專家，一生著作甚豐，是一個奮鬥幾十年有成就的文化人」。八〇年代初，第一次從天津得到了先父的著書《土地政策研究》。此後又拜讀了陳映真教授引用了先父對台灣問題論述的著作，看到了台灣報刊和網路登載的許多文章，對我們觸動甚大。

自二〇〇二年始，我們進行了系統搶救、搜集工作。記得首次在北京的國家博物館以先父的署名，很快就檢索到了六本抗日讀物，有些還蓋著抗日根據地的藏書印。在北京大學檔案館，還找到了他的在校檔案和同學錄，十分珍貴。走出了第一步，接著在連續兩年中，遍訪了京、魯、粵、雲、寧、漢、桂、渝等地，在眾多圖書、檔案資料館裏佈滿灰塵的「故紙堆」中搜尋；在縮微膠卷熒幕前瀏覽；因年代久遠模糊不清的資料只好製成光碟拿回來逐字對照確認。二〇〇四年末，偕妻子在台灣尋訪，更得到陳映真教授的幫助和安排，嚴秀峰、曾健民、秦賢次先生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幾年來，收集、搶救了先父宋斐如散落在各地的著、譯作十四本，文章二百餘篇，近二百萬字，經編輯、錄入、校對，結集出版（詳見《文集》前言及編後）。

《文集》的出版，得到各方人士特別是兩岸許多台胞前輩、學者的鼎力支持和幫助。在京台胞張光正（先父摯友張我軍長公子）自始至終指導了收集、出版工作；台胞翁曉波及我妻子梁汝雄負責了整個收集、編輯和統籌工作；北京「台海出版社」安然社長及呂鶯主任傾力推進《文集》的順利、及時出版。

以史為鑒。但願先父《宋斐如文集》的出版，能讓兩岸同胞對台灣人民祖祖輩輩經受侵略者欺凌的過去和奮力反抗的傳統、台灣人民世代心向「唐山」、盼中華民族

永不分裂的殷切情懷，更加瞭解。

《文集》的出版僅僅是開始，一些資料和已知先父的二十多本著、譯作（尚有十餘冊未找到）亦未編入，我們仍需不懈努力。多年來，家鄉的許多有志之士對這段台灣歷史進行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為填補近代台灣歷史之缺憾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令人欣慰和敬佩。

我們盼望更多的鄉親、學者提供更多的線索和資料，給予我們更多的幫助。

二〇〇六年元月三日於深圳

序

陳映真

宋斐如先生（一九〇二—一九四七）是我國台灣省台南人。少年時代在台灣商工學校，即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畢業後，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激情，於一九二二年二十歲時，自日帝殖民地台灣西渡大陸，入北京大學就讀，與負笈旅京台籍青年或投稿東京的《台灣民報》，或自辦雜誌，投入殖民地台灣的反日思想和文化啟蒙運動。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以發表在東京的《台灣民報》的文章《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開始了他短暫卻厚實的、以文筆啟蒙與鬥爭的生涯。一九三五年，他到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修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華之寸前，毅然回到祖國中國，以他深厚的日本語文能力，得以多讀戰中日文資料，並以其精到的社會科學訓練，展開深刻的抗戰研究、日本敵情研究和台灣研究，對於我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對於光復台灣，對於將台灣同胞從日帝殖民桎梏中解放出來，做出了很大貢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戰敗投降，台灣復歸於祖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宋斐如先生回台，很快投入光復後台灣政治、社會和思想、心理的去殖民化重建工作，呼喚省內外同胞的團結與「溶合」，不遺餘力。不幸，回台後堅決站到人民群眾一邊的宋斐如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民眾因國民黨接收集團的惡政而嘩變後的鎮壓行非法逮捕，很快就仆倒在國民黨法西斯刑場。英年而壯烈犧牲，得年僅四十五歲。嗚呼！

一、抗日研究與抗日理論

就如這一本宋斐如先生文集的編輯體例所表現，自「東北事件」，即一九三一年日帝借機侵奪我國東北，以建立偽國家「滿洲國」兼併東北地方的九·一八事變以後，宋斐如先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等文章，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方法和眼界剖析「東北事件」的本質，規定了九·一八事變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日本資本主義不可解決的矛盾下，以對外軍事擴張，走向獨占資本主義，以解決其經濟的內在矛盾。其他如〈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本質論〉（一九三九年）都以政治經濟學的眼界認識日本帝國主義之基本性質的文章，對於在抗日的歷史下客觀正確地認識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有很大的教育啟發作用。

宋斐如先生也依據客觀資料，報導了日帝鐵蹄下「滿洲」被恣意劫掠壓迫的悲慘狀況。他也報導了中國抗日戰線中，覺悟、進步的日本反戰和平運動，為策反日本軍人而鬥爭的實況，也報導了同為日帝壓迫的中國、朝鮮和台灣人民反對日帝侵略戰爭的「反戰運動」的情況，鼓舞了抗日的士氣。

宋斐如先生以豐富的國際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的知識，寫了多篇文章，介紹了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中，德、日、美、英、蘇和中國，軸心和同盟各國爭鋒的形勢與歸趨，使讀者對抗日鬥爭的全球形勢有清楚概括的掌握。在抗戰期間，宋斐如先生也分析了南京汪偽政權必敗、抗日必勝的展望。

出身台灣，在祖國大陸奔赴抗日鬥爭，憑藉他對日語文材料的把握和科學的社會科學的運用，宋斐如先生的文筆化為抗日的刀槍，為抗日理論、抗日形勢和從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全局去展望抗日必勝的理性認識的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台灣問題研究的先驅者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台，使台灣與祖國相分斷，而在日帝統治下，日本當局極盡透過教育宣傳破壞台民之漢族和漢文化認同之能事。對此，宋斐如先生為之痛心疾首。而若今日宋先生健在，眼看今日台灣在文化、思想教育上的「去中國化」，必更憤怒神傷。

自一八九五年割台到「東北事件」的一九三一年，兩岸隔絕已三十六年；到全面抗日的一九三七年，海峽斷絕已四十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海阻絕已五十一年。因此，對絕大多數的大陸同胞，台灣的歷史、社會、產業、民情都很陌生。一心一意把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光復台灣、解放同胞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宋斐如先生，在抗日期間，寫了不少有關認識台灣的文章。台灣光復不久即兼程回台的宋斐如先生，很快投入文化工作，勤奮地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辦刊物（如《人民導報》）寫文章，直到他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事件中被殺，為重建台灣、振興中華嘔心瀝血。

一九五〇年以後，台灣與大陸又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交疊結構下長期阻隔。一直要等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大陸對台灣的研究才有長足的開展。但是，回看宋斐如先生在上世紀二〇年代以迄光復後的四〇年代中期的文章，竟以台灣問題始（《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一九二五年），以台灣問題終（《台灣心理建設問題》，一九四七年）！因此可以說，宋斐如先生是在大陸和台灣研究台灣問題的先驅性人物。

宋先生的學術專業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受其專業素養的影響，他的台灣研究表現了突出的科學性和他對故鄉台灣的深厚情感。

一九三〇年，他翻譯了日本有名的左派社會科學家、社會主義者山川均有關台灣的名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從日帝下台灣社會、經濟、產業、階級和民族諸

關係，分解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政治經濟學的構造，解析日本帝國主義支配台灣的原理。山川均這一著作和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對當時台灣反日反帝的台灣知識界起到重要影響。宋先生也寫《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分析日帝統治下台灣農民的苦情，並且以日帝下台灣社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台灣革命」的方策。

出身台灣而為抗日鬥爭活躍於大陸的宋斐如先生，對於為抗日投奔祖國，卻又因少數不良台民仗日人的惡勢力為非作歹、為虎作倀於大陸而影響大陸同胞對愛國同胞的猜忌、疑懼、反感，使愛國同胞飽受委屈之事深覺痛心。台灣老作家吳濁流在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披瀝了愛國同胞在大陸生活的無限委屈，而宋斐如先生則以寫文章呼籲祖國當局在抗日戰爭末期，儘快公開宣布勝利後台灣復省，恢復台灣作為中國一省的地位；也要求政府及早宣布勝利後台灣同胞恢復作為中國公民的身分，以穩定和激發台灣人民對自己未來地位與身分的信心，昂揚台民的民族主義感情，兼以促成抗日戰爭的勝利。

宋斐如先生在勝利後返台時，最關心的是台民在思想、心理上的去殖民化工程，要同胞自覺地「中國化」，要善於分別良性（進步的）中國和惡性（反動保守）中國，並「擇善而固執」之。要清算日本式小庭園格局，要進入中國長江五嶽的氣象。但在回歸過程中，台灣人也要講自信，講主體能動性，自主地完成自己的中國化改造，不怨天尤人，不依賴別人。

宋斐如先生十分注重教育和心理重建。他提出改進光復後台灣教育建設的方略。他也特別關心台民因失望於國民黨劣政而產生的省籍芥蒂，力言克服省內人與省外人的矛盾，彼此「溶合在一起」。

今天讀他的文章最讓人感動者之一，是他關於推行國語的方案。今日「台獨」人士

常常說光復後「外省政權」用強制教育「消滅」「台語」（即閩南語），使光復後一代人慘遭「失語」之痛。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挑撥性謊言。光復後，包括宋斐如先生在內，都有一個賢明的推行國語的政策，那就是宋斐如先生寫的〈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推行國語不但不應歧視，甚至消滅「台灣話」，該禁止、消滅的是日本話和日本式的思維與表達方式，並且鼓勵、提倡、保存「台灣話」作為中國方言的地位，從而賦活「台灣話」中的中原辭彙和漢語的思維與表達方式，再學起國語，就容易得多！

宋斐如先生也寫文章講台灣史，講割台時台灣抗日臨時政權「台灣民主國」，講台灣的愛國民族主義傳統……。總之，他為台灣研究的領域開風氣之先，留下豐美的研究積累！

三、日本研究的先鋒

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少不了日本敵情的研究。日本研究，離不開日文資料和正確的研究功底。留學日本，精通日語，對日本研究有科學方法的宋斐如先生，就注定了要承擔民族和時代托付給他的重要任務。

宋先生在他一篇重要文章〈介紹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一九三九年）評介了三〇年代日本左派內部就日本社會史、日本社會生產方式的演變，即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和歷史諸問題的理論爭鳴（主要以「講座派」和「勞農派」之間的爭鋒）。這個論爭，很像三〇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也類似二〇年代台灣黨人許世昌和資產階級改良派陳逢源之間關於「中國改造論」的爭論。宋斐如先生抓住了研究日本問題的關鍵穴道，首先就認識了日本社會史和社會構造的基本理論，即以歷史唯物論的角度掌握日本社會性質理論。以此為基礎，宋先生的日本論就可免於「一般論」的誤謬了。

因此，他論及日帝侵華戰爭的政治經濟學根源，論及東北事件和上海事變與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聯繫，論及戰時下日本的進步政黨，論及日本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和九·一八東北事件的關聯，分析戰時下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危機，談九·一八事變的政治經濟學的因素，分析日本戰時下資本主義經濟及相應的社會與政治危機，規定戰時下日本農業的「半封建」性質，闡述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和戰時日本統制經濟的破綻，也透視日本中小企業在戰時獨占資本主義體制下沒落的宿命……。

開放改革以後，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逐漸退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唯其如此，我們從宋先生豐富的日本研究積累中得到新的啟示。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戰敗」並不曾徹底清理日本的戰爭機制和戰爭責任。時移勢易，今日的日本右派再次翹起了尾巴，在我國東南海域爭資源主權，擅改侵略戰爭教科書，堅持參拜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神廟」靖國神社，中日關係戰後以來高度惡化。此時此際，重新倡導科學性的日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再度呼喚著我們。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迎來台灣人知識分子在抗日年月為我們遺留下來的豐碩的日本研究的遺產，有重大現實意義！而宋斐如先生的日本論和日本研究，為他奠定了日本研究的先鋒地位。

四、結論

台灣同胞有光榮、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一八九五年割台之後，台灣人民反占領，義不從倭的鬥爭，不憚以原始刀槍面對侵略軍現代化武器的鋒鏑，至一九一五年屢蹶屢仆，屢仆屢蹶，留下了悲壯的光輝歷史。一九二〇年中期開始，台灣人民改變了抗日策略，改以社會、文化、思想、文學及政治運動從事反抗，至一九三一年東北事件，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件後而全面遭到鎮壓，但深藏在內心的抵抗之火卻從未熄滅。但由於台

灣是日帝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人民不能不受到日本戰爭政策直接、嚴苛的支配，比起空間相對廣闊的半殖民地大陸，後者的抗日鬥爭比前者要「開闊」得多。宋斐如先生的抗日實踐，因而能與全中國的抗日勢態，甚至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形勢相依恃，眼界開闊，可以盱衡全局，縱論偽滿、汪偽、華北和華南在全局中的位置，縱論美、英、蘇、德、日動向對中國抗戰的影響。相形之下，東北事件後，台灣的抗日全面遭到嚴酷的打壓，抗日知識分子無從得知祖國抗日的全局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推移，只能作沉默屈折的反抗，度過戰爭末期漫漫長夜。

其次，恰恰是由於宋斐如先生經受了中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全過程，他才能透徹理解「善的中國」（指進步的、民眾的中國）與「惡的中國」（指腐敗、反動的中國），從而善於「擇其善而固執」之。他因此能免於天真地寄希望於接收當局，堅定地走符合中國新歷史歸趨的道路，冒險犯難、堅持鬥爭，終於不幸地倒在反動派的刀鋸之下。

人們應該特別感謝宋斐如先生哲嗣宋亮先生及其夫人梁汝雄女士等多年來跑遍祖國的每一個可能的角落，初步找到了宋斐如先生遺留在抗戰下中國各地的報刊雜誌所刊文章；也在曾健民先生幫助下，在台灣搜得了宋先生滯台短暫一年許時間中留下來的文章，並且在台海出版社的支持下付梓成書，為賦活一代台灣籍愛國的思想家、台灣研究和日本研究的先驅者宋斐如先生，也為保存與集中了宋先生畢生為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留下的重要思想與研究積澱做出了重要貢獻。

蒙宋亮夫婦吩咐做序，遂不憚淺陋，敬謹覆命。

二〇〇五年五月廿六日

編者的話

宋斐如（一九〇二、八、十一—一九四七、三、十二），台灣台南縣人，我國現代史上傑出的思想家和偉大愛國者。其生命雖短暫，卻熠熠生輝，其卓著的思想成就和突出的歷史貢獻，值得我們認真學習，深入研究，給予應有的評價與地位。尤其是抗戰期間豐厚獨特的理論著作，更彌足珍貴。今年正值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台灣光復六十周年，出版《宋斐如文集》，更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今年一月中旬，台盟深圳支部經桂林原政協主席魏華齡老的推薦，請我主編《宋斐如文集》，我深知出版此書的意義，便欣然應允。我長期從事抗戰文化研究，編這本書理應是輕車熟路，不成問題。然鑒於：宋斐如著作等身，已出版著作十五本，譯著八本，文章一大批。現搜集到著、譯，便有十四本，論文二百十一篇，共二百萬字，工作量大；由於戰時印刷條件限制，兼之保管不善，文章的字跡模糊不清，甚或殘缺不全，難以辨認；時間緊迫。頓覺壓力不小，頗為棘手。為了能在短期內編好《宋斐如文集》，我朝下列幾方面進行了努力。

一、力求精簡集中，文集僅收論文，翻譯、著作和短文概不入選。作為社會科學的佼佼者，出色的翻譯家，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宋斐如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豐厚的理論著作、翻譯、論文，還在其主編的《戰時日本》、《人民導報》等雜誌報刊上，撰寫了大量「發刊詞」、「編者話」、「編後語」、「通信」和欄目「述評」。這些精悍的短文，也不乏生動感人之處。但因時間和篇幅關係，只好同其翻譯、著作一起割愛。至於內容基本重複的論文，則取先發表者。如《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載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新華日報》）和《毋忘台灣》（載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廣西日

報》），內容大部分相同，取前者。

二、重點突出宋斐如抗戰愛國思想和日本問題研究成果。作者治學嚴謹，視野開闊，涉獵問題十分廣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層層探討，各有建樹。如在國際問題考察方面，他不僅研究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探討中日關係，英、美、法、蘇與日、德關係及發展趨勢，還觸及印度、越南、朝鮮、普魯士等國國情及外交政策。《阿拉伯和猶太人的衝突》、《印度問題之史的考察與印度解放運動》、《東方各民族的轉動及其現狀》、《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滿二十年的朝鮮》等文，視角獨特，頗有見地。上述論文，除了與抗日愛國和日本研究有關，暫不收入。這樣，較好地突出本書的主題。

三、在分類編排上，根據課題的重要性依次分類排列，共分為三大類，頭類是「抗日運動」；二類是「台灣問題」；三類是「日本研究」，這一類又分為「日本軍事外交」、「日本政治」、「日本經濟」三輯。「軍事」與「外交」，原本是不同的概念範疇，一般分類法上都將二者分開。但考慮到當年日本國內的特殊情況，即在戰前和整個侵華戰爭過程中，日本右翼分子少壯派軍人和穩健派重臣元老之爭始終未聞斷過，少壯派占了上風，尤其是指揮侵華日軍將領更為囂張，他們可以不受指揮控制，動輒以軍事壓力來左右干擾日本外交政策，使之成為不折不扣的軍事外交。宋文中基本上也是按這一特殊情況將「軍事」與「外交」結合起來談論。因此文集中，將「軍事」與「外交」合為一輯。另一組不屬於上述三類的論文，立意新穎，棄之可惜，故列入第六輯「其他」。有些論文如《日本戰時金融統制的剖述》等雖有價值，但因太多字句模糊不清，也只好刪去。同一輯裏的文章，則按文章發表時間先後排列，方便讀者閱讀和研究者查考。

四、尊重作者，對入選原文不作任何增刪，個別字句不清晰，則儘量通過多種途徑稽核，倘實難以查明，則以□表示，一字一□，暫付闕如，候待補正。存疑的錯字，在

其後括號內加以標明。保留原文稱謂，不作改動，如「安南」、「暹羅」、「生番」、「東省」等。文章的出版日期、卷期數和百分比，一律改為阿拉伯數字。期刊原用民國年號，今按通例一律換用公曆，如「民國三十二年」，今改為「一九四三年」。為了加深對作者生平及創作思想的理解，書末特選錄了一組《有關記載、憶念、評論、年表》。

由於水平和時間有限，本書缺點在所難免。上述幾方面的考慮與安排，是否恰當，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斧正！

楊益群

二〇〇五年五月

目錄

宋斐如文集 卷一

台灣版序／宋洪亮／一

序／陳映真／五

編者的話／楊益群／一三

第一輯 抗日運動

上海事變的檢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

日本侵占下東省的農業生產（一九三二年四月）／29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一九三二年十一月）／52

「九·一八」六周年（一九三七年十月）／79

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

（為紀念九·一八而作）（一九三七年十月）／81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封建的軍事性的日本帝國》自序（一九三七年十一月）／92

新年·新階段·新覺悟（一九三八年一月）／96

- 中國抗戰與日本民眾反戰（一九三八年三月）／99
-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一九三八年四月）／102
- 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剖述（一九三八年五月）／108
- 日本反戰運動的國際化（一九三八年八月）／117
- 七年來的教訓與進步（一九三八年十月）／119
- 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一九三八年十月）／121
- 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一九三八年十月）／136
- 第四期抗戰的敵我情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140
- 日台韓反戰與《香港日報》（一九三九年二月）／145
- 勞動節寄日本勞工（一九三九年三月）／147
- 莫洛托夫的演說與遠東（一九三九年七月）／151
- 美蘇親善與遠東的關係（一九三九年七月）／153
-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的壯舉（一九三九年八月）／155
- 美國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機會（一九三九年八月）／158
- 蘇美關係進展與遠東（一九三九年八月）／161
- 歐戰與中國（一九三九年九月）／163
- 美國排日運動的概況（一九三九年九月）／165

- 歐洲大戰與日本（一九三九年九月）／170
- 汪逆兆銘的悲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176
- 美國孤立派波拉先生的錯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179
- 汪逆賣國與我們的覺悟（一九四〇年四月）／182
- 英美不能再姑息日本（一九四〇年十一月）／185
- 評日人「世界四分論」（一九四〇年十一月）／188
- 歡迎居里先生與中美合作（一九四一年二月）／190
- 德國侵蘇與遠東前途（一九四一年七月）／193
- 本多與汪逆的魔舞（一九四一年七月）／196
- 歡迎拉鐵摩爾先生（一九四一年八月）／199
- 中蘇英美的共運與協力（一九四一年八月）／202
- 正義的和平與勝利的和平（一九四一年九月）／212
- 福建新政與抗戰建國（一九四一年九月）／215
- 讀丘吉爾首相的演說（一九四二年一月）／217
- 英美戰略上當務之急（一九四二年一月）／219
- 論太平洋集體安全與中國的關係（一九四三年二月）／221
- 對日集中進攻罷！（一九四三年七月）／229

汪偽「參戰」前後的乖謬（一九四三年八月）／232

日寇的悲鳴——所謂「一億國民走向第一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237

從太平洋中路進攻日寇

——先射日本的阿溪里足踵的台灣（一九四三年十二月）／241

日本失敗的實況（一九四五年十一月）／246

日本失敗的教訓

（八月十五日對全體學員精神講話記錄）（一九四六年八月）／250

上海事變的檢討

一、引言

世事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在情理上不應該發生的事變往往竟然發生。此次的上海事變，可以說是一個實例。

上海事變發生的近因（或可謂為表面上的原因），只在於五個日本人在三友實業社製造廠和中國普通民眾（即依據由英法德西班牙挪威意大利等總領事所組織而成的上海調查團二月六日遞送國聯的報告書，也不過是，「最近組織的抗日義勇隊隊員」）的衝突。本來，這種衝突盡可依照國際公法和平解決，結果，竟至演成數十年來遠東未有的戰禍，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尤其可怪者，上海戰爭的開始不在日本蓄意擾亂上海，燒毀三友實業社製造廠並提出五項要求而中國未加承認之先，卻反發生於上海市當局顧慮及上海為經濟的基礎地點，公債的銷場，財政的源泉，以及各國人命財產的稠集地帶等事項，而對於日本所提五項要求滿口承受，並且節節實行的時候。當一月十八日三友實業社製造廠發生過中日人民的衝突之後，日本方面不但由五十餘名的「青年保衛團」的團員，縱火燒毀三友實業社的製造廠廠舍，並且由上海日本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秘書處提出五項蠻橫不講理的要求。上海市當局接日本總領事的要求後，一方面立即向中立各國代表聲明，準備接受，以避免雙方的衝突；他方面，又努力勸告上海各界領袖，取消抗日運動，封閉民國日報，解散抗日救國會，等等。日本領事村井，對此也表示十分滿意。但是上海戰事卻偏偏發

生在這個上海市長滿口承受日本各項要求，日本領事也表示十分滿意的夜裡，世上的事變還有比這個出奇的嗎？

還有可奇之點，國聯之中國調查團，廿七日乘奧其達亞號自法國起程的消息傳到東方不久，而日本在上海的暴動就發作了。本為中日和平及遠東和平而來的國聯調查團，竟反成了導引戰爭暴亂之神。

然而，上述的不可思議，只是產生於表面的，膚淺的觀察而已。大凡世上的大事變，一方面固有靜的原因，他方面也非有動的原因不可。動的原因才實實在在是事變發生的根本要素。不然，不必發生的事變而偏偏大題小作地發生，沒有發生理由的事變結果實現出來，發生原因可以消失的事變終不可避免，等等如上海事變者，將如何解釋！

上海事變發生的動因，究竟在哪裡？這種原因，不在於三友實業社製造廠前中日人民的衝突，不在於中國的身上，也不在日本「單獨」的身上，而是在於「諸帝國主義」的關係上。諸帝國主義的關係，實是上海事變發生的總根源，討論上海事變的人們，不能忽略這一點。且看上海事變的經過如何？上海事變的性質如何？帝國主義各國對於上海事變的措置如何？即可證明我人言之不謬。

二、上海事變的認識

各國人民雜居，帝國主義者商品集散場所的上海，居然為日本帝國主義所轟毀。僑居外人最多，外國軍備完全的地帶，竟然難免於炮火的威脅。據《大公報》本年二月八日所載，各國在上海的僑民如下：

東京七日新聯電，日本陸軍省發表，昭和六年十二月僑居上海之列國居留民數如下：

英國	三，六〇七人
美國	九，七〇〇人
法國	一，五三三人
意國	三一四人
德國	一，九〇〇人

因為僑民繁多，自然用以保護僑民的軍隊，也就不少。據同報同日所載，各國駐上海軍力如下：

又本月六日調查駐滬列國陸上兵力如下：

	陸軍	陸戰隊
英國	三，四〇〇人	三，二〇〇人
美國	三，二〇〇人	三，〇〇〇人
法國	二，四〇〇人	一，〇〇〇人
意國	二，〇〇〇人	無

外國僑民總數約近一萬，兵力在一萬八千多人（事變發生後陸續調查者不計）的上海，終不能避去暴日的炸毀，非有特殊的原因不可。因為在此種地帶，最容易引起更重大化的諸帝國主義間的衝突，而這種衝突是「百孔千瘡並且猶望繁榮」的諸帝國主義，現在最恐懼而努力避免的事情。

這種特殊的原因，談本問題者非先有充分的認識不可。但要而言之，這種特殊的原因不外乎是諸帝國主義者「利益一致」的要求，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慫恿。此點，可以援引諸帝國主義者處置九·一八事變的態度，充當推論的準則。

當九·一八事變初起時，一般人即於驚慌失措之餘，引用無異「空中樓閣」的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之將爆發，為失敗時精神上的安慰。質言之，一般人皆引頸期待著其他帝國主義者的英、美、法、意等國對於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的制裁，或變形的經濟制裁。然而結果如何？諸帝國主義集團所支配、操縱的國際聯盟會，對於九·一八事變怎樣處理過來？國際聯盟會，除了經過數日的討論，議決了幾項不著邊際的議決案，或竟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結果外，還有什麼成績？諸帝國主義即使有時振聳一下「狐威」，也當不起日本一道抗議，馬上就「噤若寒蟬」或只依然「搖旗吶喊」。其結果，當然只有（一）派遣調查團至中國考察一切，預備作成國際共管計劃時用作參考，（二）他方面，要求日本「開放」東三省的門戶，讓他們來均霑一下。前者，距議決之日已閱四個多月的今日，業已實現了，國聯中國調查團已經經由美國和日本到達中國，並且居然受到我國上下的熱烈歡迎了。據說，他們對於上海戰地曾詳加查察，我國各界要人也曾獻上熱烈期待之辭，其將來的效力實未可輕易菲薄，所以暫不批判。後者則確然出於國聯行政院主席保羅彭考（Paul Boncour）之口，歷歷載於報紙之上，實是確定的事實，且看下列的電訊：

（日內瓦廿七日電）國聯行政院主席保羅彭考氏，於今日上午再度與中日兩國代表話談，上海現時情勢，嚴重性較見輕減，故或可避免討論，彭氏擬努力令日人起草一適當之莊嚴宣言，承認門戶開放政策，並聲明無擴充領土意向，此項宣言將在行政院各開會議中宣讀，作為渡過自現時至國聯調查團抵華期間之一種辦法。

國聯行政院主席彭考氏上面的要求，歸納其本意則為：日本之侵占東三省，不應該獨自占領，而應該讓諸帝國主義來機會均霑。日本若能宣言此種意旨並現于實行，恐怕

彭考氏這種要求，不但是一種過渡的辦法，或將成為永久的根本的辦法。關於此點，拙作《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推測，不幸而言中了。而國聯處置中日問題的這種態度，適足以引導日本帝國主義在淞滬暴動橫行。國聯一切的處置俟諸中國調查團的報告的議決案成立而日本積極增兵；上項彭考氏開放門戶的唯一要求的信息傳出不久，而上海事變即隨之而發生。這就是我們說上海事變發生於諸帝國主義的慫恿的理由。

然而上海與東北，性質上根本不同。上海是英美等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當然不是素來即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的東北所可與比。因此之故，日本不能照樣將其東北的暴行，延長伸張至上海來。日本這樣伸張其暴力入於英美的勢力範圍，豈不是故意和英美帝國主義作對，而他們最駭怕的，極力避免的帝國主義戰爭，豈不是入於一觸即發的恐怖情狀嗎？發生這種疑問的人，當然不會沒有。並且，這種疑問也是情理中的事。

不過，這種疑問是很容易解答的，英美等國對於日本之侵占東北，始終裝聾作痴，充其量也不過假裝干涉，恫嚇日本對他們讓步，使他們也在東北染指。制裁的辦法都是滑稽而空洞的實地調查，嚴格地說來，國聯之派遣調查團來華考察，醉翁之意並不在酒，不在於考察日本侵占中國的情狀，而是在於考察日人所宣傳的「非近代式國家」的紊亂狀況，以為進行「變相共管」的張本。諸帝國主義者的這種態度和意向，日本當局觀察得很清楚，透徹地明白。日本當局已然看破諸帝國主義不積極干涉他侵占東北而只站在一邊高喊（或竟可謂為「空喊」）門戶開放，機會均霑，他自然會更進一步想：倘若他再充當諸帝國主義的「獵犬」，鬧出諸帝國主義者計劃中的變形共管的初步局面，他們當然不會加以壓制，或竟樂得歡迎。

日本決定主意之後，就先以便衣隊日本浪人的暴行，試探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態度，繼又以軍隊之利用公共租界掩護襲擊中國軍隊，試探諸帝國主義的真意向。日本試探的結果，果然不出所料，諸帝國主義的態度，只是一味放任，慫恿而已。一月二十日清晨，

日本浪人縱火燒毀三友實業社製造廠後，並且攻擊工部局的警亭，刺殺、刀傷工部局的華警數名。但是帝國主義者當局概不追究。日本浪人結隊遊行，而工部局派警保護，日本浪人擊毀中國商店，刺傷巡捕，而工部局不過問。這種消息不但中國所有報紙皆有登載，即由上海各國總領事館組成的上海調查團二月六日遞呈國聯的報告書中，也曾提及。自然不能算是中國方面的構煽。

上述工部局對於日本暴行的優遇，若可說是放任，慫恿，那末，日軍憑藉公共租界以掩護其進攻華軍，工部局反向我方提出抗議，就無異為虎作倀，積極幫忙了（據二月八日及十三日《大公報》）。上海戰爭發生以來，期間經歷一月之久，日軍之作戰未始不以公共租界為護符，勝則猛烈進攻，敗則退入租界，中國軍隊已不敢追擊，租界當局也不許追擊。日軍因有此種保護和憑藉，所以可以窺中國之虛，乘時進攻，以逸待勞。中國軍隊能保不敗嗎？下列電訊證明公共租界當局怎樣優容日軍，致使發生於我方不利的結果：

（上海廿四日下午七時專電）市政府廿四日函各領，日軍利用租界，為攻擊華軍根據，迭經抗議，迄今租界當局，雖有願維持中立之表示，但未聞採任何有效辦法，制止其損壞中立，危害中外人生命財產行為，連日日援軍又在租界當局之優容下，由虹口登陸，甚至日旗艦亦繼續停泊虹口，利用租界掩護，發號施令，以攻我軍民，雖明知各國船舶及其他產業，必因此蒙軍事影響，亦所不恤，我當局對租界內中外人生命財產安全，本極關懷，惟處此情形之下，不得不重提抗議，嚴重聲明，所有關於租界因不能制止日軍利用租界為攻擊根據所生一切結果，本國政府概不負任何責任，再為安全計，請通飭布告居住戰區附近或日軍駐在地，附近僑民，設法遷避，並轉知各海軍當局，勿將軍

艦及其他船舶，停泊於日軍根據地附近。（二月廿八日《大公報》）十五日工部局發表的聲明尤其可笑，且看其文：

（上海十五日下午五時發專電）工部局總裁發表一文，說明租界中立性質，與保守中立國及永久中立國不同，僅於中國國內各派紛爭時根據自保律，使租界免於受害而已，各國軍隊之登陸，作用不外保護本國僑民生命財產，其相互合作，亦為根據各國司令事先洽定，俾達共同目的，如此，中立之性質，全屬於防衛的，並無對中國或他國攻擊之用意，此次事前提各國司令之接洽，所定計劃，亦純屬防衛性質，租界北區日僑較多，故劃歸日軍防守，此防區分配，工部局不負責任，日軍與他國軍同，只有防衛，若其行動超出原定防衛計劃以外，租界當局及各國司令均不能為之負責，工部局無權干涉各國軍隊，軍隊亦只對該國政府負責云云。

諸帝國主義者不但在上海這樣優容，慫恿，幫助日本軍隊，同時並且供給日本以殺人利器，法國和捷克是被發覺的事例：

（南京廿七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本報專電）外部據巴黎報告，捷克京城捷克斯可達工廠，已供給日本毒氣彈二萬六千枚，強度爆裂彈一萬八千枚，此僅係第一批，日本在捷克泊蘭所定購彈藥軍器等，計超過三百萬金元。又法國製造軍器各工廠，均由日本定購大批軍器，如迫擊炮野戰炮哈奇克斯機關槍彈來福槍彈等甚夥，各工廠均獲厚利，又自動車廠亦代日本製炮彈。（《北平晨報》二月廿八日）

根據以上所述，上海事變的根本性質，可以認識清楚了。從前在東北事變階段中的

中日問題，不是中日二國的單獨問題；上海事變階段中的中日問題，尤其不是單純的中日問題。在這種問題當中，處處都會有諸帝國主義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向中國進攻的意味——雖則他們的態度，有時灰暗不明。要而言之，上海事變的根本性質，一方面日本願為其他帝國主義當「獵犬」，他方面諸帝國主義也樂用日本為他們的獵犬。

三、上海事變的經過

上海事變之起，一方面固由於諸帝國主義的慫恿，他方面也由於中國自身的懦弱。諸帝國主義的慫恿不自三友實業社製造廠的燒毀時起，中國方面的懦弱也非始於上海市長吳鐵城氏的寬大包容。日本陸軍部至今猶常以二小時短時間內侵占了東北諸重要市鎮誇示於世界。天津數次由擾亂而得到莫大勝利的結果，尤使日本的這種自負心，誇大狂，越有根據，而其暴行越發一日千里地前進。因此，日本海軍司令塩澤將軍，才有「四小時內便完全驅逐十九路軍，占領上海」的豪語。四小時二倍於二小時，上海駐軍的身價固然增加不小，但是上海事變就在這種氛圍氣當中發生了。

由三友實業社製造廠前中日人民的衝突，而日本青年保護團放火殺人，而日本官方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及要求，市長滿口承受猶不能阻止事變之發生，而一月廿八日晚上軍隊的衝突爆發，戰爭一直繼續到三月二日我方軍總退卻為止，日軍在上海吳淞一帶暴行，歷時三十四日，日軍最高軍官易人四次，雙方死傷軍民共計當在數十萬，物質的損失亦甚巨（詳後節）。悲壯固然悲壯，帝國主義獐惡的面孔，則完全畢露出來了。

一月十八日，三友實業社製造廠前，中日人民衝突之後，日本方面不但聚集浪人數十，手持武器引火材料，燒毀房屋，殺傷民眾及巡捕，並且由日本駐滬總領事突於一月廿八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下列五項要求：

- (一) 市長正式道歉；
- (二) 立即逮捕凶犯；
- (三) 損害賠償及醫藥費；
- (四) 抗日運動應以適當手段取締之；
- (五) 所有鼓勵敵視日本，鼓勵暴動，及鼓勵排日各項團體，應予解散。

上列五項日方要求，上海市長吳鐵城氏固然為了所謂「忍辱求全」，而全部加以承受，實行封閉民國日報，解散抗日救國會，並且得到日方完全滿意的表示，但猶不能阻止日本軍閥之逞。因為事情倘若如此沉靜下去，日本充當諸帝國主義的獵犬的企圖無從實現，所以日方更進一步，由日本海陸軍司令塩澤通暲，要求我方駐關北的防軍悉數撤退。這種要求，倘若日軍肯分與少許時間，或許不致成為問題。但是日本軍閥深悉今日的中國，已經上下一心信仰「無抵抗主義」，萬一我方又承受日方的要求而撤防，獵犬之志又將不得逞。所以採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實於上項牒文由日總領事轉遞上海市政府（時為廿八日夜十一時廿五分），不待市政府轉送防軍的僅僅五分鐘的短時間之後，首由日海軍陸戰隊在關北天通庵等處，猛向我方軍開擊。

我方不及待接上峰的命令而應戰的結果，雙方正式軍隊的戰爭，乃繼續下去了。在戰爭繼續的期間，因為我國軍隊的作戰狀態，有如中外人士所讚賞，勇敢萬分，有進無退，能以血肉當鐵甲車，以大刀當機關槍，用整個的「活肉團」抵擋大炮，其悲壯不在日本某大佐的著作《肉彈》敘述日俄戰時日軍勇敢之下；所以日方終不得屢戰屢敗，甚至不得不數易主帥，由塩澤而野村，而曾戮濟南的宿將植田，而日本著名的大將白川。在這期間，我們每日只在報紙上閱讀我方軍隊怎樣勇敢，怎樣勝利，怎樣越打越起勁……的消息。同為愛好和平——真正和平的人類，尤其是同為被侵辱的中國人民的我們，每

次閱讀此種捷報，精神無不興奮至於萬分。其時的心理正與目下對於強力強權沒有辦法的一般中國民眾，心中皆期待著日本三島再來一次劇烈而普遍的地震，或許是一樣的。每日捷音如雪片的紛飛，和讚賞的頌文，真不勝枚舉，在一般民眾的腦中自然印刻很深，所以用不著我們再來贅述重複。

這種捷報一直傳至三月二日我軍分路總退卻為止。據當時各報所載官方的宣布，三月二日的總退卻是出於自動的，為戰略上所必要的。十九路軍宣傳處主任王志遠，曾發表我方總退卻的原因四種，照錄於下：

(一) 瀏河方面前晚有日軍數千人登陸，當時我方駐於該處之軍隊，其數甚少，寡眾懸殊，日人又用飛機投烟幕彈，使我軍處於烟霧迷漫中，方向無從捉摸，致敵軍得以潛自登岸。該地既為敵軍占領，我軍腹背受敵，在江灣廟行大場等處之軍隊不得不退，遲則全數犧牲。此不得不退卻者一。

(二) 我軍左翼被壓迫過甚，敵軍於前日開炮達數千發，飛機不時投彈，我軍軍械不如敵軍，只能用步槍抵抗，萬難發展。此不得不退卻者二。

(三) 崑山方面之橋梁已被日機炸彈炸毀，不能運輸，前後殊難呼應。此不得不退卻者三。

(四) 我方援軍為數甚少，日方日有軍隊來滬，其兵力已達十萬，以我疲乏之師，敵彼生力之軍，自難取勝。此不得不退卻者四。(據《大公報》所載上海二日下午十時十分專電)

就上列四項原因質言之，第一原因因為日軍之襲占瀏河，第二原因為我軍械不如敵軍，第三原因為敵截斷援軍的來源，第四原因為我方援軍太少，據說第一原因之由來，

在於王庚之失地圖（或竟傳為賣地圖）。王庚當此國家民族存亡之秋，竟敢循私情身帶軍略上的重要物件，至敵方勢力範圍內，訪他那個藕斷絲連的前妻，溫他的美人歸夢，未免太拿國家大事當兒戲了。這樣安閑的態度，循私的情懷，恐怕除中國人而外，沒有第二個。第二原因之軍械不如敵人，也未免令人懷疑。我們民眾每年因治兵而被絞榨的脂血不知多少。治兵而不講求軍器，及至戰事發生時乃徒嘆噓噓。並聞中央的軍隊裡面，新式軍械相當完備，為何不拿出來對國際的敵人試試看？第三原因為後方被截，援兵不繼。在此理應舉國奮起，全國出動的時候，平常人民費無數金錢養餉下來的數百萬軍隊，究竟到哪裡去了？連面積不及一縣的地帶尚且不能扼守，致使鐵橋鐵路為敵人所炸毀，而援軍不到。又聞津浦線援軍格於日艦在黃浦江的阻礙，然則我們的海軍為何不趁此機會試一試身手呢？好了！誠如名教授陶希聖所言，現在中國各地共匪作祟，全國的常備軍都用在鎮壓共匪，使中國現勢能夠維持一個「平衡」。因此，軍隊不能輕於調動。我方真有如此苦衷，自然難怪其一時無法調動援軍。因而第四原因，得以構成此次全部撤退的根本動機。

無意中，竟就我方撤兵的經過及原因，談得太多了。但是，無論如何，此次淞滬的戰事總算結束了，至少也算告一段落了。從此由戰爭而入於外交的交涉了。中國每次外交的交涉都有居第三者地位的帝國主義者參雜其間，此次上海事變的外交戰裡面，自然難免他們充當主角。且看諸帝國主義怎樣處理上海事變！

四、國聯怎樣處理上海事變

要知道諸帝國主義處理所有國際問題的態度，莫如研究國際聯盟開會討論的經過及其議決案。蓋因國際聯盟是諸帝國主義（美國雖然不是國聯的會員國，但自九·一八事

變發生以來，他和國聯已有密切的關係）意向的總匯，國際聯盟會員雖然不限於帝國主義，弱小國家也參加在內，當然有他們的發言權和表決權，但是事實上，國聯的大權握於英法意諸帝國主義，一切皆為所操縱支配，弱小國家無非充陪客罷了。

東北事變階段中的中日問題，經國聯開會討論數月決議數次的結果，最後只決定派遣中國調查團到中國來考察一切情狀，這是上面說過的。這種辦法顯然是國聯對中國的敷衍，欲於掩耳盜鈴的情狀之下卸卻他們的責任。（即使我們為避嫌疑而不斷定其為國際共管中國計劃的預備步驟。）但是不幸得很，東北事變未了結而上海事變即接踵到來。國聯對此，究竟又要些什麼把戲，改變些什麼花樣？國聯處理上海事變階段的中日問題的會議，截止現在為止，共有兩個大會：其一為一月廿五日開始的聯盟理事會，其二為三月三日開始的特別會議。且分別檢討於下。

國際聯盟會，因為十二月十日巴黎會議閉幕至一月廿五日之間，果如他們所認定的，中日間沒有重大的事件發生（？）所以直至預定的一月廿五日，始繼續舉行第六十六次理事會。此次會議的題目除裁軍問題而外，就是中日問題占最重要，裁軍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現在只就此次理事會處理中日問題——上海事變階段的中日問題的經過略為一述。

此次理事會開會約經一月多日，對於中日問題的討論和決議，可以分為四個小段落。第一段落，聯盟理事會乍開會的時候，正直日本擾亂上海，殺人放火，希圖中日問題擴大的醞釀中，因此，開會的第一天就有我國代表報告上海形勢的惡化，要求國聯制止日本的暴行。但是理事會繼續討論五、六日，依然毫無結果。直至三十日始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先組織上海調查委員會。這依然是派遣國聯中國調查團的故技，依然不出於敷衍中國的意味之外。第二段落，上海戰事自一月廿八日開始以來，愈益劇烈化，上海的秩序岌岌可危，有被破壞之慮。各國顧慮上海的經濟關係，所以一變從前敷衍的態度，對

於中日問題非常重視，自二日起理事會的討論集中於中日問題上，直至九日一周間，中日雙方代表舌戰很劇烈。但是結果也不過是議長彭考（Paul Boncour）提出設立中立地帶的勸告罷了。第三段落，一方面因為我國代表提出適用聯盟規約第一五條的要求而各弱小國家的代表均表贊同，他方面又因為日本植田司令在十九日向十九路軍提出哀的美敦書，國聯始決定三月三日召集聯盟大會，以討論中日問題的解決辦法。這是理事會無能力的一種表示。第四段落，聯盟理事會的情勢由緊張的焦點降入於和平空氣中。自十九日日方提出哀的美敦書之後，上海戰爭越趨劇烈化，各國在上海經濟基礎受到極大的威脅，所以各國希望上海戰爭早日完結，而中日問題全由外交來解決。於是日本的國際上的情勢略變不利。而日本外相芳澤氏乃有下列意旨的聲明：日本在上海並無設立專管租界及政治的野心。藉以表示日本與其他帝國主義的利害並無衝突。同時，又提出一種提議：上海問題由各國召集圓桌會議，討論解決的辦法。日本如此表示他與其他的帝國主義之間的利害不衝突，並轉移各國聯盟代表的注意。廿九日的公開會議上，果然由於議長彭考氏的提議，決定召集上海圓桌會議，以解決上海問題。於是第六十六次國聯理事會對於中日問題的討論，乃告一結束。但是，這個結束只是不束之結，中日問題的糾紛依然存在，並且擴大。

國聯理事會解決不了上海事變，其次的希望就是特別大會的討論了。不幸之至，我國本來即未占優勢的國際地位，此次大會中，更因戰爭的失敗，越發處於不利的環境。十九路軍是在三月二日總退卻的，特別會議是在三月三日開的。開會的第一天，又是我國代表首先陳述日本之無理的壓迫，並要求日軍退出淞滬。繼則中日雙方代表開始辯論。四日，大會乃通過重申中日雙方實行停戰的決議，並且聲明大會認違反此勸告為嚴重事情。但是嚴重自嚴重，雙方的衝突自衝突，日軍的壓迫依然繼續，國聯卻不能奈何他。各小國睹此情形，頗不滿國聯的軟弱，五、六兩日，各國代表的辯論十分激烈。至八日

始組織起草委員會，整理各種議案，編成下列意旨的總議案：雙方允諾履行條約，遵守聯盟規約、九國公約及國聯前所通過的決議案，並主張維持條約的尊嚴，不贊成抵制日本。同時，提議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擔負調停的責任。此項總議案雖在十一日大會上全體通過，但其效力恐怕除「履行條約」（或許專指中國而言）及「不贊成抵制日本」藉以在抑中國而外，再也不會發生任何作用。因為聯盟規約、九國公約及國聯決議案，日本早已一腳踢到九霄雲外了。於是我國人民對於國聯特別會議的囑望，也成了泡影。不信，再細查總議決案要點：（二）日本撤兵雖無限期，但於五月一日大會在開會前，必須恢復九·一八以前原狀。不特間接限期撤兵，凡九·一八以後所造成之一切形勢，皆應取消。（四）此正式議決案，中國接受之後，如日本拒接受，仍從事戰爭，盟約第六十條之規定，將自然生效。（據《時事月報》四月號）然而，日本現在已再「從事戰爭」了，下列電訊可證，盟約第六十條發生效力了沒有？

（本報蘇州廿二日下午十時四十九分專電）養（廿二日）白川至太倉東朱家橋陣地視察，並指示敵方防務，及一切機宜，陸渡橋敵續增二千餘，形勢嚴重。

（本報上海廿三日上午一時三十八分專電）常熟電，馬（廿一日）晚十一時，太倉十餘里之金木橋午橋一帶，有劇戰，至養（廿二日）午三時止，我軍死傷六名，敵損失頗多。

（本報上海廿二日下午十時專電）前線形勢益見緊張，官方消息，養（廿二日）下午二時敵軍進犯太倉與我軍接觸，至五時敵不支退卻，瀏河養（廿二日）由羅店開到日軍二千餘，陸渡橋二百，新塘市四百餘，形勢嚴重，日趨緊張。（據四月廿三日《世界日報》）

要而言之，諸帝國主義意向總匯處的國際聯盟，對於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是「合夥打劫」的，對於他們打劫的夥伴們，自然不會太與為難。固然，有時夥伴之間會發生分贓不均引起衝突的事相，但是這種不均自然會趨於「均」，即真有多少不均，打劫的夥伴們絕對不會替「贓的所有主」抱不平，或竟為他出力。考察國聯屢次關於中日問題的處置之不著邊際，可以想見。現在，一切中日問題的解決責任和希望，都集在國聯調查團身上。將來，調查團的成效能不如日本外務省人員之觀察，「不過旅行而已」，我們實在擔心。下列電訊述之頗詳，讀之，且可明白各國的態度。

（東京廿五日合眾社電）據此間外務省人員之觀察，謂國聯滿洲調查團於數星期後抵華北各省，將發見一已完成之事實。且調查團之報告，與日本在最近之將來對於亞洲北部之政策，無何影響，外國觀察者斷言日本藉其所擁立之中國新政權以管轄滿洲。此全然受日軍閥扶植之中國新政權，於國聯調查員抵達肇事地點時，已大部完成，就最近結果觀之，則國聯調查團之赴滿洲，僅能作為旅行，將其見所得，紀之而已。日本方面仍然可進行其鞏固管轄滿洲之工作，深信歐洲各重要國家以及美國之政策，將不受國聯調查團調查結果之影響。美國政策業於本月中司汀生氏致中日兩國政府之照會確實表示之，美國下任之政府，亦將遵守此項政策。英國之政策，雖未如美國之具體表示，惟亦極顯明，大半與美國所採之方針相同。由倫敦方面簡單宣言贊成司汀生氏之照會，及請日本重申駐英日大使所表示。

這種「萬能」的，將要「救活我四萬萬中華國民」的神祇，總算巡遍了全國，我國上下的大人先生們，把他們幾乎抬上天去了，但是不知道未來的事實，又將如何證明！

五、上海事變中中國的損失

國聯對於中日問題的解決效力，現在固然只能（？）符號表示出來，作為懸案，但是諸帝國主義之解決滬案，除國聯的討論外，尚有上海方面各國公使的調停，此種調停的發生，出於諸帝國主義的利害觀，誠怕上海戰爭擴大，危及他們的經濟基礎，按諸理論，應有相當的效力。但是事實上則自英法公使出為奔走，肯特艦（Kent）上的停戰以來，經過不少的曲折，而結果依然無有。這無非由於他們的根本態度。現在戰事已告一段落了，再度激戰的希望已經很少，他們更用不著著慌了。將來更不堪設想。上海事變要獲得圓滿的解決，除非中國方面「讓步到底」！

事變已經告一段落了。外交交涉的前途又極渺茫不可捉摸，我們的討論似乎無再往前推進的必要了。我們現在應該來就此階段的事變作個結束。這好似不幸而承「回祿先生」的光顧，器具被燒了，家產、工場也被燒了，一切設備的一切盡付灰燼了。現在，當「火險保險公司」的我們民眾，只好來就這個損失，作個概要的估計，以便將來準備賠償。

此次，日本對於滬淞一帶的破壞，實破一九一八年以來的新紀錄，若就東方說，更可說是數十年來未有的事實。日本此次在淞滬的橫行殘殺，不但加於軍隊身上，並且加於無關的民眾；其燒毀的對象不獨限於軍營，軍隊的駐在地，並且禍及於民房、工廠。甚至如公共醫院及文化機關，也肆意加以摧殘。繁華稠密的上海遭此種橫暴，損失之大自是意中事。茲據上海市社會局會同市商會及會計師公會，製發簡表，舉辦初步調查，只住戶、商店、工廠、房屋四項損失，即已達十四億元以上。

上海戰區損失統計表（元）

(一) 北區

(甲) 住戶

(a) 財產損失四八六，六七一，一六九，五二

(b) 間接損失七九，二六〇，八八三，三六

(c) 棚戶損失六〇三，九〇〇，〇〇

共計五六六，五三五，九五二，八八

(乙) 商店

(a) 財產損失一二八，五九三，九〇九，〇六

(b) 間接損失一八，九五四，二五八，四〇

共計一四七，五四八，一六八，〇〇

(丙) 房產

(a) 直接損失二〇一，一六六，六六一，〇〇

(b) 間接損失一，九七二，二二二，〇〇

共計二〇三，一三八，八八三，〇〇

(丁) 工廠

(a) 直接損失四五，三二七，九一六，〇〇

(b) 間接損失二二，六六三，九五八，〇〇

共計六七，九九一，八七四，〇〇

北區總計九八五，一二四，八七三，八八

(二) 南區

(甲) 住戶一七，五六八，一〇二·六〇

(乙) 商店一六一，九二五，一九八·〇〇

(丙) 房屋九三〇，五五五·〇〇

(丁) 工廠五，六二四，六五七·五〇

南區總計一八八，〇四八，五一三·一〇

(三) 特區

(甲) 商店

(a) 公共租界一九三，三九六，二〇八·四〇

(b) 法租界九五，二六七，四九九·六〇

共計二八八，六六三，七〇八·〇〇

(乙) 工廠二三，五三四，七五五·七五

特區總計三一二，一九八，四六三·七五

累計總損失金額一，四八五，四六一，八五四·七三

附注：

(一) 本表之編製，根據三月十七日《大公報》所載上海市社會局會同市商會及會計師公會調查的結果。

(二) 本估計表以各區受災之輕重，分為直接受災區與間接受災區。直接受災區（即本表之北區）為閘北、引翔、殷行吳淞、江灣、真如、彭浦等市區；間接受災區（即本表之南區及特區）為滬南、漕涇、法華、蒲淞、浦東等市區及公共租界法租界。

(三) 直接受災區所受損失，分直接財產及間接兩項估計。其間接受災區僅計其間接損失。

(四) 本表僅就住戶、商店、房屋、工廠四項估計。至於交通事業、學校、公園、政府稅收、金融疲滯等直接間接損失，均未計及。

(五) 住戶商店之家數，根據市公安局（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份戶口統計。

(六) 特區商店之家數，根據本商局號調查。

(七) 損失以統一調查處收到報告表平均計算。

(八) 房屋以市政府財政局房損推算。

(九) 工廠之家數及資本，根據本局調查。

上表為半官方的調查，其方法或許有多少出入，且未包羅完盡。茲再據中央統計處調查的結果，照錄於下：

（上海通訊）上海自被日軍侵犯以來，損害浩大，準備統計，最為需要，中央黨部統計主任，兼代國民政府統計局長吳大鈞，最近來滬，向各方調查，並編成上海市區內滬變損失初步估計統計，茲探誌於下。

說明：此次日軍侵占淞滬附近之面積，達二，一四一方里，將兩倍於上海

市，惟嘉定、寶山、太倉等縣屬之區域，因交通阻隔，無法報告，且無舊案可稽，估計亦所不能，故調查頗需時日，茲先就上海市政府管轄區域內，（包括開北吳淞江灣真如引翔殷行彭浦及南區特區等）所受損失，作為初步估計，余俟調查齊全時，再作更詳確之統計。至本項估計之材料，悉係根據各機關之報告，以及各方面主管長官，依照原有記錄，加以相當之估計。

（一）全市損失可以數字形容者，達一，五六〇，〇四九，八七一。

（二）全市被侵占之面積，約四七四方里，受直接損害人民達一八〇，八一六戶，八一四，〇八四人，占全市人口之半數（四五％）。其中死亡者，六，〇八〇人，受傷者，二，〇〇〇人，失蹤者，一〇，四〇〇人。

（三）財產 被侵占區內，住戶財產價值八十億元，損失十分之七，房屋價值，二．四億元，損失十分之八點五，全市財產，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達七八八，一七三，四九二元，房屋二〇四，〇六九，四三八元。

（四）學校 被侵占區內，停頓之學校，計大學及專門一〇，中學三一，小學一九二，失學之學生三九，七三五人，占全市學生四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六，二八六人，中學六，二八二人，小學二七，一六七人。輟業之教職員三，一〇七人，占全市教職員三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一，一六六人，中學七五一人，小學一九〇人。被焚炸或駐軍之學校計大學及專門十，中學十七，小學四十九，被焚炸之資產達一，六八二，三九〇元，占全市學校資產三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一二，二九四，七三六元，中學九五七，二一一元，小學四三一，四五三元。本市教育機關團體因滄變而全部停頓，亦受損失，尚未計入。

(五) 工業 被侵占區內，有工廠五十七家，占全市工廠四分之一，其中受損失者過半數，計六七，九九一，八七四元，全市工廠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達九七，一五一，二八七元，此數僅就已有報告者計算，全數必不如此。全市工人，因事變而失業者達十分之八，僅紗棉廠失業之工人，已達二五萬人，其因失業而損失之工資，每月三七五萬元，如半年後復工，則損失二五〇萬元。

(六) 商業 被侵占區內，有商店一二，九一五家，受損失者達十分之七，全市商店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為五九八，一三六，〇七四元。

(七) 金融 全市銀行與錢莊營業，因事變而減少十分之八點五。

(八) 交通 被侵占區內鐵路損失之價值，達一六，八九三，三一七元，計占全路資產十分之四，計路軌與建築，損失一，九三五，五〇〇元，機車與車輛損失九八九，〇三〇元，器具與設備損失一〇，九七四，九一三元，材料損失一，七九一，四一八元，營業損失一，二〇二，四五六元，被侵占區內道路損失達一三〇萬元，橋梁損失二十萬元，全市輪船堆棧與轉運公司之營業損失達一千萬元。

(九) 公用事業 被侵占區內公用事業之損失達一，七四二，〇二五元，計水電損失一〇，二一二，〇〇〇元，電氣損失十五萬元，電話損失二五三，八〇〇元，長途汽車損失一二六，二二五元，被侵占區域以外公用事業之損失，達六十一萬元，計電氣損失四十三萬元，自來水損失十八萬元。

(十) 治安設備 被侵占區內公安設備因事變而損失者，達五十四萬元。

(十一) 財政 市府收入因事變而減少十分之四強，實減二二一，二八六元，計田賦減少二一%，契稅減少二四%，房捐減少八一%，車捐減少五三% (中央統計處制) (據《大公報》三月廿五日)。

據上表，全市損失超過十五億元，受損害人民達十八萬戶，約占全市人口之半數；死傷失蹤者一萬八千多人，此外，京滬路的損失，也達三千萬元，失蹤路員一三〇多人。且看下列電訊：

(上海廿四日下午六時發專電) 京滬路真茹以東，現逐日由日兵自開軍用車，其機車兩架，係由東北運來，尚有兩架係舊機車，經修理湊用者，淞滬鐵路蒸氣車除毀損者外，全在日軍支配下，除北站各種損失外，至今客貨運輸損失每日七萬元，截至本月底，損失總數將達三千萬，而吳淞鐵路工廠材料由日人隨意取用，損失更無從統計，路員自交戰至今失蹤者一三〇餘人，生死不明 (據四月廿五日《世界日報》)。

日本此次在淞滬間之暴行，可由上列各種確實報告證明出來。其暴行之特別出奇者，為肆意破壞文化機關，與超國界的文化為敵，其所破壞、摧殘的文化機關，僅商務印書館一家的損失，即達一千六百餘萬元，並係出於故意的摧毀，即小如尚公小學的損失，也達五萬多元。

以上只是非戰鬥上的損失，至若因侵壓而抵抗的軍隊作戰上的損失，當更巨大，現在尚無統計。但只就日報章所載華僑及國內各地各界的捐款，已足使我們的精神為之興奮。據舊金山二月廿日合眾社電，廣東銀行經理宣布該地一處華僑電匯上海中國軍隊的捐款，二月廿日截止，即已達美金一百萬元。各地合計總數之巨額，可以想見。而軍民的生命，尤其無法估計，精神損失又將如何估算？

六、日本侵華的實際收穫

根據上節所剖述，日本破壞上海可謂無微不至了，中國方面所蒙精神上物質上的損失，也可謂巨大了。但是日本這種舉動，是有目的的，當然有所期待而始出於此舉，因此，日本的實際收穫，也有加檢點的必要。

世界上破壞和損失的巨大，未有如戰爭的，故謂戰爭為人類最大的耗費，日本此次在滬作戰，當然也不出此範圍之外。不過，日本此次本身的耗費是一種投資，希望由此投資而得到利潤。且先檢點日方的投資情狀。此種投資，約可分為二種：其一為軍費的直接投資；其二為對華貿易損失的間接投資。此外，如其他的國家或他方對日敵視所釀成的損失，也可歸納入間接損失之內。茲分述之。

日本侵華的軍費總額，據三月廿三日《大阪朝日新聞》所載，最初滿洲事變的經費，即已撥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度第二預備金六百萬日金元，及陸海軍歲出節約款項，約一千五百萬日金元，總共達二千二百萬日金元。至犬養內閣成立時滿洲事變愈益擴大，上海方面的形勢，也愈趨重大化，軍部又決定派兵赴滬。於是，犬養內閣乃三次要求根據憲法第七十條之緊急支出，總共支出金額，達七九九一萬日金元。此數項是至要者。日本侵華軍費總額，若全部合計，當在七萬五千餘萬日金元，其中，支出額為一萬五千八百餘萬元，公債發行額在六億元以上（《大公報》三月廿九日所載）。

又據東京廿七日新聯電，滿洲事變費中四月經費，合陸、海、外務、關東州等處，約須六千萬元，此項為提出臨時議會協贊，目下正與大藏省折沖中，又滿洲事變費之總額為二八，五〇〇萬元，分配如下（單位千元）：

外務省	二，二〇〇	陸軍省	二〇，五〇〇
海軍省	五，〇〇〇	拓務省	三〇五

朝鮮 二〇〇 關東州 三〇〇

若加入四月份之經費，則昭和七年度全部實達三·四五五億元之巨額。

上列日本侵華軍費包括侵略東北的軍費在內。純粹用於侵略上海的軍費，雖然手內沒有統計，但是上項侵華軍費總額之大部分，用於攻擊、燒毀上海可以推想而知。日本神戶某西文報的評論，曾謂「上海軍事行動開始以來，日本軍事上金錢的耗費，日漸增高，已有倍於侵略滿洲之時。……東北各重要市鎮的占領，只費二小時即已完成。其後，與各地義勇軍的打戰，盡可以利用東北漢奸的軍隊及全國第一完備的瀋陽鐵工廠現成的軍械和子彈。上海的作戰就完全兩樣了，全靠自己的軍費。只據東京三月八日新聯電，日本政府經救裁的第三次侵華費，用於上海事變的一部分，即有如下的數目：

- (一) 屬於陸軍省者 一三，一四二，九四八日元
- (二) 屬於海軍省者 一，八〇〇，三五八日元
- (三) 屬於外務省者 三四八，〇七四日元

第三項固然用於日內瓦的，但也未始不可以視為日本侵華軍費的間接費用，總共達一千五百餘萬元。僅此一次的發表即已如此之巨，其總額更不用說了。

日本侵華的軍費固然甚巨，間接損失的貿易上的損失，為數當不在小。此項損失目下雖然沒有完全而精確的統計，但可知其概數。據日方透出消息，滬變後日商的損失，達九千一百萬兩（《世界日報》廿二日南京電）。

中國素來就是日本外國貿易的最大主顧，日本商店之向外輸出，除美國而外，中國占第一位。再自各國對中國貿易的情狀考察看，日本的百分數最高，居然占第一位。

各國對華貿易比數表（一九二六年）

國別貿易百分數（%）

日本	三一·五五
英國	二九·二八
美國	四·六四
德國	一·九二
法國	三·〇七
俄國	一·八九
意國	〇·五一
中國本國	二三·二九

（注）據大西齋著《支那ノ現狀》二十一頁。

日本占第一位，其貿易額並且幾乎達到各國對華貿易總額三分之一。又據《大公報》本年二月十五日所載東京通訊，「日本在中國的投資額一二·五億美金，照平價換算，改為二十五億日金，幾占日本對外貿易之全額，其中，七三%在滿洲南部、上海一帶之紡織及海運事業……。」

這是日本侵略中國未太露骨以前的情狀。但自日本侵華（如二十一條的要求，滿蒙積極政策及濟南出兵等等）激動中國民眾的情感因出而排反日貨以來，日本對華的貿易即日漸衰落，且看最近三年日本對華貿易之慘落（單位百萬日金）：

東北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華北	六四	三五	十一
華中	八五	七八	五一
華南	一八八	二三九	八八
旅大	三	六	三
其他	一二四	八四	六五
合計	四六七	三四二	二二八

據上引《大公報》所載東京通訊。

如上表所列，一九三〇年度，不及一九二八年度之半數。

自滿洲事變發生後，中國排斥日貨的情勢益趨銳化，而日本對華貿易，更加衰退，也是自取之咎呢！上引東京通訊，曾有一段言之中肯，茲照錄於下：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華貿易，更一落千丈，觀於下列十月十一月列國對華輸出比較表，即可知之，（單位千海關兩）

美	二五一一三	二九一五〇
英	一〇五八二	九一七三
法	一四四五	一九〇一
德	七六七一	七三七二
日	一七九〇六	一〇九二九
	十月	十一月

觀於上表，英美對華貿易，逐次增加，而日貨之輸入，驟形減少，日本國內工商業，幾至停頓，日人忌憤之餘，乃出於破壞上海經濟組織之暴舉，其結果乃恰相反，英美諸國為保全商務起見，出頭干涉，日本喪失其國際上之地位，我國人飲恨益深，排貨之舉，更深刻化，日人將自食其果也。

又據日本商會的報告，日本本年度的對華輸出額，比較去年度已減少六四%。這個報告是在上海事變發生前發表的，上海事變發生後，日本對華輸出額之減少，當更增大無疑。因中國排日貨日本所受損失金額，據上海日本商會會長遠藤氏的報告，至一九三一年截止，已達一·八五億兩。現在堆積於各碼頭及各貨棧的日貨，已在八十萬噸以上。日貨被反日會封鎖的，僅上海一隅即已達六千萬兩。此項損失，還未包括幾百萬噸囤積於日本的貨物。現在，由日本輸入而停滯於上海的棉紗布匹，價格已達七四一·五萬多兩。同時，日本國內各紗廠由中國商人預定而現時不能交貨的棉紗布匹，價格竟達三、三四二萬多兩驚人的數目。

日本因侵華而得到的對華貿易損失，不獨限於由日本本國輸出者，中國各地日本工廠產品的銷場之完全喪失，也是巨大的損失。現在只就上海一隅的日紗廠的窮狀言，則自最近反日運動開始以來，上海各日本紗廠所出的貨物，有棉紗八萬六千包，棉布五千包，其總數價值約四七五〇萬兩，這些棉紗及棉布，皆無主顧而藏於貨棧中。又日本人在上海他種企業所生產的價格五千萬兩的貨物，也無從覓得銷場，徒嘆唏唏（均據上海日本紗廠主聯合會所供給的數字）。

以上偏限於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各最近數月間的損失額，當更數倍於此。又上海日本紗廠大部分在此次事變的戰區，住宅也集中於戰區。此次遭日軍自己的暴行，已完全被毀壞燒失。此項損失雖尚未精確的統計，但其巨大可以想見。天作孽還可逃，自作孽

不可活！

此外，美國人民對日本感情之惡化，因而貿易上受到損失，以至菲律賓因怕日本人的陰險而拒絕日人的入境等等，也都算是日本軍閥侵華的果報。

日本侵華，尤其是上海的損失，根據上述可以知其大概。換言之，日本侵華的投資額算已絕大了。然而日本軍閥對此絕大侵華的投資，究竟獲得了什麼報酬？世界上各部分人類的怨謗嗎？占世界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民眾的痛恨嗎？日本軍閥侵華的實際報酬，除非我國任何當局甘心屈辱，簽訂不利的條約外，恐怕不會得到什麼。並且，只要中國民眾能爭氣，恐怕結果將不出一九一九年西伯利亞遠征之役，除耗費國幣七十億日金元外，一無所得吧？！

附言：

本文限於環境，篇幅和時間等關係，不能盡量發揮作者的意見，尚有幾節應該加入檢討的，皆割棄不談，或竟可以說只談了問題的一面，實在對不起讀者。但若讀者能在所已檢討的字裡行間去玩味，相信可以理解整個問題的大概。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原載一九三二年四月《新東方》第三卷二周年紀念特刊

日本侵占下東省的農業生產

一、農業在東省的重要性

一般人常說：「中國是農業國家」。尤其是異口同聲皆謂：「東三省是一個有望的農業地方；將來農業經濟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農業國家」、「農業地方」，「將來農業經濟的發展不可限量」等等說話，簡言之，無非就是「農業經濟重要性」的解釋罷了。

然而農業的重要性，應以何種事實來具體證明？換言之，某一國家或某一地方的經濟上，或產業生產上，具有某種特徵或諸特徵，始可謂該國家或地方的農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據我看來，在經濟發展的現階段，證明農業的重要性最可靠的事：第一，就是農業生產數量的巨大，尤其是農業生產數量在該國家或該地方的總生產量所占百分數的巨大；第二，就是農業出口數量之巨大，此項有兩種含義，一方面須農產物的輸出量所占總輸出量百分數甚大，他方面須農產物輸出額之大是「出超」而不是入超；第三，就是現在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大部分。此外，如耕地面積及未耕之可耕地面積之大，地質之優良，河流之豐富，以及氣候之適宜等天然要素，也不失為證明農業重要性的事實。且逐次剖述之。

據日人的調查，一九二八年（即民國十七年）東三省輸出貿易的金額為三二三，二二一千海關兩^①，加算對本國的移出額，一一〇，八一五千海關兩^②，則東三省的出口總額共為四三四，〇三六千海關兩^③。在此出口總額之中，如下表所列，只南滿的大連、營口、安東三港的主要農產物及其粗加工品，即為二四六，八七六千海關兩，約占十分

之六。其實，精確的比率，尚不只此數，蓋因下列各項農產品僅經由南滿三港的主要者而已。若再加算北滿之數，當在十分之七以上，普通南滿的出口額數占全額八五%。所以《中東經濟月刊》第六卷第十期第十一頁，謂：「查東三省出口物品中除少數木材與煤外，其餘則為農產物中之大豆、豆餅、豆油、小麥、高粱、玉米，暨其他一切之雜糧，約占十分之九有奇……。」又據本年四月十六日《大公報》所載《哈爾濱通信》，「東三省之輸出總額，按中國海關統計，去年度（十九年度）為四萬二千萬海關兩，穀類之輸出占七五%，其餘之二五%，即占東三省之輸出第二位者，乃是牲畜、木材、礦物等，價值亦達一〇，〇〇〇萬海關兩以上……。」《大公報》此項比率較近事實，上項《中東經濟月刊》所載比率，恐係根據北滿情形的臆測。但要而言之，東三省的輸出總額之中，農產品之占大部分是無可疑議的事實。

南滿的重要出口農產表（一九二七年）

品名	輸出	移出	合計
大豆	八二三一〇	一七八三五	一〇〇一四五
豆餅	四〇九三九	一六三四一	五七二八〇
小米	二〇九三四	三〇五	二一一三九
豆油	七八五〇	一三二九〇	二一一四〇
炸蠶絲	七〇九三	一四九二	八五八五
小麥	三二一四	五三二	三七四六
高粱	二五八七	一六一二	一八六九九
麩	二二五九	二	二二六一
烟草	一二七三	一二七三	一二五四六
麻子	一二三五		一二三五
合計	一六九六九四	七七一八二	二四六八七八

(備考) 本表為自己根據《滿蒙事情十六講》一八六及一八七頁數字計算製成者。單位為千海關兩。

重要出口農產品雖如上表所列巨額，而其他重要的非農產品的出口額，則非常之小。同年分非農產品的出口額：煤輸出額占第一位，二二二，四〇一海關兩；鐵及其製品（包括輸出外國與移出本國之額，以下各額同此）為七，五一五海關兩。木材及竹類為四四八萬海關兩。皮革為三，三六九千海關兩。鹽為一五八〇千海關兩。各項合計不過三九，三四五千海關兩④。與上表主要農產出口額之四三，四〇〇餘萬海關兩比較，尚不及十分之二。

然而農產品出口額雖為巨額，若他方面入口農產品也占巨額，則本地方的食糧仰給於外來農產，二者相抵，農業的重要性仍不能評得過大。但是事實上，東三省的人民皆食用本地出產的糧食，如高粱、豆類、小米、小麥之類。自用之外，尚有巨額剩餘。

民國十九年穀類產消表（單位為噸）

地方	生產量	消費額	剩餘額
南部	九八四〇〇九〇	六八〇二六三〇	三〇三七四六〇
北部	八五三六二五〇	五六七三一〇	二八六三一四〇
合計	一八三七六三四〇	一二四七五七四〇	五九〇〇六〇〇

(備考) 本表由《中東經濟月刊》第六卷第十期《民國十九年東三省農產收穫與輸出之估計》一文所載表格改製而成。

據上表，東三省本地的農業消費量不過占生產量三分之二，而其剩餘額占三分之一

以上。但上面只就一般穀類言之而，若東三省的幾種特產的剩餘，更為驚人的巨額。且舉東三省第一特產而馳名世界的大豆為例，就其生產量，消費量，及輸出額加以考察。

近四年大豆的產消表（單位為噸）

年別	生產額	地方消費額	輸出額
一九二七	四四四三八九〇	四七〇八三〇	三九七三〇六〇
一九二八	四八三八〇四〇	八一七六二〇	四〇二〇四三〇
一九二九	四八五四五五〇	九一〇六二〇	三九三四九三〇
一九三〇	五二六八二七〇	九四〇七四〇	四三二七五三〇

（備考）本表根據本年四月十九日《大公報》的《哈爾濱通信》

根據上表可知：東三省本地的大豆消費量不過占生產量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二，而輸出額反占大部分。即消費於本地方的大豆，大部分用於豆油及豆餅的製造，而豆油及豆餅又大多輸出外國（例如日本農家所用豆餅大部分仰給於中國是一般人固知的事實），所以不能說是純粹的本地消費，其純正剩餘額不止上表所列之數可知。

東三省主要非農產品出口額不及主要農產品出口額十分之二，而此項巨額出口並非由於本地糧食為外來穀類所代替的結果，事實上，本地生產量及消費量相減尚有五九〇〇·六千噸的剩餘——東三省農業在其整個經濟上所占重要性，可以由此事實窺見一斑了。

此外，如耕地面積的廣大及農業人口比率之大，也為證明農業重要性的補充事實，所以順便略為言之。據日人調查一九二八年東三省的耕地面積：遼寧省為五〇八九·七

千町步，吉林省為四七八七，三千町步，黑龍江省為三七六九，九千町步，合計一三六四六·九千町步^⑤。而號稱「農業國家」的中國的耕地總面積，也不過九二，七六二千町步而已^⑥，東三省的耕地面積竟占中國耕地總面積一五%弱。而可耕的未開墾地還有一倍有餘。據日人騰岡啟的估計，東三省的可耕地面積當為三千萬町步^⑦。又據日人高木秀夫的計算，遼寧省的既耕地占可耕地七〇%，吉林省占四五%，黑龍江省占三〇%^⑧，平均東三省既耕地只占四八·三%，而未開墾的可耕地尚有一倍以上。耕地在整個經濟上的價值，現在已就不小，能再加以集約的經營，將來之增大實在不可限量。

現在東三省農業人口在總人口所占比率的巨大，也是證明農業重要性的一種事實。關於東三省農業人口究有多少，其在總人口所占比率又有多大，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但據一般的估計，東三省的專業農家及兼業農家合算，當占全部人口八〇%~九〇%^⑨。根據以上所述，農業在東三省整個經濟上所占重要性，已可以明瞭。

二、天然的農業要素

上節雖然述過農業在東三省經濟所占的重要性，但其所以形成這種重要性的條件何在？自一般言之，農業的生產要素有三種：土地、勞力、資本。前一種為天然的要素，後二種為人為的要素。若自二者的重要性言，在農業生產上，人為的要素的重要性，實不及天然的要素多多。在農業經濟未充分發達，集約耕種法未被採用的地方，天然要素的重要性，尤其重大。所以，在農業經濟未充分發達的地方如東三省，欲究明它的農業所以重要的原因，應先闡明天然的要素，若人為的要素應視為次要的。天然要素於土地之外，尚有雨量及氣候二者。因此，形成東三省農業的重要性的天然要素，可以列舉如下三種：

1. 可耕地之廣大；

2. 地質之肥沃；

3. 氣候及雨量的合宜。

「農為國本」是中國的一句老話。意思就是說：農業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本。然則農業經濟的基本在哪裡？農業經濟的基本在「土地」。土地的經濟價值，不但為我們農業國家的人所承認，即先進工業國家也不敢輕視。如果沒有土地，根本就不能耕種。在謳歌科學萬能的現代，尚不能造出土地，或同樣效用的東西來。但是土地要具有農種的效用，須有面積廣大的及地質肥沃的二種條件。否則，如日人一般的小庭院，如西伯利亞的大沙漠，雖有土地也於農耕無補。現在且來剖述東三省所具有的此二項條件。

東三省可耕地面積之廣大，上節已詳細說過，故不再作詳述。這裡只概括言之，東三省的既耕地面積，占中國現在耕地總面積一五%弱；而其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在既耕地面積一倍以上。於此，自面積上說來的在東三省土地重要性，已經無須乎詳細敘述了。

東三省的土地雖然廣大，若其地質不良，多為不毛之地，則其於農耕仍不能發生效用。幸而東三省的地質並不見壞，土地大多是第四紀層，由沖積層及洪積層構成，是最新構成的土壤。並且很少沙地和礫地。藤岡啟曾就滿洲土壤的特性，作過詳細的分析，且引述於下：

(一) 耕地大部分由第四紀層構成，洪積層多在奉天以北，而沖積層多在奉天以南。

(二) 由太古層、古成層，及中世層構成的耕地，其分布不廣，只限於關東州內安奉線一部分，及其他北滿的山地帶。

(三) 農耕地土地的過半屬於埴土，尤其是屬於洪積層的南滿北部的土壤，幾乎全部由同種土壤構成。壤土及沙土多在南滿南部，砂土只存在於河岸及山麓的地方，礫質

土地發見於河岸山麓的一部分，安奉線的一部分關東州的傾斜地。

(四) 大體上多具可溶性鹽分，在春季乾燥期，阿爾加里 (Alkali) 的斑點出現於各地。但是純粹阿爾加里的土壤，只在營口、白旗堡、南滿鐵路沿線的一部、及東部內蒙古等地方有之。其中，營口及白旗堡係由鹽化物，湯岡子地方由硫酸鹽，內蒙古由碳酸鹽及鹽化物構成。

(五) 土壤反應只有微鹽基性，沒有酸性土壤。

(六) 有機物及炭分含有量不多。

(七) 含水量少，但吸濕力及養分吸收力卻大。

(八) 鹽酸裡，不溶解礦物質的含量很多。

(九) 石灰含量少。

(十) 苦土曹達含量多。

(十一) 磷酸豐富。

(十二) 加里豐富。

「滿洲的土壤，在理學的性質上，對於農業雖不足誇張，但在化學的性質上之良好，卻是可以斷言的。因為炭分及磷酸加里，對於植物的生育是最必要的。幸而滿洲土壤之富於磷酸，尚可以彌補炭分及有機物含有量的不足。……」(以上據《滿蒙さ新しく見よ》三十七及三十八頁)

換言之，東三省的土地大體上都不錯，將來土壤學、肥料學，及土地改良論的應用，必能使其全部變成肥沃之地。

然而，土地面積儘管廣大，地質儘管肥沃，若位置處於不宜於耕種的地方，如北冰

洋，整天冰天雪地，則其農業上的效用仍等於零。易詞言之，氣候與農耕有密切的關係。

一般人皆因東三省的嚴寒而懷疑該地方的耕種。但是事實上該地方寒氣之妨礙農種，卻並不利害。東三省地處北緯三九度—五三度三〇分之間，除南方一小部分留帶海洋氣質外，大體上都是大陸氣候，寒暑之差很激烈，且寒冷時期較長。降霜時期也長，最短期間，只有六個月，南滿長些也只有七個月。此種情形似乎不宜於農種，而事實卻不然。耕種期間雖短而溫度很高，生育成熟急速的植物尚能相宜。雨量雖然缺少，但尚適於能耐乾燥的農作物，如高粱、苞米、小米、各種麻類。又六、七、八、九四個月間的降雨量占全年雨量七〇%至八〇%，此期間正值耕作時期，所以利於耕種，甚至如中南部且宜於水稻的耕作。將來灌溉工事充分發達之後，渾河、太子河、遼河等大河的河水，更可以利用在這方面。滿洲氣候宜於農種之點，尚可舉暴雨之少。在農作物開花、成熟的期間，不像南方沿海地方那樣，常有被暴雨打擊之虞。秋季雨量很少，便於收成後穀物的調製及收藏。這也是農作上優點之一。

如上所述，東三省有如是天然的農業要素，苟能再運用人為的要素如資本和勞力以開發之，將來農業經濟的發展，實是不可限量。日人之誇稱東三省為「農業王國」固有相當用意，但非完全無因。移民實邊的政策，實有勵行的價值。

三、農業的發展與農作的現狀

(一) 農業的發展

東三省因有上述充分的天然農業生產要素，所以農業經濟自非發展不止。大凡農業

經濟的發展，可以舉：

(1) 耕地面積的擴大；

(2) 農產品生產額的增加；

(3) 農業人口的增多及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

三項事實為指標，而前二項尤為重要。惟是東三省現在不施行戶口調查，所以關於農業人口無可靠的統計數字。關於農業生產技術，中國農民方面雖無多大進步，日俄人經營方面則甚可觀，另於(二)「農作的現狀」項下述也。據日人的調查，東三省的耕地面積，一九〇八年為八〇四七·八千町步，至一九二八年增至一三六四六·九千町步，前後三十年間約增六九%的耕地。

最近二十年間耕地增加表

年度	遼寧省	吉林省	黑龍江省	合計	指數
一九〇八	四二二五六〇〇	二八一七三六〇	一一〇四八四〇	八〇四七八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一三	四三八八四〇〇	三四〇八八四〇	一六〇二〇〇〇	九三九九二四〇	一一八
一九一八	四六五一二〇〇	四〇〇〇三二〇	二〇九九一六〇	一〇七五〇六八〇	一三四
一九二三	四九一四〇〇〇	四五九一八〇〇	二五五六三二〇	一二二〇二二二〇	一五〇
一九二八	五〇八九七〇〇	四七八七三〇〇	三七六九九〇〇	一三六四六九〇〇	一六九

(備考) 本表根據滿鐵調查課的調查，錄自《新天地》雜誌一九三一年三月號。上表單位為町步，每町步合一六·一四一五華畝。

不但耕地面積有了急激的增大，即農產品的產額也有巨大的增加。

最近三年間農產品產額表

種類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大豆	三二二〇三	三四一〇〇	三七七二四
高粱	三五三五一	三五七六九	三六〇三〇
小米	二五四三一	二七五〇三	二八四九一
玉米	一二九八三	一三〇五八	一三三七一
小麥	五四六四	一〇九四〇	一一二三五
合計	一一一九三二	一二二三七〇	一二六八五一

(備考) 本表根據《新天地》雜誌一九三一年三月號所載。

本表單位為千日石，每日石合一·七四二一華石。

前後相隔僅二年間，農產品的產額就有一四，九一九千日石的增加數，增加十二%以上，不能不謂為急激的發展。其中，東北第一特產大豆的增產額尤其巨大。據本年四月十九日《大公報》所載《哈爾濱通信》，最近四年間大豆的產額：一九二七年為四，四四三，八九〇噸；一九二八年為四，八三八，〇四〇噸，一九二九年為四，八五四，五五〇噸，至一九三〇年急激增至五，二六八，二七〇噸，前後約增五分之一強。

(二) 農作的現狀

東三省的農業雖如上述，近年來頗有發展，但是農業技術方面，除幾個特殊地方外，實無多大的進步，農具概仍舊觀，農耕法也極粗放。東三省農業民素來所使用農具的構造極其簡單，是屬於器具之類的耕器。又因土地過於廣大，居民稀薄，用地的農民比較少的原故，農民概在比較廣大的面積上，採用粗放的經營，利用天然富力。因此，深耕、施肥、土地改良等事宜，在東三省除日俄外人的施設而外，中國方面幾乎可以說沒有。

關於農種的改良，農具的改造，肥料的研究等等，東三省我國方面，無論是政府或是農家，皆極疏忽。農民因學識淺薄，一切生活皆操於天然條件，農耕只墨守舊法，固無可厚責，而政府方面的農政機關，早在二十幾年前即已設置，成績卻完全無有，實堪浩嘆。查東三省的農政機關之設置，早在光緒三十二年，以建設奉天農事試驗場於瀋陽大東邊門外曠地。嗣後繼續設立同樣試驗場於廣寧、安東、蓋平、海龍四縣。後又設立奉天公立農事試驗場於海城縣及法庫縣，並設植物研究所及墾務公司等。吉林省城也有農事試驗場之設。光緒三十四年，更於黑龍江省，設立農事試驗場一，墾務總局一，稽墾局三，清丈兼招墾局七，公署兼辦荒務二。這些機關目的皆在從事於農政的實施，但其成績卻等於零。迨至現在，消滅者消滅，即不消滅，也成了虛設的機關。

在這種情形之下，東三省農業技術之不進步，農種及土地之不改良，自是當然的道理。一般人以為東三省受到帝國主義的熏染最烈，認其已有相當資本主義化的程度，未免過於誇張。農業生產技術除幾個特殊的地方而外，使用機器的農場幾乎可以說沒有。灌溉也一仍舊式的自然灌溉。東三省的農種及農業技術的進步，尚未可謳歌。

東三省的農作，完全受制於天然條件，概為「乾燥農業」(Dry farming)。農作物

以能耐乾燥的高粱、大豆、小米等為首位。若需要多量水分的水稻，則除日韓人的經營而外，我國人耕種水稻者幾乎沒有。主要的農作物，就是大豆、高粱、玉米、小米、小麥、水稻等等。此外，尚有特用農作物，如棉花、烟草、甜菜、果實等等。此項，且留下節詳述。

惟是，東三省中國方面的農耕雖無多大的進步，且無求進步的企圖，而幾個特殊地方則有很可觀的施設，實地的耕種也已有相當的成績。在東三省農業改良上最有成績的，首推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公司，及現在已歸日俄合辦的中東鐵路當局。此二者的農業改良的目的及用意，或許與中國的略有不同，但其成績則皆可觀。

日本因其本國的人口問題，食糧問題，資源問題，工業原料問題，被迫而不得不竭盡全力以作大陸經營，開發東三省。日本之經營大陸，除鐵路事業而外，首推農業上的經營。實則，農業上的經營才是日本大陸經營的主要目的，鐵路經營僅其手段則已。日本在東三省的農業經營，概由南滿鐵路公司行之。該公司早在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即設立農事試驗場於南滿鐵路沿線主要農業地域的公主嶺，不久又於熊岳城分設分場。大正十一年（即一九二二年）又分鐵路公司的勸業課為農務課及商工課，農務課專掌農業經營的事宜。該課曾設立苗圃二十處，試作場三處，大豆的原種圃三處，水稻的播種田三處，種羊場三處，種豚場一處，種豚飼育所四處，獸疫研究所一處，農業學校（現改農業實習所）二處，及試驗場附屬的實習所多處。後來又設立烟草的試作場，大連農事股份公司也隨之而成立。這些機關皆銳意於農事的試驗及農作的改良。農事試驗場公主嶺本場，內分農藝化學、種藝、病理昆蟲、畜產四科，分場也置園藝、養蠶、種藝、林產四科。其他機關也皆完備，力求成績之大。尤如農務課之雇用在美國經驗水田經營多年的佐藤信元，以試用美國式機器經營於六百英畝的水田，其精神實在可以佩服，非我國可比——雖其用意和目的頗有可議之處。

在東三省農業改良方面占第二位的，當然是中東鐵路當局的施設。它曾於其本局內設置土地課，掌管農事試驗場、土地分析業務、農具貸付業務、及畜產獎勵等業務。一九二二年又設農事試驗所於愛河、哈爾濱及安遠三地方，以從事於農業改良實行方法的研究，別種有利植物種植條件的研究，及改良該鐵路主要輸送穀類如大豆、小麥的研究。一九二三年又設研究所，從事於穀類的分析及豆類製品的試驗研究。一九二六年又擴大農具貸與所，更加努力於改良農具的普及。中東路的這些施設和研究，實有相當的成績。無論它的目的是在於增加輸送貨物的路政上，但其有利於東三省的農業生產，是不可否認的。

我國方面，近來也頗自振作，設立奉天水利局，企圖引渾河之水以開闢水田。鄭作華等人也作成興安嶺屯墾區的大規模開墾計劃，對於將來東三省的農業生產，或許有相當成績吧！但要促進這種事業的成就，「國內殖民」(Home Colonization)是必要的。再顧及將來的民食問題，改革的國內殖民法尤其是必要。此次當擬另題來討論。

四、農業生產的現狀

東三省的農業生產，數量雖巨大，而農產種類卻尚不多。東三省的農產大約可以分為下列二大類：

(一) 普通農產；

(二) 特用農產。

且逐項分述於下：

普通農業以大豆、高粱、玉米、小米為主要的，此外尚有小麥、水稻、大麥、早稻、

糜子、稗子等等。特用農產是用以製造工業品的原料，有棉花、烟草、甜菜等物。此外，尚有果實也可包括在此類之中，且分項敘述之。

(一) 普通農產

大豆

東三省的農產之中，大豆首屈第一指。大豆產額的大部分輸出外國，在國際上頗負盛名，是東三省的第一特產。它的用途很廣，除充普通食糧，製造肥料的用途之外，還用以製造人造牛油、肥皂、藥品，由大豆製造出來的豆粉，邇來頗有取小麥粉的地位而自代之的趨勢，國際的銷路很廣，因此，各國對於東三省的大豆，非常重視。美國商務部派人至東三省視察大豆。德國置領事於大連，據說也是專為大豆問題的研究。每年使用東三省的豆餅約近二千擔、五千五百多海關兩的日本，對於大豆更不能疏忽。

大豆的耕作面積，據日人的調查，一九二六年為二六，〇三七千反步^①，同年產量約為二二五〇日石^②。又據《大公報》本年四月十九日所載《哈爾濱通訊》，一九三〇年的產量為五，二六八千多噸。大豆的大部分產於中東鐵路的沿線地域，而奉天南北次之。因為大豆生產的繁盛，所以東三省的油坊工場也極繁盛。上面說過，大豆在工業上的效用很大，工業方面的消費量，比食用方面的消費量大得多多。東三省油坊工業的發達，不是偶然的。據日人的調查，東三省的油坊工場，截至一九二七年即已有四四八家，一晝夜可以製造豆餅五三一，五〇〇塊，豆油二，六五六千多斤^③。但是不幸，自去年來，因為世界恐慌，外國代替品的壓迫，生產頓呈過剩，影響大豆栽種的前途，實在不小。

高粱

大豆在國際上負盛名，而高粱則為東三省本地方最必要的農產品。其產額也駕大豆而上之，實冠東三省各種農產。東三省本地方人普遍皆食用高粱，正如江南之使用米一樣。高粱用途很廣，除食用之外，且用以製粉、飼畜、釀造高粱酒。高粱桿用途也不狹，充作燃料、編席、製紙等等。又因為高粱適於東三省氣候的乾燥，所以一般農家皆栽種高粱。其栽種面積和產量，據日人統計，約為二三，九八〇千反步，二八，九八〇千日石。遼寧省占第一位，吉林省次之，黑龍江省又次之⁽¹⁾。

高粱因其產量之豐富，所以充作本地方的食糧用等途之外，尚有巨額剩餘，輸出外國，每年的輸出額達六，四〇〇千擔以上，價值一四，二二〇千海關兩有餘。

玉米

「吃老玉米」是中國北方的一種流行話，而玉米之為北方人的主要食料，可以想見了。普通磨成粉，以製糕、饅頭等物，供作食用，最近也用以釀酒，釀造高粱時參用之。北滿地方就是以此目的而玉米的栽種很廣。玉米莖可以充燃料，其葉充畜類的飼料。玉米之能耐乾燥不在高粱之下，所以很合在東三省的氣候。玉米的耕種面積為一，一〇八，七三〇反步，每年產量約達一二，六九〇千日石⁽²⁾，每年且有增產五、六十萬日石的趨勢。將來火酒製造及其他用途的研究成功，當更有急激的增產。現在每年輸出額雖只有三，三八〇千多擔，價值九，七七〇千多海關兩，將來用途擴大，當必急增。

小米

小米在東三省農業中的地位，自其產量言，僅次於大豆和高粱。換言之，小米是東三省的第三種主要農產。且因其輸出朝鮮，以解決朝鮮的食糧問題，所以在遠東國際關係，很關重要。其用途為食用（代替米），釀造用，畜類飼料等等。小米的栽種不宜於

濕地，且無施肥的必要，所以很合東三省的氣候及粗放耕種，小米目下的栽種面積，為一九二六〇千多反步，產額約為二四，八九〇千日石^⑤，中東路沿線地方產額最多。小米的輸出額為每年約為五，八〇〇千擔，價格達二，四八〇萬海關兩以上。其中，約五分之四輸出於朝鮮，且有年年增加的傾向。蓋因朝鮮產米雖多，大部分輸送日本內地，以解決日本的米食問題，而朝鮮人則只能以次級食料的小米代之。苟無小米，朝鮮的食糧問題，將如何增加糾紛，小米在遠東國際上的效力實在不小。

小麥

小麥是北滿的主要農產。因小麥性耐寒，所以宜於北滿的栽種。小麥普通用途是製粉等等，是無庸詳述的。中國用麥粉額很巨，東三省的小麥早年在英國市場很博好評。東三省的氣候又宜於小麥的栽種，論理，栽種應該很發達，產額應該很巨，可惜，國人不知經營，或經營不得法，致使小麥的栽種萎靡不振。現在小麥的栽種面積只約為九萬反步，產額也只七三三萬日石。此數雖較一九二五年的產量七二七萬餘日石，有五萬多日石的增產，但猶不足以供當地人民的消費，致使入口超過出口。一九二六年的入口額三，六七四千擔，出口額僅為四千多擔^⑥，超額竟達三六七萬擔有餘的驚人數目。如何近年來世界恐慌，小麥擁至中國市場，其入超額當不止此數。

水稻

東三省農民的習性雖然不慣於水稻的栽種，但是東三省的大部分區域，尤其是南滿一帶，卻於水稻的栽種很相宜。東三省六、七、八、九、十數月間的溫度很高。一年中的大部分雨量，也在此期間降落，在水稻的開花期間沒有暴風，不像東南沿岸各省常有受暴風襲擊之虞。即如水稻栽種上最必要的灌溉用的河水，也很豐富。渾河、遼河、太

子河等等，很可滿足這種需要。將來如能講求水利事業，利用機器灌溉，水稻栽種的希望，是不可限量的。可惜，東三省本國人皆不知經營，近年的栽種面積只有一一千多町步，產額不過一，八七七千多日石。並且，大部份——幾乎可以說全部——栽種面積，皆屬之於日人及朝鮮人。其實，水稻栽種的利益，比較其他的農產如大豆、高粱、小米等大得多多，當在數倍之譜。據說，水稻每反步的純利（自耕農經營）為一八·三六日元。又據日本農商務省技師的踏查概算，東三省可以闢為水田的土地，尚有百萬町步以上。所以，日人計劃每年開墾八千町步至一萬町步，在數年期間達十五萬町步的預期數目，收穫稻子五四〇萬日石，米二七〇萬日石，以救濟日本內地的米荒。

其他雜穀

除上述主要普通農產之外，尚有大麥、陸稻、糜子、稗子等。大麥用於高粱酒釀造用的麴，造飴等。陸稻、糜子、稗子的用途，大抵限於食用及飼畜之用。東三省的氣候不宜於大麥與陸稻的耕種，所以二者的品質很壞，栽種面積和產量也不多。栽種面積，大麥只有二，七五六千多反步，陸稻更少，只一，一八六千多反步；產量，大麥為三，一一七千多日石，陸稻為一，五二七千多日石。糜子及稗子的栽種面積及產量也不大；糜子栽種面積三一八萬多反步，產量三，三四四千多日石；稗子栽種面積一，八四二千多反步，產量二〇九萬多日石^⑩。

(二) 特用農產

東三省普通農產的種類，本就不多，特用農產尤其鮮少。這也是現代農業不發達的一証，大約有棉花、烟草、甜菜及果實。

棉花

種棉的期間約為五個月至八個月。宜於棉花的溫度，幼苗時期為十五度至十八度，開花期為二十度至二十五／六度，成熟期為十五度上下。適於此溫度的地方，就是世界產棉最多的美國。而東三省的溫度也尚相稱。自四月廿日以後，溫度即急激變高。六、七、八、九月期間，很宜於棉花的生育、開花、開絮。雖自九月以後，秋冷漸烈，但能擇早熟的棉種而栽種之，實在無礙於棉花的經營。自土質言，奉天以南安奉沿線地方比較相宜。遼寧省的遼陽、黑山、北鎮、唐平、遼中、義縣等處，就是棉花的重要產地。近來，由鐵嶺至唐平一帶，棉花的栽種也頗盛。關東州界內，因日人的獎勵，棉的栽種尤盛。關東廳樹立棉花獎勵九年計劃，預定九年後，於關東廳旱田面積二十二萬町步之中，八千町步用於棉花的栽種。東三省的可種棉地約有一二〇萬町步。中國政府如能改良棉種，加以獎勵，東三省的棉產是很有希望的。可惜，目下棉花的生產額，只有棉實一千五百萬斤，製成棉花不過五百萬斤。又因本地棉質惡劣，大多用於被棉。

棉花對於人類的用處很大，其效用在生絲以上。據說，世界的人口共有十五億，而服用棉衣或同類的，有一二·五億人，且其消費量與年俱增。這種刺激會鼓勵世界種種適宜地方逐漸種棉。即自現在東三省種棉的利益而言，即已在高粱、玉米之上。據日人藤岡啟的計算，高粱每一天地栽種利益為一·三八日元，玉米為七·四四日元，而棉花即為一二·十五日元^⑥。有如此巨大利益和需要，而東三省農民不知經營，必有其他的原因。這當然要歸罪於農業政策的缺陷。

烟草

工業原料的農業不發達的東三省，烟草的栽種只是最近的事，尤其是最近數年間始

有一點發達。現在只栽種於遼寧及吉林二省的幾個地方。吉林栽種烟草的歷史最古，而品質則以遼寧省鳳凰城的出產品質為最優良。因為烟草是最新進的農產，所以栽種面積並不很大。除日人經營的關東廳而外，只鳳凰城的栽種面積比較廣大，大約有八百天地左右，加算得利寺等地方，也不過九百至一千天地之譜。烟草的產額估計為十八萬貫至二十萬貫，（每貫為六·廿五斤，每日斤等於〇·六公斤）值價約當四五十萬日元。這些產量實在微之又微，無足言道，其發展惟有俟諸將來。

不過，日人經營的關東州方面，烟草的栽種情形就是不同。關東廳經濟調查會曾立〈十年計劃〉，施行種種獎勵辦法，以期達到栽種面積五千町步，乾葉總收量二百萬貫，總價四六〇萬日元。現在也已有相當的發展了。

觀烟草之流行於中國社會的現狀，大小男女幾乎皆吸，幼年的小孩也吸用，烟草似乎不是好東西。但是，烟草現在已成社會一般的必需品，將來且有增進的傾向，已無可否認。東三省的烟草消費或許比關內少些，但其輸入額也已不少。只一九二六年的輸入量，即已超過五百餘萬海關兩，約當紙烟十七、八萬枝。此額換算原料，普通紙烟一萬枝需原料四貫二十兩，約為葉烟七一四千貫。此外，葉烟的輸入額一一〇萬貫。東三省因為烟草的消費，每年損失五百餘萬海關兩，數額雖不大，也一漏卮哩。其實，東三省能改良增種現有美種烟草，補救並不困難。不獨此也，且可以向關內開拓烟草市場，挽回利益的外溢。

甜菜

甜菜的栽種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氣候、雨量 and 土質。東三省的土質，一般皆富於粘力。凡宜於高粱、小米、大豆及麥類的肥沃熟地，大概皆可以栽種甜菜。其理想的溫度，第一期為一〇·七度，第二期為一八·八度，第三期為一六·五度。理想的雨量，則為

九七毫米第二期為一一四毫米，第三期為一〇〇毫米。東三省的氣候與雨量，夏季雖然多雨而溫度高，但至秋季，雨量已少，空氣乾燥，溫度也相宜，所以大體上，宜於甜菜的栽種。各地栽種甜菜的結果，品質尚屬優良，每反步收穫量平均為七八〇貫，含糖量一五·三四%，與其他各國的單位產量^⑩比較，實不遜色。只自此品質之優良，也可證明東三省之適於甜菜的栽種。

然而可惜東三省的甜菜栽種並不發達。東三省的甜菜栽培事業，雖然早在宣統年間即已試行於北滿。南滿也於光緒三十二年，由日本技師試作於奉天本國的農事試驗場，民三以降，滿鐵更進而試作於各地，但因後來的糖價跌落，糖業的不振，而其試作終無甚成績可言。東三省現有的製糖公司，也只有中東路的阿什河製糖廠，哈爾濱的呼蘭製糖廠及鐵嶺的南滿製糖股份公司等處。甜菜的栽種面積，據日人的調查，早年南滿有七千多町步，北滿有三千多町步^⑪，現在已大部改種別種農產。他方面外國糖繼續輸入不止，只一九二六年度，輸入額即已達一四八千擔，價值一百五十六萬數千兩。

現在甜菜的栽培及糖業雖然衰微不振，其利益卻比普通農產的利益大；且世界的糖消費是與年而俱增的。所以，政府當局苟能加以適宜的獎勵，東三省糖業的發達及甜菜栽種面積的增大，是有希望的。

果實

東三省的特用農產，除上述數量而外，最後還可以舉果實。本來，果樹的栽培事業，從產業上分數，究竟歸納在林業部門好呢？歸納在農業部門好呢？是有相當討論的餘地的。不過，據我的意思，自其成果設想，還是歸納農業部門為對。所以，在本節的最後，再就東三省的果實生產說說。

對於果樹的栽培最重要的，是氣候、雨量及土質。東三省北部寒氣嚴烈，而霜降期

又太長，對於果樹的栽培，不能算是太理想的地方。但是南部的某期間，尚能相宜。據日人藤岡啟的分析，東三省有下列幾種條件，適宜於果實的栽培：

- (1) 春季氣溫上升迅速，而溫度高；
- (2) 夏季雨量少而濕度低；
- (3) 日曬時數多；
- (4) 晚霜期早。

藤岡氏並謂東三省的氣候「與美國相彷彿」，是「世界的適宜地」，「比較日本內地及朝鮮的栽培地好得多」。他對於土質也主張合宜，他以為「蘋果等果實產於沖積層的砂質壤土」、「尤其是味道及色澤好的果實，產於礫質壤土」，所以主張具有這種土質的東三省，尤其是關東州及安奉鐵路沿線地方，栽培果實是最適宜的。

可惜，具有栽培果實適宜條件的東三省，果樹的栽培事業，尚無可觀的成績。即有一點小成績，也屬於日人的經營。果樹的栽培面積及果實的產量，只關東州一隅近年來略有增加。一九二二年關東州的果樹栽培面積為一萬一千多反步，至五年後的一九二六年，即增至三萬反步；其產量也由四萬五千多貫增至四七萬多貫；栽種面積約增一倍多，產量約增十倍。其他的地方既無成績又無統計，所以概括說一句，東三省的果實生產是未來的事業。

五、結 言

總括以上所述，可知東三省的農業生產在其整個的產業上占很重要的地位。無論自其天然條件言，抑自其出產狀態言，農業生產在目下占絕對的高位。惟是，東三省農業

生產的發展，頗限於舊來的情狀，沒有多少新穎的變化。例如主要農產物只限於古來的本土農產的幾種。現代式的農產，皆不發達，充其量也不過是未來的產業罷了。又如農業生產技術也然，我國農民只知一味襲用祖宗遺傳下來的老法子。換言之，東三省因為農業生產的天然條件過於豐富的原故，一般的生產方法幾近於自然的農種，通行非大農經營的粗放經營方法，離使用機器的現代式的粗放經營，或園藝式的集約經營，相去尚遠。所以，東三省的農業生產猶不能謂已相當進步。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當局至少也要勵行下列幾種工作：

- (1) 設立農事試驗場，研究關於農業生產的事項；
 - (2) 將研究所得結果，推行於一般的農民之間；
 - (3) 普及農業教育，增進一般的農業生產技術；
 - (4) 講求水利，採用最新的灌溉方法，俾新的農業生產得以進行；
 - (5) 移殖外省的農民以補充農業勞力之不足；
- (6) 由政府實施大農制的機器耕，以謀農業生產之橫的發展。

本文所述只限於農業生產而已。他如在這種天然要素豐富的農業區內，農民經濟的情狀如何，也是我們所願意解剖清楚的。因限於篇幅，故關於東三省的農民經濟的解剖，留於下次的機會。

注釋：

① 據《中東經濟月刊》第六卷第十期「民國十九年東三省的輸出額為二·五八億餘萬海關兩，姑誌以備證實」。

② 據《滿蒙事情十六講》一八四頁。

③ 同上。

- ④各項皆據《滿蒙事情十六講》單項數字計算出來的。
 - ⑤據滿鐵調查課調查，轉錄《新天地》本年三月號。
 - ⑥據大西齋著《支那ノ現狀》二三三頁。
 - ⑦據藤岡啟著《滿蒙ヲ新ラシク見ヨ》三十四頁。
 - ⑧據《新天地》雜誌本年三月號。
 - ⑨據同上雜誌。
 - ⑩據藤岡啟同書四十六頁。
 - ⑪同上。
 - ⑫同書五十二頁。
 - ⑬同書五十四頁。
 - ⑭同書五十六頁。
 - ⑮同書五十九頁。
 - ⑯同書六十四頁。
 - ⑰同書七十四頁。
 - ⑱同書七十七、七十九頁。
 - ⑲各國甜菜的單位產量：每一反步，比利時為八百二頁六，德國為七百八十九頁六，瑞典為六百九十三頁六，法國為六百六十五頁一，奧地利為六百四十五頁二，俄國為三百七十九頁六。
 - ⑳藤岡同書八十五頁。
- 中日度量衡對照注：
- (1)一町步約等一七·六四中畝。
 - (2)一反步約等一·六六四中畝。
 - (3)一日石約等於一·七四二中石。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一、緒言

自從「滿洲事變」發生以來，吾人曾屢次宣告並提醒中國當局及民眾：滿洲事變不僅是關於中國和日本的問題，而是整個的東方問題，是帶有世界性的問題；若更確切明晰地說，它是諸帝國主義進一步宰割中國的整個陰謀之發動。要理解這種事實，我們可以就最近的國際情勢，略加考察一下。諸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激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事實上違反了「終熄戰爭之戰爭」(The warends wars)的期待，倒反促使諸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越發尖銳化，甚至陷資本主義機構於不可救藥的境地。因而積極準備更激烈的更悲慘的未來戰爭，這種更加尖銳化的矛盾，具體表現出來的基本現象，就是普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沒落，資本主義第三期的世界經濟恐慌。由這個恐慌產生了諸帝國主義國內階級對立銳化的事實，諸帝國主義爭奪商品銷場投資市場獨占原料供給地等對立激化的事實，各殖民地奮起反抗壓迫的剝削的帝國主義的事實，以及滿身瘡痍的帝國主義集團與繁榮孤島的蘇俄深刻仇視的事實。這些事實無一不使諸帝國主義企圖在鞏固資本主義機構的前提條件之下，爭趨東方尤其是中國來開闢他們的前途。陳舊的或東方別部分的事件暫且不提，即自最近的中國事情言，前年所謂國際的共同借款，所謂美國的銀借款等等，都在表示這種企圖的動向。但是遺憾得很，這種企圖之中卻未將現在帝國主義隊裡的主角日本帝國主義編進去。結果遂由這種暗中利益的不均衡而爆發了具象上的不均衡之滿洲事變。因此，可以說滿洲事變是由諸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不均衡產生出來的，並且由此事變又重造成新的不均衡。

滿洲事變既由上述情勢產生，事變發生後的情勢又是如此，那末，將來的趨向，也可以不言而喻了。其他帝國主義能否因此宰割之不均而自相火併，及何時開始火併的事情，我們雖然不敢遽下臆斷，但是諸帝國主義之企圖把不均衡的情勢改造均衡，則可以斷言。換言之，諸帝國主義都是通同打劫的夥伴，他們所企圖的事情只是贓物的平均分配，至於失主的生死，他們是不會關心的。

諸帝國主義的上述企圖，是由他們的集團性質規定好的，是沒落資本主義第三期更加鞏固好的命運，本無足怪。最可怪者，處在命運相反的環境之下的我們被壓迫民族，竟有人喪心病狂地向以打劫為職務的帝國主義夥伴訴冤去。其不能獲得正當的裁判並且要上當，早在我們民眾的意料之中，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聲訴，早即加以反對。諸帝國主義集團的國際聯盟會過去對於滿洲事變的屢次評判及決議，或皆不利於中國，或於中國的利益不能發生實在的作用，都是國人有目者所共睹，並且我們已經屢次指摘過。即此次國聯「假惺惺」的集大成，或「用意另有所在」的調查團的派遣，及該調查團提供國聯用作解決中日糾紛的基本材料的報告書，亦都沒有一句實在為中國設想的。這樣的報告書，竟有喪心病狂的中國親帝派，表示完全的滿意或部分的滿意。表示滿意的親帝派是否用意另有所在，姑且不談，惟是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所散布烟幕彈的狡猾手段及其烟幕內的真相，實有加以指摘和揭破的必要，俾使我們民眾不受諸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毒害。

茲就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逐章加以批判。該報告書沒有一項不錯誤，所以此種批判理應逐項詳加分析。但以該報告書原文即已有二十餘萬言，詳盡的批駁非達數十萬言不可，實非定期刊物所能容受，所以這裡只逐章批判其重要者；至於整個的詳盡的批判，則俟諸另外的機會，或盼望表同情於此種批判的讀者來共同完成。

二、第一章「中國近年變遷之概況」的批判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對於中國的敘述及評價，有一個一貫的精神，就是抹殺時代性，倒果為因，以卸卻諸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擾亂中國，致使中國社會不能安寧，不能近代化的責任。而這種一貫的精神在第一章「中國近年變遷之概況」的敘述中，尤其表現得十足。且揭穿於下：

該報告書第一章在「中國民族在進化中」的項下，敘述：「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之特點，乃為政變、內訌，及社會上暨經濟上之恐慌。結果乃使中央政府日就衰頹。此種現象，所有與中國有密切關係之國，無不受其不良影響。倘不設法補救，勢必繼續危及世界和平，且為世界上不景氣之助因。」

這真是喪心病狂！試問民國以來的「政變、內訌，及社會上經濟上之恐慌」，是不是你們帝國主義製造出來的？是不是你們為宰割中國，永久占住在中國的權益而以中國社會為犧牲的產物？老實說，二十多年的民國史，就是帝國主義擾亂中國的記錄。由此擾亂而受到利益的只是你們帝國主義，至若中國民眾呢，只有蒙受毒害罷了。你們「無不受其不良影響」，究何所指？又，「繼續危及世界和平，且為世界上不景氣之助因」云云，真是顛倒是非之極致。帝國主義因為爭奪中國市場，宰割中國領土之不均衡而引起自己內部的仇視和鬥爭，終至釀成直接的戰爭，或間接的中國內戰。這是蒙蓋不了被壓迫民眾及世界公平論者的眼睛的事實；帝國主義者卻偏要說是中國內亂影響世界的和平。明明是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產生的沒落資本主義第三期的世界經濟恐慌，影響經濟落後的附庸經濟地帶——中國即為此種地帶之一，發生經濟恐慌，卻偏硬說帝國主義一手造就的中國不安現象，「為世界上經濟不景氣的助因」。其實，帝國主義未免太膽小，與其如上說法，倒不如說：「中國之不趕快完全殖民地化，以為資本主義沒落的續命湯」

之較為乾脆。

其次，在「與日本比較」的項下，敘述：「當日本與泰西通商之始，其難題與中國無異。……亦遂設立外僑居留地，且訂立單方面關稅協約，並與以領事裁判權之權利。惟日本之解決此種問題，其方法為由內部改良，並將其種種新設施提高，使與泰西並駕齊馳，復用外交協商方式以行之。……惟日本同化於泰西科學及藝術，既如此神速而透徹……實為世人所讚美不置者也。」又在「中國之問題較為困難」項下，敘述：「然中國終須解決此項問題，實不能不沿與日本同樣之途徑。奈中國對於外國人士，不願接納，其已在華之外僑，亦加歧視，其不免造成不良之結果者，勢也。……」又在「中國與列強抗爭之損失」項下，敘述：「關於種種權利及國際關係，中國與列強各持成見，無法融洽，勢必出於抵觸，發生戰事，經數次戰爭之結果，中國主權逐漸損失，且割領土，計有阿穆爾河北岸之大地暨海濱全省，餘為琉球群島、香港、緬甸、安南、東京、老撾、交趾支那（越南諸省）、台灣、朝鮮，暨其他藩屬諸國。此外尚有長期租借地數處，且准在中國領土內設立外國法庭、行政公署，及軍警各機關。……且戰敗賠款甚巨，自此中國財政負擔日重。甚至全國領土竟為列強分為若干勢力範圍，其本身之生存，亦曾遭危險。」

上列三段敘述，歸結起來有兩點：其一，日本當時充分接收了泰西文化，所以強旺起來，中國因為不充分接收，所以日就衰落；其二，中國因為和列強抗拒，致使釀成戰爭，結果自己喪失權益，割讓土地，賠償款項……我們且就此二點細加玩味。第一點，諸帝國主義對於二者所處時代性之不同，及他們當時對日本的需求與現在對中國需求之絕對迥異，故意加以掩飾，以卸卻他們的罪惡。歐美列強當時對於日本所需求的，只是開國通商，所以美國水兵提督伯里氏炮擊日本的結果，也不過締結通商條約而去。其後即有多少不平等條約之訂立，主要目的仍在於便利通商罷了。至若諸帝國主義對於中國

呢，始則強制借地，繼則販賣鴉片毒害人民，終則企圖加以瓜分或共管。到了沒落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現在，中國無論怎樣希望「從根本上多方改良，……」已不可得了。因為諸帝國主義已經有意識的覺察中國是他們現階段的續命湯，生命線了，故對於中國是利於亂，不利於治。再進一步說，諸帝國主義所已給與，或將給與中國的文化，都是毒害中國的文化，例如削弱中國民族精神的鴉片，培植內戰的軍火，吞沒中國主權的借款辦法，強制割讓領土的條件締結，等等。這些文化，老實不客氣說，中國只好敬而遠之；過去未及充分接受尚且受害到如此地步，倘若充分接受，恐怕早已完了。帝國主義者居心之險惡，於此可見。

再就第二點，中國因為和列強抗拒，致使釀成戰爭，結果自己喪失利權，割讓土地，賠償款項……等等。這才真正是強盜的口氣！這好似說：強盜持武器企圖劫掠居民時，居民若不抵抗任其奪去財物，則必不至受傷或慘死。唉！原來泰西的文化就是如此，帝國主義的文明就是如此！

其次，敘述中國「中央政府之威權內外受敵」，「土匪遍地」，「共產黨勢日漸膨脹」，及「學生的政治活動，攻擊政府及官吏」，等等，其結果，遂使各國不肯放棄不平等條約之一的領事裁判權，「徒使各國驚駭，對於現時藉為唯一保障之權利，更增不願放棄之感。」又述：因此，甚至「屢有人提議，謂中國『並非有組織之國家』，或謂中國內部『完全紊亂，陷於無政府狀態』，又謂中國現狀如此，應取消其國際聯合會會員國之資格，所有盟約中之保護各條款，均不適用於中國」。

這也是淆亂觀聽，顛倒是非之著者，請問中國那一個軍閥的背後，沒有帝國主義的魔手在那裡排弄？軍閥強盛的原因究竟何在？中央政府之威權內外所受到的敵，是不是你們帝國主義所製造的軍閥？並且，屢次的中央政府究竟是那一種政府？它的威權是那一種威權？中國土匪之所以遍地，豈不是你們帝國主義者所製造的內戰產生的嗎？「共

產黨勢日漸膨脹」的情勢，是誰製造的？拉第克說得好，「革命不是能從旅行者的箱囊中帶進來的，……革命是從內部產生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日就膨脹，豈不是你們帝國主義直接間接擾亂中國社會經濟的條件培養出來的嗎？帝國主義的魔手，終遮不了世界人類的耳目。又，學生所攻擊的政府及官吏是那一種政府，那一種官吏？決沒有清廉的官吏，革命的政府而受攻擊的。若像「五四時代」日本帝國主義所排弄的政府，貪污官吏如曹汝霖、陸宗祥輩，即使打倒，打死，對於中國社會只有益而無害，表示不願意的，當然只有帝國主義吧！至若藉口於上述事實而不願放棄領事裁判權，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本不值一駁。若因為你們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局勢而誣中國為「並非有組織之國家」，因而「應取消其國際聯合會會員國之資格，所有盟約中之保護條款，均不適用於中國」，至少我們中國民眾實在歡迎。因為國際聯盟會正是帝國主義分割共管殖民地的總機關，中國之在國聯，不啻富人和強盜相處，唯有被劫奪的危險。說到盟約中之保護條款，我們已經享受夠了！陳久的事件不用說，滿洲事變發生以來，國聯之種種措置及此次調查團報告書的敘述及建議，就是這條款分外保護的表現！

第一章尚有一點直接與中日問題有關而不可忽視者。即歷述共產軍勢力膨脹，「一九三二年夏間，南京政府宣布重要軍事計劃，以期消滅共黨之抵抗力，……但直至今日，尚無重要之效果宣布」之後，遂下斷言說：「大日本既為中國之比鄰，又為最大之顧客，故因本章所述之擾亂情形而受之損失，自較任何其他國家為大，……日本既不能希望設有滿意之安全保障以代替其條約上之權利，故自知無法可以滿足中國之願望。……日本對於在中國之人民生命財產上抱之顧慮，曾使其疊次干涉中國內戰，或地方上之亂事。此項行動，向為中國人所嫉惡，而以其干涉之結果釀成武裝衝突，如一九二八年濟南事件者為尤甚。」這無異向中國民眾說：「你們的中央政府沒有力量一下肅清了共產黨，致使社會不安而危及外人，尤其是日本人，所以大日本屢次干涉中國內戰或地方上之亂

事，是很正常的。」其實，帝國主義者正可明白的說：中國若交由國聯共管，那是一切亂事都易於肅清的；還可以更進一步說：日本之侵占滿洲，是因為中國軍隊炸壞南滿鐵路，亂事（不管這種亂事之有無）所引起的，所以日本的措置非常正當。不過，在這段說話裡面有一個極端的矛盾，竟由帝國主義者口中暴露出來。就是一方面把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責任放在中國政府之不能統一，不能「多方改良」上，但是他方面卻又讚稱日本帝國主義之阻止中國統一「多方改良」的干涉，「如一九二八年濟南事件」。本章最後建議處在這樣紊亂狀態之下的中國，應以「國際合作為最善之解決」方法。申言之，中國應該朱門洞開歡迎強盜進來，歡迎列強來投資製成品，來投放資本，來管理所有的產業，來支配所有的經濟權，來任意剝削廉賤的勞力，結果中國人的企業都破壞，人民皆淪為貧窮群眾。其實，結果恐怕不止如此。中國即使全部權益，整個領土及四萬萬的人民，雙手捧獻給諸帝國主義去任意排布，結果也未必能圓滿，恐怕倒要引起分贓不均的爭端，而終至火併，以中國領土為戰場，以中國人民為魚肉。國際合作的歸宿和意義，既是如此，假借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以為掩護，謂他「已見及此，並擬有國際參加發展中國經濟之偉大計劃」云云，未免太侮辱中山先生了！實則、中山先生的用意只在於利用外資及技術人才，以開發中國實業，並不是歡迎外人來管理支配中國經濟，尤其不是想把中國改成該報告書所建議的自治區而由諸帝國主義來共管。

三、第二章「滿洲狀況及其與中國其他部分及俄國之關係」的批判

(一)「滿洲之狀況」的批判

此節敘述滿洲面積的廣大約等於法德二國合併之員幅，計為三十八萬多方英里；經濟富源沒有一種不備，農礦森林的富足，「遂使成為群雄覬覦之區」；且有總數約為三千萬的人口，足供開發產業的使役。這樣性質的滿洲，遂使該報告書在本節緒言中下斷言說：「……在供應中日兩國之需要上，滿洲已證明兩國合作之有益。若無日本，滿洲不能吸引如許額人民（指「山東河北兩省之貧苦農民已經移殖滿洲者，以數百萬計」而言），若無中國農民及工人源源而來，滿洲亦不能如此迅速發展，使日本因此得有市場，得有糧食、肥料及原料。」滿洲固然和其他的地方一樣，在經濟發展上需要與外國合作，但是此種合作，只限於經濟上，只限於保留主權的產業開發上，而不是「名為自治而實為共管」的政治經濟的合作。

(二)「與中國其他部分之關係」的批判

此節歷述滿洲的沿革史及與中央多少隔離的情形，用意在於言外說明滿洲不能與其他部分的中國土地並論的意思。其中有一段說：「滿洲政府在一九〇七年間，時距清室退位前不過數年，曾決定改革滿洲地方政府。中國前此視東三省為關外領地，另行設治，自具規模。……」繼續又述民國革命後，「滿洲各官員之不贊成共和者，令張作霖抗拒革命軍之前進……」，「一九二一年張作霖與中央政府斷絕關係」，以及張學良服從中央後所謂「滿洲與國民黨之關係近名義而遠事實，」等等，以證明滿洲與中國其他部分之隔絕，以為日本侵占滿洲造成合理的根據。這一點正是諸帝國主義共同的要求，倘若此例一開，那末，英國之侵占康藏（據最近的消息，英國已有建設所謂「大西藏」的企圖），法國進迫桂滇，就容易說得過去了。然則，青海、新疆、內外蒙古、四川、甘肅、陝西等地，早晚皆非中國所有了，因為這些地方皆和滿洲同樣與其他部分比較隔絕的緣故。帝國主義者的用心固然周到，但其荒謬實在絕倫無比。

其次，又敘述：「滿洲加入國民政府之後，因為國民黨富有組織及紀律之宣傳，滿洲對之已經開放，國民黨利用正式黨刊及多數附屬之言論機關，一再聲稱恢復已失主權及取消不平等條約之重要，與夫帝國主義之險惡。……彼輩激發並促進民族主義之思想，實行排日之煽動，並以壓力施諸中國房主地主，迫其提高日本及朝鮮租戶之租金，或拒絕日本及朝鮮租戶重訂租約。……朝鮮移民曾受有一種有系統之虐待，並曾頒布各項排日性質之命令訓令。……」這似乎在說明滿洲事變的遠因和責任在於中國仇視「險惡的帝國主義者」，而之所以仇視的根因，則一言不提。同時，並且敘述一九三一年以後大豆之歸國營，以證明中國方面之控制產業；敘述中國之敷設新鐵路，以證明中國侵犯日本的鐵路權。美國帝國主義的學者政治家威爾遜氏對於解決歐洲的問題可以提倡民族自決的原則，而亞洲則不能「激發並促進民族主義之思想」，帝國主義者各國皆可以把特殊產業收歸國營，如日本之於烟草、酒、樟腦、鴉片、鹽及阿黑山的材木等等，而獨中國實行國營則犯控制實業的嫌疑。又據日人方面的統計，中國新建鐵路因為是直接間接由日本投資者，所以未損日本的絲毫權利，國聯調查團倒反為鋪張，實在多此一舉（鐵路的問題，請參照下章）。

(三) 「與俄國之關係」的批判

此節首先敘述帝俄強制地侵占了中國的領土及權益，後來日俄戰爭發生，俄敗於日，遂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訂立樸資茅斯條約，放棄其在滿洲之特殊權利。並將租借地及與租借權連帶之一切權利，長春旅順之鐵路及其支線，與在該區域內附屬於鐵路或為鐵路利益起見所經營之一切煤礦，一併轉讓於日本。……「諸帝國主義用意固在於為同夥日本帝國主義藏拙，謂日本在滿洲的權益，起初得自俄國，所以很合理；但是我們且問：甲強盜劫奪乙強盜由良民搶來的贓物，是不是合理的取得？假使在你們所謂文明國

內發生這種案件，你們的政府和法律是否追究？

其次，敘述滿洲歸附中央之後發生的不幸事件，並加以褒獎說：「滿洲歸附南京政府之後，中國民族精神益見激昂，對於蘇俄維持中東路優越權之努力，民情奮慨，較前尤烈。一九二五年五月遂有清除俄國利益範圍最後殘餘之嘗試。……」但是事實上中國政府結果上了帝國主義者的大當，帝國主義者促使利用被壓迫民族以進攻同情被壓迫民族的蘇俄（該報告書敘述蘇俄革命後放棄帝俄在中國取得的特權，可以證明。）的陰謀未逞，而被壓迫民族的中國，已經吃了大虧，正如該報告書所言，「中國斷絕與蘇俄之關係，蘇俄軍遂越滿洲邊界，開始襲擊，繼續進展。」滿洲當局終不得不於「……解決中俄爭執於既遭敗北復損威望之餘，迫不得已接受蘇俄之條件。」

此節最後敘述蘇俄革命後放棄帝俄在華取得的特權，「將日俄在滿洲諒解與合作之基礎，根本推翻」。並謂「蘇俄政府與第三國際對於根據現存條約維持對華關係之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採取反對政策」，並且「對於中國恢復主權之奮鬥，似亦有予以贊助之可能。」由此斷言：「此種情形之進展，使昔時日本對俄之憂慮與猜疑完全復活。……而俄國勢力越出北滿（？）之危險，竟成為日本關切之問題。」該報告書更進而加強說：「在北有俄國之共產主義，在南有國民黨之反日宣傳，兩者聯合大有可能，日本於是益覺於兩者間置一與兩者無關之滿洲國之為得策。日本之疑懼，益因最近數年來蘇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優越勢力，以及共產主義之滋長於中國而隨以俱增。」

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蘇俄之放棄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為取得之特權，及幫助中國恢復主權的企圖，威脅了日本；並且近年來蘇俄的發展愈使日本畏懼。而由此出發造就日本手創滿洲國的合理根據。其實本意還在於造成諸帝國主義從東方進攻蘇俄的基礎，而以中國供作犧牲，其用意誠可謂險惡至極，尤其可恨者，故意宣傳俄國共產主義與國民黨之合作，及「共產主義之滋長於中國」，以淆亂世界的視聽，並堅強諸帝國主義瓜分

共管中國的信念和理由。

四、第三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 中日關於滿洲之爭執」的批判

國聯調查團先在以上二章裡頭，把中國塗成一個臭泥人，使世界上的人士都相信「中國不是有組織的現代國家」，「不配當國聯的會員國」，「國聯盟約不適用於中國」，……然後轉入中日衝突的本題；第三章以後，就算敘述到滿洲問題本身及其提議了。

(一)「日本在中國之利益」的批判

調查團在這一節歷述日本所取得中國權益在條約上的根據，甚至把日本一九一五年誘惑袁世凱簽訂而未得國會通過，且為中國民眾強烈反對的所謂〈二十一條〉，也認為使日本取得中國權益的條約。因此，斷言：「由上述條約及其他協定，遂使日本在南滿享有重要及非常地位……」。最後勸說中國及日本：「如此狀況只有在二種條件下或可維持而不至於發生不斷之糾紛及爭執。此條件為：或出於雙方之自由願意與接受；或出於雙方關於經濟政治事項懇切合作之政策……」。其實，強盜持手槍恫嚇得來的承諾契約不能算為正當的契約而發生效力。何況有未經主人承認的契約，如二十一條在內！〈二十一條〉之不發生效力及許多權益之應消滅，是經華盛頓會議決定的，日本不服，竟有人謂「藍辛石井協定（注）雖已取消，而日本之特殊利益並未動搖。日本在中國之利益，既未因國際協定而造成，故亦不能成為取消之對象。」（石井著〈外交餘錄〉）。日人早已把其他帝國主義者，尤其是美國的威信打個粉碎；帝國主義者尚不自知而腆然大吐厥詞！

注：一九一七年藍辛石井協定的要點：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擁有特殊利益，與日本領土接壤的地方如滿洲者，尤其是如此。但又互相聲明，日本不侵害他國由中國奪取的權利，及應永久遵守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的原則。

(二) 「中日在滿洲根本利益之衝突」的批判

在這一節有一要點，就是：敘述日本之取得滿洲權益不是無代價的，而是「日俄之役，日本軍人戰死者十萬人，戰費至二十億日元之巨。日本人民心目中以為如此巨大犧牲不應無相當代價。」不獨此也，「日本對於滿洲在日俄戰爭十年前即已發生關係。」這是指因日本企圖吞併朝鮮引起中日戰爭結果締結的《馬關條約》而言。此節又提到日本占領滿洲在防禦蘇俄及制止朝鮮革命的意義：「日本國內人民以為日本應在滿洲占形勝，深溝高壘，預防蘇俄之可能的攻擊者頗不乏人。日人無時不憂慮朝鮮失意分子與海濱省境內之蘇俄共產黨徒勾結，將來或招致來自北方之武力進攻，或竟與之合作。因此視滿洲為對俄與中國之其他部分之緩衝地。」這樣，日本的「愛國情緒，國防需要，非常條約權利，三者合而造成日本對滿洲境內特殊地位之要求」。這完全是替日本帝國主義者掩護。原來，帝國主義間火併產生的損失，須在被壓迫民族來求得補償，及以武力強占權益及領土之為合理，是命中帶來的運命嗎？並且，馬關條約和樸資茅斯條約，亦有占領全部東三省的規定嗎？又若謂日本為抵禦蘇俄的國防目的而可以占領滿洲，則無異說英國為防禦德國的報復而可以侵占西歐各國的領地。試問比利時及荷蘭甚至法國各國，能不能答應？

其次，又談及日本因援助張作霖如打敗郭松齡而取得各種特權（即二十一條關於滿洲的部分），因張作霖之晚年及張學良無意履行條約，因而中日發生衝突。但是張作霖之承諾是出於日方的脅迫，所以才有張簽字後發瘋自喊為賣國賊，及張主北京政權，日

人請求履行條約時張氏答以再迫則將日人按手蓋印的實情宣布於世界的秘密。即使張氏此舉出於本身利害的計算，日人也不過是助長中國的內亂罷了。因助長他國內亂而取得的權益，國聯竟然加以承認，那末，帝國主義者已經披露其醜惡的真相無遺了。

(三) 「中日關於鐵路之爭執」的批判

此節所述最主要之點，是中國敷設南滿鐵路並行線妨害其利益，致使引起雙方的爭執。其實所謂並行線，所謂包曲線，並未達到危害滿鐵的程度。日本普魯著作家說得好：「……把滿鐵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期減少分紅的原因，歸宿於中國資本敷設的鐵道網之形成，完全是一種虛構，不過是企圖隱藏問題的本質以避開大眾的眼睛的有意識的計劃而已。」又據其統計，並行線的英里數只有四七〇·八英里，加算包曲線的總英里數為六一五·八英里。而日本的滿鐵線有七〇一·一英里，日本資本支配下的鐵路有七六一·七英里，合計日本在滿洲所支配鐵路總英里數為一，四六二·八英里。莫怪他說：「英里數不及一半的中國鐵路，能夠威脅滿鐵及日本系資本的鐵路，究竟怎樣能做出那樣奇蹟來呢？」（參閱〈支那問題講話〉二五〇至二五二頁）。調查團故意將中國鐵路對於南滿鐵路的妨害，特別標出，且認為是中日衝突的主因，實在是多餘的事！並且，實際上中國也未有條約上允許日本壟斷滿洲的鐵路權。專以歪解中日問題為能事的調查團，也不過說：「……準則是中國政府當時實際上似已承認不建築顯然無理損害南滿鐵路利益之鐵路為華方之義務，但始終未承認日本有在滿洲壟斷敷設鐵路之權。」

(四) 「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暨換文及其關連之爭執」的批判

所謂〈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條約暨換文〉，就是指〈二十一條〉的結果而言的。所謂二十一條的結果關於滿洲的主要點，約有四項：(1)關東租借地之日本所有期由二十五年展至九十九年；(2)南滿及安奉鐵路日本所有期，延長九十九年；(3)允許日本臣民在南滿

內地有營業居住的自由權；(4)允准日本臣民在南滿內地有商租地畝的權限。

此外尚有關係中國內地的要點，姑不置論。僅此四點即足以決定滿洲廣大領土之存喪了。(1)(2)二項的規定無異於把關東租借地及南滿鐵路暨其附屬權益，永久割讓給日本。繼承俄國的權益，中國人民已經含痛至於極度，加以等於永久割讓的規定，當然不能承受。所以從來對《二十一條》即加熱烈的反對。(3)項規定的日方用意，在於不經中國買辦的中國民族資本家之手而直接採買原料，販賣商品，以造成日人獨占的局勢。(4)項的實際又是自由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因為《二十一條》「關於南滿及東部內蒙古條約」第二條規定：「得商租為建築各種商工業用的建築物，或為經營農業所必要的土地」。並且將商租二字規定為含有「不過三十年之期限有無條件續租」的意義，所謂「無條件續租」云云不啻為「事實上的土地所有權」。要而言之，含有上列四種內容的《二十一條》，無異把滿洲事實上割讓與日本。中國民眾之極烈反對，實在是應當的。何況《二十一條》因為它是由日本的武力壓迫和利誘而簽定且未得國會通過，所以絕對不能發生效力。國聯如果對於中日糾紛，真有維公正人的誠意，對於不應發生效力的締約應有公正的批判，用為公判一切中日問題的根據。而事實上，則噤若寒蟬，不敢吐一句是非。

中國方面曾作很大的讓步，希望租期將滿的滿鐵「取消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之政治與行政任務，而成為一「純粹商務事業」，日本方面不能答應，而國聯亦沒有一句話敢說是非，倒批中國的不是：「……然給價收回鐵路之最早日期既經規定為一九三九，徒然廢止一九一五年條約（即《二十一條》），並不足以將南滿鐵路收歸中國。中國有無能力籌集資本以達此目的，亦極可懷疑之事」。且謂：「中國民族主義之發言人，敦促收回南滿鐵路之言論，足與日人以刺激，蓋日人之合法權利與利益因彼而感受威脅也」。這是何等偏袒的說話！試問以如是態度，配當中日問題的調解人嗎？！

（五）「滿洲之朝鮮人問題」的批判

談到「滿洲的朝鮮人的問題」，我們站在被壓迫民族及殖民地民眾的立場上，實在痛心淚下；對於朝鮮人表無限的同情。據報告書自述，調查團對於這個問題特別注意。但是他們所表現於報告書上的，不過下列幾點：第一，敘述日本因為朝鮮之歸併日本而取得在滿洲的新權益，因為許多朝鮮人居住滿洲的緣故；第二，中國官吏不能任意取締朝鮮人，因為朝鮮人是日本的籍民的緣故；第三，中國官吏應該負責幫助日本取締並壓迫朝鮮的所謂「日本人視為品行不端之朝鮮人之行為足以危害日人在朝鮮人之地位者」。這些權利都規定在《中日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二十一條》《關於滿洲與東內蒙古之條約及換文》，及《三矢協定》三種條約中，報告書亦一一加以舉述。這無異為日本因朝鮮人而取得新權益的條約規定再加申述，其為判斷萬寶山事件的張本。要而言之，日本利用朝鮮愚民來充當日本侵略滿洲的先鋒隊；同時又利用中國的昏聩官吏來壓迫朝鮮革命同志。我們站在東方革命的立場上，對於處在這種地位的朝鮮民眾，不禁為之大哭。

（六）「萬寶山事件及朝鮮排華之暴動」的批判

日本利用朝鮮愚民為侵略滿洲的先鋒隊，是一種有系統的政策。萬寶山事件及朝鮮排華的暴動，就是這種政策的產物。日本人因為風俗習慣，生活程度及不慣於勤苦耐勞的關係，不能和中國人競爭，所以驅使朝鮮人到滿洲來，而日人則移殖於朝鮮。受到極度榨取和壓迫不得已而離去本土的朝鮮人，於是終不能免於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萬寶山事件就是這種衝突的表現。事件的正體因為朝鮮人鑿渠害及中國農民，所以中國農民群起驅逐並填平溝渠。結果引起日警放槍干涉，溝渠終於造成。

日本又視這次事件為千載一遇的良機，遂在朝鮮大肆中國人民虐待慘殺韓僑的宣傳。受愚的朝鮮人遂在日人指導之下排斥慘殺華僑，死者達一二七人，受傷者達三九三人，

財產的損失達日金二五〇萬元。朝鮮一部民眾既為日本官吏所離間而排華，中國民眾就不得不進行對日的經濟絕交。報告書對於這項，只作平凡的敘述，而極力避免探底的剖述。

(七)「中村上尉案件」的批判

中村事件是日本藉以激發滿洲事變的近因之一。事件的經過簡單說來，就是負有陸軍使命的日本中村上尉，不聽中國政府的勸阻，自願在不受保護的條件之下到滿洲內地公幹，結果竟為何許人所殺，而日人硬指為中國軍隊所殺，因而構成本案。本來，軍人負有陸軍使命而侵入他國的內地，已為國際公法所不許；自願不受保護而被殺，中國自然可以不負責任。關於這兩點，報告書均未敢指明是非所在。再者，中國政府為求省事，竟應日方的要求，拘禁團長關山衡，赴軍事法庭審判。這樣處置猶不能免去滿洲事變，日人的居心實在可以了然了。報告書對於日本的此種陰謀不加明指，倒反認該案件為滿洲事變的要因，說：「中村事件，較之其他之任何單獨事件，實更使日人之忿恨加增，且使日人鼓吹以強權方法解決滿洲中日現存之困難。」

五、第四章九·一八及其事變後之敘述及

第五章「上海事變」的批判

報告書第三章敘述滿洲事變前的中日關係，第四章及第五章，則敘述滿洲事變的情形及其後情勢之擴大，並及於連續發生的「天津事件」及「上海事件」。該報告書關於滿洲事變的經過及其發展情勢的寫法，非常巧妙，中日雙方的報告儘量發表，而調查團本身則很少加以評定真偽，或故意將真情掩蓋。例如天津事件雖為日本利用便衣隊擾亂釀成的，而報告書則謂：「關於此項不幸事件之起源，各方報告極不一致。該地，於十

一月八日及二十六日前後，發生暴動兩次，但全部事實，仍極不明瞭」。調查團至今猶在最優等的花車中做夢！裝痴！又如上海及南京事件，只為單純的敘述，至於是非則一字不提。如此中日雙方的報告，在批判調查團報告書的意義上，很少加以批判的價值。再因為本論文篇幅與時間的限制，關於第四、五兩章不作詳細的批判。

但有一點，滿洲事變的責任問題，非常重要。這一點，調查團報告書曾經下一結論，很值得吾人的注意，所以摘錄於下：「……本調查團曾得一種證明：日方於事前確有充分計劃以應付中日間萬一發生之戰事。此計劃於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夜見諸實行，迅速正確。中國方面遵守上峰之命令，既無進攻日軍之準備，在彼時或在該地亦無危害日人生命財產之計劃。對付日軍並未集中應戰，亦未奉命開火，故於日軍之突擊及其以後的行動，莫不認為詫異。至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至十時半在路軌上或路軌旁發生炸裂之事雖無疑義，惟鐵軌縱有破壞，實際上並未能阻止長春南下列車之準時到站，斷不能引為軍事行動之理由。故前節所述日軍在是夜所採之軍事行動，不能認為合法之自衛手段。……」

這一段論斷指明滿洲事變的責任所在；在洋洋二十多萬言的調查團報告書中，算是鳳毛麟趾了。但是後面解決的辦法，若不依照這個責任來解決，那末，責任雖然闡明，仍無補於事。如後面的解決原則，真使人對於這個責任的闡明，啞然不知所以然了！或以此點譏該報告書為「狗尾續貂」；其實調查團的用意另有所在呢？

六、第六章「滿洲國」的批判

這一章共分三節，每節最後都有調查團的結論或評論。我人為避免繁贅起見，又在批判報告書本身的意義上，只就各節的結論或評論，加以批判。

第一節「建設新國家之歷程」的結論：「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在日本軍事當局之行動中，不論在軍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為濃厚。日本逐步以武力占據東三省，使齊齊哈爾……脫離中國之統治；並於每次占據之後，即將該地民事行政機關改組。故獨立運動，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滿洲未嘗聽得；所以能有此項運動者，僅由於日本軍隊之在場，甚為明瞭」。「調查團認為滿意者，即依各方所得證據，確信助成滿洲國成立之原動力，雖有若干種，但其中有兩種，即一為日本軍隊之在場；一為日本官吏之活動；兩者聯合發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斷，若無此兩者，新國家不能成立」。此段明指日本手制滿洲國，還算公允；但在解決上並未將此公允應用上去；其存心只在於打破現局以為共管的張本，可以想見。所以，國聯調查團始終不是有愛於中國。尤其可笑者，故意敘述日本將「市政府之治權，移交於有相當資格之中國團體，以趙欣伯為市長……」，並將趙的「博士」學位，特別加注，用意不在於主張博士的賣國行為是合理的，就在於譏笑博士才配賣國。——最近胡適博士極力讚稱調查團報告書之合理，真是「不獨有偶」，而且「堪稱雙美！」

第二節「現在之滿洲政府」的評論：「此政府之計劃中列有若干開明之改革，其實行不僅適宜於滿洲，亦且適宜於中國之其他部分……」。國聯調查團居然稱讚起日人一手創造而專權支配的，不合法的傀儡政府來了。這一段話，申論之可得兩點深意：第一，帝國主義者手創的政府總比所謂「無組織」的中國本國政府強些，總有若干開明的改革；第二，這種含有「若干開明改革」的政府如偽滿洲國的辦法，也可適用於中國其他部分。第一點是在肯定所有殖民地政府的「妥當性」；第二點是在主張中國全國應該完全殖民地化。偽政府組織及其施政的劣拙，這裡無暇詳評，但由調查團用意之卑劣，可以推想其一斑。

然而，調查團諸君卻犯了一個最大的矛盾。他們在第三節敘述「滿洲居民之態度」

的結論中，卻說：「以上所述為我等在滿洲旅行期間本地居民所報告之意見。細心研究各方所獲之證據，無論公私談話或書信文件，吾人得結論，即一般中國人對滿洲國政府均不贊助，此所謂滿洲國政府在當地中國人心目中，真是日人之工具而已」。他們也知道真情終不能淹沒，天下人終不能盡欺。但是一般人民所「不贊助」，而只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的政府，怎樣會有更開明的改革呢？充其量也不過朝鮮及台灣、印度及安南……等地方的成績罷了。若謂朝鮮及台灣、印度及安南等地方的政治，是「開明」的政治。那末，也就只有帝國主義者才說得出口！請瞧吧！滿洲國的民眾！終歲辛苦不得一飽，以前所食用的大米被日本奪去而自己吃小米，這樣猶不能免於流離彷徨於滿洲或西伯利亞的朝鮮民眾，就是所謂「開明的政治」改革出來的喇！

七、第七章「日本之經濟利益與中國人之經濟絕交」的批判

此章的敘述及論斷，可以分做兩部分：其一為日本在中國的各種利益及日本全依這些利益以維繫生命；其二為中國對日本及其他各國的經濟絕交及這種絕交行為的責任。

本章開始敘述（一）日本人口過剩特別高度，（二）日本土地上的種種困難不易解決，（三）日本有更進一步發展工業的必要；以為造成日本自人類的立場上侵占中國領土及權益的論據。但這都是帝國主義者一鼻孔出氣的說話，不過是分割殖民地的理由罷了。且略加剖述：（一）項日本人口過剩問題，依存於土地問題上；土地問題及糧食問題有了辦法，人口問題自然容易解決。所以，我們檢討一下日本的土地問題。日本雖然時常宣傳本國地狹多山，致使人滿而糧食不足；但是事實上日本的可耕地並沒完全開墾完了，現在還殘存四分之一未開墾的可耕地。尤其甚者，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日本的可耕地不但沒有增加，倒反減少。放下自己的耕地不耕，而企圖侵略他人的國土，沒有比

此再無道理者。其所以然的原因，完全在於日本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發展發生了衝突，也就是帝國主義發展的結果。這是制度的問題，日本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從制度上著想；否則，即使一時侵占他國的土地，碰牆的時候，依然可以到來。其次，調查團由（三）項日本有更進一步發展工業的必要來論斷日本切要中國的商品市場。但是商品市場云云，也無非是購買力的問題。如果日本本國的購買力充分，又何必需要外國的市場呢？日本市場的現狀，是一方面有過剩的商品堆積著，他方面則有勞苦群眾在市場牆外饑寒、戰慄。日本本國人民的購買力不充分，固然是無可諱言的，但是它的購買力不充分的原因，在於日本一般的勞苦群眾因受軍閥資本家階級的極度榨取和剝削，也請調查團諸君考慮一下！不管諸君願意不願意考慮這一個制度的問題。

調查團更自現在的實狀，指明中國是日本的切要市場——商品和資本的市場——是不必缺少的。而這個問題也是從述基本問題派生的，所以基本論據既然不合理，派生出來的論據，自然沒有會合理的道理。例如，放棄自己市場不推銷，不投資，而侵占人家的市場；又，自己採用關稅保護政策獨占本國市場，而對別人的國家，則要求開放，甚至喧賓奪主。所謂先進國的文明，所謂文明國的正義、公理，就是這樣解釋的嗎？這樣適用的嗎？

我們也極明白：現在的世界不是講正義、公理的世界；只有強權和力量可以推動一切，可以抵抗一切。對付強權的壓迫，也只有一个力量。這不但是當然的，並且是必然的。因此，在諸帝國主義武力的壓迫及蠻橫的榨取之下，必定要產生中國人民的武力的抵抗。幸而中國人民酷愛和平，不欲以武力抵抗武力，蠻橫報復蠻橫，所以採用經濟抵制的和平辦法。因此，我們敢在所有人類的當前宣稱：中國採用經濟絕交的方法抵制武力的侵略和蠻橫的榨取，是最講人道的，最正當的辦法。否認這種辦法的合理性的，可以說不是人類。

然而不幸之至！調查團諸君竟於本章，對於中國的經濟絕交，大肆抨擊。本章開始標題即為「中國人之抵制日貨為中日衝突之重要原因」。並且在本章的後半部，評定兩點：第一，斷言加於日人或中國人民的經濟抵制行為均為不合法；第二，確證經濟絕交的背後有國民黨在指揮著。第一點，是將經濟絕交的責任，架在政府身上；第二點，直接將同樣責任架在國民黨身上，間接架在政府身上。這兩點用意都在於便利外交上的交涉，及對中國政府的牽制。關於這一部分，調查團報告書有許多牽強的論斷，且略為介紹於下。

「……但據調查團所得之證據，對於此說（即經濟絕交依合法方式之說）未能證實。關於此點，應將直接妨害外籍居民之非法行為，例如對日人者，與妨害中國人而顯具侵日人利益之目的者劃為兩事。就前者而言，此項行為，非獨在中國法律上顯屬非法，亦且違反條約上，保護生命財產，維持貿易居住行動自由之義務」。尤其甚者，對於中國代表關於妨害中國人之非法行為的解釋：「吾人首欲提請注意之點，為一國之國內法律問題，外國無權提出。……總之，一國純粹國內事件之治理，不論何國無干涉之權，此即所謂互相尊重主權與獨立原則之真義」。並且加以非議，謂：「……但其疏忽之點，在於日本人所持為稱訴之證據者，並非中國人民被另一中國人民非法侵害之事，乃係所採用方法，害及日本人之利益，而此種方法復違反中國法律，在此種情形之下，而不能執行其法律，則應視為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所受之損害，負有責任」。

調查團諸君評論事件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我們實在難解。無端而以武力攻占他國的國土，你們對之寬宏大量；對於以和平的經濟絕交對付武力侵略和無理榨取的辦法，則大肆嚴刻的，無根據的抨擊。再者，若謂因取締本國人民而影響外人不利益，政府應對外人負責；那末，你們帝國主義者常採用關稅等政策妨害外人的利益的場合，對於外人究竟負了什麼責任？簡直一句話，帝國主義者都是一鼻孔出氣，無視中國的主權。你們

若怕因中國取締本國人民而蒙損害，最簡便的方法，就是不和中國來往。

其實，調查團未免太過於「見智見仁」，只知道把經濟絕交的責任，架在中國政府身上，對於中國政府之取締此種經濟絕交，壓迫民眾運動，卻故意裝痴作聾。我們不禁要替「含冤受屈」的我們政府表示無限的不平！

八、第八章「在滿洲之經濟利益」的批判

此章先敘述滿洲在中國及日本的經濟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需要中日的合作。在其評論說：「滿洲富源雄厚，……其發展有賴於人民、資本、技能、組織及內部安全。人民幾乎完全由中國供給；……資本、技能及組織等，在南滿者多由日本供給；在長春以北者多由俄國供給；……」所以，在本章前頭即謂：「……實則欲充分開發滿洲現有的富源暨致力於將來經濟之發展，兩國經濟之調和實屬必要也」。

調查團諸君不但苦勸「中日協調」，並且盼望國際的協作實現於滿洲。在本章最後一段，說：「如欲使有關係各國合作，發展滿洲，則維持門戶開放原則，似為必要。……故在商業，投資，及金融各世界中，以自由競爭方法表現真正之門戶開放，於中日兩國俱屬有益」。

然而，我們極端反對弱者與強者的任何協調和自由競爭。你們把大炮的炮口對準我們的胸口，雙手握住經濟支配權而口裡高唱協調；你們利用已經發達在相當程度的產業來打擊我們幼稚的產業，你們利用有組織的，雄厚的資本來征服我們沒有組織的，薄弱的資本，而口裡高喊自由競爭的原則。在這種情形之下，弱者只有鬥爭始有出路。在滿洲只有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始有前途；在整個的中國只有與諸帝國主義鬥爭，始有前途！

九、「解決之原則及條件」的批判

調查團包藏禍心的真面目，在九、十兩章的論斷及建議中完全暴露出來。在這兩章的論斷中，即連上面的評論略近公允的地方，也都一筆勾銷。例如就中日問題的性質，下斷言說：「良以此案既非此國與彼國，不先利用國際聯盟會所規定和解之機會而遽行宣戰之事件，亦非此一鄰國以武力侵犯彼一鄰國邊界之簡單案件，實因滿洲具有許多特點，非世界其他各地可確切比擬者也」。又謂：「……又該領土在法律上雖為中國不可分之一部，其地方政府實具有充分自治性質，足致日本直接談判構成此次衝突根源之事件」。

「實因滿洲具有許多特點」，「其地方政府實具有充分自治性質，足與日本直接談判……」，這無異直說：「滿洲不但可以脫離中國而實質上獨立，且可為日本的實際統治國。」上面所闡明滿洲事變的責任在日本，及滿洲國為日本所手創，到此已經完全變成毫無價值而只愚弄中國人的前提了。

調查團並且自政治軍事的及經濟的兩方面，確言日本製造滿洲國的合理性。在經濟的方面說：「……我等仍承認滿洲在日本經濟發展上之重要性。日本為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府；此項要求，我等亦不以為無理」。又在政治軍事的方面說：「日本在滿洲之動作及政策，其取決於經濟原因之處，或較少於其自身安全之顧慮。日本政治家及軍事當局常稱滿洲為『日本之生命線』，職此故也。常人對於此種顧慮可表同情，且亦能諒解日本擔負國防重任之當局所採取行動及意旨。日本之欲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為攻擊日本之根據地，以及如在某種情形之下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衝過時，日本欲有採取適當軍事行動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認。」

這樣，其他帝國主義者已經完全潛伏在日本帝國淫威之下了。不，實則他們另有深湛的用意，即欲在東方造成進攻蘇聯的戰線。因此，調查團就極端反對「恢復原狀」，

謂：「如僅恢復原狀，並非辦法。因此次衝突原係發生於在去年九月前所存在之各種情形之下，故今日如將各該情形恢復原狀，亦徒使糾紛重見。……」但是恢復原狀之後所以糾紛重見，問題在於帝國主義者無誠意解決這些糾紛，而不在于恢復原狀。我們也相信這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局勢的問題。假使中國民眾能爭氣，起來驅逐日軍出滿洲境外，調查團諸君以為原狀不可恢復嗎？恢復後仍有糾紛嗎？

然而諸帝國主義不願日本單獨擔當進攻蘇俄的東方戰線的排布，尤其不願日本獨占滿洲，誠恐日後培成日本的世界霸權。因此，調查團亦表示不滿意於滿洲國之維持。第十章「對於行政院的建議」，就是從這個用意出發的。

然而調查團在未提建議之前，先列所謂「圓滿解決之條件」十條，以為第十章建議的前提。這十條就是：（一）適合中日雙方之利益；（二）考慮蘇俄利益；（三）遵守規行之多方面條約；（四）承認日本在滿洲之利益；（五）樹立中日間之新條約關係；（六）切實規定解決將來糾紛之辦法；（七）滿洲自治；（八）內部之秩序與免於外來侵略之安全；（九）獎勵中日間之經濟協調；（十）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這十條解決的原則，不外乎是犧牲中國來將就日本，來締結超越（二十一條）的新條約，並且插入其他帝國主義的勢力於滿洲——共管，名為自治的滿洲的原則。難怪提出第十章所開那樣的提案來！

十、「考慮及對於行政院之建議」的批判

調查團建議解決滿洲問題方法的第一步，就是顧問會議的召集，即「及早召集一顧問會議，討論並提出一種特殊制度之設立，以治理東三省之詳密議案」。但是這個顧問會議怎樣產生呢？從三方面選出代表：（一）為中國政府，（二）為日本政府，（三）

為當地人民之代表團。並且雙方如果同意，還可以得中立觀察員之協助。我們且就該會議的表決權加以考慮。在現在情形之下，所謂當地的人民代表，當然非是日本欽派的代表不可。若此，則日本可得二票，中國得一票。若再容納中立觀察員——當然是帝國主義者——則日本對於一切可操完全的勝利無疑。即使有若干爭執，亦可由國聯行政院來解決。乾脆由日本排布就算了。含有這種性質的所謂顧問會議，實在多此一舉！

調查團不但提議召集顧問會議，並且代為規定議案謂：「在顧問會議集議之前，當事雙方，應以行政院之協助，對於該會議應行考量之『行政制』之方式，先行規定其大綱」。而應考慮之要點，就是

- (一) 維持中國領土行政完整之原則及准東省有高度之自治；
- (二) 以一種特別憲警為維持內部治安唯一辦法之政策；
- (三) 以所擬各種條約解決所爭各項事件之原則。

所謂「高度之自治」，就是他們所擬定的所謂「特殊制度」，其實質是國防共管。請考察其組織內部如何？「行政長官得由國聯行政院所提名單中，指派國籍不同之外人員二名，監督警察及稅收機關，該二員在新政制草創及試行期內，當享有廣泛之權限」。「行政長官當就國際清理銀行董事會提出之名單中，指派一外國人為東三省中央銀行之總顧問」。包括警權及軍權的警察機關及一切的財政機關完全握於國籍不同的外人，不是國際共管，是什麼？

又所謂「特別憲警」，就是「以外國訓練官之協助，組織特別憲警，為東三省內之唯一武裝實力。……一俟組織完成，其他一切武裝實力，即應退出東三省境外」。是則等於剝奪中國的東省駐兵權，而以外國製造的警察代之。這種辦法可以稱為「行政完整」嗎？

又所謂「所擬各種條約」，約有四種內容：(一)東省經濟上之開發，日本得自由參加；(二)日本在熱河現在享有之權利，予以維持；(三)居住及租地之權，推及於東省全境；(四)關於鐵路之使用，訂一協定。這些權益較之《二十一條》有過無不及。(1)項賦予日本以所有滿洲的產業權；(2)項將日本的權利，擴大至熱河；(3)項賦予日人在滿洲的土地所有權；(4)項賦予日本以鐵路專權，是不用說了。

最後如《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及互助條約》及《中日商約》，因無具體內容，所以姑且不加批判。

總括言之，調查團報告書的建議，不過是剝奪中國的行政權，駐兵權，財政權，以及憲警權，而授予國際的機關；並且犧牲中國所有的政治經濟的權利，以滿足日本的野欲。照這樣辦下去，滿洲名義上雖是中國的土地，而實際上則已喪失主權。

十一、反調查團報告書的鬥爭綱領

綜觀以上各章所剖述及批判的實情，可以了然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敘述、評論及建議，皆非有愛於中國；而實在是一種瓜分中國、共管滿洲的張本。因此，我們民眾應該及早覺醒，急起對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作一番鬥爭。國聯大會開會期已經迫在眼前，而中日問題將在這個大會上，或依調查團報告書的建議，或有更不利於中國的辦法來加以解決。危機已經迫切，民眾的努力是刻不容緩的。且將對於該報告書應採用的鬥爭綱領，簡列於下：

甲部 對於政府的綱領：

(一) 督促政府發表宣言反對該報告書；

- (二) 請求政府即刻退出國際聯盟會；
- (三) 防止政府承認國聯依此報告書作成的任何辦法；
- (四) 要求政府解放各種民眾運動；
- (五) 督促政府早日出兵收還東省的失地；

乙部 民眾自己的綱領：

- (六) 絕對反該報告書的建議；
- (七) 組織起來，嚴格進行經濟絕交；
- (八) 組織起來，援助義勇軍；
- (九) 組織起來，自動收回失地；

丙部 對於國際的綱領：

- (十) 聯絡東方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
- (十一) 聯絡日本國內的被壓迫階級：破壞軍閥統治；
- (十二) 聯絡蘇俄從北方進攻日本；
- (十三) 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分化其勢力。

危機已經迫切了！滿洲要有前途，非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不可；中國要有前途，非與諸帝國主義鬥爭不可！

(一九三二年十月廿日)

「九·一八」六周年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我國半壁河山在日本帝國主義殘踏和蹂躪之下，匆匆又到了第六個周年了。九·一八每到一個周年都舉行一次的紀念，但是今年的紀念是具有特別的意義的，我們同胞亦應該有新穎的覺悟始可。

今年的九·一八是民族敵人開始第二次大規模侵略及我國發動全面抗戰的情勢下到來的。野心在於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居然又占領了文化及交通中心的平津，企圖一舉而直搗西北切斷中蘇的聯絡，籠罩華北數省。又為牽制華北的集中抗戰起見，復在淞滬、汕頭、廈門、廣州各地方大加威脅。但是出乎敵人意料之外，我們的抗戰異常壯烈，敵人野心終未得逞，華北抗戰自盧溝橋事變起已達七十三天，只就淞、滬抗戰言，也快一個半月了，民族敵人因未能早日償願，更加惱羞成怒，調動大批軍隊，儘量利用新式武器向我大舉進攻。據最近日本軍閥的安排及日本政府的宣言，大有不逼我屈服締城下之盟不止的情勢。可以說和平已到根本絕望的時期。在這種時期，我們應該怎樣重新估量「九·一八問題」，樹立新決心，是一個值得我們關切熟慮的問題。

現在中日關係的比重已和六年前完全兩樣了。以前敵人幾次冒險所以能僥倖成功者，完全由於我國一部分人的無抵抗和「恐日心理」。現在我國上下皆具「焦土抗戰」的決心，並且戳穿了日本的紙老虎，為爭生存為求自由而壯烈鬥爭，最後的勝利必在我們。即自日本方面的內部矛盾觀察，日本亦無必勝之理。日本之侵略我國原為緩和它內部經濟的危機及政治的對立，但是占領東四省已六年的今日，其危機和對立只有日益尖銳化。日本六年間投到東四省的資本公私總額已達二十幾億元的巨款，但截至現在尚無絲毫收穫，即連資本家也都怨言載道了。工農的利益更談不到。軍部代言人與曾經作過「滿洲

移民大計劃」的日本某名教授考察東四省實況的結果，也不得不暗中承認移民的失敗，他說：日本人在滿洲過的那樣低級生活，即在日本內地也可以得到。日本目前在東四省實際上得到的利益只有「強盜的搶奪權」罷了。但是這種「強盜的搶奪權」是沒有保障的，會因我國的全面抵抗而整個粉碎的。

因此，我們為著粉碎敵人的利益收復我們的失地，只有全面的持久的抗戰一途。我們要完成這個目的須下新的決心。我們要加強民族抗戰的決心，實行「焦土抗戰」。最近平津之失陷於「和戰猶豫不決」是我們最好的殷鑒，全面和持久的抗戰是一種大規模的工作，所以我們必須擴大民族戰線充實陣線內容，務使每個國民皆能各盡其材，每件東西皆能各盡其用。政府能在整個統制計劃下動用分散及逃難的人民，陣線的內容就擴充了很多成份。我們還要艱苦耐勞不屈不撓才好，因為我們的民族抗戰是一種艱難的事業，所以絕對不能存安逸僥倖的心理，我們或須在壯烈鬥爭中繼續一、二年後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最終的目的也就是在爭這個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一面抗戰還須一面立長期計劃繼續準備。最後我們還須確切覺悟的就是我們今日的抗戰帶著「歷史的使命」，我們的民族抗戰不但可以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並且可以因為中國民族革命的成功而建立一個「真正的東亞和平」，即如處在日本軍閥、官僚、財閥的壓迫下的六千多萬日本民眾也可以得到解放。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除自己奮鬥以外還須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是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朝鮮、台灣以至日本下層民眾都應該設法提攜的。

我們偉大而艱難的「歷史使命」能否完成，要由我們的新認識和新覺悟如何來決定，尤其要由我們怎樣紀念六周年的九·一八的心情來決定。

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

(為紀念九·一八而作)

一、日本占領東北六周年

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我東三省已達六個整年，我們廣大的大好領土受到它鐵蹄的踐踏，我們三千多萬的同胞日夜處在水深火熱的環境下。東北同胞六年來怎樣忍受的窮苦的生活，家庭怎樣分離失散，身體怎樣受著殘酷的刑罰，精神怎樣受著奇重的侮辱……這些一切的一切，不但是我們關內的同胞應該詳細知道的消息，並且是漢奸及無抵抗主義者應深刻醒悟的當頭一棒。日前北平的朋友寄來一本《倭寇在東北的暴行記》（東北文化協會刊行），內容詳述日本帝國主義六年來在東北所行種種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為，注重事實的搜集及記載，實在是關內不容易得到的材料。又因這本小著作不是公開的賣品，歡迎同胞介紹，所以特為利用這些材料編寫本文，以供關內同胞參考。

六周年的九·一八和往年的九·一八是有截然不同的意義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六年前占去我們東北，拆破我們的大好河山，願猶未足。今年七月又在盧溝橋發動其對華北的侵略戰爭，更延而至於淞滬，我們持重隱忍已到最後關頭，整個民族遂奮起作全面的抵抗，華北抗戰已經過二月有餘，淞滬抗戰也已支持一月了，並且抗戰軍隊各方面都有步步勝利的趨向，侵略者過去冒險成功的理想已經完全粉碎而變成了迷夢了，我們能努力繼續我們全面持久的抗戰，「外強中乾」的日本侵略者自不難打退，我們的廣大失地也可以要奪回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一齊奮起罷！殘留在關內的東北同胞，現

在正是打回老家去的時機了！

二、日本猙獰面目的表露

「不想窮，下關東」！這是流行華北各省的一句俗話，從這句話裡，便可知道東北是怎樣一個富庶的地方。

但是這句話在現在已經完全不能適用了，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遭受日本暴行的蹂躪，已經由「人間天堂」變而為萬劫不復的地獄了。

不過這日本的種種暴行，都並不是占領東北後便大加施展的。恰恰相反，日本的勢力還未打定基礎的起初，他的政策卻是溫和的，他生怕東北的老百姓起來反抗，便用種種陰險的手段來欺騙來麻醉，口口聲聲平等親愛，就是要救救東北的老百姓，用「正義團」的名義放賑，用「博愛社」在街上除米，借著這一點點的小利益來想買東北人的心。等待老百姓的槍多半被收沒去了，日本的軍警也布置好了，這才一變從來的溫柔政策而橫行直闖起來。

「初軟後硬」日本的東北這種政策的改變，我們聽了小林鐵太郎所講的「滿洲建國主義」也便可以知道。

小林鐵太郎是滿洲高等學堂的日人教授，去年七月，日本滿洲關東軍軍部召集偽國各重要機關公務員，聘請小林鐵太郎作如下的講演：

「在已往的經過裡，知道軟性的道德化的王道主義是不適用的，對於你們中國人是不能不用強硬的辦法的，我們今後的建國主義，必須改為新的王道主義，這新的王道主義，建基於下面三個要素：第一，他是軍事化的，因為非如此不能強而有力的去建設，非如此不能強而有效的鏟除障礙；第二，他是一元

化的經濟的，日本人比中國人優秀，應該站在統治地位來領導著你們中國人來作；第三，他是精神化（？）的。他求日、滿不可分，日、滿一體……。自今以後，為了日、滿民族徹底協合及未來雙方的幸福，對於那阻礙這新王道主義實行的叛逆分子，日方是不惜嚴厲加以制裁的，但這是事出不得已，你們不必恐怖，也不要認為這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日人是將自己的暴行公開的宣布了，我們看看他行的都是些什麼事？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日本是禁止人民將東北的實況傳告出來的，下面的消息只是漏網之魚，在日本嚴密檢查之下透露出來一點一滴，東北的人民有苦不能訴，實在的狀況，比我們所能聽到的還要加甚萬倍呢！

三、「經濟統制」下的掠奪

日本為了操縱東北的經濟，實行統制經濟政策，一面對已有的中國人的事業強行購買，一面又限制中國人新事業的創立。在現在，重要的產業如交通上的汽車，已完全被日人強制占買，歸錦州的奉天鐵路局經營，電報、電話、電燈等也完全併歸滿鐵電氣公司經營。再過幾年，在東北，我們將再見不到中國人作的事業。

民國二十四年，「偽國」在日人指揮下，行一種商標法：任何新設店鋪都要向官方登記，中國人無形中受了限制，不能註冊，店鋪便無法開張。反之，日韓人的商業卻因之大發財源。如依照滿洲年鑑統計：民國二十二年日商註冊登記的為一〇，五四五家，民國二十四年則增至一四，一一五家！

在現在的瀋陽，煤炭印刷等事業，已完全操在日人手裡了：如學校公共機關用煤炭，便必須到日本煤廠中去買；印一件信封紙名片，也非到日人指定的印刷局印不行。日人

對商舖的獨占，不但任意把東西的價錢抬得非常高，而且因為操著經濟大權，隨時可置中國人於死地。在統制經濟之下，日本又行「農產專賣」的政策；對於東北主要農產的大豆小麥高粱等，日人禁止老百姓私相售賣；收穫之後，一定要賣給「官家」，至於價格自然是由「官家」任意規定的。日人從中居奇，廉價買入，高價售出，一賣一買間的操縱，便使老百姓幾乎不能生活。如在錦州，秋季時高粱價為八角至一元，但到春初則漲至三元還多；小麥初秋時每噸價洋四十元，但到春初則漲至九十七元。

此外，日本為了從東北取得工業原料，又任意命令老百姓種植他所指定的作物。如去年「偽滿洲國」實業部，在吉、黑交界地方設置大規模之飼羊場，購買得亞利安羊二百萬頭，蒙古羊一萬一千頭，強迫附近的農民飼育，不但良田改為牧場，而且老百姓代養的羊，如有死亡，還要照價賠償呢！

在日本這殘酷的操縱與摧殘下，東北的農業是很快的衰落了。依照統計，民國二十一年東北產的豆共有五三〇萬噸，民國二十五年則激減為三八〇萬噸！這就等於說：從前一畝如產大豆五石三斗，現在則只能產三石八鬥。日本對東北經濟的操縱與獨占，從東北對外貿易的統計上也可以看出來：民國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東北總人口的七〇％都來自日本！日本的排斥中國人，獨占東北經濟，從日本近來投資的激增上也可以看出來。自偽國組織成立後至現在，日本通過滿鐵組織的股東已經有十二次，一共有三四，五〇〇萬元，直接投資有七千萬元，如再加上購買中東路的債款一萬五千萬元及向在東北新建立的各公司的投資三百萬元，則一共已有八十九億元了！（偽國成立以來，日本官民在東北投資額已達二十二億多元。）一切事業都由日人來作，一切經濟都操在日人手里，這就是日人在東北施行統制經濟的目的！再過幾年，我們在東北將再不能見到中國人所經營的事業了！

自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年起，日本即實行紙幣政策，要老百姓一律使用紙幣，有現

洋的都要存入偽國銀行，不得再行使用，用紙幣換來的銀與銅，用紙幣去買的錫與鉛，日本都集中合成大塊運向本國，一方面使東北民眾缺乏反抗的鐵器，一方面好製造他們要製造的東西。東北同胞，因為不堪日人的種種滋擾，許多便想重回關內故鄉。在起初，日本在急需勞工建築道路與軍事工事，是禁止東北人回鄉的，後來禁令取消，但限制人民出境帶款，每人只許帶五十元的路費，再多了是要給官家沒收的，但到紙幣政策已見實行的現象，「滿洲國」的紙幣出境後便成廢紙，許多同胞簡直連路費也籌不到了。數年勞苦的積蓄雖說不少，但他只能空嘆「有家歸不得！」

東北與內地的匯款，也是要受限制的，東北有錢的人，要向關內匯款，必須要向銀行中的日人填表聲明用途，然後才准匯寄，匯寄數目，每人最多不得過五百元，如匯千元，至少須化用五六個人名分匯五六次，但一旦敗露，便要沒收。

從關內向關外匯錢，最多也不得過千元，匯款人必須說明用途，找具保狀，方能領出，如果用途不明，也有被沒收的危險。

日人在東北又極力排斥中國人。現在各機關各地方日人都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至於有職業未加排斥的中國人，也多半幾乎無法生活。如拉濱線的鐵路工人，去年曾一直有半年的工夫不發薪。在工廠裡工作的中國人，受待遇也非常的不公平，如在瀋陽，日、韓人一日可得工資一元餘，中國人則僅能得三、四角。

四、武裝移民強占民田

日本占領東北後，為了伸展他的勢力，便實行「武裝移民」的政策。依照日本拓務省的滿洲移民計劃，二十年間要移五百萬人到東北去。移民津貼共分作三種：集團移民平均每戶五人，發給補助費一千元；農業自由移民每戶五百元；其它自由移民每戶二百

元，這些移去的日本人和朝鮮人都帶有槍支彈藥，預備鎮壓中國叛民，他們如需要土地，便由官廳定出價格，由日人或韓人選擇著強買。這官定的價格，據說是非常不公平的：如富錦、依蘭、土龍山等處，原來土地一畝可值三四十元，但日人卻以每畝五元的價格強買了去。日人樂意買那塊便可買那一塊，中國人是不許不賣的。富錦有王姓一家，因不願將自己的土地出賣，便舉家老小八口，一齊被日本槍決。此外，日人又到處強租土地：他們見到願意種的好地，便不管你地中是否有禾稼即將收穫，立刻便租了去，輯安縣因此曾引起農民暴動，但雙方對打一天一夜的結果，農民失敗了，村莊被焚，有壯丁七十六名，一齊被日人槍決。民國二十三年的依蘭農民暴動，中國人被殺二千餘人，也是由強占農民土地引起的。

強買與強租之外，更令人難堪的，還有「強占」。日本和朝鮮浪人，見到美肥的好地，時常要直接占為己有。單就吉林東部及拉濱線沿線說，日本在計劃中要占取的田地便有一千萬町步（每町步約當中國十六畝多）木塞一區，也有二五〇萬畝（每英畝合中國七·〇八畝）——此消息得自西文報紙：

例：黑龍江有個大富戶，數代的辛苦經營，頗有一些資產，日人得知後，便想把該富人的財產沒收，但是因為對該富戶的財產真象不明，一時不好下手，後來日本官方派去日人十數名作該富戶的監習生，說是為了幫忙，也順便學一學富翁經營產業的方法，等那十多名日人對該富戶的財產真象明白了，日本便派軍警將該富翁抓去，財產沒收。

五、苛捐與雜稅

日本初到東北時，苛捐雜稅，減免一部分；腦筋簡單的老百姓，都以為真的從此能

過太平日子。卻沒想到這完全是日本欺騙的政策，只是一種緩兵的計策。現在的東北，比從前重到千百倍的苛捐雜稅，是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如東北人民餓狗，日本便命令每隻狗都須帶一個銅牌子，這銅牌由官廳出賣，每個價洋三角。老百姓飼養的雞鴨鵝，也要上稅，每五個編為一架，一架每年要納稅七角。此外如屠宰捐，每隻豬四元二角，羊二元五角，牛六元，實重到空前未有。這些之外，因恐怕人民加入義勇軍，又有一種「良民證」，用來證明人不是鬍匪。凡十二歲到六十歲的人，都要用連保的辦法向官廳登記，每人配帶「良民證」一張；每張售價一角，適用一年，到第二年經檢查之後又須再買。此外的捐稅，更有所謂：地畝捐、警學捐、民團捐、戶口捐、灶捐、喪捐、喜捐、大排捐、公路捐、公益捐、濟貧捐、剿匪捐、門牌捐、保甲捐……千奇百怪，筆難盡述。

依照日方的統計：到去年止，東北的田稅增多四分之一；畜稅增加七分之一；戶口稅增加四倍，這因為：移民、築路、打義勇軍、……處處都需要錢，日本不能不橫徵暴斂以益支出。支出的預算出自田畝的，起初只占五〇%，去年則已增加到八〇%了！自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日本在東北的開支共三十億日元，這些錢無疑都要出在東北的老百姓的身上！

在現在東北的城市中，各商店所納的定額經常捐有三種：（一）每月按照營業額納捐五%，這捐比從前已加重了五倍，（二）每月按照純利潤再納捐一〇%，（三）估捐（？）：這是任意規定的。日本憲兵對商鋪先行調查，認為商鋪一共值洋若干，便依之定出定額的捐，到期必須交納。這估計的數值當然是非常之高的，據瀋陽來信得知：資本二千元之商鋪，每年所應納的估捐在百元左右。

除了這重重的定額稅之外，又常有臨時的攤派，如去年便曾派過兩次「援綏」勞軍捐；前年日本地震時，又曾派過「日本地震捐」。臨時捐有時多有時少，稅額任意規定，每年總要有十數次。因為稅額太重，許多店鋪便不免有漏稅的事情。日方於是自二十五

年九月起，限制各商鋪都要用複寫式帳簿，帳底寫兩份，一份存放，一份報官。這種報告，每兩天一次，是不能少有延誤的！呈報時手續複雜煩難，時被嚴行查問。

六、毒化政策

日本占領東北之後，頒布了鴉片毒品公開售賣的命令。在各村鎮都廣設烟館，說是要恢復東北人的自由。現在的東北是癮君子的樂園，因為雖是窮鄉僻壤的一個小村莊，也總有烟館一兩處。此外更強迫東北人民種植鴉片，現在已有不少地方依照官廳的命令，每百畝田便須種大烟五畝，每畝抽十五元的種植稅，白麵、紅丸、海洛因等，在東北自然也是非常流行的。

日本又怕僅只毒品一物還不足以陷害中國人，又在各烟館中設有女招待，借其招待的力量來誘陷中國人。如單在哈爾濱市，現在的烟館便共有八十所之多，女招待共有二，四〇〇人。日本自朝鮮或本國運到許多楊梅毒病很深的的妓女，在東北廣設娼館。因為娼館設得太多了，日本已有病的妓女不夠用，便又向東北鄉村中強行索要年輕貌美的婦女去做娼妓。在撫順東邊的高家屯，駐有留守的日兵五十名，見村長的女兒美麗，便向村長強索二十名少女來供使用；村長無法，只好由村中公款以三百元一個的價錢，買來少女二十名當差，這二十名少女經這五十名日本兵奸污後，便充作官妓，在村中設立了一家娼館，廉價賣淫。

在東北，賭博又是公開的，最流行的是「花會」，「花會」共分三十二門，好像押寶，如能押中，則賠三十倍，窮的富的因此傾家敗產的不知有多少。

所以在現在的東北，任何一處都可見到許多烟鬼賭徒，這些賭徒與烟鬼是法律承認的順民，因為他們太多了，真弄得良民也無法安居樂業，朝夕都要掛念著他們的搗亂。

七、奴化教育

現在東北的教科書已經完全修改了，歷史由遼金時代講起，關於中國史隻字不提，將使中國人再不知道自己已是黃帝子孫。如初中一年級講本國史，第二年便講日本史。至於修身的模範人物，也完全是日本歷史上的有名人物。最近又規定以日語為標準外國語，成為每周六、七小時的必修科。「日滿親善」呀，「大亞細亞主義」呀，「感謝友邦之扶助」呀……滿書都是這些東西。

在校中，小學生稍有愛國行動的嫌疑，便橫被毒打。但只此還不算完，還要責罰家長，因為他們說這是大人教育小孩子如此的。

現在東北的各中小學及專門學校，都有一個日本人作副校長，學校中的教員日人也一天比一天多起來。這副校長，對校中事務有處理的全權，有好多事經他手中辦過，校長及教職員多半是一點都不知道的。

在學校裡任事的中國人，時常被日兵傳去問話、搜查，又時常被捕或失蹤。在校中受日人的嚴厲監視，說不定何時會犯罪，所以一點都不敢有所動作。又因為日本排斥漢人常常大批的撤換中國人，所以他們多半抱著「五日京兆」的心，持著「無所謂」但求敷衍的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學校上課實與不上課一樣——開學也不能進行課程的。

學校用的教科書，又完全由日本官家發給，他處買不到也不許買。這發來的書籍，到來總是非常的遲晚，有時學期已快結束，課本還沒有到。教員編的講義，又須先呈長春文教部的特務科檢查，批准後方能使用；許多教員因恐出言傷身，所以多半不敢編寫，因為這樣無書可讀，許多學生在校中也便只有空度光陰。

東北的高等學校如大學及專門學校之類，現在多半奉令停辦了，因為照日人說來，

中國人只可受小學的工匠教育，是不配受高等教育的。也正因為這樣，現在東北的中小學中，勞作的科目特別加多，每天都要學生到街上去掃馬路，清陰溝，校中燒飯打水許多事情，也完全由學生去作。

東北的教育，完全依照日人的意旨去辦，是徹底的奴化教育，他將使中國人甘作日人的馴順牛馬，再不知道自己已是中國人。可是雖然如此，日本尚覺不足，要對現有的教育橫加摧殘。

(一) 去年五月二日溥儀訪拜日本天皇歸來，有一封〈回鑾詔書〉發表，裡面完全是講的「日滿親善」、「民族協合」一類的話，這詔書凡學生都要能背誦的。該五月二日並定為「訓民詔書紀念日」，所有東北學校都要舉行紀念。岫岩縣基督教會私立之匯文小學在舉行紀念時，遇到「向皇宮遙拜」一項，該校師生因為是基督教徒，不願下跪，縣政府的日人參事官便大發雷霆，立命該校停辦，且羈押該校全體教職員。

(二) 去年夏天五月廿五日，救國軍第四路指揮曹國士等在鳳城縣境與日軍接觸，日人派大批軍隊將該義勇軍打走後，即大行搜索。日軍守備隊長搜索到九溝峪時，到學校中去休息，見該校校門室內張貼有以下這類的標語：「青年人生當如流水，遇著障礙越過去」，「青年如夜入深林，須左手提燈右手提劍」，便問校長說：「這標語寫得很好，但不知是誰寫的」？校長不知他的惡意，便將寫者韓佐周的姓名告訴他，該日本軍官去後，不幾日，韓某便被捕，下落不明，該校亦奉令停辦。

在日人這樣的摧殘下，東北的學校是大見減少了。依照官方統計：九·一八事變前東北中小學有二萬一千所，事變後則激減至一萬四千所，到去年則更減少至八百所了！日本將使中國人都變成一無所知的混蛋！

對教育的摧殘，最殘忍的尤其是對知識分子的橫行殺戮。例：

1. 齊齊哈爾第一師範的體育教員王桂華，音樂教員崔士奎，第一中學校校長王紫卿，體育教員王文彬，工科職學體育教員劉古學，商科職校體育教員麻秉鈞，女子師範國文教員厲通綱，日文教員胡超凡，附小主任楊樹德，一師附小第一部主任李保全，第二部主任張永，私立龍江中學體育教員徐君，第一師範學生劉珍等四人，女子師範學生馬文駕等二人，市政局股長劉嵩山，民報社長王甄海等七人，教育廳體育股長姜慶年，科員鄭炳寰，視學厲通維，這些人同時被捕，五人被槍決，其餘的公務員被判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學生被判六年的有期徒刑。一師學生楊潔華，北大畢業生李維周等，無緣無故，竟然失蹤，不知下落。其它未被捕的學生和教員，也說不定何時會犯罪，再也不能安心上課。他們時常被憲兵傳去問話，書籍衣服也時常被日兵三番五次的檢查。

2. 去年夏天暑假前數日，岫岩縣大石橋日人守備隊長提茂經析木城路過時，到該村學校中去查看，在教員室內發現二本茅盾著的《追求與幻滅》，即以為該校教員吳某是思想犯罪，當即抓至警察分駐所，後來去落不明。

3. 岫岩縣教育股長王某，去年春天三月底，自北平接到同學王某的一封信，詢問王君之子何以不來上學。該信不幸被該縣特務指導官野口檢出，即以為王某勾結反滿抗日分子，當將王某捕去處以極刑。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

《封建的軍事性的日本帝國》自序

現在對日全面抗戰已經發動了，全國國民一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敵愾同仇爭取最後的勝利，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了。只有一個問題還是大家揣測猶疑不定的，就是我們最後的勝利，究有多少的把握，有沒有更切實的根據。這個問題一方面決定於我們主觀的力量和努力，另一方面決定於敵人的物力和人力。所以分析敵人的物力和人力也就可以大約測定我們取得最後勝利所把握的程度。分析敵人的物力和人力，我們還可以尋得敵人的弱點，根據它的弱點樹立制勝的方策。

現代大規模戰爭的勝負決定於物力及人力兩種條件，前者包括武器、資源及產業等等，後者包括經濟組織、政治制度，及社會機構等等。後者的重要性尤過於前者，因為物力是死的，人力是活的，物力須借人力始能發生作用。假使一國的經濟組織、政治制度及社會機構不合理，人民怨謗載道，古人所謂「塗有餓殍，既有肥馬」，則雖有精銳武器、豐富資源及高度發展的產業，終久也必難免一敗。敵人的物力基礎之脆弱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人力基礎的缺陷則尚少有基本的分析。日本人力基礎的缺陷及其與戰爭的關係，即連日本軍部也未忽視。日本陸軍省最近發表的小冊子述過：「如果只有少數人享受著經濟的富足，特別是享著不勞而獲的收入，而同時大多數人民卻受著饑寒的交迫，以至演成階級的對立，那末就引起了一種無論自一般國策還是自國防的見地都不能忽視的問題」。事實正如塔寧和約翰所測定的「日本在戰爭中不僅要犧牲千百萬生命，它的全國經濟也必崩潰。絕大多數的人民，要變成流亡失所的餓殍，那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它

國內階級鬥爭的極端嚴重化」。(當日本作戰的時候)所謂「全國經濟的崩潰」，所謂「階級鬥爭的極端嚴重化」，完全是人力基礎的問題，也就是經濟組織、政治制度，及社會機構的問題。而物力基礎在敵人的戰爭條件上還是附屬的次要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測量敵人戰鬥力的大小，主要的還是要從人力基礎的這些方面來分析。

本書從上述的觀點分析敵人人力基礎最根本的部分，結果得到一個結論：日本資本主義及其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的產生及發展，特別倚靠農村的高度剝削（當然也剝削勞工大眾）及對外的侵略，所以特別依賴農村及殖民地始得存立；日本資本主義又因為它的後進性，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沒有徹底完成即與封建勢力妥協及結托，所以在經濟上形成地主、高利貸資本家及布爾喬亞三位一體的剝削主體，在政治上形成官僚、軍閥及財閥共治的混合制。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政治經濟組織如此複雜，所以內部的矛盾也特別繁多而深刻。這些矛盾到對外作戰的時候必定愈加深刻化，終必演成葬送日本帝國主義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的戰爭必敗於人力基礎的缺陷。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完成，主要的是依賴對外的侵略戰爭和強盜式的掠奪。日本的現代工業在中日戰爭後始有急速的發展，到日俄戰爭後產業資本始得確立，後因歐戰中的趁火打劫，始能完成了金融資本的發展。日本軍閥攜帶著日本資本主義向世界進出向國際發展。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性不但表現於其本國，並且表露於國際上。日本商品及資本隨著日本軍閥的屁股後頭來到國外市場，日本資本主義首先在軍閥的翼卵下發育、生長起來。這是日本資本主義與先進各國不同的特點。這種倒置的情勢即至今日金融資本的階段上仍未減退。危機性的世界經濟恐慌又在逼使日本軍閥充當日本帝國主義向外尋覓「續命湯」的急先鋒了。九·一八事變以來一串的對華侵略戰爭就是在這樣要求下爆發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夢想不但在圖謀現狀的維持，並且冀求著所謂「大膨脹」。它不但要吞併中國，還要獨霸東亞，征服世界。但是這種企圖是一種極大的冒險。這種冒

險不只是「吞炸彈」而實在等於在火山爆炸口上的魔舞，一切的一切沒有不成灰燼的。

日本資本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是以侵略戰爭起家的，它也將以侵略戰爭終其壽命。社會發展法則指示給我們的道理：「日本帝國主義正等待著中華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來結束它的壽命」。日本國內被壓迫的工農群眾，也正等待著我們的民族抗戰以便發動內應，爭取他們自己的解放。我們的民族革命何時成功，他們的階級解放也就何時成功。我們對日抗戰不但負著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擺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使命，並且負有解救七千多萬日本民眾的任務。全國同胞應為這個神聖的使命而奮起抗戰，最後勝利必定是我們的。

再從戰爭的歷史階段來說，最後的勝利也是我們的。這又完全是人力基礎的問題。事實告訴我們：「進步的戰爭必定戰勝反動的戰爭，民族戰爭都是占勝利的」。當資本主義的初期，新興布爾喬亞生長的結果要求著民族國家的形成，所以對保守的反動的封建勢力作戰，終於打敗了封建勢力，樹立了民族國家。歐美各國有過許多的事例，日本也多少經過這一個階段。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已經不和封建勢力鬥爭了，它倒在一切的和封建勢力勾結起來，不但阻止本國更高一層的發展，例如農業革命，同時又利用其新式的武器，壓迫著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阻止歷史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已經反動化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向後開倒車了。但是受到壓迫的我們，卻正在要求著「民族國家」的完成，我們的民族意志已如鋼鐵的堅硬了。我們是為著民族革命而戰，我們的戰爭是民族革命戰爭。一切的民族革命戰爭，最後必定占勝利。

根據上述，可知人力基礎（經濟組織、政治制度及社會機構）在戰爭所占的重要性。希望我們的抗日同志都能努力瞭解敵人的這些問題。因此作者根據多年的研究，多就這些問題加以剖述，供民族抗日指導者參考。作者的計劃，除本書而外，還要陸續分析，繼續出版，除敵人的人力基礎而外，還要就敵人的物力基礎一並加以討論。這在作者是

一種有系統的工作，希望讀者多加指正！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本質問題，還盼望讀者參
考拙譯《日本資本主義論戰》。

原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時事類編》特刊第四期

新年·新階段·新覺悟

日本以七·七盧溝橋事變至八·一三淞滬事變以後的一切侵略，不但造成了我國同仇敵愾的抵抗，其強逼我們退出首都又是逼迫我們作更新的抗戰。我們的抗戰已由第一階段走進第二階段。我們是在一九三七年年底退出南京的，一九三八年也可以說是我們全面抗戰的新階段。在最高領袖加強抗戰決心的情形下展開了第二抗戰階段，此後的發展無論自我們抗戰本身，抑自敵人的動向乃至國際情勢講都和以前截然不同。敵人侵略我們的氣焰更加高漲，其野心和陰謀更加毒狠。他們一方面分三路進攻內地加緊軍事侵略以便逼我作城下之盟，另一方面到處組織偽政府特別是偽中央政府企圖否認我中央政府以肆其「以華制華」的奸計。國際上德意日法西斯集團更加緊密團結而對英美法等民主治國家加以強度的威脅。意大利退出了國聯與德日採一致行動，日本則對英美在華的軍艦大肆轟炸，對於英美的利權大肆蹂躪。這種新事實一方面威脅英美法並加以恐嚇，他方面就是促進兩大營壘對立的尖銳化及世界大戰危機的成熟。我們的國家民族走到了危急存亡的懸崖，世界大戰的危機又在日益成熟，一九三八年實在是一個最危險的年度。

然則我們應該怎樣對付這最危險的新年度和新階段呢？我們的新覺悟必須清算過去樹立將來，對於我們過去的錯誤和缺陷，我們不能隱病忌醫，對於將來的新辦法不能畏首畏尾，我們一切的辦法正需要著徹底和勇氣。今日清算過去，開拓未來，大公報有幾句話說得很中肯：「舊中國的一切一切已不能維持，必須就在這繼續抗戰中創造出新中國！假若沒有這個創造力，中國就不能說沒有亡國的危機，為什麼說舊中國不能維持？因為事實上一切立國之要件許多已被敵人損害或摧毀，並且證明舊組織，舊方法，抵抗力小之故……」。 (十二月十三日該報社評)

第二階段抗戰第一要件必須積極、徹底、主動、具體、真正全面化。敵人現在的步驟已很顯明，不只是少數人所幻想的占領一省兩省，而是直要亡我國家滅我民族，情勢已不容我們扭扭捏捏，更不容我們徘徊動搖了。此後的抗戰已不容我們存一種「敵來我擋，敵去我停」的心理了。我們必須積極主動地求戰。引敵深入延長戰線使敵疲於應付是最高當局的策略，所以必須有計劃地擾亂敵人的後方打斷他們各部的聯絡。我們還要更進一步，把敵人的領土也拉進戰爭的範圍內來，不要單以我們的領土任憑敵騎的蹂躪。敵人飛機大炮慘酷轟炸我們，促成我們的人心恐怖社會秩序紊亂，我們也應當把這種滋味分點給日本本國人民嘗試。我們希望著日本本國人民反戰的空氣高漲起來，就只有採取轟炸日本本國的辦法。有些人對於這種辦法或許認為中國飛機太少不易作到，其實要作並不困難、我們的飛機雖然少，但是法蘇的飛機卻是世界最多的，能否實現就要決於中國的外交方針。其次我們抗戰的綱領不能再是一種標語。單就「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說，必須真正使有錢的人拿出錢來，有力的人有地方用力。真要自私自成性只知道有家不知有國的人拿出錢來，必須實施戰時的非常辦法。真要有力的人出力，必須一面不使現成的力量分散而能訓練成為抗戰的力量，一面發動潛伏的力量使變成抗戰的補充力量。前者如各機關各團體的人員特別是下級人員，中等以上各學校的學生，戰區流亡出來的青年和壯丁等等，都是主要的，後者如各地的農民，工人乃至知識分子若加以宣傳，組織，訓練，都是偉大的力量。再如物資的力量也要在具體的統制計劃之下動用起來。敵人封鎖了我們海口，正是我們輕重民族工業發展的機會，政府要一面以國營的方式經營最重要的一部分輕重工業而以獎勵的方法提倡較次要的民營輕重工業。

抗戰的積極主動的方針還須應用在外交上。捭闔縱橫的均衡外交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能希望用溫情的個人的拉攏達到友邦援助的目的。我們須知道每一國家的外交都是它內政的延長，同時又是以利害關係為根據的。我們要觀察各國的內政及其利害關係，

以測定各國的外交方針，決定我們的敵或友。九國公約會議以來許多國際政治的變化，已經給與我們不少的教訓和指示，我們再也不能彷徨了。蘇聯與我們的敵人立於對立地位，日本最後是要進攻蘇聯，先侵略我們也可以說是為進攻蘇聯的準備。日本視海參威為描對日本心臟的匕首，準備用當年攻旅順二倍以上的犧牲攻奪海參威，再進而占領西伯利亞。日蘇是誓不兩立的，蘇聯和我們的利害正是一致，我們要趕快地聯絡蘇聯，蘇聯願意並且能夠「每二十分鐘派二十架飛機轟炸日本的三大工業區」（風傳是九國公約會議後蘇聯向英美的提議）。其次英美在華的利益也一天天地被敵威脅，敵的炸彈又不斷地教訓著英美，英美總有一天斷然起來的時候。不過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英美本國及殖民地人民對日經濟制裁，最有效力，並且立刻做得到（詳請參閱拙著《日本工業的危機》），但是我們的國際宣傳做得太不夠，對日經濟制裁的聲浪竟成了曇花一現了。法國因為法蘇的關係，只要中蘇關係切實聯繫，他自必幫助我們。此外這於其他各國也依上述原則來決定方針。在這次的外交上還有一點完全給大家忽略過去。總理的遺教要聯絡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壓迫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日本侵略中國是為獨霸東亞的第一步，亞洲的弱小民族正和我們利害相同。日本還要征服世界，南洋及中南美洲各弱小民族也和我們利害關係一致。這些民族對於日本的攻擊是有效力的。例如印度，澳洲，東印度乃至中南美洲各國能和日本斷絕經濟關係，日本工業立刻崩潰。又如台灣朝鮮及日本民眾是我們抗戰的主要力量，也是我們所忽略的。在抗戰的第二階段上，我們應當多注意並努力這些工作。

中國抗戰與日本民眾反戰

中國全民族已在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抗戰；日本民眾也向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反戰運動。前者為著全民族的解放，後者為著全階級的解放；二者的手段雖然不同，而其目的則一。中國抗戰的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包括天皇，貴族，官僚，軍部，財閥等統治階級），日本民眾反對的對象也是日本帝國主義；二者的敵人大體上是同一個。若中國抗戰，日本民眾反戰可以發動起來；若中國抗戰到底，日本反戰運動就可以達到最後的目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過來說，若日本人民反戰，中國的抗戰可以減輕不少的壓力，若日本反戰運動擴大，中國的抗戰就提前達到最後的目的，也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者的戰場或許可有地域上的分別，但其目的卻又完全一致。中國抗戰與日本反戰，具有極密切的關聯性。中日民眾攜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可能性，並不是虛構的。希望這一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必須雙方認識清楚的指導者多加努力。

中國抗戰的理由正大，容易為一般民眾所認識。日本強盜的野心在於亡我們的國家，滅我們的民族。國家亡了，自己就是亡國奴；民族滅了，個人就是世界的棄民。個人的生存和幸福，全繫於國家和民族之完整。日本強盜雖然厲害，我們抗戰尚可以有打勝仗的希望，若不抗戰就永久沒有翻身的餘地。何況日本強盜並不真正厲害，問題只在於我們太不厲害罷了。

但是日本民眾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傳統的教育政策及文化政策的麻醉，軍國主義有意地無意地，或多或少地殘留在頭腦中，所以除非相當覺悟的前進分子以外，不容易馬上覺察到反對戰爭的必要。所以初期的反戰必定為前進的知識分子所領導。等到戰爭相當持久而國內財政經濟的變化影響到人民一般的生活的時候，反戰的思想及運動便漸漸擴

大起來，到了日本的作戰碰到大釘子的時候，反戰運動便由成熟而轉變為國內的社會革命。一個經過正確思想洗禮的俘虜，曾經這樣說過：「我們相信日本如果打了敗仗，那時日本國內可能發生革命，日本大眾可以得到解放。」（見《新華日報》《日本俘虜訪問記》）。這是很正確的觀察和自信。如果懷疑：日本反戰的消息是否可靠，或日本社會革命的爆發是否可能？那末就請他多考慮這三個過程。

現在呢，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已經走到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界。前進知識分子的反戰運動，已經相當的普遍化。知識分子經過幾次的大逮捕了，據說十二月間被捕的人數已達七千五百人之多。其構成分子包括著學生、教授及國會議員。最近被捕的大內兵衛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美濃部亮吉是天皇機關說創設者貴族院議員美濃部達吉的兒子，其受乃父自由主義思想的熏染明顯表現於著作中，有澤廣己充其量也不過是個經濟資料整理者。東京帝大少壯教授皆擁護大內等，而軍部代表的土方成美學長終於不得不辭職，也是反戰普遍化之一證。末次內相專給被捕者戴紅帽子，事實皆在反證了。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左傾各派因為反戰運動而統一起來。以前日本正統派（或稱講座派）和勞農派的對立到不可調和的地步，這次竟然因鬥爭目標之相同而統一，增強反戰力量不少。這是東京警視廳的秘密報告。日本人民反戰運動，並且已由知識分子的反戰進展到實際鬥爭的地步，大阪工場的怠工及新瀨近郊的爆炸雖已成了過去，但是二月廿八日神戶碼頭的大流血卻又決定了日本人民反戰運動之踏實的展開。日本政府接受了末次大將來長內相，軍部法西斯的統制更加得到了開展的地基。狹隘國家主義者的末次大將，為造成軍事法西斯獨裁的統治而不惜以全力壓迫左傾各派及自由主義者，並且企圖消滅自由主義及左傾各政黨，統一於一個法西斯政黨。末次的這種努力只有驅使日本民眾的反戰運動更加發展，更加踏實地發展。

日本民眾反戰運動發展到極點，就是和中國的抗戰合而為一，換句話說，就是參加

抗戰。日本俘虜曾經很坦誠地說過：「我們不是不想回家。但是現在在中國正進行著爭人類進步的工作，我們還是願意留在中國工作。」他們也已在前線做過種種工作。這雖說只是極小局部的事實，但也足以證明日本反戰運動可以發展到第三階段的現實性；中日民眾攜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是一個幻想，而實在有它那由可能性發展到現實性的根據。

至於這個現實性何時才能普遍的成熟，這就要看我們主觀的努力了。上述日本俘虜之覺醒過來，不是一件憑空掉下的事，而是經過苦心灌注正確思想與切實訓練的。

原載一九三八年三月《抗到底》第六期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

一、日本人民反戰運動的開始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不自今日始。自從日本資本主義相當發展而人民逐漸覺悟以來，日本人民即已反對無理性的無人性的戰爭。所以三十年前日俄戰爭將要爆發的時候，日本前進的知識分子即便從事於反對戰爭運動。這個運動隨日俄戰爭的爆發而實踐化，擴大化。當時反戰運動的指導階級是前進的知識分子，有幸德秋水，土界利彥及內村鑒三等人，指導的主體是由明治年間最著名的萬朝報社分出的平民社。平民社創立於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完全因反對戰爭而創立。平民社當時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發行機關報《平民新聞》，從第一號起即公然揭載反戰的記事 and 主張。他們反對戰爭的三大理由是：（一）戰爭違背人類博愛，破壞社會主義（《平民新聞》第十號）；（二）戰爭是為布爾喬亞而有的，其他平民只作犧牲品（《平民新聞》第十三號）；（三）承認戰爭的眾議院是地主及資本家的代表，而不是平民的代表（《平民新聞》第十號）。他們並且因為反對戰爭而反對增稅，社會主義的老先輩土界利彥，首先做了反戰的犧牲者而被捕下獄。平民社還和社會主義協會合作：舉行社會主義研究會，婦女講演會，及東京近郊的小講演會，其後還組織日本全國旅行宣傳隊下鄉工作。在各地方還設立社會主義協會的支部，採取什麼研究會，什麼平民新聞讀者會，其普及的地方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可說普及於窮鄉僻壤，還有早稻田大學的社會學會等外圍團體，也都處於平民社指導之下。平民社創立的第二年，美國日僑還在河上清的指導之下成立了日本人社會黨，與國內的反戰運動互相呼應。

當時反戰運動的對象是帝國主義戰爭，所以日本人民特別和俄國前進的人民聯絡。在《平民新聞》第十八號上掲載一篇《寄俄國社會黨書》，提議日俄勞工攜手反對戰爭。明治三十七年八月又派片山潛出席萬國社會黨大會，和普列哈諾夫握手，做成反對戰爭的決議。日本社會黨也因反戰而加入第二國際（萬國社會黨）。日本社會主義協會當時還在反戰運動當中發動普選運動及社會主義運動，以為反戰運動的幫助。

二、日本人民的反戰情緒

現在，日本人民在日本軍閥推進侵略戰爭之前，更要反對戰爭。因為侵略戰爭不但於他們無益，並且有害。他們在侵略戰爭進行中，只有加重負擔，犧牲生命，並且徒然延長他們獲得解放的期日。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民眾負擔了幾十萬萬元的所謂「滿洲事件費」，死亡了二十多萬人，他們自己卻一無所得，所以一般日本士兵都怕打仗。所以，日本士兵澤村利勝在自述中說，「來到戰場總想著這些（雜念），怎樣有勇氣拿起槍來啊！和我同一階級的人們，都是懷著滿腔想家的心！」「越想越覺得侵略戰爭可恨！」另一個士兵中村敏雄在自述中，也向他們的弟兄呼號著：「遠離父母妻子，來做侵略戰爭的犧牲品，是為了誰呢？回想一下『滿洲事變』罷！死的不盡是我們的弟兄嗎？但是我們的家族得到了什麼呢？除了悲哀和負擔加重之外？……這悲哀的戰爭只為了在國內花天酒地的資本家、地主及軍閥們呀！反對這為他們流血送命的戰爭罷！把這戰爭轉變為反對軍閥、資本家、地主的戰爭罷！」就是日本士兵的家屬也都同樣地厭戰、反戰，從許多家信中都可以看出。每天日報上登載的日本士兵的家信，其內容不外乎是想夫念子的情緒，甚至於誘勸逃跑。日俄戰爭當時的愛國精神完全喪盡了（當時日本士兵還受著軍國主義的熏陶）。日本士兵厭戰與反戰，已在日本國內引起了許多嚴重的事變，

如工人怠工和罷工，破壞工場，焚毀汽油。二月初台灣礦工的大反抗，及二月廿八晨神戶碼頭的大流血，尤其是重要的事實。

三、最近反戰運動的開展

日本人民反戰運動已由知識份子反戰的階段，走上了人民普遍反戰的階段。前進的知識分子反戰的情形及其因反戰而大批地被捕，據東京方面的特殊資料，其經過可以歸納如下：（一）最近凡與勞農派，日本評論家組合，日本無產黨，日本勞動組合，日本全國評議會（勞工團體）等團體有關係的人，都被內務省誣為「赤化」而加以違反（國內治安維持法）的罪名，逮捕下獄。（二）去年四月成立的日本無產黨及最有權威的日本全國評議會，也由內務大臣末次信正加以「擾亂日本國內安寧秩序」的罪名，下令橫加解散，其餘認為有嫌疑的政黨，交付警視廳繼續偵察。（三）這次被嚴密搜捕的地方，非常普遍，其主要地域即有東京、大阪、京都、愛知、靜岡、兵庫、岡山、新潟、瀝木、福島、和歌山、秋田、岐阜、大分、富山、群馬、北海道及長崎等一道三府十六縣。（四）東京市被捕人員中的主要份子，有勞農派的理論指導者山川均、猪俣津南雄、荒火田寒村、大森義太郎、向阪逸郎、高津正道、岡田宗司及中西伊之助，有社會大眾黨議員黑田壽男，日本無產黨執行委員長（人民戰線指導者）加藤勘十；前無產黨書記現任東京府議員鈴木茂三郎，及著述家的稻村順三。東京市議員的中島、三輪及安平等人也在其列。其他各地方的被捕人員，則以工人領袖為多，大阪方面被捕二十三名，京都被捕十一名，富山縣被捕六名，和歌山縣被捕六名，岡山被捕九名，兵庫縣也有五個著名的工人領袖被捕，其一是日本無產黨神戶支部執行委員長木村錠吉，其二是副委員長青柿善一郎，其三是書記長桑田喜三郎（屬於友愛俱樂部），其四是執行委員森口新一，

其五是扇港陸會支部主事塩田真太郎。(五)自一九三五年夏第三國際第七屆世界大會決定議案改變共產黨工作方針以來，日本勞農派即與正統派合流，而大事活動，最初以社會大眾黨為中心而與各政黨進步份子提攜，圖謀樹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後又組織勞農無產協議會，去年四月間始改稱日本無產黨；中日戰爭爆發後遂發起反戰運動。(六)去年七月戰爭爆發後，第三國際由美國共產黨分發給日本左翼份子種種宣傳品，鼓吹樹立和平外交，宣傳援助戰死士兵遺族，出征工農大眾免除納稅義務，並指示戰時經濟問題。

四、日本政府壓迫反戰

這樣日本的社會運動與反戰運動配合起來，已經構成了日本內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反戰運動上劃出了一個新的階段。對於這一點，日本當局非常地重視。從日本內務大臣末次發表的言論，也可以窺見一斑：

「從來日本的社會運動，常缺乏相當的正常工作。直到最近竟有勞動政黨提出種種改換日本國情的主張及主義，以企圖破壞政府的國策。這次被捕的人物，不僅煽動日本人民的思想，並且積極從事於第三國際的人民戰線運動及反對日本政府對華軍事。因此，內務省不得不預先防範這種危險思想的散布，特將這種中心份子拘捕，對於以後工人及人民的結社，認真嚴禁……」。 (神戶《日日新聞》號外)

又據神戶當局發表的文告，兵庫縣的左翼陣營有神戶全評議協會支部及友愛俱樂部，多年即向工人團體提倡現實鬥爭，欲有所叛亂。去年三月和日本無產黨神戶支部合併後，對於煽動工人的工作，更是活躍。在五月間，他們竟也參加神戶市參議會會員選舉競爭；

九月間神戶市電所的爭議，也完全是他們鼓動階級鬥爭所激發的。據同樣文告，這次調查的結果，他們實與美國及中國各反戰團體聯通一氣，企圖創立人民戰線，反法西斯，並推翻政府。

五、日本在華士兵的嘩變

日本人民反戰運動，漸漸走上了實踐的途程。不但在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漸漸普遍化，即在華的將官和士兵也漸漸自動地起來反戰了。在平津失陷的前後，有許多從軍的日本知識分子，因厭戰而自殺，許多留日學生的老同學就是這樣結束自己的性命的。這只不過是消極反抗的表示，但是近來的情勢已兩樣了。最近日本駐滬軍事法庭審訊一〇二及一〇三師團的軍官加藤及中野，同時也有士兵五百餘名被審問，聽說都是因為反戰。（八日電訊）據香港電，日本一二一師團山內旅團的一營在上月廿八日上午八時由日本開到吳淞登岸時即全部嘩變。又據美方傳出消息，二月四日至八日，日本第一一師團由南京開往江北時，也有一部分因拒絕開赴前線而嘩變。日本士兵的反戰，已漸由消極的態度轉變為積極的態度了。

六、日本反戰運動的前途

根據我們的理論推測，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可以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前進的知識分子宣傳反戰，或發動反戰運動；第二個階段是一般民眾接受反戰宣傳而發動普遍的實際的反戰運動；第三個階段是日本民眾和士兵覺察出中國抗戰與日本反戰的共同性，而實行中日人民攜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已經走上了第二個階段，反戰的行動漸漸發生效力，這種效力正在增長著。這個反戰運動若再進

展到高一層的階段，那就會由反戰而與我們合作抗戰了，他們可以把這戰爭轉變為反對軍閥資本家地主的戰爭。（正如覺醒了的日本士兵所自述的）觀察過去及現在的情勢，這種發展實有很大的可能性。中日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共同抗戰是彼此爭取解放的同樣手段。中國的抗戰不成功，使日本帝國主義得到了續命湯，可以緩和它內部的危機，結果日本大眾的解放也就不會成功。日本資本主義從它的幼年就被決定著：因侵略中國而生長，也將因中國的抗戰而喪命。日本一般民眾普遍瞭解這個道理之後，他們的反戰就容易發展到抗戰的階段。所以改變日本人民的反戰為抗戰，完全要靠我們的主觀努力。我們一方面要持久抗戰到底，給與敵人以接連的打擊；另一方面還要擴大對敵宣傳，改變日本民眾及士兵對華的觀念，使他們明瞭中日民眾利害的共同性。目前我們政治部第三廳已決定成立對敵宣傳處，將來當有不小成效。還希望民間的國際宣傳團體，也能夠多作這種對敵的宣傳。

原載一九三八年四月《世界知識》第七卷第八期

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剖述

一、第二期抗戰經過的概要

自從我軍事當局有計劃地退出上海及南京以來，中日大戰走進了新的階段，我們的抗戰開展了新的形勢，整個戰局及各戰場，都採用新的作戰方式，新的戰略與戰術，這是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出發點。

先就整個戰局述其大概，當我軍退出南京後。日本軍閥滿以為我國將必「屈膝」投降，萬想不到我國不但軍事當局決心堅強抵抗，舉國上下倒反更加精誠團結。日本軍事法西斯政府遂不得不放棄「速戰速決」的幻想而採用開國以來的第四次御前會議的方式，決定對我繼續侵略戰爭。於是第二期大戰遂自一月間開始。敵人第一步作戰計劃，是一方面分路進占杭州，企圖侵入江西邊境；一方面渡過長江北上，企圖由淮南方面沿運河兩岸及津浦線北進。同時又以海軍威脅華南，企圖切斷或擾亂我國軍火的來源，但這方面因為兵力不足分配，不久即便停止積極的進攻，而集中全力於津浦線南北兩段，意在企圖打通津浦線，威脅隴海線，以便席捲中原，包圍武漢。當時我軍即開始利用敵人深入腹地的弱點，運用新戰略，立刻予敵人以極大的打擊。一月底至二月初旬，敵軍在津浦線上的戰略是採取南段主攻而北段為輔的辦法。最初南段的日軍，也曾連續占我數縣，如鳳陽、臨淮關、蚌埠，企圖渡淮河北上，但經我軍扼守淮河北岸，打擊渡河的敵軍，同時又以淮南路截擊敵人定遠的後路，以考城襲擊敵軍後方，正面又反攻淮北敵軍。經過淮河血戰，敵軍連遭挫折，遂彷徨於淮河南岸，不能向北再進一步。

敵軍打通津浦線的計劃頓遭失敗之後，遂將軍事重心移於豫北與山西，企圖掠奪黃河以北地域，作為西窺陝甘南斷隴海線的根據地。二月初旬敵軍以冀南沿平漢線正面及右翼活動，攻陷安陽、湯陰、衛輝及新鄉，直達於黃河北岸。同時，其左翼又攻占內黃、南樂、清豐、淮陽、淮縣、滑縣以達於黃河北岸的封丘。敵人原欲渡河攻擊開封及鄭州，並與津浦北段的敵軍配合。但是我方太行山、冀南、魯西北，及豫北的游擊隊（其著名的統率者有楊秀林、趙侗、范築克及丁樹本等人）卻在敵人後方與敵錯綜交戰，奪還望都、行唐，及新樂等縣，攻保定後路、豫北冀南各縣，也曾經得而復失者多次，形成拉鋸式的爭奪戰。三月初，我正規軍更渡黃河反攻，收復長垣、內黃、滑縣，並截斷入晉敵軍的後路，而平漢線戰局也因此得以穩定。

敵人為著西窺陝甘南斷隴海線，而北沿平漢線之進攻同時，於二月下旬分五路進攻晉南，第一路自平遙沿同蒲路前進。攻介體及靈石。第二路沿道清鐵路由博愛攻晉城。第三路由彰德經東陽關攻黎城、潞城，以至於長治。第四路由太原汾陽公路向晉西前進。第五路由寧武向晉西北、河曲及保德進攻。初期，敵軍曾經一度進展，南路突破臨汾、侯馬、運城、蒲州，到達風陵渡，西路攻陷離石、軍渡、隰縣、大寧，西北到達河曲、保德，東路陷晉城、長治及襄垣，在晉敵軍，原有四個師團，後增加兩個師團，本來是企圖迂迴包圍我軍並加殲滅，或壓迫我軍退至黃河以南及以西地帶。但是我軍採取運動戰並與游擊隊配合，爭取主動地位，使敵軍陷於僵局。敵人因欲壓迫我軍退至黃河以南或以西，所以採用迅速的迂迴戰略，挺進至黃河東岸及北岸。惟其採多路迂迴方式，遂至各路所配備兵力非常單薄，多即六千，少則二三百人，占地又極廣闊，有些部隊遂為我軍各個擊破，有些部隊不斷地被我削弱，後方被我切斷，前進部隊被我包圍，同蒲路被我切成數段，前後失去聯絡，敵人終不得不用飛機運給養至風陵渡。當日軍大舉進攻晉南的時候，蔣委員長下大決心，禁止在晉各軍退過黃河，再以地勢便利，我軍遂得與

敵人以大打擊，敵軍在侯馬、曲沃一帶的激戰，損失一萬五千多人，在隰縣一戰也損失一萬多人。目前，每日的斬獲都在數百以至二、三千之多。

敵人因為進攻山西的計劃沒有完成，倒反陷於進退維谷，遂又轉移方向，增兵津浦北段，猛烈南犯，企圖一鼓直下徐州，與南段敵軍打成一片，造成進犯中原之第一步準備。敵人在津浦北段曾經一度吃到甜頭，繼續不戰而陷濟南、泰安，直下津浦正面達於兩下店，右翼由膠東、日照進占莒縣、沂水，左翼進擊濟寧，造成來攻徐州三路突擊臨海線的局勢。但是一月上旬的濟寧血戰卻給與敵人很大的打擊，因為上次左翼的南下計劃的失敗，所以這次採取右翼的迂迴，到達台兒莊。但是這次我軍給予敵人的打擊，卻數倍於上次的濟寧血戰。這次的津浦北段的連續大戰約自三月中旬開始，在三月十四日以後的五日中，右翼臨沂一戰，敵軍阪垣師三個團聯隊九千多人被殲滅了五千。正面敵攻陷滕縣、通臨城，進迫韓莊，但不久又即退出韓莊及沙溝。左翼我軍也反攻，嘉祥、濟寧，回濟寧城。同時左翼又分路進擊兗州，攻入大汶口，威脅敵人後路，破壞泰安兗州間的鐵路數十處。右翼我軍的增援部隊側來棗莊，廿七日擊破了敵軍磯谷部隊三千，臨棗台線也被我軍橫斷，台兒莊及嶧縣敵軍各部，都被我各個包圍，敵人後方的聯絡也被我軍切斷。在這種情形之下展開了可與歐戰中的坦能堡大會戰比美（陳誠將軍之言）的台兒莊大會戰，我軍這次的總攻擊共分三次，第一次在上月廿四日，第二次在三十日，第三次在本月六日。第一及第二兩次殲滅台兒莊敵軍五千多人，第三次殲滅敵人兩萬多，繳獲步槍萬餘枝，輕重機關槍九三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門，戰車三十輛，大炮多門。日軍所傷亡的儘是精銳部隊。敵軍這次的慘敗，構成日本帝國主義四十年來陸軍戰史上空前的恥辱，世界各國皆為所震動。

第二期中日大戰中，敵人不但在津浦線、平漢線及山西各戰場上吃了極大的苦頭，即在其淫威四布的江南戰場上也受到很大的打擊。我軍退出上海及南京以來，敵人對於

江南即採掃蕩的計劃，企圖肅清我軍。自一月初旬至三月初旬，敵人一面以蕪湖為據點，一面以杭州為據點，像螃蟹的兩隻鉗子控制著江南全線。又在大據點前面樹立小據點，加以鞏固。在蕪湖前面以宣城和魯港為小據點，在杭州前面以富陽和餘杭為小據點，掩護這兩大據點。我軍則實行迂迴的運動戰，截斷敵人據點與據點間的聯絡，並且積極發動游擊戰，繞襲敵人的側背。我們的正規軍漸改淞滬作戰以來的被動地位為主動的地位，游擊隊又是一天多似一天地澎湃起來。游擊隊曾經沖到富陽、餘杭、武康、吳興公路的東西兩側，不斷地破壞公路及滬杭鐵路截斷敵人的聯絡，使敵人疲於奔命。同時我軍又乘敵人的空虛攻克廣德，收復宣城至長興間的公路，一面牽制宣城的敵人，一面攻擊長興和宜興，因得保障中間通達宜興、溧陽和京滬鐵路的門戶，我們的正規軍隊就陸續向這門戶裡面推進、克復了宜、溧兩縣。三月初旬，陳師最前鋒部隊曾經衝到無錫、常州的南側和金壇以東的地區，對京滬鐵路線和南京，形成嚴重的威脅形勢。我們的游擊隊更配合著正規軍克復了郎溪、溧水等縣，對秣陵關及京蕪公路實行襲擊。在這戰場上，軍就陳師一部言，即與敵人作戰四十多次，殲滅敵軍在五六千人以上。

此外，綏遠西北方面，我軍也以反攻包頭，馬占山部收復了托克托縣，牽制綏遠和包頭，包頭與歸綏交通被我截斷，綏南我方游擊隊也很活躍。

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守住克復的地方，或絕對阻止敵人前進，但是第二次的作戰消耗了敵人不少，即就現勢說，我們的優越地位是日益增高的。現在山西方面，我們仍然佔住大部分的縣份，交錯於敵人的四圍。沿黃河西南兩岸為要點上，皆駐有雄厚的兵力，使敵人不敢輕犯。在津浦北段，我們正在繼續進行著猛烈的運動殲滅戰。在津浦南段和皖南江浙方面，我軍也正在肅清正面的殘敵。西北方面我軍也正在步步反攻，節節進展。我們的游擊隊更散在各戰場上積極活動，已經把敵人的後方做成我們的前方。我們全面的戰局已由被動地位轉為主動地位，運用攻守兼施的運動戰，陣地戰又與游擊戰配合，

對敵人進行著全面的殲滅。我們全軍士氣的振作及將士的拚命，尤其是第二期作戰的特色。

二、第二期勝利的原因及其影響

抗戰第二期勝利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檢其原因固然很多，而其最根本的應推軍民全體精神之振作。我國對日全面的抗戰促成全國大團結的實現，而抗戰的繼續進展更加鞏固了這種團結，也是理所當然。「團結就是力量」，有強大的力量，則可以打敗強敵。白崇禧將軍對外籍記者談戰局，有幾句話說得很透切：「……觀抗戰初期，我方在南京上海等處損失較敵人為重，第二期作戰則傷亡頓形減輕，甚至敵人犧牲較我為重。個中理由，無非我國軍民團結一致，愈戰愈強，及變更作戰計劃，放棄陣地以避免敵人巨量機械化部隊之優越火力，採取運動戰以發揚我軍之機動威力所致也。……」白氏且引古訓「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闡述這次勝利之得力於精神之振奮，實在說盡我軍勝利的根本因素，非是深明我國政治問題核心的軍事專家不能作這樣透切扼要的分析。我們如果更詳細地列舉勝利的理由，就可以得下列幾種：

(一) 前方將士作戰積極性之提高，特別是各戰場最高指揮將領守土衛國精神的堅決，是勝利的第一原因。南京失陷後，敵人乘其一時的勝利不戰而連占我濟南、泰安、津浦正面直達兩下店，右翼由膠東、日照，進占莒縣，沂水左翼進擊濟寧，在極短期間素稱天險的泰山山脈全部落於敵手，造成敵人夾攻徐州三面突破隴海線的局勢。這不是戰之不利所致，而是統帥不戰潰退所致。但自李宗仁將軍坐鎮徐州以來，則不但日軍不能越徐州一步，津浦南北兩段都是屢建奇功，開抗戰以來勝利的新記錄。徐州安定一如後方，老百姓竟以姜太公稱李氏，四面的老百姓幫助軍隊，漢奸逐漸絕迹，造成津浦大勝利的基礎。這不是單純的戰術問題，同時也是政治的問題。這種條件完全靠最高領袖

英明的領導和各戰區將帥卓絕的指揮形成的。

(二) 新戰略和新戰術的廣泛採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在第一期抗戰中，我軍的戰略大都囿於單純的防禦戰，各戰場大都敵來則戰，敵停我也停甚至敵來則潰，敵退我不進。北戰場失地之迅速由於後因，東戰場犧牲之大由於前因。但自我們退出上海及南京而抗戰進入第二期以來，我們即採用新戰略，放棄被動的單純防禦戰而轉為主動的攻擊性的防禦戰。津浦南北段的連戰連捷，完全出於這種主動的攻擊。抗戰第二期的戰術也有新的改變。第一期完全採用陣地戰，主力戰，致使犧牲極大。第二期則以運動戰配合陣地戰，以游擊戰配合主力戰。江南、山西，及冀豫各地的勝利，完全由於這種新戰術，即津浦線的勝利，也未始不是由於這種戰術。因為這種新戰略及新戰術的運用，而敵軍在各戰場疲於奔命，陷於進退維谷，等其總崩潰之到來。

(三) 各戰場軍民之進一步的合作，也不失為這次勝利的理由。在第一期東戰場的經驗，告訴我們軍民之不合作及漢奸之破壞使我們軍隊吃到大虧。但自入第二期抗戰，各地都積極動員民眾，特別是第五戰區的動員工作可算相當積極。雖然因為環境的關係還沒有十分開展，總算做到軍民相諒解的程度，老百姓不肯為敵人收買去當漢奸（據昨天的消息）是新鮮的現象，敵人的漢奸政策在徐州一帶不能發生作用，不能不算是勝利的理由之一。此外，江南、山西、太行山一帶，平原近郊、冀南、豫北各地，皆有人民的抗日自衛軍，到處與敵人作游擊戰，牽制敵軍作戰的集中。陳誠將軍說得好：「敵軍在中國境內各戰場者，計有五十餘萬人（在東北四省當不在內），而參加台兒莊會戰者不過五六萬人，彼何以不抽調他處兵力增援？此蓋因我國自採用游擊戰以來，各處團殲其小部，襲攻其後方」有以致之。例如山西境內我方有二十萬游擊隊，致使敵人五師團之眾只能據守同蒲路沿線，不敢遠離鐵路一步。其他平漢線，以及江南江北浙西各戰場，都同樣牽制著敵人。

(四) 敵人弱點的暴露，也是我們勝利的理由。這種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說。其一，是日本兵力不足分配於日益擴大的戰場，財政經濟的支絀限制著軍火的充分補給和任意的消耗。在沂河戰役上，我軍獲得敵軍牟田作戰命令第四大號支隊會報一件，其中有幾點重要的敵情：「①近來作戰我屢挫折，常為勇敢之華軍打擊破，蓋由於左右連絡之不良；②彈藥糧秣應格外節用，目下日本舉行數十萬之動員，其戰場約當日本國大之一倍半，今戰事方歷半載，各物俱感接濟不上，炮彈手榴彈因作業能力之關係尤感缺乏，各部隊依現下情勢應格外節用；③戰時兵員編制之不當，每中隊僅有一五七名，亦為失敗原因之一。」其二，是日本士兵厭戰與反戰情緒的高漲及行動的表現，數十年來日本人民在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重染之下，大部分人只覺得中國人野蠻，文化落後，國家不成為其現代國家，中國人不愛國，中國兵柔弱無能，不足一擊，因為覺得征服中國為合理的要求，「膺懲」中國為正當的行為。但自我們發動全面抗戰以來，屢次給與日本士兵以大打擊，他們遂改變輕視中國的念頭，甚至畏怕我們將士英勇的抗戰了。所以在作戰下常畏縮不前，特別是在肉搏的時候。加以日本這次師出無名，完全違反正義和日本民眾的利益，日本前進的民眾皆起來反對，發動反戰運動，反戰的情緒，深入民間及隊伍，日本士兵遂由厭戰而積極反戰。這次津浦線上俘虜之特別多，是一種消極的表現，而上海及南京各方面日本將士屢次的嘩變是一種積極的表現。因而大部分日兵作戰不很努力，也是失敗的原因。有一部分沒有覺醒的日本將士則因為第一期戰爭的暫時勝利而驕傲起來，數月來日本軍隊紀律之敗壞，已經在所謂「皇軍」的名譽上烙上莫大的耻辱。古訓說得好：「驕兵必敗」，這樣的「皇軍」自然沒有不敗的道理。

總之，抗戰第二期勝利的諸原因都是很確實的，進步的，並且這些原因都在日益發展的過程中，只要我們堅持抗戰下去，我們方面的優點是要日益增加，而敵人方面的弱點也更要日益暴露，我們抗戰自然是要連續不斷的，集小勝為大勝，最後必定驅逐日本

強盜出於國境之外。然而這次勝利的最重要的一點，卻在於勝利對於各方面的影響，這些影響更加鞏固抗戰的基礎，增強勝利的把握。現在因限於篇幅，只就各方面的影響簡單列舉出來：

- ① 打破一部分失敗主義者的觀念，阻止中途妥協投降的傾向；
- ② 給與全國人民勝利的信心，提高將士的戰鬥力；
- ③ 證明新戰略及新戰術的成功，保障新戰略及新戰術的運用；
- ④ 證明軍民合作的功效及其必要，便利各方面的動員運動；
- ⑤ 對世界保證我國抗戰勝利的前途，增強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信賴，使各國官民更加援助我們抗戰；

⑥ 改正日本國民輕視及鄙視中國的觀念，增強他們對於戰爭辛苦困難的感覺，使他們更加積極起來反對軍閥政府的暴行；

⑦ 提醒傀儡漢奸明白日本強盜終必戰敗，阻止他們認賊為父為虎作倀的荒謬行為。

以上所列舉的都是良好的影響，但有一種反面的影響，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的人所不能忽略的，就是在我們大勝利之後，敵人更將增調大批軍隊與我們作更大規模的決鬥，採取新的戰略戰術及更毒辣的手段攻打我們。敵人自台兒莊大敗即自認為四十多年陸軍戰史上莫大的奇辱，又為穩定他們民眾的反對，而必然地增援大隊，爭取勝利，聞上海方面最近敵人已經新到援兵五個師團。又據昨日的消息，敵人為貫徹打通津浦線的計劃，連日向這方面增援軍隊，先後開來棗莊及嶧縣一帶的，有由平漢線調來的土肥原所指揮的第十四師團全部及劉桂堂偽軍千餘人增加臨沂附近的，有由上海調來的一〇二師團共三聯隊。此外，津浦線上十八日有八列兵車過天津南下，十九日又有十三列步騎兵兵車繼續南下，兩日共計在五千人以上。徐州的消息，沙溝的敵軍裝運兩列車北開，臨時轉嶧

縣增援，另有輜重裝四十大車由公路開出。於此可見敵軍繼續進攻的決心和布置。第四次更大規模的會戰即在目前，我們應有更沉着更積極應戰的辦法才可以應付這個更嚴重的局面。敵人也在準備採取新的戰略，收買漢奸嚴密後方的聯絡，以抵制我們的游擊戰，我們更須本著軍民合作的精神發動廣大的民眾以保衛國土，才不致上了敵人「以華制華」的毒計。

蔣委員長為著這次的勝利通電全國，勉勵軍民，所言各點都是我們應付當前緊逼情勢的指針，所以節錄要點於下：「……獲此初步之勝利，不過聊慰八閩月來全國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憂患與痛苦，不足以言慶祝，來日方長，艱難未已，凡我全體同胞與全體袍澤，處此時機更應力戒矜誇，時加警惕，惟能聞勝而不驕始能遇挫而不餒，務當兢兢業業，再接再厲，以戰局之久遠上著眼，堅毅沉著，竭盡責任，忍勞耐苦，奮鬥到底，以完成抗戰之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據四月八日各報）

（一九三八年四月廿二日）

原載一九三八年五月《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日本反戰運動的國際化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以來，日本國內即有反對侵略戰爭的運動在激蕩著，這是因為侵略戰爭事實上所給予日本民眾的加緊壓榨所激起的。日本內地各階層革命民眾都站起反戰了，台灣及朝鮮的民眾也起來開始後方的破壞工作了。不過，從來的反戰運動還只是個別的，孤立的，彼此之間尚無密切的聯絡，直至最近始漸有日韓台聯成一體作更有力的鬥爭的傾向，日韓台的反侵略戰爭同志漸能集結在一起，努力建設一個推進這種工作的幹部。日本朝鮮台灣反法西斯同盟創立準備委員會之成立，就是這樣走向具體化的序幕。

本會最近接到〈日本朝鮮台灣反法西斯同盟創立準備委員會宣言〉一件，讀了深感吾人從來所把握的日本反戰運動更有其確實性，這種反戰運動的前途更可樂觀。這不是因為一道宣言的辭句而是因為這種宣言的後面確實蘊藏著莫大的動力和發展的條件。吾人近年來即已不斷地強調：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與侵略中國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日本民眾解放運動及韓台的獨立運動和中國的民族革命，就很自然地聯結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前年我在東京的時候，一個著名的世界政治經濟雜誌編輯者，曾經很誠懇地告訴我說：「只要貴國的中央政權強大起來，給予日本帝國主義以強硬的抵抗，我們國內的革命勢力就可以加強百倍，我們的革命就可以取得爆發的機會。」現在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強力抵抗已經一年有餘了，日本大眾的反戰力量和作用雖不算不大，但是方法始終還有多少的缺點，最主要的就是各方面的反戰力量還不能團結成爲一體而作有系統的行動。我們的抗戰固然已經促成日本國內民眾運動的各派聯結成一條陣線，朝鮮獨立運動派也融化成一體，台灣的民族革命勢力更進一步而融化到祖國的陣營中，但是這些革命

力量彼此之間始終還是隔離的，其行動還是各自為政的。這種方式削弱了不少力量。

然而聯結一體的必要，已促使這幾方面的力量融化動作聯結，乃至發展成一個國際的大力量。上引宣言說得好：「現在全世界的人類如果要從這極端的不安中脫離出來，要避免這慘酷殘忍的戰爭，必須堅決保衛民主主義的堡壘，擁護真正的世界和平，對法西斯強盜侵略戰線拚力抗戰。」而「日本法西斯即為世界法西斯侵略戰線中最陰險的主腳，是最凶暴的先鋒。」因此，為要「保衛民主主義的堡壘擁護世界和平，那末非要反對日本法西斯強盜對中國的侵略，擁護中國偉大的正義的抗戰不可」。他們深刻覺悟到的是：「在日本法西斯支配下的我們被壓迫大眾，不管其為了本國內的勤勞大眾也好，為殖民地的朝鮮民族和台灣民族也好，都要明瞭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如果不願意做侵略的工具而極端屠殺中國的兄弟同時自己也跟著滅亡，那末我們為求自己的生存和解放，為救中國兄弟於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屠殺的慘禍，必須對日本法西斯軍閥開始積極的鬥爭。」他們特別是在方法上覺悟到一點：「我們過去都在各自決心之下，在各自鬥爭的領域內，各有為革命而鬥爭的經歷，但到了現在，在我們的鬥爭線上仍有一個最重要而最共同的問題就要解決，就是怎樣把我們的鬥爭力量集中在一個同一步驟下前進，怎樣能夠支持中國的偉大的抗戰，怎樣把在日本法西斯軍閥侵略下的被壓迫大眾發動起來，作成廣泛而且強力的戰線。」

我們為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反世界侵略戰爭的前途而慶幸。我們期待著：這個「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聯合機構」早日健全地成立，勇猛地發展！

七年來的教訓與進步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轉瞬又是七周年了。在這七年間，日本帝國主義是得寸進尺地侵略，我們則越打越強地反抗！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工作進到徹底拚個你死我活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有幾種特點：

第一、完全把東北占為自己的獨占殖民地，排斥各國利權及勢力出於東北，並積極開發東北的經濟，實施所謂「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及什麼「二十年五百萬移民計劃」等等，以謀它的所謂「國防經濟」健全化，期於二十年後東北的日本人在東北總人口中占十分之一，鞏固它的國防線，並同化中國同胞充他們的奴隸。

第二、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由華北而至華中甚至窺伺華南蠢蠢欲動。「皇軍」到處燒殺奸淫掠奪，他們並在華北製造所謂臨時政府，在華中到處製造偽維持政府及維持會，進行種種陰謀破壞中國統一的政治、金融、交通，乃至社會文化等等，以期完成所謂「徹底膺懲」，滅我民族。

第三、在國際上一方面加強「德意日反共協定」的侵略戰線，拿東北華北及華中等占領地的利權引誘德意，甚至於英美；另一方面積極擴充軍備及軍事工業，特別在北滿的「國防線」上積極進行軍事建設，圖謀於最近的將來實行擴大的軍事冒險，再掀起一個更大的國際波瀾。然而我們在這種殘暴的蹂躪及毒辣的陰謀之前，我們全民族抗日的鬥爭也隨著客觀情勢而有驚人的進步：

第一、在客觀情勢的逼迫下，全民族主觀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全民族緊密團結，各

黨派停止內爭，一致對外堅決抗戰。這一年來抗戰的經驗且已將從前的「恐日病」消除淨盡，任何中國人民不復也不敢再說句對日妥協的話了，大家只在「不抗戰就滅亡」的覺悟下奮鬥著，民族的自信是在日益加強著了。

第二、我們抗戰的力量在現代的激烈戰爭的磨練中日益增長而強大起來了。我們和敵人的作戰將士傷亡的數量和比率漸漸接近，我們軍備的現代裝備也漸漸趕上敵人，我們士兵的戰鬥精神的進步正和敵兵的頹喪成反比例。雖說失地越來越大，抗戰越來越艱苦，但是徹底的民族抗戰並不能以失地之廣狹來衡量勝敗，實則日寇占地越大，其作戰困難越增加，軍隊越深入，其毀滅的危險性越大。

第三、我們的戰略戰術都隨著抗戰的進展而日益進步。第二期的戰略和戰術比第一期進步，第二期作戰的缺點，在第三期復又修改了許多。我們不但在陣地上和軍隊設備完全現代化的敵軍作強烈的火拚，我們的游擊隊和別動隊也很靈巧地出沒於敵人的後方，常常出其不意的襲擊敵人。正規軍和游擊隊及別動隊配合，游擊隊和別動隊彼此間的聯絡，陣地戰和游擊戰的機密聯絡等等，都是第二期作戰的最大進步。

第四、這七年間我國最大的進步，還要首推外交路線的成功和進展。七年前我們的外交差不多是偏重於柏林羅馬和東京的。後來在事實的教訓下遵守了總理的遺教，漸和「平等待我的民族」及國家恢復邦交並切實合作。和平的民主的國家如英美法蘇等沒有一個不是我們的親友了。他們在抗戰中怎麼幫助支持我們是無庸贅言的，世界和平戰線及反侵略戰線之日益加強不獨是世界和平之福，同時也就是我們全民抗戰莫大的助力。

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

一、九·一八事變的劃時期的意義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陰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侵略，是具有劃時期的作用和意義的。日俄戰後日本經營東北的範圍，還不過限於南滿鐵路附屬地的局部範圍，充其量也不過是在「滿鐵王國」支配下，統治著一小部分的地域，至於絕大部分的地域還是受中國統治權的支配，當時的東北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充其量也不過是處於半殖民地地位。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東北還不以完全的殖民地統治著，它只是在經由「滿鐵王國」及關東軍的瘋狂軍人伺機製造更廣大的殖民地，企圖把他們的所謂「滿蒙」（包括東三省熱河及內蒙古）整個置於它的殖民地統治之下。這不過是更大殖民地的製造時期罷了。

但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情勢就完全兩樣，我們東北行政當局對日本帝國主義陰謀的控制力完全消失，日本帝國主義者經營東北的作風，前後是截然不同判若兩樣的。無怪乎現任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大放厥詞說道：「滿蒙的經濟開發雖沒自始即為滿鐵的使命，但是以前還不能夠充分執行。可是此後便漸處於得以傾注全力於經濟開發的環境了。換言之，現在進到了得以專念於經濟開發的時代了。」（松岡〈告日本朝野書〉）

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東北還有許多顧慮和阻力，特別是自東北行政當局統一於國民政府而青天白日旗飄揚於東北各地以後。單就經濟開發一點說，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的東北經營幾乎可以說步著衰退的傾向，至少可以說到衰退期的前

夕。經濟的開發最主要的要靠經濟大動脈的交通網，但是當時東北當局則以其過剩資本投於國營鐵路上，鋪設滿鐵的平行線以與滿鐵及其支線競爭，日本方面覺得是一種絕大的壓迫，事實上滿鐵的鐵路經營的確受了相當的影響。此外，東北當局還積極建築葫蘆島港，計劃完成一個東北地方自主的海口。這又於日本侵略者特為東北四省民眾膏血吮管的大連，也是一種絕大的威脅。葫蘆島築港成功後，大連在華北的地位將一落千丈，而東北的物產則可以經由自營的鐵路到葫蘆島出海，當時自營鐵路的運費低於滿鐵，所以東北貨運就很自然地集中到自營鐵路這方面來。

當時日本侵略者對於這種情勢是岌岌不可終日寢食不安的，他們尤其是恐怖中國統一的局面穩定下來，不但要設法收復東北既失的權益，並且會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下動搖侵略者夢想中的大陸政策的基礎，於是依其預定的計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二、「事變」後海陸空交通網的擴張

交通網是經濟的大動脈，同時又是軍事及經濟侵略的急先鋒，所以日本經營東北的第一步，就是占住主要交通運輸網的南滿鐵路及其支線，在九·一八事變後更加大事擴張。「事變」後，日本擴張大陸交通網上還有更重要的一個特色，就是開築日本海沿岸的新港口。日本已不復拘於「大日本主義」及「大連中心主義」。

高喊二十年的「日本海中心論」（松尾小三郎「圖們江經略」）居然在這時候被日本朝野所重視，日本侵略者最近的企圖竟然要把日本海改成日本的內海，縮短日本到大陸的路線，保障兩地運輸的安全。這在大陸政策起着絕大的作用。此外，在航空權威的時代，侵略者也沒忘記航空網的敷設，這是「事變」後值得深刻注意的第一件事項。

這不但是因為交通網具有日本所謂的「國防第一主義」或僅限於輔助經濟的剝削而已，在交通機關本身即有極高的剝削性，例如就鐵路一項言，直接剝削東北民眾的事實即可舉出兩項來講：其一是經由運費之高昂以剝削東北農民，因為運費就是構成農產品市價的一部分的，獨占東北農產經紀權的商人盡可以用降低農產物價的方式轉嫁給東北農民。泰安鎮至大連的大豆市價當中，產地的原價只占三成（實則農民第一手的賣價恐還要低些），而運費則占七成；由依蘭轉哈爾濱及三棵樹而至大連的大豆，原價也只占四成而運費占六成（鈴木茂三郎《日本獨占日本的解剖》三五四頁）。其二是東北本地勞工的剝削，日本資本家是以「殖民地印度以下的工資」（山田盛太郎的名言）剝削著東北同胞。同樣的工人及同樣的工作，而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工資卻有天壤之別。據《大連商工》日報的調查，大連一般工廠工資的區別是：日本人每日二元四角六分，而中國人則只有七角四分（一九三五年間的情形），中國人工資不及日本人工資三分之一。在日本資本剝削下的東北工人總數究竟多少，雖尚無統計，但只就滿鐵公司的社員及從業員計算，一九三六年三月末即有十七萬人，其中大部分是最近增加的。這樣巨數的東北工人供著東北交通網獨占者滿鐵壓榨著膏血。

現在再來檢討這七年來滿鐵的鐵路交通網擴張的情形怎樣？「事變」後東北鐵路網大擴張的關鍵在於滿鐵承受偽滿國營鐵路的經營及增設。自一九三三年二月起，偽滿即將從前東北行政當局所敷設而為偽滿收為國營的全部鐵路托滿鐵經營，滿鐵遂於同年三月設鐵路總局以行綜合的經營。一九三五年三月又從蘇聯手裡收買了中東鐵路，而滿鐵支配下的路線驟然大為擴張，其間滿鐵在偽滿委托下敷設的新路線的情形更值得注意。鐵路局設置以來，滿鐵新敷設的路線截至一九三六年八月末止，即已有三十二條，里程總數約在四千公里以上。就東北鐵路的發展情形考察，中東路及南滿路兩線接軌當時是

三千七百公里，其後二十年間，鐵路一年的延長里程，平均只有六十公里；再幾十年間，增至三百公里；而「事變」後五年間，新設的鐵路即達四千公里，平均一年延長八百公里。現在東北鐵路網的全貌如下：

滿鐵公司線	一一三〇·五 公里
偽滿國營線	七二九五·五 公里
民營鐵路	三四五·四 公里
總計	八七七一·四 公里

事變後，日本在東北港灣的經營也有顯著的發展。以前只是採取「大連中心主義」，那時的情勢是北有海參威，與大連分庭抗爭；南有葫蘆島築港，對於大連也是一個極大的威脅。日本與大陸的貨運不走大連，就須經由朝鮮釜山而至門司港，都是一個大迂迴的路線。「事變」後，日本乃積極開闢朝鮮北部的港灣，以期縮短日本與大陸的交通距離，奪取海參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放棄葫蘆島的築港，於是決定「三港三系統主義」，除加強大連的地位外，還興築羅津系統的港灣，繼續興築葫蘆島港。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羅津系統的港灣。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日本拓務省指令開築羅津港，翌年四月廿八日即開始動工，其工程相當浩大，分成三期興築：第一期在一九三七年完工，第二期在一九四二年完工，第三期在一九四七年完工。第一期工程完成後，其吞吐能力為三百萬噸；第二期吞吐能力可以增加三百萬噸；第三期完成後，吞吐能力又可以增加三百萬噸，總共可達九百萬

噸。同時，且以清津及雄基為輔助港，正如羅津港的左右翼。雄基港的吞吐能力雖然不大，每年不過三十萬公噸，但是利用圖們江的筏子運送木材是最方便的方法。清津港是朝鮮北部的中心點，自北鮮鐵路委托滿鐵經營，及長圖鐵路完成後，已可以由長春直接到清津港，它現在的地位還在羅津港以上。

日寇經營這一新系統的交通線，在其對東北的經濟掠奪上有莫大的作用。它把吉林及黑龍江一帶到海口的距離縮短了許多，譬如從長春到北鮮之港比由長春到大連要近三四十公里，由哈爾濱經過拉濱線到北鮮二港比其到大連要近二百公里。再者北鮮二港距離大阪比大連距離大阪要近六百公里以上，北鮮至敦賀及舞鶴更要近至七百公里以上，這樣由長春經由清津而到敦賀要比經由大連近至七百五十公里以上。由長春乘長圖線經清津到大阪比經由大連，貨運時間要減少十七小時，客運時間更減少二十一小時。日本還借這一新交通線的開闢而便利日本西部的發展，近年在日本海沿岸興築了不少的新港，羅津系統的港灣的意義更大，將來日本製品之消納於吉黑各地及吉黑兩省的物產之輸送於日本，將必全部經由這條路線。吉林一帶是大森林及礦產區域，吉海路沿線的森林面積約有七千平方公里，木材有二七·五億立方英尺，約有五千萬噸。中東路沿線，拉哈及牡丹江流域尤為豐富，面積約占一萬九千平方公里，木材達一百億立方尺，約在一萬五千噸以上。礦產在吉敦線的額穆、舒蘭及樺甸等處有五百個煤田、許多金砂田、三個銀鉛礦。在吉林東邊的延吉、汪清、和龍及渾春等縣，也產多量的煤、鐵、銅、鉛等礦產。羅津系統三港的開港，使日寇更加掠奪了東北的物產。此外葫蘆島的築港完成後（一九三〇年東北行政當局與荷蘭公司訂約築港承辦期五年半，自一九三〇年四月開工經一年又半，因九·一八事變而停頓，現正由日本積極繼續建築中），東三省西部、南部、外蒙古東部及熱河省全部的物產將為所吸收。這一地域的物產非常豐富，熱河的金銀礦產之價值，遠在東北各地以上，金礦區不下一二三處，銀礦區也有三十多處。此外煤礦

區也有百餘處，銅、鐵及硫磺等礦也很多。熱河的牧畜又可供日寇所最急需的羊毛。

日寇為著圓滑敏速達到東北經濟的掠奪起見，特於最近由鐵道總局召集所謂「日滿支交通聯絡運輸事務會議」，經二周間的磋商，規定許多具體的聯絡運輸辦法（據日本《東京朝日》），其於日寇對東北的掠奪將起更大的作用。

日寇在東北的航空事業的經營雖較遲緩，但是最近也已在積極進行中。九·一八事變後增設東京至長春航線，最近且準備再於東京、福岡、青島、北平間，及福岡、上海、南京間開設定期航空路，以與東京長春線聯絡，目前（一九三六年）截止，定期航空路程已達九千公里，其飛機場及中間站有一五〇處以上。東北航空網是以長春為中心，北通滿洲里、黑河、同江、虎林、奉寧等站，南與旅順、大連以至平津聯絡，東南經朝鮮、京城而與日本航線銜接。另一方面，日寇又在積極設立中央航空研究機關，設立準備部及飛行人員養成學校，培養所謂空軍第二線的飛行員（永井遞相出席大阪遞信病院奠基禮途上的談話——《大阪每日》）。這不但具有濃厚的軍事意義，同時自通信之點言，也是經濟掠奪的一種輔助手段。

三、事變後東北各種產業的加緊開發

日寇經營東北再三加強其所謂「國防經濟」的意義。這個「國防經濟」至少有三種的含義：其一是要東北充當軍需工業原料供給地，以便日本國內軍需工業生產獨立自存；其二是要東北充當輕工業或基礎工業區，而使日本內地變成重工業區，以調整從來工業構成的偏重於輕工業；第三是獨占東北市場以消納日本製品，減低日本商品對外的依存性。從這三點看來，所謂「日滿支布洛克」，一面是經濟的布洛克，一面又是軍事的布洛克。所以日寇開發東北產業的政策，一貫地是開發、統制及獨占並施；其實施原則就

是「門戶封鎖」排除第三國的權益。在這產業政策下，凡所謂國防上重要的產業、公益事業、基礎產業，例如京通通信事業、各種工礦業、金融業，乃至移民事業等等，全以「國營」、「公營」、「特許」，及「許可制度」等方式加以統制，其經營則委諸日本帝國主義的卸用資本。東北鐵道及港灣的經營全部歸滿鐵支配，各部門重工業的經營則交「親軍」派財閥鮎川義介獨占。為實現其更有系統更有效的掠奪，而特於一九三三年七月組織所謂「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以「決定滿洲經濟開發的最高方針」。第二年十二月更設置所謂「對滿事務局」，充當治滿的最高機關，名義上雖由陸軍大臣任總裁，事實上東北政治經濟的指導權及統制權，依然操於關東軍特務部的手中。關東軍少壯派軍人指導東北經濟開發的原則，最初是「反資本主義」的，強調「國家社會主義」的。所以偽滿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發表的〈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中有兩點明白揭示：（一）利源之開發排除一部階級壟斷之弊，使得萬民共樂；（二）為圖經濟各部門的綜合的發達，而加國家的統制於重要產業各部門。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前講「反資本主義」是此路不通的，所以日本資本家裹足不前，東北產業的開發也就遲疑不進了。為著吸收資本到東北來，關東軍操縱下的偽滿，也就不再於一九三四年四月補宣下列意旨：對於國防上重要的產業、公共公益事業及一般產業基礎的產業，雖有特別的措置，但對其他的普通企業則只依其性質加某程度的統制，大體上是廣泛地歡迎民間之進出及經營（據〈國勢圖畫〉一九三八年版）。事實上，日本的國家資本因為大戰以來的大消耗無力包辦更大的產業經營，終使其□部代辦者的軍部不得不讓出一部分產業給比較親近的財閥去經營。於是「滿鐵王國」終於在經營「一元化」的美名下讓出工礦業的經營範圍給鮎川義介，日本產業會社遂被改組為滿洲重工業公司而投其四億五千萬元資本金於東北的工礦業上。滿洲重工業的事業範圍是滿鐵工業、輕金屬工業、汽車製造業、航空機製造業、煤礦業、金、鉛、銅、亞鉛等礦業，及內外各種的事業（據〈讀賣新聞〉八月廿一

日所載〈躍進東京的國防產業的展望〉，包括著幾乎全部的工礦業，日本朝野竟認其為滿洲產業五年計劃的「主流」，負所謂國防的使命（同上）。此後財閥資本在日本資本主義支配的比重是更要增大的。

日本國家資本和財閥資本就在這樣協調夾攻的方式下推進其對東北的經濟掠奪了。從來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額即占外國投資總額二〇六，二〇〇萬元的一五一，〇〇〇萬元，約當七三·二%（據鈴木少兵衛〈最近殖民地政策與殖民地運動〉十九頁）。自從九·一八事變後偽滿成立以來，日本投資的比率不但是絕對地增大並且逐漸排斥第三國的資本而登上獨占的地位。中東路居然被收買了，各國資本也都不敢問津。而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五年間，日本的新投資額竟達到一一六六〇〇萬元的巨額，其投資事業別的分佈狀態如下：

九·一八以來日本對滿事業別投資額（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

事業別	總金額（百萬元）	比率
運輸通信倉庫	七五九	六五·一
工業	二〇三	一七·四
礦業	四三	三·七
電器瓦斯	四〇	三·四
農林業	一七	一·五

（續表）

日寇投於東北的資本絕大部分集中於負有特殊使命的所謂特殊公司及準特殊公司上。九·一八事變後新成立的這類特殊公司大小不下三四十家，其主要的公司、資本及設立年月如下表：

偽滿特殊公司一覽表（單位千元）

土木事業	一二	一〇〇・〇
金融交易所信託	四〇	三・四
商業	一五	一・三
雜類	三七	三・二
合計	一二六六	一〇〇・〇

特殊公司		公司名稱	設立年月	資本（千元）
		滿洲中央銀行	一九三二年八月	三〇〇〇〇
		滿洲石油	一九三三年二月	五〇〇〇〇
		滿洲電信電話	一九三三年八月	五〇〇〇〇〇
		同和自動車	一九三四年三月	六〇〇〇〇
		滿洲棉花	一九三四年四月	二〇〇〇〇
		滿洲炭礦	一九三四年五月	一六〇〇〇〇
		滿洲採金	一九三四年五月	一二〇〇〇〇
		滿洲礦業開發	一九三五年八月	五〇〇〇〇
		滿洲火藥販賣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五〇〇〇
		滿洲林業	一九三六年二月	五〇〇〇〇

（續表）

准特殊公司										特殊公司													
滿洲大豆桿	滿洲畜產	滿洲畜產業	日滿商事	滿洲遺達	本溪湖煤鐵	奉天工業土地	滿洲電業	大同酒精	昭和製鋼所	滿洲化學工業	滿洲航空	滿洲合成燃料	鴨綠江水電	滿洲拓殖公社	滿洲電影協會	滿洲興業銀行	滿洲輕金屬	滿洲生命保險	滿洲計器	奉天造兵器所	滿洲弘報協會	滿洲拓殖	滿洲鹽業
一九三七年九月	一九三七年八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九三六年五月	一九三五年九月	一九三五年三月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一九三二年五月	一九三二年五月	一九三二年九月	一九三七年九月	一九三七年八月	一九三七年八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九三六年四月	一九三六年四月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	一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	九〇〇〇	一六五〇	一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注) 據一九三八年年度《國勢圖畫》的統計。

日寇對於東北的經濟開發期望非常之大，最近計劃的傾向似乎不獨限於把東北充當輕工業地域並且要使重工業也一併發展了，這是適應軍事的急切需要的。日本開發東北經濟的未來計劃表現於一九三六年偽滿制定而實施於一九三七年的所謂〈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上，這個計劃著重於重工業，特別是煤、鐵，及液體燃料，其主要的內容大約如下：

制鐵以昭和製鋼所（滿鐵事業公司）及大倉組的本溪湖煤鐵公司為主體。前者於一九三七年完成第二次增資計劃，預定一九三八年以前完成第三第四次增資，再續加第五六次以完成五年計劃；後者為大倉組單獨出資，期達製鐵能力五六十萬公噸。石炭液化由滿洲油化工業公司及滿洲合成燃料會社經營，皆期於五年後應達十萬公噸的產油能力。又滿鐵撫順煤液化也期於五年後達三十萬公噸的能力。酒精由東洋拓殖系統的大同酒精股份公司利用高粱為原料增產，石油自昭和九年即由大連的滿洲石油會社精裝輸入原油以成石油，製成除關東州內需用外，歸偽滿專賣公署。

各種工業資金統計約為十三億元，再加鐵道、公路、治水及農林、畜產業，合計二十三十四億元。（據日本〈國勢圖畫〉一九三八版）

滿洲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已實施一年，日寇猶以為這個計劃尚不充分，於是又有所謂修正五年計劃的擬議，其具體詳盡的全部計劃案雖然還沒有發表，但據最近日文報紙所載已可知其內容的大概，其規模之大約略二倍於上述五年計劃。

偽滿政府於本年五月十四日召集政府各部及興業、中央銀行、各特殊公司及銀行，滿鐵主腦者提出資金達四十八億元的產業開發修正案如下：

（一）礦工業部門，傾主力於鐵、煤、液體燃料、汽車、飛機等；鐵鋼以銑鐵約五百萬公噸，鋼塊約三五〇萬公噸為目標；煤適應鐵鋼、石炭液化及電力等計劃，約以三千八百萬公噸為目標；電力則以發電力約略二六〇萬公噸（水力火力約略同樣）為目標。

木漿除木材之外，還要利用葦及豆桿等原料，約以四十萬公噸為目標。鹽以百萬公噸，金則加最近的開發四年累計約以三億元為目標。鉛、錳，及亞鉛等金屬，則盡可能地期其國產。任何項和當初計劃比較，皆為倍量的擴張。又如液體燃料、汽車、飛機及工作機器等，也期其確立為「國防」工業形成積極修正五年計劃的根幹。

(二) 農畜產部門，依增進貿易、確立自給自足的目標以促進生產，期望第二年度之本年，出產米四十萬公噸，小麥等一三五萬公噸，大麥十八萬公噸，大豆四五〇萬公噸，甜菜二十萬公噸，小米三五〇萬公噸，高粱四五〇萬公噸，玉蜀黍二三〇萬公噸。

(三) 移民部門，努力於集團、自由、青少年的各種移民。

(四) 交通通信部門，當做產業開發的輔助部門，由政府滿鐵及電車公司等機關協力實行。

(五) 資金計劃，資金總額約達四十八億元，其中：礦工業三十八億元，農畜產一四，〇〇〇萬元，交通通信六四，〇〇〇萬元，移民二二，〇〇〇萬元。資金由日僑及第三國募集，其比率：(A) 滿洲當地籌二十一億元；(B) 日本籌十四億元；(C) 由第三國籌募十三億元。(《大阪每日》六月一日)

日寇自農業上掠奪東北的大規模計劃也在積極擬議中，除上行修正五年計劃案已有一部分具體計劃以外，最近日本農林相有馬又於八月十五日召開東亞農林協議會，可以說也是東北農林計劃案更具體作成的準備，其經過也很值得注意。在這個協議會上，日本農林省提出關係農林計劃的十一項議案，陸軍省提出農林關係的人的資源融通案，大藏省提出酒精增產案，拓殖省提出事變後農林業者保護案。其分組審議的經過及其內容約略如下，也可見日寇對東北農林掠奪計劃一斑。

東亞農林協議會審議日滿農產計劃大綱的概要：

第一小委員會 關於偽滿目下立案中的米穀轉賣制創設問題，偽滿已自去年制立產業五年計劃，採自給自足的方針，及水田耕種許可制度。後又發表今後方針，為使偽滿國內米穀配給機構徹底強化而擬設米穀管理公司（資本一千萬元），以規定適應平時及戰時兩樣情勢的價格，小麥不足部分由日本供給，其輸入採許可制。

第二小委員會 關於棉花、麻及肥料問題，除就原定產業五年計劃加以改善實施外，擬增產亞麻，關於中國特產茶葉則因日台輸出茶的關係，大體上認與生絲同樣性質而考慮其需要關係。

第三小委員會 農地關係的日滿人的資源問題，採互相通融辦法，由偽滿向山林局招聘技術人員，並作林業移民。

第四小委員會 關於畜產增殖計劃，農林省技師畜產局長的計劃內容：（A）飼羊——以羊毛自給自足為方針，實行內地計劃與偽滿產業五年計劃，以三十五萬頭（現在十萬頭）為目標；（B）牛——以自給自足為目標，擬擴充現在頭數一八〇萬為二六〇萬；（C）雞蛋——不獨供給內地且注意輸出，現重改良產蛋，擴充現在的六十六億個為七十億個；（D）兔——增產軍用毛貨及輸出毛貨而擬增至現在的二千二百萬為五千萬頭。（據《大阪每日新聞》八月十八日）沒有一項計劃不在東北農民身上打算盤，伸著統制和剝削的魔手。

四、貿易的獨占與移民的陰謀

東北的商品市場由於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之完全日本殖民地化而為日本所獨占，更因為中國市場的完全喪失及各國抵制劣貨而日本商品更加湧至東北來。日本商品之輸入東北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年間約略增加了三倍半以上。一九三二年日本輸出東北，包

括朝鮮的總額也不過一九七七，一六一千元偽幣，而一九三七年則增至六六六，二六九千元。這個數目已在各國及中國內地輸入東北的總額八八七，四一二十元中占七〇·一%，前年的比率更占至七七·四%。這不但是帝國主義各國的異例，並且超過它在朝鮮台灣的獨占性，日本商品在朝鮮總輸入中占七五·八%的比率，在台灣只占七三·二%。輸入東北的日貨的內容，喪失了世界市場的紡織品、食料品等生活必需品，在絕對數上是相當增加的。紡織品從一九三三年的一二五，五四八千元偽幣增至一九三六年的一八〇，〇四二千元。但是紡織品的增加還不如鋼鐵、機器、電氣用品等「建設材料」的增加，由一九三二年的九六，三二〇千元增至一九三六年的一五四，八四〇千元。其比率的變化，是自一九·六%增至二二·四%。這又是日寇積極投資準備更高度掠奪東北人民的表現。

在偽滿的輸出上也充分表現日本獨占東北貿易的傾向。一九三二年偽滿輸出日本（包括朝鮮）的商品，只有三三五，八六二千元偽幣，而一九三七年則驟增至三二一，五一〇千元。但是其他各國卻幾乎全部減退了。在同期間英國由一一，〇六五千元減至七，三二二千元，德國也七四，〇七三千元減至五九，〇五二千元。這也是原料及食料獨占的表現，東北輸出日本的大宗貨物以前是鐵、煤、豆粕、皮貨等類，此後凡東北出產的原料，特別是軍需工業原料，將無例外地大量向日本輸出。

日本之獨占東北更有甚於貿易獨占的經濟獨占的，那就是「軍事的移民」。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前即常獎勵甚至驅逐朝鮮人移住於東北（現在對於朝鮮移民倒反採取限制的許可制——事變後只移住了一萬戶），事變後的移民計劃和推行更加積極了。日本之移民東北的目的不但在掩飾其人口過剩的侵略口實，及欺騙其內地的一般群眾，更重要的是藉移民之名以收擴充軍備之實。移殖東北的人民武裝起來，就是一部分有力的軍隊，這於它的「國防」上是很方便的。況東北移民，根本就是武裝移民。由於這種用意，日本移民大多是在鄉軍人，其移殖的地點又選擇佳木斯、密山等與蘇聯邊境銜接的地方。

關東軍對於移民事業十分重視，兩年來的敵軍事設備的緊張而移民事業也愈積極。移民計劃的指導機關是日本拓務省，其執行機關在以前有「滿洲移住協會」，然後又成立「滿洲拓殖公社」。滿洲拓殖公社原是一個私人公司，其資本金為五千萬元而公司債可以□□萬元，現在已在東北購得土地——實則強占土地，面積達四三六萬日畝之廣，專用於移民的耕種。「滿拓」在拓務省的指揮及偽滿的輔助之下充當移民助成機關，去年起實行的五百萬移民二十年計劃，即是滿拓促成的。自去年度起實施集團的青年移民，只本年度即已移送三萬人（據八月廿一日《讀賣新聞》）。此後的計劃將更積極，據拓務次官荻原彥三透露的消息，拓務省明年度要求預算約在七千萬元以上，比之去年度實行預算四千萬元，激增三千萬元。據說，將來大部分用於偽滿的移民上。自明年四月起要實施蒙疆方面的移民（據九月二日《大阪每日新聞》）。

移民的成績並不甚佳，一九三六年截止，日本向東北的集中移民雖有五次之多，合計移民戶數也不過二七八五萬戶，現在滯留人員一共有四〇一〇人。此外還有所謂「自由移民」，為數也不過一千戶。去年度的六千戶及本年度的青少年移民三萬及自由移民六千（見上引《大阪每日新聞》），總數也不過七萬多人。其原因，固也由於東北義勇軍之襲擊，但主要的原因，還是日本農民不能和耐寒刻苦的東北及朝鮮農民競爭。

但是日寇卻以所謂「國防」的目的強行「軍事屯墾」式的移民，一九三三年七月，日本拓務省遂有上述二十年移民百萬戶五百萬人的計劃，自一九三七年起定每五年為一期，共分四期，第一期移十萬戶，第二期二十萬戶，第三期三十萬戶，第四期四十萬戶，預期二十年後移住東北的日本人能占當地總人口十分之一以上，（以下缺，編者注）……

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記者在漢口時曾於馮副委員長家裡兩次見過趙老太太及她的女兒，那是馮先生特地請她們為大家講述她們贊助義勇軍的經過的。她們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趙老太太在甲午年即有先見之明，預料將來「無論男女每個人都要打日本鬼子」，所以在那時候就沒有給她的女孩子纏足穿耳。今日的小妹之所以能勇敢參加抗戰，即出於這一覺悟和決心。

全國都知道的「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這次恰又和記者同車南下，她是應華僑記者團和南洋婦女團體的邀請，準備赴南洋，向僑胞宣傳抗戰和游擊隊的情況的。她預定先赴星洲，繼往英荷法屬各地，如時間許可再赴菲律賓一行。她不失為歷史人物之一，故特為介紹於下：

趙老太太那矮小的身材，天足，清爽而樸素的黑布衣服，是個北方農村中等人家的老太太的裝束和神情。趙老太太今年五十八歲，半生為生活、為家庭而苦鬥著。最近七年來的出生入死的抗日生涯，微禿了她的頭髮，加深了她臉上的皺紋，但是她的眼光還是深含著光芒，她的舉動安詳而沉着，使人感到農民的堅韌性粘著性。她開口閉口都說「咱們老百姓」。除了會寫她的姓名「趙洪文國」以外，她不認識幾個字，在談吐中還夾雜一些東北農民用的土語，不過她的話是有條理，記性更好，前些年發生的事件，都記得清清楚楚。知識分子要聽懂她的話也許頗費力，但卻會打入老百姓的心坎。她的外表誠然是冷靜的，然她的內心正燃燒著熱情，——勤勞的農民們為著「大夥兒」拚個死活的深厚的熱情。

趙老太太是滿洲鑲黃旗人，嫁的丈夫趙玉榮先生也是滿洲人。像趙老太太一家那樣

抗日，才算真正替我中華民族爭氣。趙老太太家在遼寧與朝鮮交界的三角地帶十四歲就親嘗過中日戰役的滋味，二十幾歲又受過日俄戰爭的鐵蹄的踐踏。她從這兩次戰役中體驗到日寇的殘暴和併吞中國的處心積慮，使她在心中深深培植了抗日的根芽，到了相當的時機，便怒茁起來。趙老太太不單是一個毀家產救國家教兒女盡忠報國的賢母，而且本身是實踐的游擊戰士和游擊戰爭的組織者，她七年來過的都是抗日艱苦生活。她在家裡的時候，她的家便變成義勇軍的後方，軍火糧食的供應，傷病戰士的收容，民眾的說服和發動，都由她主持；當她跑到義勇軍中間去的時候，她是年青的戰士們的主腦、看護以至謀士。她又借著她的鄉下老太太的身份自己做交通和情報的工作。從她的幾年的鬥爭的實踐，沒有受過教育的她竟有水準很高的政治意識。她常常慷慨激昂地說過：

「我在武漢的時候，鬼子的飛機差不多天天來投彈，不管是老百姓也好，有地位的人也好，說不定哪一天就要被鬼子們炸彈炸死。所以我們大夥兒為著國家，為著自己的家，為著自己，都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把東洋鬼子趕跑。可是老百姓和好些人在火沒有燒到身上來的時候，不懂得這個道理，有知識的人和吃過東洋鬼子虧的人應該向老百姓們和有地位的人們宣傳，把這個千真萬確的道理告訴他們聽。單是宣傳還是不行的，記得在鬼子第一次打我們的時候，人家就認為我們是一盤散沙，所以我們還要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當初我到趙家，他們日子過得非常之『累贅』，可是大家一努力，日子就一點一點好起來，我相信抗日救國也是一樣的，只要大家齊心努力，不分心眼，自己不亂，一致團結對外，國家就沒有不好的道理。」

九·一八以後，趙老太太的歷史也就是義勇軍由萌芽而成長的歷史。在馮先生的招待席上她原原本本地把她奮鬥的經過詳細告訴過大家。她告訴我們她在故鄉怎樣化裝貧婆子在黑夜裡冒險去運槍彈和軍火；她怎樣借神的號召來發動農民來參加抗日運動；怎樣因為藏匿義勇軍而被日寇把她一家幾十年來心血積蓄的財產全部燒掉；她怎樣開辦學

校來暗作抗日宣傳；怎樣坐了三個月的牢，因為她口供的堅定而終於被釋放出來。她在「盧溝橋事變」後即在北平暗中購置軍火，組織游擊隊，後來又在河南輝縣發動紅槍會加入游擊隊。在武漢的時候又奔走呼號替游擊隊籌了三千元的款，置軍械接濟游擊隊。

她在武漢的時候即已轟動三鎮，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的名子。她的兒子趙侗又帶領著游擊隊四千餘人，聽他指揮的武裝農民有一萬人分布北平附近宛平、房山八縣地方，組織了五個縣政府。在東北故鄉岫巖縣等地又有趙侗的朋友白君實率領義勇軍五千人。她的第二兒子趙連俊由蘇聯回來，善騎射，在吉林的富錦縣也率領一支人馬，都曾給日寇以很大的打擊。她的女兒還能打雙槍，實地參加過戰鬥。

趙小姐在馮先生招待席上講演過她和敵人作戰的經過。有一次敵人開來大隊，運用機槍把她們的隊伍衝散，她在敵人重重包圍中發揮她的雙槍的本領，掙扎甚久，但是敵人越來越多，幾乎無法擺脫。當她講到跳入一條丈餘寬的深溝而遇到兩頭敵人夾攻的時候，記者曾經為她捏了一把汗。幸因敵人要活捉這個青年女英雄之故，趙小姐遂得寬裕時間從事戰鬥，終於跳出丈餘深的壕溝，尋到了她的戰友，在老百姓的掩護之下脫了險。

趙老太太最近在華南各地備受熱烈的歡迎，她常作熱烈有勁的講演，鼓勵大家，特為節錄一二段於下：

「家鄉，國家危急到這時候，我覺悟到我們只有和鬼子拚的一法。我們不要死在床上，要死在戰場上，不能再等死，要同鬼子去拚死，拚死一個夠本錢，拚死兩個把我們兒孫的仇報了，拚死三個把我們鄰人的仇也報了。」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的，東北沒有亡，人民在艱苦中奮鬥。鬼子在中國譬如一棵樹，東北華北譬如樹根，而我們的義勇軍呢？就天天在吃樹根，等到樹根吃完了，還怕鬼子不倒嗎？」「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更要團結組織起來無

論男女老幼，都要動員起來，能行風的行風，能下雨的下雨，兩毫錢能買一顆子彈，可以打死一個敵人，我們要節省一切費用，來援助義勇軍，我們的抗戰是一種長期抗戰，我們得準備長期和敵人拚。」

（在敵機空襲下寫於廣州）

原載一九三八年十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

第四期抗戰的敵我情勢

我們的全面抗戰自武漢失陷即進入第四期的階段，中日雙方的情勢也以這個階段為分水嶺，帶上前後截然不同的幾種特徵，我們可以從這些特徵當中理解最後勝利的實際把握。我們除已發動集體的力量，從軍力、財力、物力以及社會情況等方面，重新檢討日寇現有的實際力量以外，擬再在這裡綜合地剖述本階段戰爭的特徵，聊充本期的緒論，亦藉以簡明提示我們應加努力的方向。

隨抗戰進入第四期而我們的鬥爭將更加艱苦，是不消說的。但是美國的獨立及土耳其之免於亡國，都是血和肉換來的代價，我中華民國之得以產生亦莫不是革命先烈數十年繼續犧牲的結果。艱苦已經不是我們考慮的問題，我們所應考慮的只在如何正確認識客觀的情勢，如何增強主觀的力量，及如何克服當前一時的困難。第四期中日大戰具備的特徵，至少有下列八點，且略加剖述：

(一) 中日大戰中途調和的不可能性已經完全確定。日本帝國主義倚靠對中國的侵略以長大以存立，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之間原即無調和的餘地。我們全面抗戰發動後日寇雖然一貫地努力誘降，至第三期末其對華外交且有改變，一月十六日的宣言，承認我國政府為談判對手的趨向。但自字垣下台而連續攻陷粵漢以後，這種趨向又起了九十度的急轉。一部分和平妥協者雖然還在那裡吊「死膀子」，但是日寇的答覆卻是：組織偽聯邦政府，製造所謂「東亞新秩序」。月來日寇軍政界有系統地連接發表宣言和言論，更是明確不含混的答覆。中日戰爭非持續到「結算東亞近世史總帳」（日本反戰者鹿地亘之言）的地步不可。同胞如希望妥協和平，就只有脫離民族抗日戰線單獨走向偽聯邦

的一條路。

(二) 日寇獨霸東亞的企圖已由理論到實踐。田中奏摺及許多秘密文件雖都主張「獨霸東亞」，但也不過偏於理論，其行動也不過是獨霸東亞的準備步驟「征服中國」而已。現在日寇已經公然主張「東亞人的東亞」，要求歐美各國承認東亞的「新情勢」。日寇軍政界要人如中野正剛、土肥原賢二及河相達夫等人且更進一步著論主張劃分世界為三部分，而將亞洲交由日本獨占。雖說日寇還在佯言「尊重各國在華的權益」，但這只是對謎夢中的歐美人的欺騙，骨子裡所含蓄的意圖卻是：「東亞聯邦包括北自西伯利亞，南至印度及南洋列島的區域」。

(三) 英法美聯合制日的可能性增大，共同制裁日本的聯合勢力要推英美法的合作，自從九·一八當時斯汀生所代表美國的主張因為英國的抽腿歸於失敗以後，英美的合作即成可望而不可及的鏡花，這是由於英美在華權益所受威脅未至切身的程度。現在呢，英美權益不但被摒於東四省之外，華北及華中的地盤為日本所掠奪，即華南的英國經濟根據地也已震撼，大部分貨物經香港以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也有唇亡齒寒之痛，最近日寇更改對華院為興亞院，其野心所在可以想見。英國若無意退出遠東就不會任憑遠東經濟根據地的香港成了一個孤島，對日勢必出以積極的態度。所以美國因對日抗議得不到滿意答覆而採嚴重態度時，英國已不再抽腿，也不旁觀，朝野皆一致主張對日強硬，並且明白響應美國，英美合作的積極性業已表現於英美商約的簽定上。英美能合作，法國自然不成問題。

(四) 蘇聯對日採實際行動的時機日益成熟。日寇侵略中國就是進攻蘇聯的準備，中蘇原是休戚相關的，蘇聯何嘗不知及早參加打倒共同敵人的鬥爭。其援華辦法所以僅止於幫助武器及技術等點，是阻於民主陣線聯合的不鞏固。今也英美法合作的時機成熟，

則蘇聯的「巨型轟炸機飛至東京橫濱等地在五分鐘內造成關東大震災」（日本軍事家之言）的現實性更為增大。日寇自九·一八以來辛苦建造日本海運輸路線，也將在海參威的蘇聯潛水艇的襲擊之下完全斷絕，日寇在大陸的作戰將增加上百倍的困難。到那時候，日寇才算真正嘗到現代戰爭的滋味，加入本格的大陸爭鬥戰。

（五）第四期以後的中日大戰是內地的山地戰和山地戰。殖民地革命戰爭的主要戰略是消耗戰，而湖沼戰及山地戰最能消耗兵精器銳的敵人，我們也在這些種地方消耗了多數的敵人。以後的山地戰及沙地戰將更有利於我方。第一因為離開沿海或沿江地方，我們可以避開敵艦的炮擊，而日寇的運輸要困難百倍。第二，因為離開鐵路和平原，敵人不但不布防和運輸困難，深入的部隊且有被包圍殲滅的危險。第三，此後的山地因靠內地而瘴氣濃厚，島國生活慣的日兵患風土病的比率將更增加，沙漠的生活更使日寇的兵馬疲困，重兵器失其作用。南方在兩廣，中部在湘西，北方在陝甘，都是殲滅敵人的好地方，我軍事當局早有布置，準備在這些地方和敵人決戰。游擊隊及別動隊和正規軍更嚴密的配合，將更增進作戰的力量。

（六）戰爭已達十七個月，這個「十七個月」自表面看來似甚平凡，但其內幕卻含有神秘的意義在焉。戰前日寇參謀本部各方刺探的結果認為二年內可以在中國境內橫行而不受到任何有效的國際干涉，所以預定半年或一年征服中國，一年從事於整理及準備，以便於二年後轉向蘇聯作戰。但是現在大戰已逾一年之期，二年的預定轉瞬即滿，對華侵略戰爭且無結束之希望，對蘇作戰力量將由何處談起？況英美的遠東海軍根據地建設亦將完成，在太平洋上足夠包圍日本加以殲滅而有餘。於是日寇的政略與戰略走入慌亂的迷途莫知所措了。

（七）敵人各方面力量的枯竭，促使日寇慌張的最大的動力，還是日寇的軍力、財

力，以至其本國天然資源及原料供給，業已達到飽和點，不久即有枯竭的危險。在軍力方面，總合現在膠著於中國戰場的軍力，必須留置後方的軍力，及第三期以前作戰消耗的兵數，統共已達可動員能力的三分之二。在財政方面，至今年夏季截止所剩現金可以輸送之數不足三億元，每年軍需輸入額卻達二十億元以上，現存現金只夠數月之用。在經濟方面，實施物資總動員的結果只見破綻百出，人民的窮苦生活隨日政府的加強剝削而日盛，經濟與社會交織成一幅局促不舒展的圖畫，同時還反映於政治上，成了各派各系乃至個人的明爭暗鬥。

(八)對華的依存性日益加重。日寇作戰十七個月來的大部分武器取給於外邦，軍需工業原材料幾乎完全仰賴於各國。但是現金枯竭的今後，各國政府將更嚴厲警告其國民勿冒險除貨與日本，此路是行不通了。其代替的方法就是「就地取糧」，取給於中國。所以近來日寇開發華北及華中各地的資源比前積極而具體，所謂「一面戰爭一面建設」即指中國開發而言。然而推斷其前途，必無很大的效果，因為「長期建設」的前提條件是地方的安寧，而資源地域恰為山地，是我方游擊隊活動的好地方。看吧，山西省的煤鐵最富，被占領雖將近一年，但日寇得到了什麼？

就上述敵我國內外的情形考察，抗戰的客觀情勢依然於我有利，問題只在於如何運用這些有利的情勢。我們能夠堅持抗戰下去，再能改善抗戰的技術和方法，改革行政機構改選負責人員，真正動員民眾。另一方面，民眾各盡自己的責任，務實求是，不尚虛偽，不貪天功，那麼第四期抗戰變成我們最後勝利的轉軸，就有充分的現實性。在國際上，日俄關係將因日寇進攻陝甘，布置包圍亞洲蘇聯的動機而更加惡化，日對英美關係也將因日寇決定關閉中國門戶（有田將再發表宣言申說）而尖銳對立起來，法國也要因為安南經由問題而實際加入對抗日寇的陣營。據傳，蘇聯最近對我國的幫助已加倍於以

前，美國借款也將簽字，英大使赴湘渝是與當局磋商如何援助。我們今日要下最大的決心加強民主陣營的力量，趕快建築西北及西南的交通路線，準備與英法蘇作更密切的合作。五大大會不日開會，華南各界盡皆希望：對於第四期抗戰的幾多根本問題，給與適當的解決！

原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四期

日台韓反戰與《香港日報》

日本內部民眾的反戰運動，是在日益進展著了。據各方消息，自去年七月七日「日本朝鮮台灣反法西斯同盟」創立準備委員會成立後，日本內地及朝鮮台灣的個別運動，就漸匯合，其工作也有急速的發展了。最近日本國內外喧嚷著一樁事件，日本各報紙皆以「偽香港日報」的標題，揭載這一消息（見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讀賣新聞》）。據《讀賣》的記載，說是有人假造《香港日報》，揭載《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的慘敗》、《國民革命軍優待日本俘虜》等消息，及《日本人民為何而戰？》等論文。該報又謂：「從文章的內容看來，『非國民』的鹿地亘必與有關係」云云。這個消息引起我們的注意，調查結果，果然《香港日報》曾於十二月十日用大字號刊載過《嚴重的社告》，一月七日又以大號字記載一段消息，上海英文《大美晚報》也有此項更詳細記載。

歸納上引各報的記載，這一驚人事件的經過似乎是這樣：日人創辦而最近為台灣總督府收歸官辦的《香港日報》，曾經被日本反戰的民眾所假造，用以向日本國內鼓吹反戰運動，其宣傳反戰的「假香港日報」，普遍地散發於南洋各地，並曾輸入日本內地，引起了日本外務省的重大注意。日方竟把責任推在中國抗戰人員身上，但據本刊南洋通信員的報告，卻是日本反戰陣容中一枝生力軍的「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的工作，因為假香港日報上面，聞曾署有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的字樣。

我們對於這一事件的認識的第一點是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確實漸漸具體化了，特別是日本殖民地台灣的民眾因有下列幾種特別的原因，其反戰的情緒更加高漲，其行動也更加積極：（一）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統治，除階級的界線外還有一種民族的壓迫，這一壓迫在戰時更加加重；（二）日本侵略者在台灣的徵調與苛斂百倍於日本內地，只

據中文報紙的消息，台灣被征的「軍夫」，即達五、六萬人，捐稅已增加到無可再加之程度；（三）中國這次對日的抗戰鼓動了台灣一般民眾因壓抑而潛伏多年的思念祖國的意識，增進了台民仇視日本的情緒，提高了因祖國抗戰成功而自身也得「光復」的信念。台灣的革命將必在侵略者受到打擊時完全爆發。我們的第二點認識是：在全面抗戰陣容中，思想戰及宣傳戰與軍事配合，敵人後方的宣傳並不是絕對不可能，關鍵在於工作人員及工作方式得當與不得當罷了。有一部分人竟以日本警察網之嚴密，主張敵人後方的宣傳工作不可能，這完全是「敗北主義者」的論調。其錯誤只從這次〈香港日報〉的事件即可證明。據我們的推測，假藉〈香港日報〉的反戰宣傳品，竟然能在中日大戰經過一年又半的今日，飛越日本統治者嚴密的警察網及苛刻的思想統治而普遍散布於日本內地、朝鮮、台灣以及海外日僑的中間，的確是一種奇蹟，但是這種奇蹟，在秘密宣傳的能手及白熱化的革命者，卻是一種平凡的事情。

據〈讀賣新聞〉，本事件曾經鬧到日本外務省，掀動了內務省的責任問題，並聞末次內相之離開政府，是與本事件有多少關係。其嚴重性實值得注意。俟本刊南洋各地的調查報告到齊後，當另為專論，詳加分析。

原載一九三九年二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五期

勞動節寄日本勞工

純樸忠厚容易受騙的日本勞工弟兄們：

今天是一九三九年的國際勞動節。今年的勞動節，無論自我們整個民族來說，抑自你們勞工大眾來說，都是一個很悲痛慘烈的日子。我一向是研究並關心中日兩民族的問題的，特別是日本勞動大眾的生活狀況及其鬥爭的動向，尤其時時刻刻抓住我的深切的注意。因為有這種機緣，所以我願意在這慘痛不幸的今日，來向你們說幾句話。

現在已經是中日大戰的第三個年頭了，即就實數計算，也快要滿了兩年。在這長期間內，中國固然被犧牲了數百萬的性命及無法計算的財產，但是日本的傷亡也將近百萬人，你們民眾所負擔的戰費，也極其龐大可觀。你們因為中日戰爭而有數百萬的弟兄，離開溫暖的家庭、慈愛的父母，特別是眷戀的妻子，被送到中國戰場來當炮灰。你們的弟兄在中國戰場上所過非人的生活，其辛苦與慘痛，可以在你們許多戰死者的日記上及俘虜的自述中領會出來。在這慘苦的生活狀況下，他們皆在祈禱著早死，「不死不傷，永不能返鄉」，是一句傳誦於各戰場的警句。世界上，哪個人不想生存，你們的弟兄，竟求死求傷而不可得，他們內心的悲痛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你們後方民眾所受的痛苦也不下於你們前線的弟兄。你們因為戰爭負載著奇重的租稅、戰時公債，以及各樣各式的戰爭獻金。戰爭提高了物價，使你們的生活費加重了三〇%以上，戰爭又限制了你們生活上的自由。在物資總動員和精神總動員的高壓之下，你們生活的齷齪不舒適已達到極度。你們國內有多少孤兒在挨著凍餓？你們國中有多少寡婦在淒切的悲怨著？哪個能說這不是你們好戰軍閥的罪惡？即就今日的勞

動節講，世界各國的勞工弟兄們，一定極盡歡樂與愉快，在慶祝他們一年一次的最關切的紀念日。但是你們呢？我相信你們軍事法西斯的政府，一定會藉口於戰爭時期頒布法令禁止工人集會，並且裝好刺刀強迫你們絕對服從。在戰爭的面前，你們喪失一切的自由，你們受盡無法形容的痛苦。

然則造成這樣慘局的禍首，究竟是誰呢？不消說，是你們本國窮兵黷武的好戰軍閥。你們的好戰軍閥與統治階級，為著維持統治你們剝削你們的局面而發動對華的侵略戰爭。他們或者欺騙你們說：「倘能征服了大陸，你們的生活就會改善了」。但是事實勝過雄辯，你們的好戰軍閥占領滿洲已滿七年，你們勞動大眾究竟得到了什麼？除了鎖鏈加緊痛苦加深之外，豈不是一無所有嗎？不但你們勞工運動的指導者詳細闡明過這一點，即你們統治階級的御用學者也都承認：「倘若日本人要過滿洲那樣窮苦的生活，就不必出征了」。事實上，你們犧牲性命與財產換來的結果，只是你們敵人——天皇、貴族、元老、重臣、官僚、財閥、軍閥等的統治力量日益增大。在戰爭過程中，你們財閥的財產是在依幾何級數急速增加著，你們軍閥壓迫你們的凶暴，更加殘酷了。

千真萬確的，你們是好戰軍閥、對外侵略戰爭的犧牲者，但是同時這種戰爭又是你們求解放、求生存、絕好機會，你們的命運是和被侵略的中國整個民族組成一條線。你們軍閥侵略中國的工作愈成功，你們被剝削、被壓迫，乃至被犧牲的命運就會愈加延長。現在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在英勇地堅決地抵抗著你們的敵人，並且很強韌地持久這個抵抗，以至你們的敵人完全崩潰為止。你們的敵人總崩潰之日，也就是你們真正等到解放之時。東亞真正的和平，中日兩民族的真正親善，必須到那時候才能建設成功，你們當然樂意這個日子的到來，更無疑地歡迎這個日子的及早來臨。

你們現在已有許多的同志自動地參加我們這個神聖的抗戰工作了。鹿地亘先生，青山和夫先生，池田幸子小姐，及綠川英子小姐，即其著例。此外，還有許多不便於發表

的同志，你們國內的同志也常以世界語等種文字給與我們熱烈的同情與鼓勵。即便曾經強悍壓迫過我們抗日軍隊慘殺過我們無辜百姓的你們士兵，也於被俘之後，經我們的指點和優待而覺悟過來，現在成了我們最忠實的抗日同志了。你們在中國戰場的士兵兄弟們，大多數都厭惡這個侵略戰爭了。對於上級不合理的命令與蠻橫的欺凌，已敢奮起反抗了。我們忠實的抗日同志，即在你們隊伍中也日漸增加著了。

你們後方的勞工弟兄，對於我們的抗日戰爭，也以實際的行動表示堅決的同情與贊助。自從你們瘋狂的軍閥發動了侵華的全面戰爭後，你們的弟兄即便連三接四地罷工、怠工、燒毀兵工廠、破壞火藥庫等等，響應中國的英勇抗戰。去年間你們罷工件數激增了不少，你們英勇的鬥爭是在日益進展著了。這是你們瘋狂軍閥的刺刀所制不了的自然的發展。川崎與千住的大隊工人發動過大規模的嘩變，秋田的礦工更與農民攜手反抗你們的政府，最近農民的暴動皆在你們工人弟兄的領導之下連續不斷地發生。你們的統治者已為這些問題十分煩惱而焦灼著。你們的鐵拳已經握著你們瘋狂侵略的心臟的一邊了。你們能更進一步切實和中國的抗戰民眾攜手，打倒共同的敵人，那末要掙斷你們身上日益加緊的鎖鍊，是易如反掌的。

可敬愛的日本工人弟兄們，你們的偉大的力量，正如鹿地巨先生所言，「是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只一小部分姿態現於水面，大部分身段隱埋在水。所以不但別人不能看到你們全部的雄姿和力量，即你們自己恐怕也有在懷疑自己的力量。然而你們的力量，的確偉大，你們可以壓沉到處肆虐放炮殺人的瘋狂侵略者的巨艦，你們還可以粉碎吞沒大小魚蝦橫行不羈的海上暴君的怪鯨。

日本工人弟兄們，中國整個民族伸著熱烈的手，等待你們純樸忠厚的緊握，共同打倒你我的敵人，以便締造東亞的真正和平及中日兩民族的真正親善！

敬祝

努力奮鬥！

前進光明！

（一九三九年四月廿九日於赴馬尼拉途上）

原載一九三九年三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一期

莫洛托夫的演說與遠東

蘇聯人民委員長兼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第三屆大會上演說的重心，集注於世界侵略集團與反侵略集團鬥爭情勢的分析。他開章明義就是說：「吾人現在不得不論及一方面由各侵略列強的政策，他方面由一部分民主國家不干預政策所引起的某種結果」。他對於侵略國家儘管拚命地侵權占地，而一部分民主國家卻反裝啞，「假裝最近期中，並未發生重大事件」，非常憤慨。

莫洛托夫的演說從侵略國家與反侵略國家對立開始，而以反侵略與遠東的關係作結論，這是非常正確的立論。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倘若民主國家有人幻想：可以把遠東由世界反侵略的聯鎖割離開來，那就簡直是痴人作夢。張伯倫的反侵略政策，固然要把遠東除外，但是遠東侵略者卻更變本加厲地打擊英國在遠東的權益。日本對主張反侵略陣線應將遠東包括進去的蘇聯，不敢再冒險進逼而只虛張聲勢，但對於猶豫、讓步、妥協、獻媚的英國，卻一步逼緊一步地劍及履及給與了不斷的打擊。反侵略鬥爭與遠東，具著如何密切的關係呀！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能盡了他反抗侵略者的責任的。中國對於撕毀國際公約、破壞和平、摧殘人道的日本侵略者，英勇抗戰壯烈犧牲已滿兩個整年。民主國家在遠東的權益，也完全依靠中國神聖的抗戰而得以維持到今日。中國固然是為著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而鬥爭，然而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受賜於中國的抗戰，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固然願意為自己的獨立和自由而使用自己的力量，但是擁護和平的民主國家，不應忘卻，遠東之擁護和平反抗侵略，能如何加強世界和平列強的統一戰陣。

莫洛托夫對於中國的英勇抗戰表示極大的同情，他在演說的結論上說：「我無需述及吾人對中國的態度。諸君當洞悉斯大林同志關於援助已變成侵略犧牲品的各國並為其國家的獨立自由而戰的宣言吧，這篇宣言對於中國及其為民族獨立而奮鬥，完全適用」。莫氏公開宣稱：「吾人在實際行動中正忠實執行著這種政策」。因為這一點「正與蘇聯在歐洲所擔當的當前任務，完全一致；這種任務就是建立一和平列強的統一戰線，以反對侵略之進一步發展」。莫氏所說蘇聯擔當的任務，中國目前已先擔當起來了，世界任何擁護和平的人士，都不能否認中國是反侵略陣營中的一個柱石。

不但德意侵略者在歐洲及美洲拆撤著英法的和平屏障，日本侵略者更已在遠東摧毀了英美法權益的大門了，民主國家的和平陣線根本起了震動。

安定遠東的和平局面，蘇聯不失為一主要的力量，莫洛托夫也宣稱：「在真正反侵略的和平國家的統一陣線中，蘇聯不得不占據最前列的位置」，然而英法更應該為蘇聯謀便利，使蘇聯得發揮其最前列位置的作用。蘇聯既具熱誠，英法自不容再猶豫，英蘇法三國協定應早日完成。英國人民熱烈地希望著，正如自由黨及工黨的代表言論：「英國對於蘇聯的要求，不論其內容如何，均應讓步，以期增強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因為英國能與蘇聯定立協定，正可予日本政策以極大打擊」。（倫敦十九日電）英國不但在歐洲，即在遠東也負著反侵略陣線成敗的責任。

美蘇親善與遠東的關係

本月初旬新任蘇聯駐美大使奧曼斯基，在其向美總統呈遞國書時，致辭說：「在目前國際時局中，普遍和平以及文化進步，皆大受威脅，是以美蘇兩國相互友誼，實更覺其極端重大而重要。」羅總統的答辭則謂：「美國現正與蘇聯保持合作，發展兩國間的友誼關係。」本月下旬美駐蘇大使又通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謂：「羅斯福總統對於英蘇法談判之進行，深切關注」。這些事實都在指示：美蘇之間不但外交關係日益趨於親善；並且說明：美蘇皆更進一步關注世界特別是遠東危機問題，皆願為保障「普遍和平」、「文化進步」而共同攜手合作。美蘇邦交之好轉，是隨著世界政治複雜錯綜化而日益發展著。這兩個國家不特與歐洲各國具有密切的關係，其在遠東的地位，簡直可以說是舉足輕重，關係更為重要。蘇聯不能避開遠東的糾紛而自立，是不消說的，即美國也正如美國議員伊頓所言：「一切中立立法皆屬無用，美國必須回復國際法的健全原則」。他更謂：「中立立法為卑怯、貪婪、愚昧的結晶，採取中立，有如在暴風雨中，投奔一脆弱的棚架之下」。的確的，美國是不能避開世界政治的漩渦的，更不能夠擺脫遠東美蘇的國防關係。不能不彼此合作，自軍事的觀點上言，更具重要的意義。美國陸軍部長任德林最近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演說上，曾自軍事的觀點，道破美國不能中立的情勢：「世界時局極為緊張，各國競爭擴張，各國競爭擴張，美國不復因大西及太平洋兩洋之為屏障而得高枕無憂了，……美洲已不復成為另一大陸，實與其他各洲息息相關」。自一九一八事變以來，太平洋各國皆受到了極大的震撼，這個震撼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與中國全面抗戰的擴大，而益趨激烈，太平洋沿岸的國家都在為維護「普遍和平」而焦慮著了。

在制止遠東侵略者瘋狂妄動的陣營中，英法固然極其重要，但是最高的決定力量則操在美蘇兩國的手中。美蘇兩國在壓制日本侵略者的行動上，並且互成犄角之勢，二者能夠切實合作，日本自必於南北海面上顧此失彼，陷於被包圍情勢下。在將來的大海戰中，日本必鞏固兩方面的海軍據點：其一是日本海、譚竹克海及日本列島的東岸；其二是聯結台灣、海南島及南洋委任統治地鼎足而立的南太平洋陣地。前者的目的在保衛日本列島本身，後者是在準備進攻各國的太平洋屬地。美國在這裡有菲律賓賓及關島等屬地，美國既須放棄中立，則這些屬地關係非常重要。日本預定在未來的大海戰中，第一步先襲擊各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據點，第二步固守三島附近的陣地而於其他部分作海上游擊戰。英法太平洋上的屬地要保障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釜底抽薪，進擊日本列島。在這襲擊上，蘇聯占特別重要的地位，不但海參威的潛艇隊可以破壞日本海的秩序而日本西部，朝鮮半島，及新占領地的滿洲受到極大的威脅，並且可以由堪察加供給美國由阿拉斯加進軍的根據地，美國從這方面的進軍足以破壞日本列島東部的全部。日本海軍大本營發生動搖後，南太平洋上的海上游擊戰也自失掉根據地而陷於孤立，英法美國南太平洋上的海軍要加以圍剿，自易如反掌了。美蘇合作對於未來太平洋大海戰關係如何重大，可以想見的。

（本文以下部分缺——編者注）

原載一九三九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五期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的壯舉

在羅斯福總統修改中立法案被擱置，東京英日談判中英國節節退讓的今日，美國突然宣告廢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條約。美國此舉確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賢明果斷的措置，對於維護人類正義與促進世界和平，實具有絕大的作用。

此次美國對日之廢約，原為美國參議員凡登堡所提議，當時各方皆不甚注意。自我全面抗戰發動以來，美國人士即多表示十二分同情。特別是羅斯福及畢德門等人，屢次提議制裁日本的具體辦法，如上月下旬畢德門向外交委員會所提議授權總統禁止軍械、彈藥、煤油以及各種金屬與金屬混合品運往破壞九國公約的國家（指日本）。大家皆認為美國依然是「雷聲大雨點小」的空話，現在美國的兩點漸漸加大起來了，我們相信美國這次廢約後的種種措置，必能如畢德門及其他愛護正義公約的人士的希望，一步步向制裁日本方向進展。

美國這次廢除美日通商條約的動機，正如美國致日本駐美大使所提陳文所稱：「……美國政府認為一九一一年二月廿一日在華盛頓所簽訂美日通商及航海條約之內，有數項規定應予以新的考慮。……美國為求較為『有效的保護美國利益』及便利新的考慮起見，特提出通告，該商約應予廢止」。美國此次宣告廢約，還有一種重大的動機，就是向日本及世界宣告：「關於天津事件，英國縱可以讓步，但美國的政策決不能與英國相同」（《紐約泰晤士報》華盛頓訪員之言）。美國人民對此次政府宣告廢約極力擁護，大家皆相信：商約廢除後美國對日經濟制裁可以合法地實施，而禁運令實施後，其影響正足以阻止日本侵華，甚且可逼令退出中國。美國是日本戰時急需的機器、鋼鐵、汽油及棉花等原料的最大供給者。美國今日宣告廢除商約，則可以在明年一月國會復會時討論如

何實施制裁日本的辦法，即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所提禁止軍火及各項原料品運往日本一案。美國政府如果能本諸原來的動機切實作去，相信廢約一舉，可以「敞開真正和平的門戶」（倫敦的觀察），依賴美國以遂行戰爭的侵略者是不難就範的。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至少可以發生三種巨大的作用：第一，影響日本政界及經濟界大起動亂。日本素來依賴美國的心理最深刻，所以戰爭二年來日本政府及軍閥未敢一言冒犯美國。美國廢約消息傳出後，首先引起了日本股票市場的大跌價。最近因為少壯派軍人壓迫英國的成功而窒息一時的元老重臣派，將乘此機會大舉反攻，財界更要充當有力的後盾，日本政治經濟界的騷擾將無已時。日本雖侈言對美報復，或稱日本所受影響也不過棉織品雜貨罐頭等不受最惠國待遇而已，但這都是「大和式」阿Q的勝利和自慰罷了。

第二種作用是影響進行中的英日談判，促醒英國再多加考慮。維持遠東真正和平的動力在英美法蘇的合作，而其重心尤其在於英美的平行政策。美國對日本強硬，立刻使英國感覺到太平洋指導權的旁落。美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勢加壓力於日本，英國官場雖然還不允許任何批評，但是一般人士皆認美國廢約之舉為「大可稱為中日戰爭中最大驚奇事件之一」，「以為美方的行動，定能對東京談判發生良好影響」（倫敦的輿論）。我們相信英國得到精神上的助力不少，英國已不必一再讓步了。英國倘再節節對日讓步，則支持中國執行抵抗侵略的神聖任務的國際最主要的指導權，將由英國移至美國和蘇聯。一方面，美國已以實際而有效的辦法，準備在六個月後中止日本侵略者的行動；另一方面，蘇聯又在蒙滿邊境以最大決心還侵略者以加倍的痛擊。這兩方面制裁侵略者的作法，正需要猶豫寡斷、軟弱多忌的英國外交態度，加以深切的注意和考慮。

第三，對於中國悲觀論者，減少東方慕尼黑黑局面來臨的恐懼，對於中國譏笑陣線論者的人們答覆說：客觀情勢的發展，還不容近視者遽下斷言。張伯倫先生固然或許有意造成東方慕尼黑黑的局面，我們一部分悲觀論者也抱著捷克命運來臨的恐怖，但是事實反

證著：東方不但沒有英國追隨者的法國，倒反有美蘇強硬的反撥，決心英勇抗戰到底的中國也顯然不是捷克。自英國對日本表示讓步開始的時候，蘇聯即以打擊侵略者及巨款借華的方式，不斷警告英國，繼之而來的是美國廢除美日商約，間接表示不能承認英國所要造成的東方慕尼黑局面。我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昨日更向倫敦〈新聞紀事報〉發表我們的態度：「我們中華民族絕不會屈服於任何困難環境之下，而放棄其自衛生存的「神聖任務」。另一方面，世界侵略者加強勾結，逼迫反侵略者不得不更進一步團結合作。莫斯科英法蘇參謀會議已在進行，英法蘇的合作有自軍事合作開始的傾向。更客觀的事實教訓現實主義者說：不能用片斷的事實解說整個動向；不能以一時的變化說明長久的前途。

偏重於現實主義的英國，處處為更客觀的現實所打擊，張伯倫先生應有比歐洲慕尼黑會議後更深刻的覺悟！

原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六期

美國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機會

自從美國對日宣告廢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條約〉後，我們即已料到太平洋沿岸的政治關係，將發生一度激烈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美國與日本爭雄長與興衰的第一步。美國能否保全其在遠東的權益與地位，能否保全其在美洲的領導權與泛美洲主義完整無缺，更能否保全其在本國自身的領土與權益不為侵略者所侵犯，完全視此後美國對日本鬥爭的決心與努力來決定。

日本強盜之侵略中國，野心固不只在吞併中國，其遠大陰謀在於獨霸東亞，征服世界，早在〈田中奏摺〉上表露過。所以除中國及亞洲國家而外，首當其衝的就是美國。美國與中日戰爭的關係，比歐洲任何國家都要密切。這正如〈大美晚報〉所論列：「細察情形，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固不止投資、商務，與菲律賓的命運而已，美國的正確利益，在於民族的前途。良以美國的國家命運，將必受太平洋西岸事態進展的影響與支配」。誠然，美國即令放棄在華的權益，放棄太平洋上的屬地，結果所受的虧損將不只是太平洋西岸的損失，而實際上增加了泛美主義及自身立國所受的威脅。誠如〈大美晚報〉的分析，「太平洋的東岸，有美國民族一億三千萬，加拿大民族一千萬，及文化水準較低的南美洲拉丁民族四千三百萬人；而在太平洋西岸，則有龐大的亞洲民族六億人，已感到地小人稠礦源缺乏之苦。倘若這個民族在武力統治及好大喜功之下一致聯合起來，則太平洋的血戰，自所難免，美國及其較弱的鄰邦，將遭遇強烈的壓迫」。

然而日本吞併中國對於美國的威脅，尚不止如〈大美晚報〉的分析，日本侵略者的魔手，早已伸展到美洲。日本對於美洲移民的積極，及近年日本間諜在美國的活動，其情勢之嚴重並不下於日本四十年來對於中國的企圖。特別是德日侵略者最近對美洲的共

同進出，尤其是美國應該特別警惕的。倘若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西岸站穩了腳步，太平洋的洪濤巨浪會立刻震撼到太平洋東岸的美國，並不必等到「亞洲民族在武力統治及好大喜功之下一致聯合起來」，太平洋始有「血戰」，「美國及較弱的鄰邦」始遭遇強烈的壓迫。

自從美國宣告廢除美日商約以來，日本即改變從來媚美的態度而於本國內及中國占領區煽動排美，岳州的華僑已被驅逐，美孚行油田也遭毀壞。這和它對付英國的作風完全一樣。第一步大肆恫嚇，恫嚇成功之後再提出苛刻的要求，而其排擠則將繼續到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完全達到為止。但是日本的欲壑卻是個無底的深洞，永久沒有滿足的時候。英國已如日本人的自白，做過意料不到的退讓，但是排英的運動卻一天天地增漲，即連英國不惜犧牲「正義」以圖保全的「占領區內的英人權益」（有田與克萊琪的初步協定），也都依舊被蹂躪。焦作的煤礦，河南偽組織已要求將中英銀公司股票繳出了。假使美國也與英國同樣屈服於恫嚇，日本將更得寸進尺地排擠。

對付日本的恫嚇只有一種辦法，就是還以「加倍的打擊」，日本之一再屈膝於蘇聯，就是一個好對照。蘇聯能堅持打擊侵略者的態度，所以在張鼓峰事件上，在漁約糾紛上，乃至北庫頁油礦採掘權的爭執上，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即在諾門罕事件上，慣用恫嚇的侵略者，依舊在繼續吃著苦頭。

美國今日制裁日本比蘇聯容易得多，他可以不動一兵，不發一炮，使倔強的侵略者屈服，因為日本在華的經濟開發還沒有成功，離開了美國資源及軍火的供給，就無法遂行戰爭。日本強盜現在所以急忙實施其經濟掠奪政策，原因即在於此。美國絕對不能坐大了日本，「倘若日本在亞洲的盟主地位一旦告成，則日人之向外發展，將非以武力不能制止。……在此情形下，英法荷等國，容可放棄太平洋而保守其本國及較近之領土，惟美國則無再退之可言」（上引《大美晚報》論文）。總而言之，日本侵略中國的結果，

美國所受的影響，將較其他各國為巨大，在太平洋上實力足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也只有美國，美國今日尚可以運用輕而易舉的經濟制裁辦法及與英法蘇聯合外交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就範，若再過些時候，到日本的毛羽豐滿之時，美國即欲保持其本國之安全，也恐不可能了。所以我們代表中華民國的全部人民，以極誠懇的態度，敬告美國當局及人民：美國絕對不能坐失制裁日本強盜的機會。

原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一期

蘇美關係進展與遠東

美國政府繼廢除美日商約之後，又於美蘇兩國同意之下延長美蘇商約一年。美蘇此次續約，表面上雖只是普通商約的延長，但在本質上，關係美蘇兩國的合作及影響遠東的情勢，卻非常重大。因為商務的交往，常常是更高級親善與合作的前奏曲。

近年來美蘇兩國的外交關係是在繼續進展著，這是日本瘋狂侵略者在遠東「玩火」所造成的情勢。日本侵略中國，企圖獨霸東亞，乃至征服世界，首先受其根本影響的國家，除亞洲的國家而外，就是美國與蘇聯了。日本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或者先向蘇聯真正來一下大冒險的嘗試，蘇聯遠東軍備的完整，固然未必就馬上為日本所擊退，但若假定萬一蘇聯果如《大美晚報》的警戒，「倘若日本在亞洲的盟主地位一旦告成，……蘇聯在東部西伯利亞的土地，將因日本之強盛而無法保全」，那末其次受日本直接威逼的，當然是美國，「日本的勢力可以擴展至北美阿拉斯加省之西四十里之地」（《大美晚報》），則美國西北門戶完全處於日本的敲擊之下。因此，美蘇在遠東具有休戚相關的密切關係。美蘇良好關係之所以隨日本侵華行動之擴大而日益進展，原因即在於此，美蘇繼訂商約意義之重大，也即在這裡。

美蘇親善的進展對於英法的遠東政策，也會發生極大的影響，其結果足以促進遠東反侵略陣線的締結。維持太平洋均勢的力量，在於英美法蘇的合作。法國的遠東政策正和在欧洲一樣是追隨英國的，而英國之進退又以英美平行政策的向背為轉移，英美平行政策之能否繼續發展，又決定於美國在遠東政策上所表示的力量，美國這種力量之發揮與合作，就今日各國的情勢看，正如《大美晚報》所論列，「歐洲列強將有感到領土多而實力弱之病。英帝國在今日，已感到在北海與地中海的威脅，將不能單獨抵抗日本，

以保護太平洋領土，法國與荷蘭更無力以阻止日軍侵略之進展」。結果就只有蘇聯的潛艇隊足以切斷日本與大陸的交通，也只有蘇聯的巨型轟炸機足以破壞日本一切的設備。日本雖然準備用當年爭奪旅順港二倍以上的犧牲爭奪海參威，但是大家相信今日的海參威的堅固卻比當年的旅順港高數十倍，倘得美國經由阿拉斯加的接應，蘇聯在遠東的強大，當足以牽制日本在太平洋作戰力的大部分。因此，美國要維持太平洋的均勢，最要緊的是和蘇聯合作。美國唯有和蘇聯合作，始能牽引英法積極參加遠東反侵略陣線。

美國與蘇聯續訂商約，還有一點影響遠東經濟的作用。據美蘇新商約的規定，蘇聯每年最低限度，將向美國購買貨品八百萬鎊，而對美輸出的煤金，不得超過四十萬鎊，美國則以對蘇減低關稅為交換條件，其新稅率將與其他與美有商約關係國家的稅率相同，就是說蘇聯享有最惠國條款的待遇。這樣一來美國因廢除美日商約而可能受到日本排斥的貨物，一部分可以轉輸於蘇聯。這點對於美國堅持制裁日本，有很大的作用，對於遠東局勢的影響，也將相當巨大。

原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一期

歐戰與中國

希特勒學一九一四年德皇的故伎，以「強權即正義」(Might is Right)的手勢襲擊波蘭，點著了歐戰的導火線。德波戰爭是否變成歐戰，固然尚有人主張各占一半的成分，但若歐戰果然爆發，則對於遠東特別是對日抗戰中的中國，將波及極大的影響，卻可斷言。我們對於這種異常的影響，不願意如一般的俗論，只說有利或無利。我們擬分析可能發生的事態而確定我國應採的態度。

德波戰事如果擴大成為歐洲全面戰爭，則遠東方面必定發生四種變化：第一，英法為著集中力量應付歐局而鬆弛遠東的積極性，因而對日作退讓的妥協；第二，日本必須要求英法協助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但以少壯派軍人的氣焰，或將出以「強迫英法親日」的方式；第三，蘇聯將更集中力量布置遠東的防衛，並願與遠東的反侵略國家切實合作制止日本侵略者；第四，美國一方面注意歐戰，先給予英法精神及物質的援助；但另一方面也更深刻注意遠東情勢，與遠東反侵略國家合作，防止東西侵略者勾結夾攻，並保衛其在太平洋上的權益。

今日我們最大最緊要的任務，就是如何運用這種可能的變化。首先，我們要認清歐戰爆發後太平洋的指導力量落在那一個國家。從上面的推斷，到那時候維持太平洋和平的指導力量，當然是蘇聯和美國。特別是蘇聯有同時受日本威脅的可能，所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準備也極完全。中國應根據這種認識，積極坦誠謀與蘇美結成密切關係，共同制止日本的侵略。就中國內部看，中國和美國合作當無問題，若和蘇聯合作，恐怕還有多少顧慮。但觀察蘇聯今日重視亞洲的利益及其所受日本的威脅，蘇聯希望中國能打倒日本，強大起來，當屬誠意。我們倒不應該步英國的後塵坐失良好機會。中蘇能聯結一體，

打擊日本的力量自然增大，美國自然願意參加，對日消極妥協的英法，也自會加入這個集體。

戰爭的進行時常改變各國的交錯關係。在戰爭的初期，英法有對日消極讓步的可能，蘇聯也因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而不參加戰爭，美國也因關係跨於歐亞的原因不立刻參加戰爭。但是戰爭達到德國擴大蠻幹範圍的時候，蘇美終必參加戰爭而由東西夾攻德國，德意日當然也已有相當的勾結，世界分成兩大陣營，英法自不能再姑息日本侵略者。那時，日本陸軍要受到中蘇聯合的襲擊，而海軍被英美法包圍於太平洋。另一方面，日本內部反戰力量的膨脹，朝鮮及台灣獨立運動的進展，促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壽終正寢。到日本改變了政治制度，東洋近年的歷史總帳，才算算清。

我們要把握住歷史發展的大方向，隨時運用我們的外交政策；也惟有我們遵循這個大方向努力，始能夠促成遠東的反侵略的堅固營壘，而完成我們神聖抗戰任務，得到全面的獨立和自由。

原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美國排日運動的概況

美日衝突的基本原因是經濟，美國制裁日本的偉大力量也在於經濟，排斥日貨和封鎖資源，就是經濟制裁日本的初步。這種經濟制裁主要的是愛好和平擁護正義的美國人民自動發作的，但是維護美國人民權益的美國政府，卻也從旁加以正當的指導。美國這次宣告廢除美日商約，更是美國人民排日援華的一個指針。

美國擁護正義和自身利益的政府中人，早就主張制裁日本侵略者。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特門早在我們發動全面抗戰的初期即向政府提出這種主張。他在本年四月十七日更向參議院提出一個議案：請求授權總統對日施以貿易上的限制，作為日本破壞九國公約的答覆。羅斯福總統以次美國人士不斷地指斥侵略者，如去年十月五日羅總統在芝加哥驚人的演說，及以後屢次的發言，如不承認主義提倡者的史汀生，要求政府授權總統分別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主張以經濟力量制裁侵略者（四月五日華盛頓電）。經濟制裁日本問題，自本年四月以來更成了美國參院討論的中心問題，湯姆士中立法修正案之提出，目的更集中到這一點，所以博得美國人民之擁護。檀香山中韓僑民聯合會主席簡氏解釋得好：「湯姆氏的修正案，足以消滅日本的氣焰，增強中國的士氣，朝鮮人及自由主義的日人，即將努力樹立遠東的和平，恢復美國在遠東的繁榮」（華盛頓四月廿七日電）。三月廿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宣言：美國決心繼續奮鬥，借法治與經濟關係，鞏固世界和平，而事實上也惟有經濟關係始能肇造和平。可見美國當局對於經濟制裁的自信。

美國政府人士這種正義的言論，對於人民的行動發生很大的影響。例如羅總統在芝加哥的演說，就是美國兩個工會聯合會和各合作社，發動抵制日貨大運動的起點。這個

運動先由國際勞工聯合會（擁有會員三，四四一，〇〇〇人），於十月十三日大會決定發起，後得產業工會委員會（擁有會員一，七一八，〇〇〇人）繼起提倡。史汀生對於這個運動表示擁護，主張「美國人民不購買日貨」。到十二月十九日，美國五十多個普遍團體及和平團體，也通過決議案，要求全體美國人民抵制日貨。當時美國外交協會主席俾爾文發出宣言，籲請全世界人民不購買日貨。美國政府人士這樣擁護正義及和平態度影響及於排日運動，在侵略者的日本，已感覺頭痛與苦悶，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只隱約地說：「美國政府對於排日運動的態度，在形式上雖然是嚴正的，政府絕對沒有獎勵排日運動，但是排日煽動者卻以為政府要人的言論，有時甚至政府當局所施行了的措施，是在間接獎勵他們。例如先前國務部對飛機製造者發出通牒，勸告他們對於轟炸非戰鬥員的任何國家，勿賣給飛機及零件。又如司法部一面默許在美華人購買中國政府的救國公債，另一面卻禁止日本政府在日本人間募集戰爭公債」。（據美國通的日人記者河上清〈A Misdirected Boycott〉）

河上更謂，「排斥日貨的主張者，就在這樣政府的措置當中，發見這種運動的間接的道德的援助。再如政府從各方面所頒布攻擊全體主義國家的進攻的宣言，也被排日運動當做暗暗支援的手而加以接受著。」

美國排日運動最活動的團體，是「擁護和平民主政治聯盟」（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其會員四百萬人，包括有四百多種的團體，其中主要的加盟團體有：監理會社會服務團（Methodist Federation for social Service），美國藝術家協會（American Artists' Union），美國作家聯盟（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國際防衛聯盟（International Defense League），產業組織議會（Committe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平時簡稱C. I. O. 其總裁為有名的John L. Lewis，及美國勞工總同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這個聯盟又擁有六個理事會地方分會及一個輔助機關，稱

為「援華委員會」(China Aid Council)。這個機關設置數萬的罐和箱於酒樓、旅店、照相館、及洗衣所等地方，募集援助抗戰中國的捐款。

「擁護和平民主政治聯盟」背後的推進力，是美國的共產黨。美國共產黨雖然只有七萬五千的黨員，表面上好似比較貧弱，但是實際的勢力，卻遠在其少數黨員所表示的力量以上。他們在非共產黨組織中分布細胞，共產黨在勞動、文學、藝術、宗教，及其他的社會中，運用著潛勢力。在「擁護和平民主政治聯盟」內，有周知的著名共黨首領勃勞德(Earl Browder)以次多數的共產主義者，及共產主義同情者。共產主義者們，提倡和平及民主政治，所以成功了能夠包括了共產黨以外的多數著名的男女有力者，參加排日運動。

「擁護和平民主政治聯盟」還刊行著月刊雜誌《鬥爭》，其篇幅的大多數，用在排日與排德上。該聯盟曾經廣泛地分發過題為《何故並怎樣排斥日貨》的小冊子。小冊子列舉應加排斥的日貨，包羅網製領帶、襪子、襯衫、衣服、日製玩具、養殖珍珠等寶石類，電池、洋火、綠茶、罐頭、螃蟹罐頭及陶磁器、化學製品、鏡子、太陽眼鏡及手套等。

該聯盟散布過許多小冊子及傳單，其中有一種特別要求青年不要和著用絲襪的女子作朋友，因為絲襪原料的九成，是由日本輸入的。該聯盟又常發行題為《排日的進展狀態》的小冊子，並附旁題：「諸位，買一雙絲襪，即供給日本四發的子彈」。

該聯盟會於去年十月一日，在馬德森廣場公園舉行民眾大會，到會者達五萬人，一致主張抵制日貨。據去年十一月一日的消息，紐約已有二十一家大商店，有名的烏爾渥斯百貨公司也在內，因民眾之反感已停止發售日貨。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秘書長格林在奧海奧州東利物浦領導游行示威時，各街市中有不少的日貨，曾在莊嚴的形式下，全被焚毀。

在美國的排日運動中，基督教徒占著重要的地位。美國的宗教指導者，特別是監理

會教派，在上述「擁護和平及民主政治的聯盟」的活動中，占著有力的部分，監理會教派的有名牧師、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前院長瓦爾德博士（Dr. Henry F. Word）、就是該聯盟的全國委員長。監理會教派有名的司教馬考尼（Bishop Francis J. Mc. Connell），也是排日運動的主要指導者。擁護民主政治基督教徒協社，時常勸告所有男女教徒，參加抵制日貨運動，天主教協會更發出宣言，主張：「在現在經濟互相依賴之情形下，國際社會能以斷絕與破壞公約國家間的商務關係，而達到其意志。」擁有會員五十萬人的美國女子青年會，也曾由其董事會勸告其會員，設法使美國政府瞭解與日本斷絕商務關係的必要。

美國的青年學生也是排日運動的中堅分子。去年十一月間，美國學生聯合會特別派遣代表麥邁切爾（Jack Mc Macheal）來華慰問我戰區的學生，帶來了偉大的同情和興奮：「美國人民對於這次中國的抗戰，比上次歐洲大戰還要關心，而更深同情……美國人民極願幫助中國打倒日本侵略者。」據說，在美國各大城市中，時常可以看到成千成萬的群眾遊行示威，勸告人民勿買日貨，美國現在已有十五個學生組織，聯合起來積極援助中國抗戰。美國基督教徒學生，學聯會，社會主義者，以及各進步黨派，對於日本這次侵華，都有極強硬的表示。美國國人尤其是中國好的朋友，他們不買日貨，不給日貨裝船，盡力阻止資本家和政府出賣軍火給日本。在加尼福尼亞的工人，曾經罷工示威，禁止搬運軍火上船。更有許多飛機製造廠的工人，假使所製造的飛機是要賣給中國的，他們就特別得仔細經心，假使是要賣給日本的，那也不是螺絲旋鬆，就是用舊料配上去。

這些消息者是確的，最近還有美國工人在美加州朗比區港，拒絕裝運一千二百噸廢鐵上船赴日，數千工人並在碼頭設立警戒線（本年二月十一日電）。

去年十二月，日本在美的商人曾在三藩市召開一個圓桌會議，討論對付美國排貨運動的辦法，可見美國排貨運動的發展，節述所報告美國人民排貨運動情形於下：

美國排日運動已普遍全國，特別是荷里活及巴西他拿兩地最激烈，這兩地的官長也都參加排貨運動。有一個小學生在日本商店購買玩具時，偶然發現了「日本製造」幾個字，覺得非常可怕，立刻放下，「從前的排貨運動只限於少數分子，現在即已風行全國各色人物，差不多十居其十了。許多美國教育家，都對學生說日本的「壞話」，「排日貨的運動是倡自四百五十萬的猶太人」（據五月三日〈中國晚報〉）。

原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歐洲大戰與日本

一、歐戰的認識

歐洲人和平的美夢已被希特勒對波蘭的試炮所粉碎，月前我曾論斷「世界大戰將先爆發於歐洲」（「世智」座談會上），果不幸而言中了，自九月一日德軍進攻波蘭，為時已達二十五天，英法參加戰爭也已逾半月之久。東線戰事或將因為波蘭軍隊之撤退而主力戰暫告一段落，但是西線戰事此後的發展，更引起了世界人士的注意。

歐戰究竟從此變成英法對德的大規模戰爭呢，抑或英法接受希特勒的和平運動而緩和雙方的激戰，乃至議和停戰呢，已成了一般人注意和討論的焦點。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機械地單看戰爭的表象，我們應從這次戰爭的本質來檢討。

這次歐洲大戰，表面上固然是德國侵波而英法護波所引起的，但是本質上卻只是法西斯德國對民主國家的英法的正面衝突，可稱為「帝國主義戰爭」，雙方政治體制的本質是相同的，所以和一般所預料蘇聯參加的另一種戰爭，本質上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可以說戰爭的基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

此後歐戰的發展與變化，要視這個矛盾與兩個體制間矛盾比重如何來決定。具體言之，若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的矛盾縮小而退於次要的地位，則戰爭將至議和結束；反之，若這種矛盾依然大過於兩個體制間的矛盾並且占主導的地位，則戰爭將須繼續下去。關於這兩種矛盾的比重問題，我在三個月前即已檢討過。當時許多論者皆著重於兩個體制的矛盾大於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的矛盾，我是反對這個意見的，我強調：「自實際

的情形觀察，英法與德意的矛盾，實比英法與蘇聯的矛盾大些。即自理論上講，「意識要決定於存在的」，英法目前還不至敵視意識上的敵人的蘇聯，甚於實際上的敵人的德意」。並謂德意「一貫地採取避實擊虛的策略，所以幾年來只在拆撤英法四圍的屏障上用工夫」，「他們知道英法易欺而蘇聯難犯」。(本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三四頁至一三五頁)。這個觀點即至今日，依然可以適用到某程度。今日雖說德國事實上已經占領了波蘭的大部分土地，希特勒也已放出和議的空氣，英法原來猶豫的態度上再加上蘇聯軍隊開入波蘭的影響，這幾天來英德之間似由武力戰轉成國際的宣傳戰，但是各方情勢尚無立即議和停戰的可能。第一，法國的進兵並沒有停止，英國陸軍業已參加法軍作戰，英法確知沒有永久的和平，動員與復員，需費甚大；第二，不但意大利出面調停的空氣降低，羅馬尼亞國社黨鐵衛團團員倒反暗殺羅馬尼亞首相，另一方面德國又拚命拉攏日本幫凶；第三，英德之間互以言論抨擊，謀在中立國家間爭取友方，這又類似大規模戰爆發前的準備工作；第四，美國正在積極布置太平洋上的實力，以便應付民主國家在太平洋上所受的威脅。目前戰爭不採取激烈的主力戰而參加國雙方再進一步做大規模戰爭的準備，倒是比較可能。

二、歐戰與遠東政局的變化

在這種情勢下，遠東方面在歐戰爆發之後所受的影響，將照樣繼續下去，我們在上期幾篇有關的論文中談過的透視，將無多大變化，事實上我們所論列的形勢，是在繼續增長著。

英法因為歐戰的爆發，不能集中大部分精力以干預遠東問題，所因對於志在掃蕩英法美蘇的日本，勢須作消極的讓步，最近的許多事實，如引渡刺程案四華人，接收偽華興鈔票繳納關稅，一度移交滬西警察權，取締香港抗日言論，放任日本及漢奸報紙自由

發行，等等，已表現著這個傾向。但是英國對日退讓妥協，是有極嚴格的限度，它會受到美國態度轉強的影響。英國也有借重美國的力量維持太平洋均勢的傾向。所以曾有一段風傳將以美國軍隊替代英法軍隊駐紮上海。

美國此後對於日本的態度，是歐戰爆發後最關重要事項之一，也是一般人所注意的焦點。美日兩國太平洋鬥爭的不可調和性及其新開展，我在上期已詳為剖述過，歐戰爆發後，這種傾向更加顯明，美國政府已經一再表示美國對於各國在華的關係不能置身局外。例如九月六日日本要求英法撤退駐華軍隊，八日華盛頓方面即表示反對稱：「相信日本此種要求，恐將加深日美間的緊張情勢，倘日本企圖奪取外國在華租界，則此種情勢將更加嚴重」（紐約九月八日電）。九月十四日，美國國務卿赫爾更明白對記者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密切研究上海方面局勢之開展。蒙偽邊境停戰協定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部發言人即強調聲明：中日戰爭繼續進行，在勢不能不影響及於美國的利益，故美對於其在九國公約下所享受的充分權益，不得不予以保留（華盛頓十七日電）。歐戰發生後美國艦隊集中於太平洋，航空母艦也派到菲律賓，美國駐滬的軍隊也有增加的準備。日本要求英法撤兵之舉，終因美國之強硬態度而作罷論。美國借款援華的事情聞已在接洽磋商中，信用借款額將為三五，〇〇〇萬美金。同時，日本政府及輿論界對美國的論調，也大為改變，舊時親美的空氣，已經變成「日美戰近」（日本中將佐藤清勝的偉論）的論調。東京各報最近開始攻擊美國對日的所謂「敵性行為」，指責歐戰發生後美國極力保護英法的遠東權益。（國民新聞）更稱「美國若不改變態度，則太平洋將成戰場。」美國通的日本人河上清之論美日戰爭，曾謂歐戰爆發，美國就有發動戰爭的可能，我們認為美國的戰爭，將必偏重於太平洋權益的保護與指導權的攫取，日本政府近日更擴大宣傳：「如美日關係惡化，日本準備與美國一戰」。

歐戰爆發後在遠東方面被一般重視的國家，還有一個蘇聯。事實上，蘇聯與遠東新

局面關係之重要，或在美國以上。現在蘇聯在太平洋上已占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一般人非常注意蘇聯的態度。一般的推測不外乎兩種；其一加強蘇聯遠東政策，更加積極援助中國對日抗戰，且謀與美國攜手締造遠東的真正和平；其二，蘇聯經德國之拉線和日本停止衝突，甚至締結蘇日互不侵犯協定，旁觀中日的戰爭。我則謂頭一種趨向比較可能，因為蘇聯與遠東的關係和其與歐洲的關係不同，中日戰爭的性質也與英法對德國的戰爭兩樣。蘇聯的根本政策固然在於擁護和平，但卻不會貪圖無代價的和平，現在蒙偽邊境的衝突雖由蘇日締成停戰協定，但這不能視為蘇聯將置身中日戰爭的局外。蘇聯駐英新大使潘及新恰於歐局急轉直下的時候趕來中國，其所遞國書對於中國為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極致關切與同情，謂：「蘇聯極端相信中華民族的奮鬥，定能得到圓滿的勝利」。這裡具有切實內容的措詞，當然和一般的外交辭令完全兩樣；中蘇邦交將更親善的起點，已經表現在這裡。隨之而來的就是蘇聯提供中國以無限制的信用及保障軍火繼續不斷的來源；蘇聯接受中國政府用法幣償付過去供給中國的軍用品，按國幣每元合英金八便士計算，決定今後仍按照上述根據，予中國以軍用的供給。（倫敦九月九日電）

德國為蘇日拉線湊合，或者是事實，但是蘇日關係之不可調和性卻不能根本消滅。即在德蘇協定成立後，日本陸軍當局，仍宣明「所信」，強調：「帝國的最大敵性國家常是英國和蘇聯」（八月廿七日〈大阪每日〉新聞）。近日路透社雖然一再揭露蘇日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的消息，但是日本對華軍事仍不忘情於進攻西北，切斷所謂「赤色路線」並在偽滿邊境增加軍備。日本雖為乘歐戰機會驅逐英法權益出於中國境外，已與蘇聯締結停戰協定，但，事實上仍為日本對蘇的再度屈膝。蘇日互不侵犯協定的締結，即令倫敦方面，也都不會置信（倫敦九月廿三日電），何況互不侵犯協定隨時都可以廢棄。

蘇德協定成立後，德日的悲歡離合，已為注意遠東新情勢的人所忽視。日本朝野對於德國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雖然極表憤慨，但是陸軍當局所宣布的態度，依然是：

「敵人是英國而斷非德國」（上引〈大阪每日〉）。同時，羅馬方面所傳德意的代表意見，又是德意日的親善關係絕對不因蘇德協定而受到阻礙，意大利政府希望日本兩點：第一，日本諒解德意的真意而善為自處；第二，即時廢除九國公約。（〈大阪每日〉八月廿四日所載羅馬特派員小野七郎的電話報告）

目下孤立於歐洲的德國，實有借重日本幫凶襲擊英法遠東勢力的必要，裝痴作啞的意大利，更是積極從中湊合，德日的舊歡重拾，是有充分的可能的。近日，一度成了海外遊魂的日本軍事特使大角和寺內，又有重整行裝赴德的消息，據傳德意日軍事同盟又在積極磋商中了，德日關係此後的發展，倒是更值得注意的問題。

三、新情勢下日本外交的難關

歐戰爆發後遠東新情勢的發展，還可以由日本新外交政策的主觀的動向，求得另一面的解答。日本新內閣一再聲言：日本政府政策的樞軸，在於處理「中國事變」；而其處理「中國事變」的某些原則，又在於建設所謂「東亞新秩序」。日本新內閣首相阿部信行八月三十日在其外交政策的廣播詞中，明白聲言：「歡迎第三國協助建立「東亞新秩序」，如第三國欲從中作梗時，則將斷然予以排除」。陸軍當局對新內閣的要求，也是同樣著重於這一點（詳見本刊上期拙作〈蘇德協定與日本〉）。

然而所謂「東亞新秩序」，盡人皆知，是日本要求獨霸東亞的把戲，換句話說，在東亞擁有莫大權益的英美法蘇都要迫其退出東亞境外。日本這一點基本政策，是和英法美蘇的利益根本衝突的。從來維持太平洋均勢的力量，握於英法手中，現在英法忙於歐洲的戰爭，自日本侵略者的眼光看來，今日是實現「東亞新秩序」的絕好機會。他們準備充分利用這個千載一遇的「良機」，排除英法乃至所有第二國，第一步出於中國境外，

第二步出於東亞境外。

殊不知日本這種野心與陰謀，適足以增加它自家國際環境的困難。第一英法雖然忙於歐戰，但是他們在遠東還擁有相當雄厚的軍備及鞏固的根據地，英國東方軍事堡壘的新加坡，若能讓制日的國家切實運用，日本海軍必將受極大的打擊。好大喜功的海軍派軍人不願意和美衝突，不是沒有原因的。第二，美國的遠東政策是隨歐戰的發展而日益加強著。美國不但要保持他在遠東特別在會國的權益，並且深切覺察今日是美國取得太平洋政治領導權中的絕好機會。美國近年來太平洋方面的軍事建設，雖然還沒有十分成功，但其決心利用可能的力量到最高度，已經表露於最近的行動上了。積極的太平洋軍事布置，正與美國勢必擁護遠東權益的外交政策，同時並進著，美國雖也一再提議召開九國會，議解決中日戰爭，但這種提議不能為日本所接納，即美國本身也很了然。

至於蘇聯，我們相信：他們不會忘記扶助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基本原則，更不會忘卻日本軍閥無時不在策劃同時對中蘇作戰的陰謀。蘇聯絕對不會視中國為波蘭，問題只在於我們怎樣運用中蘇的特別關係罷了。

德意日的關係就有點不同，雖說目前他們的斷藕尚未全續，但隨歐戰的開展與拖延，三個夥伴勢必重拾舊歡，預料未至太平洋戰爭的前夕，他們的勾結必可完成。

然而在太平洋上，日本始終是孤立的，德意鞭長莫及，愛莫能助，美蘇遠東政策的積極進出，卻一日千里。深陷千尺的日本泥足，不粉碎於塞北，也必沉沒於太平洋中。我們加緊抗戰，已使敵人無法再深入（李宗仁將軍之言），正足以縮短泥足存在延續的時日。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五日）

汪逆兆銘的悲哀

古今中外最無耻的莫過於汪逆兆銘，既叛黨又賣國，但是人類中最可憐的也莫過於汪逆兆銘，既屈膝稱臣還須備受玩弄。汪逆兆銘自與日本勾結以來即過著卑鄙無人格的生活，自其偷離重慶以後，就開始其甘心受敵人玩弄的生涯。

汪逆早在全面抗戰前即陰謀借用外力攫取政權，逃離重慶以後，利欲更加熏心，更加放膽做它無耻的勾當。然而結果總是徒然，被奸被污而所希冀者始終未達到半點。汪逆僕僕於河內、東京、上海、北平、青島之間，一意希圖能夠實現偽中央政權以償其出賣屁股的代價，但是偽中央政府一再延宕，即連廣東一地的偽府也都未能出現，汪逆的命運早已可憐極了。最近日本政府因為謠言誘和進攻及對英美調整工作的失敗，遂又再放言樹立「新政權」，扶植汪逆上台，汪逆竟受寵若驚，加油大鑼大鼓，以逢迎主子，而無耻的醜態更為百出畢露。其尤者，就是最近的許多言論的欺騙性。

汪逆總動員其機關報上海《中華日報》，香港《南華日報》，一方面一再主張「全面的和平」，一方面發表其對日提出的和平條件。其中含有深刻的用意。汪逆素來對其主子是絕對服從惟命是聽的，他絕對不敢提出什麼「中日合作的基本原則須予以改變」的條件，更不敢要求「一切鐵路，海關，及華人工廠，須全部歸還中國」，「中央政權成立時日本即須撤退一部分軍隊」，「日本將來終須撤退華北及內蒙古全部軍隊，須事前提出保證」（皆據《中華日報》廿三日所載）。但他故意揭出此種消息，一面在欺騙動搖份子相信他的出賣還可以收回一點代價，一面想吸收一些新分子，以粉飾自己的無力，加重主人對他的垂青，減輕梁鴻志及王克敏諸逆的反對。

但是汪逆的騙局並沒有做好，主子不明瞭他用心的周到，對汪逆的意見予以正面的抨擊，否認有撤退駐軍的意思（上海日軍發言人談話）。專侍日軍的刺刀以為賣國橫行的後盾的汪逆，一聞此項答覆，嚇得戰戰兢兢，不敢再有異議，把自己的希望打個大折扣，說什麼「全面的和平因受蔣委員長阻撓致不能實現，逼使不能不先從局部停戰局部和議著手」（汪逆喉舌《中華日報》一日社評）。上海日軍發言人也於同日稱：「日政府已與汪兆銘成立經濟合作協定，汪同意日本不撤兵」。汪逆不知挨了幾下耳光呢！

日本不能看重汪逆，偽中央政權永久在擱淺中的主要原因，一在於汪逆自己實在沒有力量，一在於日本侵略者根本就不樂意有一個統一的偽中央出現。汪逆因為自己沒有實力，所以低首下氣奔走於梁王諸逆的門前，但梁王諸逆的迎拒又操於其背後的主人，汪逆更覺得有與另一實力派合作的必要。於是最近又托日人阪西與岡野，敦請吳佩孚出馬任軍事長官，陳逆中孚也從旁幫助勸駕。但是吳佩孚能識大義，予以嚴拒，指汪為「著名漢奸」、「搗亂分子」，厲聲說：我豈能與之合作！汪逆可謂倒霉極了。

日本侵略中國利於分化不利於統一，他們所以一再企圖成立偽中央，不過是用以威脅中國抗日政府及誘惑第三國。所以素來的作風是一鬆一緊一捉一放，鬧得汪逆頭昏眼迷，啼笑皆非。即就最近的事實說，日本政府一面固在揚言扶植汪逆，但一面放出和平謠言引誘我抗日政府，時又央托英美出頭調停。但自我抗日政府嚴拒一切誘惑，並將日本的陰謀揭布以後，日本又拾起汪逆這塊法寶，甚至於對第三國宣稱：在偽中央政權未成立以前，絕不和任何第三國談判中國問題。實則日本並非不知汪逆這塊法寶不很靈驗，深知即令偽中央成立，仍於中日戰爭的結束，無大補益。日本不過借汪這塊招牌要緊，湊湊熱鬧罷了。日內閣首相阿部最近公開宣稱：偽中央政府之成立並非即為「中國事件」之解決，主張日軍撤退中國的見解，實屬大謬。阿部承認「中國事件」之解決，決非如此簡單；直言：「蔣介石將軍現在擁有大軍二百四十師，並有游擊隊百餘萬人，

在後方活動。」是則汪逆的美夢，將成為漫漫長夜的幻境，是可斷言的。汪逆已再度打折扣，希望成立一個閩粵桂地方政府，聊以過過領袖癮，其中悲哀之聲已可聞於海內外了！

原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期

美國孤立派波拉先生的錯覺

在美日談判已經流產日方也自覺調整對美外交無望的時候，在美日商約的廢棄行將發生效力美國壓制日本的力量逐漸增大的今日，美國孤立派領袖共和黨參議員波拉先生，竟大放厥論，主張美日商業關係應加以保存，反對對日本實施經濟封鎖。波拉先生或者以為中國無辜人民之被屠殺，國際公約之被破壞，正義人道之被蹂躪，盡可為著保全希斯人（指貪圖小利出賣人格者）的小利而置之不顧，但就事實考察即連這點希斯人小利之不安定，波拉先生也都沒有估量到。實言之，波拉先生委實犯了極大的錯覺。

波拉先生的主張忽視美國人最重視的公約信義、正義人道，等精神方面的明顯罪惡，美國內外已有深刻的批評，我們可以不再贅言，這裡只想就波拉先生等孤立派所貪圖的商業利益，略加剖述。

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來，美國對日的貿易固然略有增加，但是所增加的部分完全是軍火和戰爭原料，至於普通的和平商品則可說有減無增。處在戰爭重重剝削下的日本人民，已經喪失了購買外國商品的能力，日本政府對外國的和平工業品之進口，也加以極嚴格的統制。美國輸出日本的商品，完全是供軍隊消費的殺人商品——在這一點上，美國對日商務的前途，已經埋伏著重重的暗礁，這只貪圖小利的美國商船，沒有永久安穩的命運，在極短期間即將觸礁破沉。

第一，我們直覺上可以明瞭日本購買美國商品的增加，是畸形的、一時的現象，不必等待戰爭完結，即在戰爭進行中，即有日就低降的可能。因為日本的財政已陷入枯竭的地步，可輸送外國的現金所存實在不多。日本為節制現金外流而已著重於自給自足的

政策，一方面節省軍火的消費（依各戰地的報告可得此結論），一方面企圖加強所謂「日滿支」的部洛克經濟，以完成日本奧大基經濟的單位。若此，則美國對日本的輸出是要日漸減少以至於絕迹的。即令純軍火類商品，不至完全斷絕，而這少數軍火商品，美國實無憂慮無處發售的必要。

第二，我們從反面來看，美國為日本極少數的不義之財，而結果犧牲了極大的在華的權益，波拉先生對於這種鐵一般的事實，卻裝痴作聾，這是美國一般人民所大惑不解的問題。日本不但已把美國在華的權益摧殘大半，即在現在，日本軍人仍在繼續摧殘中。日本自最近格魯野村談判擱淺後，即又加緊天津租界的封鎖，阻礙華北的美國商務。長江及珠江的封鎖，也日益加嚴，其他僅存的海口且有全部加以嚴密封鎖的企圖，美國對華的貿易勢將為日本軍閥的狂暴，完全蕩盡無餘。這點不但菲律賓報紙注意及之（見《中國商務日報》社評《四萬萬元生意與四萬萬生靈》），即連日本人民也極明白。日本人常舉中國的美國商品購買力的巨大為美國援華制日的經濟根據。他們舉過幽默而切實的事例說：「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一個人買一塊美國肥皂，則美國可以銷售四萬萬五千萬塊肥皂」（《時局月報》十二月份《美國遠東政策的批判》）；再如廣大土地與豐富資源可以銷納巨大資金的事實，更值得美國人的考慮。上海及天津的美國商人已屢次電請其政府，勿與日本重訂通商條約。最近美國民意測驗的結果，「廢棄美日商約的行動已獲得所有美國人的贊同，贊成不再售日本以戰爭材料者占八二%，不贊成者只占一二%」（美國民意測驗社的報告）。

波拉先生，你的迷夢可以休矣！「商人議員」的主張，且不為一般商人所贊同，應當及早醒悟罷！你們政府副國務卿韋爾斯已經明白表示不再重訂美日新商約，日本軍部且已準備和你們決裂，蠻幹到底了。自歐戰爆發後，美國軍火已經找著了合理與正義的銷路，先生也盡可以不為軍火商人的利潤擔憂了。即令你是為內政的爭執，也無倡此種

不識時務的主張的必要。霍布法主教已再公開向美國人民宣布：「美國出售軍火與日本，為美國歷史上最污穢的一頁！」「美國人士一面對中國表示同情，捐款救濟難民，但同時又供給日本以軍火，數量又超過任何國家，以供日本作破壞之用，此種行徑，實為極醜惡的偽善行為！」（霍布法主教致南俄亥俄聖公會電）

原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期

汪逆賣國與我們的覺悟

高宗武及陶希聖揭布了汪逆出賣中華民國全國國民「賣身契」全文，使中國及國際洞穿日本帝國主義的毒狠與汪派賣國賊的無耻，實是一樁極重要的事件；但是還有更重要的事項，卻是我們應有更深刻的覺悟和決心，來對付這個必有的趨勢。

第一，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存著任何「中途和平」的念頭。本刊年餘來集中精神分析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本原因，它本身的要求需要著占我全部領土，奴我全部人民，以「征服中國」完成田中奏摺所開的第二段工作。在今日言和，日本是以戰勝者自居的，中國如何能處於不戰敗者的地位，如何能不把錦繡河山雙手捧送給敵人呢？汪逆固然愚昧萬惡，但是事有必然，勢所必至，任何人今日若欲與日本言和，結果亦必如此。

第二，任何愛護國家民族的人，都不能再有僥幸的幻想。在日本侵略者國內外危機深化的今日，已有不少人幻想著日本可以相當退讓，和局或者容易談判。但是事實排在我們眼前，日本軍閥不能輕易犧牲了一百多萬的軍隊，白白損失了數百萬萬的金錢而不求一個倍蓰的代價，即如元老重臣等穩健派雖較急於結束戰爭，但也決不能放棄這種要求，所以汪逆宣傳日本不駐兵，而賣身契上寫明普遍駐兵於我國各地，近衛聲明不需要賠償而賣身契上專條規定：偽中央政府「賠償事變以來日本國臣民在華所受權利利益之損失」，這種數目又將如何之大，可以想見。國人希望日本退讓的幻想，只在最後勝利達到後始能變成實現。

第三，每個中國人今日更應深切考慮如何努力始能避免這類賣身契發生效力。唯一的途徑就是全國內部精誠團結，一致對日抗戰到底。日本帝國主義欲以小國滅大國，認

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分化我們內部自相殘害，即所謂「以華制華」的毒計。以前極力製造漢奸，現在更加造謠離間國共合作。在敵人的報紙上時常可以看到挑撥離間的消息。我們處在敵人毒計措施之前，更應該戮力於不分黨派男女老幼的精誠合作，徹底排除門戶與派別之見，信奉抗戰建國為第一理想，以共同擊退毒狠的敵人為唯一生命，關於此點，領導抗戰的人所負責任尤其重大。

第四，我們對於抗戰建國應有遠大的理想和具體的計劃。日本人尚且自己承認所謂「處理中國事變」不是十年可以完成，而需要四十年五十年的長久計劃，那麼我們要抵抗頑敵掃蕩敗類出於中國境外，也非有長久的計劃與具體的辦法不可。全國人民皆承認抗戰建國是一樁艱巨的事業，所以一方面需要決心和勇氣，另一方面更需要切實適合實際的辦法。因此，無論軍事、政治、財政、經濟、實業、教育，乃至社會各方面，應革除的地方就須早速革除，應興辦或擴大的就須按步實施，絕不能漫然拖延，更不能因私害公，拘於派別而妨礙公事的進行。敵人誣我們為無組織的國家，外人評我國有政治家無行政者，我們全國國人應知所警惕，我們抗戰建國的大業始得完成。

第五，總之，我們今日對日繼續抗戰必須認識清楚新階段的特性，在全面抗戰發動以前聯絡各黨各派使成一體的工作占最重要的地位，全面抗戰發動後鼓勵抗戰的民氣又占了最重要的位置。到了現在，如何使抗戰堅持下去爭取最後的勝利，則占了第一位。所以現在應該不為以前的工作分去大部分的精神與力量，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本諸最初各黨各派精誠團結的共信與自信，在已經鼓動振作起來的精神基礎上，勇往推進全民族的神聖工作。更具體地說：我們今日不能再分成黨派的私見各樹門戶相對，使整個的抗戰力量還須分出一部分，用在各黨各派的聯絡與融化上；從事於抗戰的全體國民不能減降勇氣與決心，必須警戒：「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失敗，全國上下皆能夠有此共信與決心，則建軍、建國，始能事半功倍，爭取最後勝利也始能有確切的把握。

最後，我們還要向國際方面進一言：日本侵略者所允許英美各國的香餌，實只是一種糖衣包裝的毒藥。日本最近確有製造「東方慕尼黑」的陰謀，且欲以開放長江，賠償美國的損失，以及其他對英法的引誘，拉攏英美促成「東方慕尼黑」的局面。但是汪逆的賣身契公布後，充分證實了日本對第三國絕對沒有誠意。蒙疆及華北日本要設定國防上及經濟上的「日支強度之結合地帶」，無英美插足餘地，無可庸論；即揚子江流域也要設定「經濟上日支強度之結合地帶」，在華南沿海特定的島嶼，也要設定「特殊地位」，日本「現駐華北及長江下游之軍隊，當繼續駐屯」，「日本艦船部隊得在長江沿岸之特定地點，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這不但是制中國於死命的問題，同時也是進出太平洋進擊英美法的先聲。照汪逆賣身契的規定，中國是日本的殖民地，即在通商貿易上的特惠，也無英美分潤的可能。本刊早即強調日本對英美根本妥協的不可能性，本期在另文上再分析「東方慕尼黑」成立的困難，論據即在於日本此種苛刻與毒辣。現在日本侵略者的假面具已經粉碎，日本的毒素已可為英美國人所嗅到，愛好真正和平與維護自國利益的友邦，實有更確切認識與決心的必要。我們更不能已於言者，據汪逆賣身契，日本侵略者獨占中國「共同防衛」的對象，不只是蘇聯，即連英、美、法、等國也是同時列為它的主要敵人。

英美不能再姑息日本

自從倭寇近衛第二次內閣成立德意日軍事同盟實現以來，太平洋情勢即千百倍緊張起來，日寇政府採取積極南進政策，而其主要的排擊對象，就是英美兩國。

倭寇加緊南進的步驟，目前表面上固只在於攫取南洋群島，但其實質卻為驅逐英美遠退到太平洋的彼岸。自德意允許倭寇有「東方新秩序的領頭地位」以來，倭寇即便放開大膽，把它的所謂「東亞新秩序」改為「大東亞新秩序」，將南洋包括進所謂「東亞共榮圈」內（近衛談話）。最近日寇前任軍事參議官高橋三吉海軍大將更著文聲言「日本將於適宜時期、占領東方的全部及澳洲全部……」。高橋明白確定：「東亞新秩序的範圍即以『滿洲國』為起點，南伸及於澳洲、西及於孟加拉灣與緬甸，日本將依照其國力與領域的需要，逐步得由『滿洲國』、中國、越南、緬甸、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新喀里多尼亞島、新幾內亞、太平洋若干海島、菲律賓、澳洲，及東印度其他若干地帶前進」（見十一月十七日各報）。日寇朝野皆已一致狂叫「驅逐英國」（中野正剛之言），「決心與美國開戰」（如高橋之言），是則英美與日寇之間，確無調解餘地，日寇且不諱言，英美更應有最後決心始可。

九月以降，日寇朝野一齊對美挑戰，雖經美國政府、軍事負責人，乃至輿論予以痛烈的反擊，而日寇方面表面上似稍鎮靜，但事實上對英美的攻擊準備卻更為積極。經美國反擊後，十月廿三日，日政府四相會議還決定相繼以閃電術南進，松岡之流又繼起狂吠，華南日軍集中海南島及台灣等地，並聞最近調兵五萬入越南，有明取西貢暗襲緬甸的企圖。日寇此種布置，即不立刻對英美宣戰，也確是對英美的莫大威脅。而日寇的

冒險若一旦成功，則立刻影響及於英帝國之建立，美民族的存在。去年上海大美報記者及其他英美人士即已精確論述過，我們且為英美擔心。

英美要免除這種危險，唯一辦法就是及時壓制日寇，乃至予以消滅。今日，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可說已到最後關頭。對於日寇，如再容忍姑息下去，英法在歐洲所受的教訓，必將重現於遠東，其時英美又多一後悔的歷史。英美要壓制日寇至少要具下列幾種決心：第一、對於日寇要有勢不兩立的決心。制裁日寇要積極而且決絕，不能心存幻想，僥幸，或猶豫不決，以至行一步看一步。比如最近各種禁運政策的執行，更不能夠只打雷而不下雨，如廢除通商條約以前的空文抗議。

第二、英美兩國合作要堅決誠意，抵抗共同敵人的分化離間陰謀。敵人最怕的是太平洋有關係國家的切實合作共同制裁其南進，特別害怕英美的聯防，所以對美強硬失敗後即改採和美攻英的政策，美國稍一猶豫則日寇進攻緬甸的可能性就大，英國若心存妥協則日寇將先侵占荷印。

第三、英美兩國還須爭取太平洋的重要盟國，例如蘇聯及其他小國家。日寇南進，最大牽制固為中國抗戰，但是蘇聯更為它所顧慮。蘇聯在遠東不但擁有雄厚的陸海空軍，足以威壓日寇；另一方面且有海參威根據地及其潛水艇隊，足以破壞日寇內地與大陸的聯絡。海參威的巨型轟炸機飛炸日寇幾個大都市及工業中心區，最為方便，且和阿拉斯加接近，可為美國所共同利用，故日寇視海參威為一把匕首，這把尖對日寇胸膛的匕首，在英美則非努力爭取不可。第四、最重要的，英美壓制日寇不能沒有中國的協助。中國不但英勇抗戰三年有餘，已使蠻暴的日寇陷入半身不遂，此後還要拖住日寇的後腿，使其陸軍完全失了作用。日寇東南進與英美開戰，中國必開始總反攻，日寇前後受到夾攻，其敗必速，故英美須積極援助中國抗戰。我們希望美方最近談話，「將以援英程度援

華」，不是一張空頭支票，更希望美方不再「一面援華，一面仍供日寇軍需品」（美方輿論）。

一年以前，我們曾經敬告過英國的姑息，讚許過美國的壯舉，今日更希望英美共同協力，能夠確實做下去。

原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二期

評日人「世界四分論」

日寇沒有一時一刻不在幻想著怎麼樣分割世界。數年前，日寇陸軍省情報部部長河相達夫，即著書提倡其所謂「世界三分論」；最近日人匪瑳胤次又特著論提倡「世界四分論」說，「自歐洲情勢激變以來，世界經濟分野將分成四大集團。」而所謂四大集團就是德意的歐洲集團，泛美集團，蘇聯集團，及其以盟主自許的臭大東亞集團。（詳見本刊本期拙作〈日寇南進與對華策略〉）

日本人這樣幻想的「世界四分論」，是最近國際情勢的變化促現的空中樓閣，在它本身並無絲毫更優強的主觀條件，同時又是一種窮途末路的自我慰藉的表現，很明顯的要走近滅亡的界線。戰爭泥足深陷中國戰場三年有餘的日寇，今日竟在這無可奈何的情景下，公然在它的想而未成的「東亞新秩序」上面，加上一個「大」字，敵首相近衛竟敢對中外宣布這種「大東亞新秩序」，把南洋群島包括進去，其主要動機就是假德意餘威以自壯，德意竟也為它撐腰。這是德意日軍事同盟締結後彼此互相「尊重」所謂東亞「新秩序領導地位」的結果，然這也不過是強盜夥伴互相依賴罷了。

蘇聯擁有世界六分之一的陸地，正在和平合理的原則下積極建設它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二十多年來健速的發展，儼然形成一個鞏固的經濟堡壘。美國素以富足著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握住世界經濟的牛耳，再以其地理的特殊性，恰好和中美南美洲各國結成一個泛美集團，也是一個強大的經濟單位。這是日寇素所不敢輕視的兩大經濟集團，稱為世界的獨立經濟單位，還有相當理由。至若天生貧血症的日寇，欲以東亞經濟集團的盟主自任，真是太不自量，夢入非非之境了。

凡欲以一個集團的盟主自任，最低限度必須自己富強，第一足以統御本集團的附庸單位，第二足以獨立不依賴外來的供給。但是日寇既不強又不富，數十年來經濟上完全依存於外邦，政治上只靠紙老虎的假威風強撐著門面。這次經我國三年餘的英勇抗戰，已把這層紙虎皮穿戳了。以前日寇標榜什麼「日滿支」經濟部落克，我國關內還在繼續抗戰，東四省的抗日聯軍也日益增長，我們的總反攻階段日漸接近，舊集團的夢想且不能完成，現在又要擴大其夢境的範圍，實是自挖墳墓。

日寇主張「東亞新秩序」必須包括南洋，這才真正無異於「吞炸彈」。南洋群島為英法荷等國的屬國或勢力圈所在地，其複雜錯綜為世界冠。法荷新敗，英國牽制於歐戰，因皆無力兼顧遠東，但是美國自視其民族生存與南洋各地具有密切的關係，南洋各地可以維持現狀，但切不能為一野心國所獨吞，因其結果足以危害美洲。英國固無力兼顧，但能以其軍事根據地，供給美國使用，使美不必再為遠洋輪形陣戰略所苦，則英美協力正足以撲滅日寇南進的軍力。日寇現正徘徊於先結束中日戰爭然後再南進好呢，抑先南進然後再返戈結束中日戰爭好呢。事實告訴日寇：哪一條路都走不通，欲先結束中日戰爭，和戰皆不可能；欲先南進，兵力財力皆不夠用。日寇現在所依仗的是德意的支撐，但德意今日自顧尚不暇，如何能愛護及它呢？且看日寇如何圖其「大東亞經濟集團」的幻夢，事勢已注定：日寇「東亞共榮圈」的提倡，不久即將暴露其欺騙的破綻罷了。

歡迎居里先生與中美合作

在美日衝突日益尖銳化太平洋戰爭一觸即發的今日，我國今後的決心與作風，當然是各國十二分重視的。實際上英勇抵抗日寇已逾三年半的中國，今日在太平洋上是舉足輕重而可以決定太平洋的命運的。因此，對於侵略國家嫉惡如仇的羅斯福總統，對於進步生長中的中國又不能不有精密的認識。此次特別派遣他的私人代表居里秘書來華考察，自然也是題中應有的一著，而其重要性自不許我們忽視。

居里先生不日就可以到達重慶，我們除謹代表民眾向他致最敬禮的歡迎外，願乘此機會略盡數言。居里先生此行目的，據他對合眾社記者所談：「余希望能對中國現狀獲得更精確之認識」。自增進中美邦交共同制日之點言，居里先生此種目的，自然是我們所歡迎的。不過關於認識中國現狀，我們應提供居里先生幾點意見，供其參考。中國刻苦堅持抗戰已達三年有半，過去我們是萬眾一心精誠團結苦幹下來的，此後我們自然還要繼續既往的精神，不分黨派不分階層，再接再厲地奮鬥下去。我們全國皆堅信，唯有精誠團結才能獲得最後勝利；也唯有抗戰到底始可以得到民族的解放。第二，關於我們對日抗戰的國際協作，我們的領袖曾再三宣言過，最近又對合眾社記者莫里斯更確切表示過：「遠東之持久和平，應以中美蘇三國協作為基礎，此與美國對於遠東方面之見解，顯然一致」，並力言美國對華經濟援助之重要。我們是為遠東的真正和平與國際公約而抵抗日寇的，如果沒有我們三年半以來的英勇抗戰，遠東一帶不知已成怎樣的世界，英美等國的遠東權益必已破壞無餘，日寇的暴行日益猖獗，如美國國務卿赫爾所言：「華盛頓今後所建立之遠東均勢已遭受嚴重之打擊」，其野心所在非至完全摧毀各國遠東的

立足點不可。赫爾最近已揭穿其奸：「日本全國自始即具有廣大的野心，以建立日本統治西太平洋全部的地位，該國政府當局並公然宣布日本決以武力攫取並維持是項地位，俾日本成為擁有全世界人口半數區域的主人翁」（一月十五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演說）。

赫爾以及其他的美國人士皆具明銳的眼光，洞悉日寇的野心與陰謀，日寇外務省所宣示的國策，是欲製造所謂「遠東協力組織」，把英美等國在遠東的權益完全取消，並欲驅逐英美人出於遠東之外。而日寇特別著重的是美國的驅逐工作，所以日外相松岡聲稱：「美國只應竭力在西半球方面取得控制勢力，在其他地域如日本享有穩定和平秩序力量的東亞方面，自以避免多事干涉較為合理」（一月十六日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演說）。實則，日寇野心所在尚不獨限於「統治西太平洋」，它的所謂「東亞共榮圈」，是有無限制的外圍的，從占領朝鮮、台灣開始，擴大至東三省、華北，及中國沿岸一帶，現在又公開宣言其東亞新秩序延至澳洲。是則將來美洲，非洲及其他各地，也自難免成了它的侵略對象。轟動全世界視聽的田中奏摺曾倡言日本的最終目的在「征服世界」，鑒察過去的事實，自非偶然的。目前的問題就是軍事南進的問題了。

然而日寇要「征服世界」，要軍事南進，卻必須先克服一個難題，就是中國抗戰拖住它的後腿。日寇軍事南進的主要對象是美國，中國的抗戰在目前就是維護美國了。日寇一旦發動大規模南進，則中國立刻開始總反攻，中國的總反攻牽制日寇的力量非常大，對於美國是有極大的作用；在日寇未發動軍事南進之前，可以阻止它決心南進；在已開始軍事南進之後，可以削弱日寇與美英作戰的力量。美日矛盾之尖銳化，乃至演成美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今日的問題只在於美國應如何削弱日寇的力量罷了。美國當局現在主觀上，或者在於延緩美日戰爭之馬上爆發，即在此點用意上，美國也不能再用姑息政策了，留給美國的一個方法，就是增強「絆腳石」（中國）的力量。美國應當在

經濟上，在軍火上，乃至在道義上，積極援助中國抗戰，使中國力量得以實行總反攻。這才是真正的美中合作。

居里先生要獲得「精確認識」，似乎應該從這個真正合作點出發，並以此為歸宿。

原載一九四一年二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五期

德國侵蘇與遠東前途

廿二日清晨德國居然「先戰後宣」侵入蘇聯國境，世界風雲又為之變色，其影響所及當不只限於歐洲，即太平洋及遠東也可能發生豹變。我們一面對蘇聯的正義戰表示十分同情，一面也要深刻注意這一豹變。

德國之侵蘇，早在我們意料中。在這次歐戰爆發前，我曾估量過英德矛盾比蘇德矛盾大而且切乎實際（見本刊二卷四期）。但是歐戰的進展和德國占地的擴大，使蘇德國境比鄰而彼此的矛盾加深；另一方面，德國以大炮代牛油，占地雖擴大而建設仍跟不上破壞，德國現在已不特需要汽油，同時更需要糧食了，否則無法安定大後方。蘇聯地大物博，特別是烏克蘭的糧庫，對於德國確是極大的引誘。蘇德接壤及附隨而來的問題，終使蘇德矛盾大過英德矛盾，而且前者更切乎實際，希特拉乃悍然反戈侵入蘇境。

希特拉進侵蘇聯，蓄意已久，並且揚言六星期攻下莫斯科，三個月占領蘇聯的歐洲全部領土。一動手就發動百師大軍，飛機數千架，暴露其採用高度閃電戰孤注一擲，以求速戰速決。但是地占世界六分之一，擁人口二億以上，並已完成三個國防及經濟五年計劃的蘇聯，是否如希特拉所幻想這樣不堪一擊，自是疑問。大家都曉得蘇聯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為原則的，但是蘇聯的政府及人民同時又準備著加倍還擊侵略者。蘇聯不但在物質建設上已有充分的進步，即在精神建設上也已相當穩固，所以莫洛托夫首先對蘇聯人民高喊：「紅軍與舉國人民，為祖國、為邦家、為榮譽、為自由再度進行光榮的戰爭」。總之，德國這次侵蘇，為蘇聯國運的試金石，蘇聯也必舉全國力量來抵抗，這場戰爭必是一場惡鬥，相當長期的惡鬥。

蘇德這場惡鬥，對世界其他部分必起極大的影響，可不言而喻。德國勢力不但已席捲大部分歐陸，英國所受威逼已喘不過氣，美國也要踏上戰爭之路，英美與德國已走入最嚴重的決戰階段。英法雖已十二分吃緊，美國則仍希望參戰能遲緩一天則遲緩一天。蘇德戰爭可說救了英國援了美國。這正如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喬治所言「除非蘇聯於短期間內屈服，否則英國即可充分利用是項時間，以美國之援助增強本身之作戰實力。且蘇德之作戰亦可予美國以更充分之時間進行防禦計劃」（華盛頓廿二日電）。此外，蘇德戰爭還給予被德國征服的國家，如法國，捷克，波蘭，南斯拉夫，挪威，比利時，丹麥，荷蘭，希臘等及呻吟於納粹鐵蹄下的人民，以復國還魂的機會。

然而受其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三國軍事同盟的遠東盟友——日本侵略夥伴。英美各國對於蘇德戰爭均甚泰然，只日本官方得此消息深為震驚，此後處境也自有它彷徨失據的原因。日寇投機取巧，去年秋欲以三國軍事同盟自壯，謀加緊壓迫英美，今年春更與蘇聯締結中立條約，欲幸免北顧之憂，藉以加強對英美討價還價的威風，謀解決中日戰爭。殊不知投機取巧者竟自食其惡果。現在蘇德已開戰，日本究竟履行三國軍盟好呢？抑嚴守中立條約好呢？南進好呢？北進好呢？若準備整軍南進，則英美美已可以在太平洋上充分予以打擊。改途北進，則不但蘇聯遠東軍可以獨立作戰，且英美美之間已有了默契，扶桑三島將陷於夾攻之下，預料日寇態度必暫觀望。此時，英美在太平洋的力量增加而干涉「中國事變」的成份亦必成正比，日寇何去何從，將更彷徨於國際歧途上。

當此之時，我們願向英美進一言。有人擔心歐戰會變質，成資主義包圍蘇聯之戰。但是納粹的鐵蹄已踏遍幾乎全部歐洲，淫威所及，多少民族與人民皆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遠東的強盜蹂躪中國全土已達四年之久，不但中國人民的幸運全部為所剝奪，即英美在華的權益也全部為之蕩盡無餘。德日兩強盜尚且暗約分割世界，一者獨霸歐洲，一者獨霸廣義的亞洲。是則，其陰謀所至，不獨蘇聯領土為所侵奪，即連美國也無可幸存，英

國更無論矣。英美常在咒罵人類的盜賊，文明的害蟲，但是今日之禍患種源於過去，而未來之禍患又要萌芽於今日。英美兩國不能制止日寇的強盜行為於一九三一年，不但坐大了日本，並且養成了德意，終於暴徒橫行歐亞為人類大患，未來的禍患將必更大。今日正是中蘇英美選擇共同命運的絕好時機。我們回想一九三九年春間歐洲一段外交史。當時英法蘇原謀協力制止納粹力量的膨脹，只因為英法的疑惑，張伯倫的因循，及反侵略的廣義與狹義適用之爭，而致三國協議數月無所成就，終於爆發第二次歐洲大戰，不幸而又坐大了德國，法國固已淪亡，英國也狼狽不堪，逼得美國也含著苦杯要走上戰爭之路。今也，戰爭方向已經轉變，蘇聯首當其衝，英美兩國可以暫時休養，得「更充分時間進行本身防衛計劃」。但就遠處著眼，英美似不應該專心於消極的休養，「進行本身防衛計劃」。英美正應趁此良機，積極謀與正在反抗侵略的中蘇兩國協力，及早根本解決世界暴徒的德意日。英國能從西方進攻，則德意的兩面作戰，十分困難；美國能從阿拉斯加進兵與蘇聯遠東軍攜手，則可使日寇陷於兩強夾攻之下，消滅小丑日寇的跳梁，將易於反掌。英美果能如此，則不獨英美的歐洲頹勢可以振作，即在亞洲的權益也可以全部恢復。

反侵略的集體安全制，今日尤具重要性，願英美多加考慮，英勇逼進！趕快把商議中的英蘇合作，變為中蘇英美的反侵略協定，戰爭完全變成反侵略陣線對侵略陣線的決鬥，世界真正和平庶幾可期，英美的權益庶幾可保！

(六月廿三日)

本多與汪逆的魔舞

近日來東京方面不但外交界有了活躍氣象，卻連南京的狗東西（汪逆一批人）及其乾爸爸本多，也都在二重橋、霞關與三宅阪的三角地，大獻其魔舞的身手了。

日本強盜想用軍事征服中國先告大敗，繼用政治進攻造謠誘和，又為我抗戰政府所粉碎，不得已而考慮其最下乘的辦法，這就是支持汪逆精衛，變抗戰為內戰，運用「以華制華」的陰謀，企圖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目前這一場猴子戲的導演者，就是南京偽府太上皇帝的本多偽大使。

南北偽組織的背後皆有派別不同的日軍勢力支持者；沒有這些勢力，南北偽府皆不得動彈，所以汪逆就拜本多為乾爸爸，今日在他「益感日方對之過於輕視」（汪逆的嘆語）走投無路的時候，自然央托這位乾爸爸向東京的主子疏通，俾得多加青眼。本多此次東行關係汪逆的狗運至為密切，所以在本多行前，汪逆曾經一再哭訴：「這都一年以來，毫無成績，實由日方態度模稜兩可，而權又多操於日本人之手，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之苦」。汪逆的處境實可憐亦可鄙了。

然而本多抵達東京初期，雖曾大肆活動但卻調高和寡，肯鑒賞者尚屬寥寥無幾。本多離寧時曾與畑俊六、板垣及金澤等密商數度，抵倭都又極力奔走於陸海外藏各相的門下，並草呈〈對華意見書〉，企圖折衷於親德意派與親英美派之間，為解決中日戰爭的最後決定，而著重點則在於加強南京偽府以為解決「事變」的根本辦法。但是倭都各界起初並不重視，所以〈東京中外商業新聞〉五月十一日著社評〈本多所談與事變處理〉，對本多予以冷諷熱刺。第一個著眼之點是：縱扶植偽府亦不足有為，稱：「依本多之意

見，惟有助「新國民政府」之育成強化……但就近者而論，「新國府」果能期待某種成就乎？揆諸眼前事實，雖予以全面之支持，然渝方抗戰態度依然一貫，則「新政府」之勢力不能急速伸張，實彰彰明甚」。因此，汪逆雖一再央托本多獻媚日方當局，而本多來電卻婉言拒絕，逼得汪逆坦白對日方表示前途維艱，準備下野（？），向其主子大撒其嬌。最後日方召汪逆赴東京一行。汪逆受寵若驚，莫怪其見及主子面時「眼眶濕潤」（據日方廣播）。

日方召汪逆入京用意，一面是對汪記猴戲班施展其玩弄，我們可以聯想一下斯大林對松岡之玩弄，一面對我抗戰政府眩其外交手勢，意存要求我中央與之直接談判，或央托第三國出頭調停，日寇仍未忘情於「東方慕尼黑」的局面。因此十七日晨汪逆一行抵東京時，歡迎盛況竟為「歷來赴日外賓所未曾有」（日方消息），聞首相、外相、藏相、陸海相，以及高級官員百餘人均到車站歡迎；往偽大使館訪汪者竟絡繹不絕，致汪逆幾乎無休息機會。這種熱鬧場面，使我們聯想到近衛初見汪逆時的感言，謂其秀色可餐，其手又白又嫩，直如女子。近衛去年替汪記猴戲班所作宣傳，招徠這次絡繹不絕的顧客，日本鬼子究竟好奇，瞻仰瞻仰汪逆的秀色，摸摸他的嫩手罷了。

另一方面，日寇見美德關係之惡化，認為國際投機的機會又將來臨，但是絆腳石的「中國事件」必須結束，而逼降誘和又皆為我國政府所不理，因此再度玩弄汪猴，誘惑我政府與其言和。預料我政府嚴拒之後，日寇仍將繼續配合軍事進攻，以求一逞，當然不能達到目的。然據外報消息，謂汪逆此次赴日主要目的，當係要求日方予以統治華北及淪陷各省的全權。這點目的也不能達到，因為華北傀儡的後台也不會示弱，實質上汪逆仍將局限於更小的範圍內；日方的支持是否加強，仍視國際轉變為斷。

日寇在不能完全征服我國的苦悶中，或者可能企圖改變戰爭的性質，利用汪逆掀起內戰，縮小範圍以節省它的軍力和財力，準備伺機南進或北進，以汪逆偽府排演第二「滿

洲國」的腳色。但是這種辦法依舊沒有解決「事件」，日軍後退一步，我們反攻一步，戰爭依舊繼續，這種結果當然為日本財界與穩健派所反對，汪逆的幻夢，必無結果。汪逆離開日軍將成喪家之犬，隨地為人所驅逐，只是促進我們的勝利罷了。

汪逆已在沐猴而冠，居然在敵人指揮監督下編練軍隊，外傳他竟號稱五十萬，這當然是無耻的欺騙。日寇則欲利用偽軍做擋箭牌，汪逆竟願為所愚，驅同胞以為炮灰。汪逆還組什麼清鄉委員會實行掃蕩我們的抗日同胞，以助成敵人的毒計，汪逆實該碎尸萬段，以謝國人。馬彥祥先生編導國賊汪精衛曾比譬汪逆為狗，郭沫若先生則曰「狗若能言將提出抗議」，意謂汪逆實連狗不如也。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應該更加堅決團結努力征伐這個國賊，粉碎日寇的陰謀。我們更希望國際真正友人，更積極幫助我們拖住日本泥腳並使溶化在中國戰場上，以恢復遠東的真正和平而阻止太平洋的戰禍。

歡迎拉鐵摩爾先生

拉鐵摩爾先生十九日清晨抵達中國戰時首都的重慶。拉氏來華消息受人注重之深刻及抵渝時各界情緒之歡騰，可說是罕有前例的，這表現著拉氏和中國關係的密切及其來華任務之重大。我們不但以美國的客卿、委員長的政治顧問歡迎拉鐵摩爾先生，我們尤以中國同胞的情緒歡迎拉氏回這「第一故鄉」的中國。中國被日本強盜蹂躪已經四年有餘，四萬萬五千萬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英美各國的利權且已蕩盡無餘，拉氏這次回來當有格外的感觸。我們相信：拉氏必能促進中美邦交，敦勸美國更積極援華制日，協助中國，驅逐日本強盜出中國境外，恢復太平洋的真正和平。

拉鐵摩爾先生是遠東問題的專家，我們常拜讀過先生的大作，對於遠東問題確有深湛的研究和正確的認識，對於中國的瞭解和信念，使我們中國人讀後自覺慚愧，痛感：即在認識上還需要千百倍的努力。先生自軍事政治及經濟各方面分析中日戰局，告訴我們：中國必勝，日本必敗。日本雖然占領了我們廣大的地區，但卻不能運用我們的人力，也就不能使地力及物力發生作用。日寇的大炮轟不盡占領區二萬萬中國人民，而這些人民卻為著保衛家鄉及自己的利益而自動奮起，永久在抵抗日本強盜。這偉大的力量因死日寇，使其進退維谷，戰爭泥腳終必腐爛在中國戰場上。

我們誠懇接受先生這種啟示，我們願意並且必須加強內部的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我們要抗戰，更要建政、建軍、建國、建設經濟、建設社會，使大後方變成人民的樂土，使人民知政樂業，為民族而奮鬥，為民主而努力，為民生而效命，以建設獨立自由平等的中國。

然而日寇今日野心更大，陰謀更險，它已不僅要吞併中國，並且要囊括整個亞洲，乃至征服全世界。最近勾結德意暴徒愈益露骨，他要乘英美及蘇聯有事於歐洲而奪取太平洋各地及蘇聯的亞洲領土，日寇的目標在於驅逐英國出地中海以西，美國出夏威夷以東，蘇聯退出亞洲的地域。根據德日最近的侵略計劃，德國要建設日耳曼本位的歐洲聯邦，日本則欲建設大和本位的亞洲聯邦，而以美洲及非洲為其附庸。德國納粹獨霸歐洲的行動，已經硬幹蠻幹，毒計畢露；日本強盜在太平洋的行動，則尚欲軟硬並施，明槍暗箭齊用。這雖是「侵略罪惡發明家」的慣技，但是有些國家卻常於無意中上了當。

今日世界情勢已經十分明朗，德意日發動著世界性的侵略，而以中蘇英美為其主要對象。中蘇英美任何一國被侵害，其他三國亦受其影響。中蘇英美四大強國已處於共同的命運之下，同時也唯有這四大強國聯合，才可以抵抗世界侵略者。中蘇兩國正在德日猛烈侵吞之下英勇抵抗，——這不僅在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土，同時也就是維護英美及其他弱小國家。中蘇的抵抗萬一失敗，英美的存立，即刻遭受威脅。故謂「中蘇今日的危機也即英美兩大國的危機」，其他弱小國家更無論矣。中蘇之被侵略，英美不應坐山觀望。英國已與蘇聯約定對德抗戰到底；美國對中國更應加強援助。中蘇英美四大國應即結成聯合戰線，共同奮鬥。

日本新外相登台後一再聲明：「日本今後的外交政策，仍將以三國協定為依歸」，今日又強制維琪政府允其占領越南戰略根據地與機場，加一層對英美的威脅，納粹更在中南美施其挑撥推翻的陰謀，其必欲貫徹侵略計劃，是可想見的。但是他們還可能發動政治陰謀，日寇在大規模準備未完成以前，還有向英美獻其「媚態」的可能，它想藉以緩和英美而攫取南洋的戰爭資源。德國也因侵蘇軍事受阻，又恐英美加攻其背，故特散出謠言，稱：「如英國必欲繼續戰爭，結果則將出現一布爾什維克之歐洲，真正之戰爭乃在東線，德國隨時準備提出合理之和平條件。」（德國發言人廿二日講話）。這是雙

簧，又是烟幕，反侵略陣線的國家，絕不能再上它們的勾當。

然要中蘇英美結成鞏固的反侵略陣線，必須英美先決心制抑世界侵略者，英美今日最低限度，須由西線夾攻德意，對日本實施全面禁運，封存在美資金，斷絕商品市場及一切戰爭資源（包括南洋），絕不能再事姑息觀望了。

我們相信：拉鐵摩爾先生來華，必能協助我國更有力的抗戰，也必能促成合理的國際協作，特別是中美的協力。太平洋真正和平，全世界文明及正義，實賴世界有識人士的努力和促進。（七月廿五日）

原載一九四一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四期

中蘇英美的共運與協力

自六月廿二日德國撕毀蘇德協定對蘇不宣而戰以來，歐戰的性質起了一大變化，世界政治與世界戰局也為之明朗化，確定化。現階段的戰爭完全變成了反侵略國家對侵略國家，世界民主國對世界法西斯的戰鬥，總言之，世界性的集團戰爭形勢已漸明顯。

這種世界性的集團戰爭的徵象早已存在，只因為有些墮性的國家不肯確認，或因規避現實而極力曲解事勢，遂致放任坐大了世界強盜而釀成今日洪水橫溢猛獸猖行的局勢。往者不咎，來者可追，為今之計，凡是世界的民主國家應趕快團結協力阻止這個侵略浪頭的擴大，否則世界民主國有被法西斯猛獸逐漸侵略個個吞噬的危險。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可說是世界民主國對法西斯猛獸實行決鬥的時代，人類文明與社會進化能否存續，也完全決定於這次的鬥爭。

一、侵略罪惡的發明家

世界人士往往注意事情的結果而忽略其起因，大家只看見德國侵略的可怕，卻不明察德國侵略以前已有模範存在，日本強盜在遠東的劫奪，才是侵略罪惡的發明家。日本強盜的侵略，對於德意，不但是個示範，並且是個有聯貫性的起點。

正如英國人拉敦先生所言，遠東的法西斯強盜日本，自九·一八開始即一連串地，「事前未經宣戰而突然進兵，而猶名之曰和平，明為友善而暗作敵對之準備，煽動鄰邦之紛擾，以造成武裝干涉之藉口，而猶曰恢復秩序，占領他國之領土，而自稱無領土野心，設立傀儡政府與之發生關係」（最近上海《字林西報》所載）。這是侵略罪惡的示

範，同時又是勾結世界侵略同道的起點。

日寇製造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不久，即以東北的大豆換德國的大炮，竭力勾引德國。一九三六年德國乃派遣遠東經濟考察團赴日本、偽滿及中國各地考察，五月一日遂有德偽締結《商務協定》出現，德國的飛機、大炮，及機器等物，源源輸入偽滿轉往日本。日寇就是利用我東北的富源為釣餌，極力拉攏德國。當時希特勒還發欺騙之言，謂係技術合作。但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德日在柏林簽訂《防共協定》以後，兩國勾結的政治意義逐漸暴露，德國此舉無異於幫助日本侵略中國，因為日本強盜侵華，始終借用「防共」的名義以為掩飾。同時，另一個法西斯夥伴意大利更在長春設置總領事館，事實上承認了偽滿。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發動對我全面侵略，而歐亞強盜的勾結更臻密切。該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加入《德日防共協定》，廿九日正式承認偽滿，長春的總領事館改為公使館。一九三八年二月廿日希特勒也剝去假面具，公開演說，不但承認偽滿並且侮蔑中國的神聖抗戰而祝望日本征服中國，竟稱：「餘相信日本敗績徒利於蘇聯，歐洲其他各國毫無益處可言。日本若大勝，其所加於世界文明之危機，遠較布爾什維克派大勝後所加於世界文明者為小。」真是喪心病狂。同年五月一二日德國又正式承認偽滿，簽訂《德滿修好條約》，七月五日偽滿又與意大利訂立《意日滿貿易協定》，用東北的大豆換取意大利的汽車、石油、水銀，及鉛等軍需原料。德意更於最近率先承認我國人共棄的汪逆偽政權，無異於向我國挑戰。

另一方面，東方的強盜也支持德意的侵略。首先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承認意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改駐阿京的公使館為領事館。其次就是承認德國侵略所得的贓物，奧地利及捷克，並承認德意法西斯培植成功的西班牙叛軍的佛郎哥政府。一九三八年春希特勒利用當時英法苟安的墮性不血刃而吞併了奧地利，三月十三日公布了所謂德奧合併新

聯邦憲法，日本於十五日接到正式通告後即便撤消駐奧公使，從事實上承認德國的侵略事實。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又以《慕尼黑協定》吞併了捷克，收為保護國，日本又即召回駐捷公使。對於西班牙佛朗哥政府，日本也追隨德意早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正式予以承認，並介紹偽滿駐日大使與佛朗哥政府代表，交換公文，正式交換承認。

日寇借「防共」的面目一面勾結德意，一面強拉他們聲威所至的國家及地方加入《防共協定》在東方強制偽滿，在歐洲則拉匈牙利、波蘭、西班牙先後加入。它們的陰謀第一步都是以思想聯盟表演的，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至廿十三日，在日內瓦舉行一個「國際反共展覽會」，日本強盜更大吹大擂，由內閣情報部，反共聯盟，及大日本防共同志會搜集資料，出品展覽（以上皆據拙著《日本戰時外交內幕》）。

德意日三強盜的勾結，至一九三九年秋幾乎演成三國軍事同盟。該年七月上旬德國在紐倫堡召開納粹黨大會，日本派遣陸海軍及財界實業界代表團訪問德意，用意即在於此軍盟之締結。後雖因蘇德互不侵犯協定之實現而三國軍事同盟暫時擱置，但必定到來的日子終必到來，德意日軍事同盟終於去年秋完全實現了。

自一九三一年日寇占我東北以後，世界不分東西遂至一日多事一日，侵略搶奪之風日益加熾，整個世界退回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日本強盜實是侵略罪惡的發明家。德意日三強盜既可以共謀侵略中國及歐洲的小國，自然也就會共謀侵略英美法蘇等大國。可惜當時各國政府及人士有於政治的墮性未能深刻覺察，或竟熟視無睹，迨至最近英美勇敢論的論客，始從正面揭露，承認：「倘我人能於一九三一年時即予中國以援助，則吾人不致目睹希特勒主義之崛起於德國，也不致目睹戰爭之先後擴大及非洲與歐洲。今日歐洲二暴徒所採取之每一行動與方式，事實上皆由亞洲之日本首創其例」（上海《字林西報》英人拉敦之言），真是一針見血的警句。拉敦之名言「凡此種種罪惡，日本可稱得最早之發明家」，已為今日中外人士所演繹，昨日我國抗戰四周年紀念日，英美各地報紙，

皆從此點發揮國際反侵略的主張，侵略罪惡的發明家，已成世界輿論抨擊的共同對象了。

二、瓜分世界的計劃者

日寇是侵略罪惡的發明家，但是稱瓜分世界的能手卻要推崇希特勒。希特勒自一三四年掌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大權以來即蓄意增強日耳曼民族以便征服世界，其聯結意日瓜分世界的陰謀至「希特勒第二次計劃」已漸暴露而具體化。這個計劃洩露於一九三九年三月間，充發刺激了全世界特別是歐洲政界的神經。希特勒第二次計劃詳細內容雖不得而知，但據倫敦《新聞記錄報》當時所揭露的，其內容，約有三個要點：

(一) 希特勒此後還要公開提出要求的對象，已不獨限於東歐，範圍已普遍於整個歐洲，甚至於涉及非洲；

(二) 德國的侵略對象已不能限於歐洲諸小國，它已顯明要侵犯英法的領土；

(三) 希特勒不但為自己計劃，並且直接要為他的幫凶意大利打算間接則為日本壯膽，以為三國瓜分世界的張本。

略加申論，則可以說這個「第二次計劃」顯明表露希特勒侵略是無止境的。希特勒第一步併了奧地利，割了捷克一部分領土，在英法當局尚錯覺為日耳曼民族的自決，但曾幾何時德國又連續併了整個捷克，侵犯羅馬尼亞，得寸進尺沒有停止。納粹東征十字軍早已發動，只是英法當時滿以為納粹只要東征不會西伐，殊不知一九三九年九月竟反戈西向，主要的與英法干戈相見，不兩年間滅亡歐洲的大小國家計有法國、捷克、波蘭、南斯拉夫、挪威、比利時、丹麥、荷蘭、希臘、芬蘭等十六國。英國在英勇抵抗下，只保持一個偏安的局面。現在又向蘇聯進攻了，納粹的野心非至征服全世界不止。

但是德國在其羽毛未豐的時候，常引意日兩凶為幫手，故在希特勒第二次計劃中極

力替墨索里尼向英法討價，要求英法不干涉意大利在東歐的橫行。另一方面還為東方強盜的日寇撐腰，對於西班牙問題也公開以武力干涉。德意日在柏林開軍事外交聯席會議不久，德國即命令意大利極力幫助佛郎哥軍隊進逼法國邊境，東方的侵略者也同時占領了海南島。希特勒還要求日本在太平洋上牽制英國，並進出北滿及北洋威脅蘇聯。

希特勒勾結遠東強盜企圖瓜分世界的陰謀，至去年九月德意日軍事同盟的成立，更為具體暴露無遺。這個三國同盟是在希特勒「英雄」的計劃下成立的，其保證彼此在軍事政治及經濟上互相援助，還是次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德日原則上承認歐亞的分割，「德意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該盟約第二條），日本也同樣承認並尊重德意在建立歐洲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顯然是默契瓜分世界。

希特勒英雄主義的計劃規定了原則，而東方的強盜則跟著下注釋，近來日方什麼「世界三分論」、「世界四分論」，什麼「東亞新秩序」、「大東亞新秩序」，又是什麼「小共榮圈」、「大共榮圈」，鬧得烏烟瘴氣。最近日方這種注釋，隨著希特勒勢力壓倒歐洲，即意大利也自事實上成了它的附庸的發展，又提出德日平分世界的主張。日寇外務省機關報《廣知時報》四月三十日突向世界提出一個「和平條件」，這是代表日本戰時實際支配者軍部行動派的意見的。

就此和平提案的內容縷分申論，則第一，規定德國的統治區域為（一）英國海軍退出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由英國與軸心國共管；（二）北非洲自直布羅陀以至索馬利蘭之區域，應由軸心國處分；（三）南非聯邦取得完全獨立，非洲其餘英國殖民地交由軸心國管理；（四）歐洲大陸於德國控制之下成立合眾國，各份子之政治合作須以柏林之意見為根據。第二，日寇的統治區域規定為（一）除已得領土及它所認為已歸控制的中國領土未提及者外；還有（二）太平洋方面，美國勢力不得逾越夏威夷；（三）美國還須允許日寇勢力侵入中南美洲；（四）太平洋各島建立共管區域，推行合理之合作，並須

聘用日本顧問（實是太上統治者）；（五）蘇聯解除西伯利亞及海參威的武裝；（六）歐洲合眾國的東南邊境及範圍尚待未來解決，實際含義是由德日共同處分近東領土；（七）言外之意，日寇又應占領英國的全部亞洲殖民地。第三，留下來未明言分割的部分是（一）美國局限於北美，若干部分還須讓與加拿大；（二）蘇聯不但須解除西伯利亞及海參威的武裝，歐洲部分還須歸入軸心本位的歐洲合眾國；（三）英國完全孤懸於三島，加拿大還要讓它獨立；（四）意大利實際附庸於德國。特別要注意的一點是遺留的小部分區域，隨德日勢力的膨脹，還須逐漸削縮，以至全歸德日兩帝國分別統治。

這是日寇如意算盤的計劃，又是希特勒分割世界的注解，真是好一個「超民族」（意人樊士白之語）與「英雄民族」（希特勒自吹）的超等勾結。「英雄民族」的納粹強盜現又伸出更血腥的爪牙，將納粹十字軍向東猛烈推進了。「超民族」的大和魂，將更蠢動、魔跳，是不難想像到的。

三、中蘇英美的共運與協力

遠東的法西斯強盜自九·一八以來，毒害中國人民踐踏中國領土已將十年，希特勒鐵蹄在歐洲之狂暴馳騁，為期雖未如是之長，但其毒害程度則有過之無不及；二者的強盜行為不但相同，並且有密切的聯結，處處皆以中蘇英美為第一對象。中蘇英美及其他國家之被侵略，雖有前後緩急之差，但在命運上卻是一致的，可說是成敗相共休戚相關的。例如日寇之侵略中國，本只是侵害英美法各國在華權益而已，日本親軍派政客中野正剛已明說「這回日本對華戰爭，不過欲從中國除去其抗日之瘤而已。所謂瘤者即英蘇法所培養的中國抗日勢力是，……日本苟能掃清抗日毒素培養者英蘇法諸勢力於極東天地之外則心願始得滿足」。日人罵英蘇法為「覆面魔王」，為「非公開的日本敵人」。

日本仇視英蘇法，固無論矣，事勢演變至第二次歐戰爆發以後，因美國出而主持正義更誣罵美國為英法的「遠東看門犬」，攻擊的炮火集中到美國身上，其後一切計劃皆以如何把美國趕出夏威夷以西為目標。歐洲法西斯暴徒的德國，更因為美國援英而仇恨美國甚於敵對國家。實則世界三強盜的陰謀，早已浸透及於中南美洲，威脅了美國的存在了。即自最近情勢言，若無中國英勇抗戰，日寇早就發動軍事南進，奪取英美的殖民地，直逼美國本土——這已是英美人士所公開承認的了。

現在蘇聯已與中國一樣，英勇抵抗著瘋狂的納粹東征十字軍了。這又與中國抵抗日寇一樣，不只為著自己並且為著保衛世界和平及人類文明，更確切言之，實也是為著一切被世界法西斯強盜所侵略或將被侵略的國家及民族的福利，其與中國及英美的關係尤其密切。德國法西斯如果征服了蘇聯，則可旋踵而跨海西平英國三島，南下與日本強盜會師於印度洋。日本強盜若能眼見納粹倏幸在蘇聯西線勝利，則必由東線發動，夾攻蘇聯，但是這不只是對蘇聯的侵害，同時也就是對美國的直接威脅，因為蘇聯海濱省是與阿拉斯加隔海相望，在西部美國的軍事未完成的今日，威脅尤甚大。另一方面倘若日寇從東方進攻蘇聯成功，則日本海上的地位穩固而日本的大陸政策完成大半。

同時，若無中國英勇抗戰，拖住日寇後腿，它也可以馬上北進，蘇聯兩面受攻，為害更大；英美能切實援助蘇聯則納粹不得逞，能充分援華制日則日寇立可就範。

不管中蘇英美當事國，願意與不願意，今日的國際情勢已把中蘇英美及其他的被侵略國家，置於同一命運之下。誠如英首相丘吉爾指摘希特勒侵蘇所言：

「彼之侵略蘇聯，僅為企圖進侵英國之先聲而已。彼希望於冬季來臨之前，完成其征服蘇聯之計劃，誠無疑義，如此則彼亦即可擊潰英國矣。彼亦希望重施故技，將其敵人一一擊破，然後彼乃可從容進行其渴望之征服西半球計

劃，故蘇聯之危難，即吾人之危難，亦即美國之危難」（六月廿二日廣播演說）。

吾人站在中國的立場，應該再補充一句：「蘇聯的危難，也即中國的危難；中蘇的危難，亦即英美的危難」。自我對日發動全面抗戰以來，蘇聯即已不斷援助我們，並在精神上一再申論其「有原則性」的外交政策贊助我們抗戰。這一些過去的事實即姑不贅論，但只就此後我國抗戰與蘇聯勝敗及英美得失的關聯著想筆者所提之警句，也自有充分的根據。一言以蔽之，日寇之欲滅亡我民族與國家，更急於滅亡蘇聯，即今日寇應希特勒之強烈要求，整軍北進，其作用也不過是先侵蘇而後滅華的一種手段而已。因為中國這塊肥肉在日寇是絕對不會忘情的，除非我們能靠自力更生，運用有利的外交情勢驅逐日寇出國境，日寇絕不會因為別種原因放過中國。日寇若滅亡中國不久即可強制亞洲十二億人，協助德國納粹進攻盎克魯薩克遜民族兩大國，前途實不堪設想。

中蘇英美的命運既是一致的，則在反侵略反世界法西斯之點，自非大家協力共同奮鬥不可了。第一，中蘇英美的協力，目前應先根據太平洋集團安全制的原則，成立一個四國的經常組織，結成四國軍事政治及經濟同盟。中蘇英美都是民主國家，同時也都是被法西斯國家侵略或威脅的國家，四國都同樣站在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立場，四國之中有一國被損害，其他三國皆要受到影響。因此，四國結成聯合陣線，以反抗世界侵略集團法西斯陣線，也是非常必要而自然的。反侵略陣線對侵略陣線，民主陣營對法西斯陣營，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的鬥爭方式。第二，暫被侵略者放鬆的英美兩國，不能只在消極意義上「休養」而讓中蘇兩國去苦撐。固然英國可以利用此機會喘口氣，美國也得多加充分準備，但卻不能上希特勒的當，應如丘吉爾所警覺：「如希特勒以為其進擊蘇聯一舉，即可使具有作戰決心之民主國家目光為之稍事轉移，其作戰力量，亦為之鬆懈，則誠一大錯誤」。英美最好趕快參加戰爭，英國自西線反攻德國，使其備嘗兩面作戰之苦，美國自阿拉斯加策應蘇聯遠東軍夾攻日寇本土，以收早速制服日寇之效。最低限度，英美

也應積極援助中蘇，壓迫德意日，使他們遇到更大的困擾。英美決不能坐山觀鬥，坐大了德意日強盜。

第三，中蘇兩國應決心堅持抗戰到底。中國抗戰已滿四年，勝利已在眼前，自然不會功虧一簣，但如有一部分人心存僥幸，只希望別個國家和日寇開仗而我們靜觀變化，等待「熟柿」到嘴，似不妥當。尤其如一般人幻想著日寇自動撤退，如近日謠傳日軍放棄宜昌之說，特別危險，我們只能多靠自力更生，建軍建政，驅逐日寇出境。蘇聯方面也須堅持抗戰到底；聞已決定「空室清野」政策，發動游擊隊包抄德軍後路，其必能長期抵抗，已可具見，蘇聯能持久戰則希特勒將重蹈拿破侖的覆轍無疑。

世界人士都已承認：中蘇兩國現在是維護人類文明，保衛世界正義及民主主義而與德日暴徒撐著生死。如果英美不能共同奮鬥不加積極援助，則中蘇萬一失敗，世界文明將必倒退三百年。英美過去的姑息政策養大了世界侵略者，今日的明眼人士已皆覺察此點並已公開批評當時英美當局處置之不當。英國方面有上述拉敦氏之作，美國方面最近更有紐約時報的批評。後者之責勉美國政府尤為具體，其言有曰：

「中日戰爭乃歷史上最重大戰爭之一，亦為強暴者普遍襲擊自由之前奏，美國因於一九三一年之瀋陽事變及一九三七年北平事件時，未能取堅決步驟，致今日不得不令一五〇萬人民武裝，不得不以工業養戰，並使政府之支出與稅收皆形增漲。……德蘇兩國陸軍正對峙於俄境之平原，英國亦遭受戰爭之苦痛，美國則似尚未感到其本身之重大危機……」（本年七·七紀念日社評）。

但我相信美國當局的警覺性必相當高度，必不會再對世界侵略暴徒，施用姑息主義。英美兩國現應深刻警惕侵略者仍舊採用著「個個擊破逐步侵略」（蔣委員長名言）的慣技，英美即可苟安於今日，也不能幸免大禍於將來。願英美人士多加勸進督促，使得結

成堅固的太平洋反侵略陣線，領導世界反法西斯國家奮鬥，太平洋乃至世界的和平及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

原載一九四一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四期

正義的和平與勝利的和平

一個月來太平洋的局勢最為混沌，一方面敵對的國家彼此皆積極準備戰爭，頗有劍拔弩張之勢；另一方面各國外交官又在繁密接觸，因循姑息、妥協，和平的大門，又似未關閉。其中尤以美日間的關係特別複雜離奇、莫測高深。有些權威的政論家說美國對日本是先禮後兵，但自昨日以來卻又在警告羅斯福總統了。我們對於英美態度的因循姑息，始終不敢太放心，對於東方慕尼黑黑的局面，始終存著戒心。因此，我們對於環境的變化保持客觀的心境，始終希望以「抗戰必勝」的信念與「自力更生」的決心，爭取最後的勝利。英明的領袖指示我們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就是這個大道理。對於目前的情勢，委員長又向國內外昭告：「在遠東乃至世界永久的與正義的和平未獲切實保障以前，中國必繼續喋血抗戰，決不畏避繼續犧牲。同時，余每期望並且相信，在中國喋血抗戰期中，美國及其他友邦對日的經濟制裁，今後只有加強，決不鬆弛，這應該是太平洋上反侵略國家的精神盟約」（見委員長對合眾社記者談話）。

我們要強調一點：四億五千萬同胞應該忠誠擁護委員長的主張，爭取「正義的和平」。這裡願略加申論。人類本性出於「博愛」，且應博愛，是國父中山先生指示我們的不朽的倫理指示，所以我們當然也在企求著「和平」，但在今日蠻橫侵略者搶掠、屠殺、侵占的情形下，我們卻非爭取「正義」的和平不可。日本帝國主義者數年來的強盜行為，是違反「正義」的，非正義的橫行者須先打倒而後正義的和平始可以建立。但欲打倒非正義的橫行者，又非運用正義的武裝與力量不可。我國四年餘來反侵略的鬥爭，就是這種武裝和力量。

正義的和平與勝利的和平，是可以劃一個等號的。日本強盜一向仗用它的軍力和大炮，侵併鄰邦的領土，剝奪他國的主權，破壞世界的和平。這固然蹂躪了「正義」，為世界所共棄，但要擁護這正義的完整，絕對不是用口舌，用外交所能達到目的，必須以武力答覆武力。四年餘來，日寇侵占我們廣大的領土，宰殺我們無數的同胞，同時摧毀了英美各國在華乃至太平洋的權益，要阻止這種事勢的進展，恢復正義，必須反侵略的一切主體，協力制裁壓抑這個猖獗不肆的日本強盜，我國要收復領土與主權，更必須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因此，我們所爭取的也應該是「勝利的和平」。

然而勝利的和平——正義的和平，與東方慕尼黑黑的局面，是水火不相容的。東方慕尼黑的局面是現在日本強盜所求之不得的前途。因為日本目前最苦悶的是「中國事件」不得解決，致使年來不少陣「神風」皆無法利用，徒然瞪著眼睛放它過去。其結果又急得日本的盟兄，納粹德國，不能如意運用其征服歐洲，乃至世界的戰略。納粹德國最近的政略，乃不得不花樣翻新，設法安定日本在太平洋的腳步，然後逼迫日本助彼夾攻蘇聯，回頭再共同收拾英美，以完成其德日分治世界的陰謀。納粹德國的策略是先牽住美國，所以一反以前阻止美國參戰的政略而反處處對美挑釁，使美國依舊置重心於大西洋而於太平洋上對日本讓步，打破英美分離軸心的政策。美國若果上了德國的當，看重大西洋而忽略太平洋，則東方慕尼黑的局勢，或將不幸而實現。這不但是中國抗戰之禍，同時也不是美國百年之福。

委員長鄭重敬告美國說得好：「九·一八以來，日本政府時軟時硬，在外交上有很多狡猾的行為，中國政府與美國當局均有不少苦痛的經驗，我相信我友邦的政府，決不至再踏以往的覆轍」（同上談話）。歐洲慕尼黑黑坐大了德國，東方慕尼黑黑更將養大了日本強盜，美國的綏靖政策即令得售，羅斯福總統未來的後悔，必比張伯倫的後悔。還要

大出數倍。英明的政治家必不願在他的政治史上留下一個黑點。

我們再對國內外強調一句話：我們所企的是永久的和平，正義的和平，勝利的和平。日寇必須退出所有的占領區，始可以言和平的談判。

原載一九四一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五期

福建新政與抗戰建國

福建在抗戰建國上的重要，是盡人皆知的；但是福建政治之被忽略，卻又不可諱言。以前各任省政府，固亦皆努力於治國，但其有未盡善之處，吾人也不敢否認。一向閩人皆忠厚，守法服命，無時不引頸企望福建政治更加進步，國防地位更為提高，人民生活更是舒適而樂業。因此，每逢一位新主席之更迭，吾人皆寄莫大的希望，對於這次劉建緒將軍榮任福建省主席，更不能例外；同時，吾人更以熱烈的鄉情歡迎張秘書長開璉先生返治故鄉。

茲就其主要者略抒鄙見。第一、劉主席對於國際情勢深有研究，當能發揮福建地理上特有的功能。福建與日寇南進據點的台灣相隔一衣帶水，而民族的歷史聯繫更為密切，現當太平洋風雲緊急之際，能以集團軍司令而實握政權，將來當能於A B C D聯合作戰，建立偉大功勳。劉將軍主閩府令發表不幾天，日寇即退出福州，固與國際有關，但劉將軍軍威凜然亦深有以致之。福州通海口聯重慶，其重要性更大。第二、福建為我國東部一屏障，舊時海軍發源地，無論在消極的防衛上，抑在積極的進取上，地位皆極重要，劉將軍深悉福建的戰略價值，自必能充分予以發揮；張秘書長更能以家鄉關係，發動民眾力量，保衛家鄉爭取勝利。第三、福建為邊陲省份，北洋政府時代遠離首都，故其政治常為中央所忽略，即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也以集中全力先建設華中各省而福建建設又難免有所疏忽。迨抗戰軍興以來，福建地位雖增高，而其建軍建政，乃至社會各方面的興革，卻跟不上戰時的急切需要，地方就難免有局促不安、上下柄鑿的現象了。聞劉主席深悉福建年來的內情，張秘書長更明瞭家鄉的隱痛，此後，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應革應興，當必煥然一新。第四、福建與華僑關係最為密切，在一千五六百萬僑胞之中，福建人占十分之六七，其對海外的影響力量，更有過之。華僑對於抗戰建國的

奉獻，既不容疏忽，則僑胞重要家鄉的福建的施政，自不許輕視。就消極言，務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然後為國效命。就積極言，福建的特種產業，交通事業，物產交易，以及國際金融網的建設，等等，皆有利於新政的大加興革。萬般建設興，則倉廩實，金庫滿，然後人民可知禮樂，長安久治乃不成問題。南洋僑領陳嘉庚先生關懷鄉情，最注意此點，福建的建設事業有賴於僑胞的贊助，所以福建新政更須注重此點。第五、福建的教育文化一向比較落後，民國以來此種趨向更為顯著。其間雖有單科大學之設，僑領如陳嘉庚先生也曾捐資創辦廈門大學及集美中學等學校，但仍不夠好學學子的需要，所以許多學生常遠道負笈於上海、南京，以至北平。基本教育單位的中學及小學，不但質壞，量更不夠，這是國民教育的絕大危機，也是文化進步的絕對阻礙，福建新政也應多加注重。第六、欲建軍，建政，建設經濟，建設社會，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最主要的動力還在於「人材」的適當運用，採用人材的原則本不分本省與外地，一以適當為標準，但政治之要決在「明治」，先明地方情形而後治，而明地方情形者莫如本地人，且人各有父老兄弟，誰不特別關懷家鄉，所以採用適當的本省人材，亦不失為用人的第一要則。聞劉主席決定儘先採用本省人，我們聞之，至深欣慰，但能於本省人的原則之外，再加嚴格抉擇，適材適用，則福建新政之大舉，定可拭目以待。

筆者以本社與福建省人特別是海外僑胞，具有密切關係，值茲福建新政開始之日，特就注意所及，縷述一二，以供省府當局參考。福建新政施設苟能如鄉人所企望，則不但政治上軌道，經濟發展，社會安定，且民可足食，省可足兵，日本侵略者亦自望風披靡，抗戰與建國於此成功了。

（寫於歡送張秘書長之日）

讀丘吉爾首相的演說

英首相丘吉爾十二月廿六日在美國參眾兩院演說，富有深湛意義。今日中國所處地位正與英國相同，而中美關係也與英美關係類似，我們的感慨更為無量。

英國抗德意逾二年而有最後勝利的堅決自信，我們單獨抗日已過四年有半，我們最後勝利的自信更堅如鋼鐵。丘氏慨乎言之：「進攻吾人之力量，至為巨大，彼等凶惡而殘忍，向戰爭及征服之途邁進之暴徒及其嘍囉，自知彼等苟不能用武力征服其所進攻之人民，則自己即將遭遇可怕之結局。彼等舍征服其所進攻之人民外，無他途可取，彼等擁有大批各種武器，彼等之海陸空三軍，受有精銳之訓練，彼等有計劃，有策謀，而此項計劃與策謀，則早已經完成而試用矣。凡暴力與詭詐之行動，彼等必行之不停。……故吾人不懷疑未來之苦痛時期，一部分土地將行沉淪且必須以重大代價，始能收復。」這是為中國四年半寫實。他又說：「余能為諸君證明吾人如有適當武器與組織，即能擊退野蠻之納粹」，我們也可以向世界各國尤其東方各民族證明：「我們如得適當的武器與技術，即可於短期內打倒人類罪惡發明家的日本帝國主義」。

日寇自其踏出資本主義的第一步即將全部國民的時間用於軍國主義的修練上，以侵略戰爭為其國民最高的任務，乃木大將常以手槍描其幼子之額，不准稍有畏縮，已傳為中外的醜談，今日首受其毒害者已不獨是中國的人民與乎英美各國的權益，英美國家的存立，也都受到直接的威脅。如果東方特別是中國酷愛和平的這個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華民族，不能健在，則英美存立的屏障，也必盡廢。日本侵略家池崎忠孝已公開指出：英美因為遠隔重洋，故不能奈何日本。他誇張蒙古帝國東征失敗的歷史事實，但卻不敢說日本海會如太平洋或大西洋之遼闊（見拙譯《美日戰爭論》）。能推翻日本軍閥，

為英美除幫凶之害者只有中國。其意已明若觀火。中國可說是反世界侵略的一員主將。

然而世界反侵略陣營，要中國這員主將完成東方的重大任務，還有待於英美以誠相見，切實作武器與技術之援助。中國可以馬上實行總反攻，也可以直航轟炸日本本土，更可以出全力抄日軍之背，夾攻在南太平洋上作威作福的日陸空軍，但是缺乏軍用物資，缺乏新式武器，缺乏炸彈，更缺乏速度的飛機。英美能在武器及物資上，切實援助我們，我們馬上可以負起同盟的責任，而於此時期內解太平洋各地之圍，使英美更從容作長期間的準備。英美今日應有最大的決心，使東方被侵略民族皆有與英美共存共榮的機會。

英美對中國的援助，曾經有過某程度的躊躇與畏縮，但是日本強盜終於打到英美的大門，中國卻執干戈保衛英美了。今日東方各民族之解放，已與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存立，聯在一起。即如日本革命民眾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也是同樣。美國曾經驅逐過日本革命人民，但是在美日人的行動綱領，卻明白擁護美國為民主而鬥爭的指導原理。或謂英美有援助中國以軍火無奈中國接受不了，如運輸的問題。但這又要以積極與否為斷，英美的技術和工具，盡可以解決這種困難。我們再提丘氏一句話：「美國業已拔劍為自由而戰，而不再保留其劍鞘」，我們也希望：英美援助為保衛英美利益而戰的中國不再保留其存貨。

同時，我們也要反省自己。借用丘氏一句話罷，中國「今日已較前強大，且其強大之程度，更逐月而異，然余認為最佳之消息，即團結已至前所未有之程度」。我們怎樣才能接受這大時代的使命，仍有待於我們各方面主觀的努力。

英美戰略上當務之急

英美以前的政略與戰略是要引誘日本到南太平洋作主力戰，使其遠離本土軍運給養皆感困難，並利用菲律賓及香港等據點切斷其交通，集注重兵於馬來、荷印、澳洲的堅固內海中，以長期消耗日本海軍，然後予以消滅。在原則上這個戰略是對的，但其基本要件是南太平洋每處基地上，都要有充分的兵力，足以抵禦或擾亂日本侵略軍，但自戰爭二十天的今日看來，英美的這種準備並未充分，是不可諱言的了。日本軍隊居然可以占香港，侵菲島，破壞夏威夷，且假泰國撫新加坡之背。軍港雖好惜未集中強大的海軍主力，戰爭爆發已三周，美國艦隊未能趕到，英國也未能分大西洋艦隊來援，情勢不能說不危殆。

起初日本利於速戰速決，英美則欲以持久戰困日本，現在日本也在努力爭持久戰的條件了。日本若能得新加坡、荷印、菲律賓等地，則其所缺乏的資源得到補償，日本久戰條件可以具備，但其劣點為勞師遠征而本土相當空虛。英美此時應效法日本組航空敢死隊破壞夏威夷以阻美國艦隊的戰略，發動海空軍進攻日本三島，使已出動之日本海陸空軍不得不馳援本國，未出動的軍隊不能再調。現在出動至太平洋的艦隊是第二、四、五艦隊各一部分，大部為巡洋艦，三萬噸級的次等戰艦，其一等戰艦的第一艦隊（三萬五千噸級）尚全部留守日本沿海，特別是東京灣。英美如要震撼日本海陸軍的鬥志，必須直接進攻其本土擊沉這一等主力艦始可。

進攻日本本土的第一條路，是由阿拉斯加派空中堡壘直攻本州各地。這條路原來也可以運用海軍由阿留申群島，經千島群島直搗北海道及本州，但現在正當冬季，天氣極惡劣的時候，尚不能用海軍，美國只能積極準備，等候明年春夏兩季進攻之用。阿拉斯

加一帶有現在的空軍根據地，正可用以空襲日本本土。

比較捷近的方法，還是利用蘇聯堪察加的根據地及海參威、伯力等地為安全而敏捷。但這一戰略須與政略配合，歸結到底是美蘇的外交問題，也就是民主陣線整個戰略問題。相信今日蘇聯的疾視日本，不在美英之下，所不同者只是蘇聯過去四個月集全力抵抗世界第一陸軍國家的德國，現在仍未可鬆息下來，自己目前尚無力量來充分運用這些根據地，但可在適當條件下讓同盟國去利用。問題恐怕就只在（一）美蘇怎樣成立軍事同盟，（二）美國要有決心充分利用。這條路是日本致命之傷，美國應有十分覺悟始可。

進攻日本最捷快而有效的路線，還是由我中國出動。這方面可分兩種攻法。第一，發動各戰場一齊反攻，以收牽制日本陸空軍的大部分力量，救援太平洋各地被攻的英美據點。第二，發動神鷹部隊先襲擊中國戰場上的日本據點，繼再節節逼近沿海，終則齊向日本三島飛襲。由此方面進攻，既可以解南太平洋各地之圍，還可以收威脅日本本土之效。不過，要能發揮這一路的絕大威力，其前提條件是英美須用全力支持中國陸空軍。中國為太平洋真正和平及英美權益抗日已四年又半，消耗了日本強盜不少力量，同時自己也消耗不貲。中國要完成這一任務，正缺欠財力及軍火，特別是軍用飛機，美國是民主國家的軍火製造廠，現在為著保衛英美的自己立場也應早立此計謀。

太平洋局勢確已相當緊急，英美應早作「釜底抽薪」之計，打其蛇頭，其蛇身自可縮還。日本是「烏龜國」，官民皆崇拜烏龜，今日龜頭已伸到南太平洋，A B C D民主集團，若設法把這個龜頭牽住，然後再一刀兩斷，日本帝國主義自然一命嗚呼哀哉！這是斬草除根的最上策。

（十二月廿八日）

論太平洋集體安全與中國的關係

一、太平洋集團安全的必要性

素稱平穩的太平洋，現在已因日本無窮盡的野心及狂暴的侵略，掀起了洪濤巨浪，其所沖洗的國家及人民，皆於甜夢中驚醒，感受莫大的威脅。日寇前首相田中早倡征服世界之論，日寇軍事參議官高橋最近又著文確定「大東亞新秩序」的範圍。田中征服世界之論雖過於狂妄，而高橋之「大東亞新秩序」範圍，則確為今日日本侵略者個人所企求。目前明確規定的範圍雖只是南洋群島，新近再加上澳洲，但日寇「將依照其國力及領域的需要逐步擴展」（高橋之言），不久或將宣言「大東亞新秩序」應包括整個太平洋，西及於非洲及近東某些國家，東及於中南美洲各國。這不是我們故作危言聳聽，日寇苦心謀取中南美洲各國多年，其與阿比亞尼亞大談其桃色的外交，在吾人腦際尚是新鮮的事實。總之，誰都不敢否認日寇無野心侵害太平洋沿岸所有的國家。

在這種國際現勢下，太平洋各國的安全問題，已很迫切地上了國際政治的日程，凡屬太平洋的國家與人民，都不能不考慮自我保衛的辦法。依我看來，大盜當前只有共同抵禦一途。太平洋的國家最多，關係最複雜，彼此的聯繫又不完全，極其破碎分裂，即令有英美兩大國家的關係參混其中，但抵抗日寇期獲全盤勝利，必須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精誠合作共同奮鬥，並且不分宗主國與屬國，各自構成一個單位，由各個單位平等聯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然後消滅日寇，鏟除太平洋的禍根，始有充分把握。這就是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樹立。

首先希望英美破除從來對立的成見，真誠攜手實行合作。其次，誠摯援助抵抗日寇最有力量的國家為中國及蘇聯，以為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中堅。中國為抵抗日寇侵略奮鬥已逾五年，蘇聯是有「原則性」的國家，必能真誠抵抗侵略共同維護真正和平。中蘇英美能切實協力，則太平洋反侵略陣容的形成，就可以具備鞏固的基礎。再次，在此基礎上進而結合所有太平洋沿岸的國家，由近而遠，由急而緩，終至全部網羅進來，則太平洋集團安全制可以實現。樹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最緊要的一點，就是參加單位，不要僅限於宗主國，也不僅限於大國，凡是具一獨立單位的地方，即應尊重其獨特崗位的重要性，及其本身應有權益，使得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具體言之，太平洋上英美的合作，不應當只是英美兩宗主國的合作，而應當尊重各屬地的個獨性，如英國的澳洲、馬來聯邦、緬甸、加拿大等地，美國的菲律賓、夏威夷等地，皆可以自成一作戰單位。英美應重視各民族本身的利益，然後始能動員其各民族的力量，共同抵抗侵略者。再如越南、泰國、荷屬東印度，乃至南美洲各小國，都應當尊重他們的獨立自主性及各本國的權益，使他們知道是為本身利益而抵抗侵略者。此外還要特別注意兩個單位，即朝鮮及台灣，這兩個地方雖已被日寇侵占、統治多年，但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之點，卻是最有力的分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領導者，如能幫助這兩地的獨立解放或民族光復，必能取得鏟除禍首日本帝國的最大助力。

二、太平洋集團安全與東方弱小民族的聯合

幾年來日本強盜的陰謀，把東方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中國雖然不是弱小民族，但也是被壓迫民族之一，充其量也只是弱大民族），圈進它的版圖，所謂「東亞共榮圈」包括了整個亞洲及大洋州，即其例證。現在又向英美挑釁，發動了太平洋大戰，所有太平

洋諸民族，不是遭受其殘殺掠奪，即將於未來受其侵略及毒害。總而言之，東方諸民族十億人類，已成了日本強盜奴役奸殺的對象了。

日本海陸空軍正以其最大的力量，企圖在英美力量未集中太平洋以前完成這一個陰謀的基礎，先占領太平洋上的各處軍事根據地。在這情勢下，一方面英美須急速救援太平洋諸根據地，並以進攻日本本土為牽制，但是東方諸民族為爭取獨立解放，或避免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慘苛境遇，皆應急起，共同對此暴日作殊死的鬥爭。

過去已有一半中國同胞，二千萬朝鮮人民，五百萬台灣人（福建及廣東移民），乃至七千萬日本人中的大多數平民，處於日閹鐵蹄下；最近又有越南、泰國、緬甸、荷印、馬來以至菲律賓一部分人民，淪為日寇的俘虜；即馬來、荷印、澳洲、緬甸、印度，以至近東諸地，莫不在日本參謀部的侵略計劃之中。而這些民族無論為其自存，抑為民主國家的共存，皆有奮起自救救人的必要，其關係太平洋戰爭的前途也極大，但其自救方法最有效者為諸民族共同奮鬥。十二年前即由韓國及台灣革命同志喊出「東方革命」的口號（詳見東方問題研究會宣言及其機關雜誌〈新東方〉各卷所載），提倡東方民族革命，第一個目標在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口號及綱領更可適用於今日，且須擴大而實地做去。

領導這個東方大革命運動的責任和權利，完全落在中國身上。十二年前，中國有不能放心領導的苦衷，太平洋戰爭前也還有多少的顧慮，但在今日卻可以放心站在民主立場上，領導東方諸民族打倒日本強寇了。中國為此巨大運動的天賦盟主，朝鮮民族、台灣人民，乃至被壓迫的日本革命平民，都已願意追隨中國的領導。從最近中日韓台革命團體聯席會議的宣言已可見一斑（見〈戰時日本〉六卷二期）。相信日韓台革命人民有此志願，不獨今日如此，往日亦未嘗不如此。當作者在東京時，日本權威雜誌〈世界政治與世界經濟〉主編廣島與堀江二氏曾強調「中國必須強大起來，日本平民始有活路，

不管中國政權怎樣轉變，總以強大為前提」。朝鮮、台灣及其他弱小民族，當更無庸論了。東方諸民族，今日確實需要一個反法西斯的大聯盟行動，英勇抗戰五年又半的中國已有資格和實力領導這個大聯盟。東方諸弱小民族必須精誠團結成一個單一體，這或者可以稱為「東方民族國際」。英美民主國家也應助成這個大事業，始可共保安全，殲滅人類的罪惡發明家「日本強盜」。

三、太平洋集團安全制的樞軸

然而樹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最重要支柱，應該是中國。第一，因為中國在太平洋沿岸諸國之中，確是土地最廣，人口最眾，文化歷史最悠久的大國。第二，太平洋強盜日本的第一個侵略對象，是中國，日本還要以中國為基礎，完成其獨霸太平洋的陰謀。第三，抵抗日本的侵略阻止日本對太平洋其他部分擴大侵略最有力量的國家，也就是中國。日本發動海陸空軍的全部力量，對中國實施其全面侵略，於今已逾五年有半，不但其所企圖沒有達到目的，其政治經濟及軍事，皆陷於泥淖深處，邇來最倔強狂妄的軍閥首領如東條，也都時發悲鳴，警戒其全國國民勿過於樂觀了。這些鐵一般的事實，都在證明中國現在已經是太平洋真正和平與集體安全的支柱。倫敦大學教授克伊攷讚揚「中國為遠東的樞紐」，自非偶然。克伊攷教授還期待著「中國將為有組織之國際秩序制度與遠東和平制度中之支柱」（倫敦三月九日中央社專電），中國在維持太平洋和平與安全之點，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國際人士如此讚許中國，不但切合事實，且有不可磨滅的理由。中國將永久不會是侵略的國家，因為中國地大物博，民眾絕無向外侵略的必要。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自衛的，並欲以此行動原理維護其他的弱小民族，以維持遠東和平及太平洋秩序。中國願意在主

權獨立土地完整的原則下，真誠與世界各國善意合作，尤其是在經濟及技術之點，更歡迎國際協力合作。中國地處寒溫熱各帶，有各種多樣的農產，有無盡藏的礦產，有四萬萬五千萬勤勞的勞動力，其技術的生產性雖然落後，但其發展的前途卻非常遠大。各國能投雄厚的資本及精進的技術以開發中國經濟，並助中國政治自主如英美這次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協助中國社會進步如各國熱心人士樂捐巨款救濟中國難民教育中國難童等等，則中國將因生產關係之合理化而生產力之發展蒸蒸日上，各國在太平洋上將享受經濟上莫大的便利。

但是不幸得很，這個可以充當世界樂園的中國，幾十年來繼續受著某些帝國主義者的覬覦和侵凌，其中罪惡發明家的日本，對於中國尤懷叵測，企圖排斥各國出境，而自己獨吞獨享，其陰謀所在，甚且殃及南洋群島，危及美洲及印度。日本侵華全面戰爭繼續了五年又半，無時無刻不在想獨吞中國以為基礎，以與英美蘇在太平洋上分庭抗禮。最近日又對華發動新攻勢，滇西戰事未停，而粵北湘北鄂南贛北各地日軍，皆已開始蠢動，且為策應太平洋爭奪戰而於廣州灣強行登陸。這些動向不但中國要努力阻止，美英盟邦更應深刻警惕，而在軍事上有所策應。目前樹立太平洋集體安全的第一吃緊工作，就是如何安定中國，使同盟國反攻日本的最重要據點得以鞏固。必須中國戰場確定，圍剿日本三島以建立太平洋真正和平，始有把握。

中國今日在美英太平洋戰略上，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不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六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參眾兩院演說稱：

「中國今日所處的地位與英國相同，而中英關係，也與英美關係類似」。

英美兩國對於中國今日所處危局，萬不能漠視。

丘吉爾曾慨乎言之：

「進攻吾人之力量，至為巨大，彼等凶惡而殘忍，向戰爭及征服之途邁進之暴徒及其嘍囉，自知彼等苟不能用武力征服其所進攻之人民，則自己即將遭遇可怕之結局。彼等擁有大批各種武器，彼等之海陸空三軍，受有精銳之訓練，彼等有計劃，有策謀，而此項計劃與策謀，明早已完成而試用矣。凡暴力與詭詐之行動，彼等必行之不停」（同上演說）。

日本的「暴力與詭詐之行動」，在一年前主要的是用以侵犯英美，現在太平洋戰爭略告一段落，並知英美目前尚不準備與之決一勝負，故又將其炮口移向中國。日本「擁有大批各種武器，彼等之海陸空三軍受有精銳之訓練」，現在集中其炮口瞄準中國，企圖危害這個太平洋集體安全最重要的台柱。誠如丘吉爾首相所言：「吾人不畏懼未來之痛苦時期，一部分土地行將沉淪，且必須以重大代價，始能收復」（同上演說）。但這不僅是中國一身的問題而已，其將巨大影響及於同盟國作戰方面，乃至英美立國安危的問題，是無庸贅言的。

中國政府抗戰到底是堅決的，中國士兵的作戰也是英勇的，但是抗戰五年來，中國的消耗達到相當的程度，現在缺欠精銳的武器，巨量的炸彈，速度的飛機，以至新式作戰人員。這些缺陷必須英美積極予以補充，美國號稱同盟國的火藥庫，更應對中國儘量供給，即在英美目前的戰略上著眼，英美也不能忽略中國這個戰場。

事實非常顯明，日本的戰略是在於困中國以孤英美；失卻中國的據點，英美難以圍攻日本本土，也是日本參謀部的腹案。日本軍略理論家，池田忠孝已公開說過：「英美因為遠隔重洋，故不能奈何日本」。他甚且誇張蒙古帝國東征失敗的歷史，但他卻不敢說日本海也如太平洋或大西洋之遼闊（見拙編《太平洋戰略論》）。要而言之，要推翻日本軍閥，為英美祛凶除害，必須依賴中國的協力，英美的存立要免除威脅與危害，必

須以中國為出發點，圍攻三島，作釜底抽薪之計。

英美對日推進釜底抽薪的路線，約有三條：第一條，是由阿拉斯加運空中堡壘直攻日本本州各地。這條路本來也可以運用海軍，由阿留申群島經千島群島，直搗北海道及本州，但現正當冬季，天氣惡劣，不能運用海軍。美國目前除繼續準備實現明年用海軍攻日之外，應儘先利用阿拉斯加一帶的現有空軍根據地，轟炸日本本土。以收牽制日本攻華之效。

其次，利用蘇聯堪察加的根據地，海參威及伯力等地以攻日本本土，不失為主要路線之一。但此一路線之運用，須戰略與政略配合，有賴於美蘇圓滑合作。相信蘇聯之疾視日本，不在英美之下，現又當打退德軍，軍威連振，已無東方後顧之憂，美國能出之以誠，有「外交原則性」的蘇聯，必能誠實合作無疑。

進攻日本的第三條路線，就是由中國出動、英美協同的要著，第一是派出大批轟炸機攻擊中國戰場上的日本軍隊；第二是趕運巨量軍火補充中國軍隊的給養，加強中國抵抗及反攻力量；第三是英國對於收復緬甸應出以積極的戰略，美國爭取西南太平洋決戰據點應更進一步。英美的對日戰略，在今日已與中國的戰略聯成一片，中國的危急，也即英美的危急。我們願意再提丘吉爾首相一句話，「美國已拔劍為自由應戰，而不再保留其劍鞘」，我們更希望英美在太平洋上的作戰，也能同樣不保留其劍鞘。羅斯福總統最近的演說，業已顯示這種意願，最低限度希望美國能領先積極發揮其空軍的威力。

先安定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低軸，然後太平洋的秩序與和平始得維持。傳說已久的中美英蘇四強作戰會議應早日正式成立，對於太平洋戰局作一番整個的估計與策劃，更由戰略政略問題而進一步深謀太平洋真正和平的久遠大計。

目前，太平洋的情勢已步入兩大營壘爭取勝敗的決定階段，太平洋沿岸各國的協力

更加迫切。但是本年一月廿六日羅丘會晤於北非，其所討論的對象，卻又偏向於儘先「解決歐洲的軸心」，以便於「一九四三年或一九四四年還師遠東擊潰日本」。但世界危機是整個的，遠東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在歐洲之下，日本謀過亞洲獨霸，以為征服世界的基礎，其危害英美蘇的存立或竟甚於德國，借今日日本在軸心的比重已駕德國而上了，所以太平洋集體安全的必要性，尤為增大，深願有關各國更加考慮。我們希望太平洋集團安全制早日實現，我們尤其切望共保太平洋安全的協力戰略盡速進展！

(二月廿日)

原載一九四三年二月廿一日《廣西日報》

對日集中進攻罷！

中國在壯烈犧牲和英勇抗戰中，度過了六個整年，跨進了第七個年頭。過去六年是消耗敵人防衛國土的抗戰，自今年起應該是全國反攻的作戰，聯合國國家的世界戰略，已決定對日實行反攻了。澳外長伊瓦特播稱：「現時已可用對德之同樣力量，對付日本。戰爭已進入新階段，此不但歐洲如是，太平洋方面亦然」（六月十四日中央電）。美國陸軍副參謀總長麥克納奈對參議院支付審委會報告也稱：「吾人在太平洋上的作戰，已使日軍進展之趨勢，轉變為逐漸撤出其本土根據地之趨勢，戰爭將移至日本本土，使整個日本帝國感受最猛烈、最富威脅性之震動」（華盛頓六月廿八日中央社電）。

日軍作戰已由攻勢轉變為守勢，他們已開始向後敗退以至退至其本土，而聯合國國家將在其本土實行圍剿。這是此後太平洋戰爭的趨向，吾人更須加緊努力促使這個趨向迅速發展。

美英盟邦已由各方面開始對日加以壓力，但是我們的願望，正與澳外長伊瓦特所稱「美澳紐人民之自然願望，即實施最大而不息之壓力，此項壓力且將逐步增強」。而這種壓力，又應如顏露爾將軍所點破，是聯合國國家對日實行全面進攻。

第一、中國各戰場應該全部發動機動性的反攻，不分南北東西，皆能同時動作，開展有聯繫的反攻，使日本腹背受敵，首尾不能相應，終至步步向海岸敗退，退出大陸，讓給聯合國國家用以經常轟炸日本本土的根據地。但要中國完成這種重要任務，必須聯合國空軍充分配合，必須給中國軍隊，以充實的配備。這項實有於美英協力作戰了。今日，中國對日作戰，已不是中國一國的事，而實是聯合國國家的共同任務了。

即從美英的遠東戰略著眼，從中國進攻日本，是最輕本的工作。因為在中國戰場上，美英只要配以幾百架飛機及多少新式武器，中國就一定可以打敗日本。這次鄂西大捷就是中美陸空協力的成果，而美國所用飛機，為數並不甚多。美英此後更應普遍採用這種戰略。美英供給中國以新式武器及軍需品，或者運輸上相當困難，但為□□輕本原利的代價，即今多使用一些巨型機，也是合算的。

其次，英印軍應趁早反攻緬甸，打通滇緬路，既可粉碎日本在太平洋西邊的防禦壁壘，又可以打通中國的西南國際路線，有利盟邦接濟的運輸。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十一日曾經宣稱：「西南太平洋的盟軍，現正準備對日發動一次大規模反攻。」我們希望這方面的反攻，必須底於打擊日本退出緬境。

再次，美澳軍協力反攻新幾內亞，運用空軍的最大壓力與強烈的潛艇戰打擊日本。日本空軍經過幾次太平洋上的大打擊，已自覺岌岌可危，所以現在在太平洋上，軍事設備著重於空軍根據地之建設及飛機數量之增加，其「超重點主義」的生產，集中於飛機的生產。在潛艇戰上，日本也受了很大的打擊，日本更有向後撤退的必要。希望盟邦更多注意於打擊日本空軍與潛艇，驅逐日軍退出荷屬東印度，退出馬來亞，退出菲律賓與台灣。

美國目前對日本集中進攻，還須由北太平洋同時並進。阿拉斯加半島的建築須有更高的進展，阿留申群島方面，要由阿圖島更進一步壓近千島列島。在歐洲戰場包圍德軍至相當程度時，蘇聯也須在東戰場發動，由美蘇共同緊迫日本的北部。以美蘇雄厚的空軍轟炸日本本土，可不幾多時候而日本各工業區域完全粉碎，以釜底抽薪之計，截斷日本歸路，分散各地的日軍將首尾不能相顧而歸於瓦解無疑。

美英海陸空軍由太平洋新幾內亞及緬甸逐島迫進，中美英陸空軍從大陸各戰場逐步

迫近海岸，美蘇空軍由北太平洋直搗日本本土，蘇聯陸空軍配合中國陸空軍，掃蕩日本駐紮東四省及朝鮮的軍隊；這樣，四方八達各戰場愈益縮緊，終於銜接而布成「布袋陣」，聯合國各戰區愈向前推進，終於會師東京灣，迫使瘋狂倔強的日寇，無條件投降。為要達此目的，中英美蘇四大聯合國國家，須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一個共同的戰略，及一個共同的和平建設信念——瘋狂軍閥挾持下的天皇制，必須打倒；任何一國非打至日本帝國瓦解，不能單獨與日談判和解；清算東方的總帳，扶助以和平關愛為外交原則，以世界大同為歸宿的中國主持遠東大局，共同建設東亞的永久和平，促進世界人類的發達與繁榮。

原載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廣西日報〉

汪偽「參戰」前後的乖謬

汪偽組織在今年一月九日「介入」世界大戰，從此以後汪偽政權及其一班人馬，但是中華民族的敵人，同時又變成了世界反侵略各國的共同敵人。其參戰的經過及其前後情形，值得我們報導和檢討。

汪逆精衛一批人，自為日寇所挾持，赴南京鳴鑼打鼓，認賊為父以來，即便死心塌地斷送民族的命脈，求為異族的奴隸，故其一切措施，皆極乖謬反常。其初期尚未能獲得主子的垂青，其偽政權常在南北偽組織及其背後抽線人明爭暗鬥中，動蕩不寧，甚且有岌岌不可終日之慨。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襲擊珍珠港掀起太平洋大戰，日寇始有十分決意，予以支持。於是南京偽組織始得機會，追隨賊父亦步亦趨，但其沐猴而冠，異國情調，仍難免識者之譏。其最顯著的變幻，就是以太平洋戰爭為契機而其實身行為更為具體化。茲就太平洋戰爭前後汪偽組織的乖謬施設，略予剖述。

一、準戰體制的措施

日寇自太平洋戰爆發以來，即認為汪偽組織奇貨可居，正是上市拍賣的好機會，所以命令加緊排演，以便鑼鼓登場，終於有所謂「三大政策」的施行。其第一種政策，就是所謂「局部和平」的推進，其具體內容就是所謂「清鄉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政略的重點，在於如何充分利用占領區的物力與人力，而鎮壓占領區人民的反抗，是該種政策的大前提，所以一面實行掃蕩，一面標榜「治安第一主義」，並迫偽組織協力。所謂清鄉工作，就是偽組織在日寇指揮之下，運用軍事與政治的兩種方式，強行各地抗日民眾勢力的消除。但是汪偽組織本身，並沒有實力，充其量以日人的估計，也不過是

一種「思想集團」（五月份〈創造〉梅原一雄之言），所以這種清鄉工作，事實上就是日本軍閥刺刀下的屠殺政策，日本帝國主義發展上的顛倒程序，政治先於經濟，軍事行動先於政權的樹立，也充分表現於此項措施上。年來華北各地遭遇日軍掃蕩的慘苦，汪逆等民族敵人應負其咎。

太平洋戰前，汪偽組織的第二種政策，就是所謂「新國民運動」，據所宣傳，其宗旨「在於昂揚國府參戰討滅重慶，以便急速促進參戰的氣運及體制」。據他們自己的解嘲，「從來的國民運動，無論是反共和平運動，抑是興亞建國運動，皆只停滯於啟蒙宣傳及社會文化運動的領域，決無政治運動的色彩，國府並未覓得鬥爭的對手」云云。實則汪偽組織根本就不能有民眾的政治運動，可憐又復可笑。日本人都承認中國人民不能瞭解它的倫理，身為思想集團而連倫理觀念都不能得到人民的瞭解，其空泛無力更可想見。日寇因為發現汪偽組織這種弱點，乃強迫其宣明態度，故迫他們準備參戰，與英美為敵，宣言「討滅重慶」，絕其歸路，並誓言其所謂「日支共生同死」。日寇所企圖的，是我淪陷區，特別是上海和南京等地，會因為這種新國民運動的實施，而敵友陣營鮮明，「希望反對者去而集中於抗日陣營，贊成者留而與偽組織同其命運」（五月份〈創造〉），其用心亦可謂苦矣。

汪偽組織的第三種政策，就是根本改革軍事委員會的機構，以備參戰後充當政略及戰略的中樞機構，企圖因此施設而汪逆得以樹立「軍事指導權」。此項改革實施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廿日，其要點如下：

- 一、陸軍部及海軍部，由行政院移歸軍事委員會，關於軍事的一切事宜，全部置於軍事委員長的指揮之下；
- 二、廢止軍事委員會的參謀本部、政治訓練部，及軍事訓練部，另設參贊武官公署、陸軍編練總監公署、海軍經理總監公署；

三、設總參謀長及次長，以為軍事委員長的最高幕僚。

新機構的人物構成如下：軍事委員長，汪逆精衛；總參謀長，劉逆郁芳；參謀次長，（陸軍）黃逆自強，（海軍）許逆建廷；軍事參議院院長，蕭逆叔宣；陸軍部長，鮑逆文樾；海軍部長，任逆援道；參贊武官公署武官長，郝逆鵬舉；陸軍編練總監公署總監，葉逆蓬；航空署長，姚逆錫九；海軍經理總監公署總監，何逆炳賢；調查統計部部長，李逆士群。

日寇的這種導演工作，促成汪偽的「臨戰體制」，據云，如此改革「可使軍令軍政一元化，使汪偽得於大東亞戰下，與日本同甘共苦」（同上〈創造〉）。

二、參戰後的把戲

汪偽組織背後的魔手，終於在今年一月九日：指揮汪逆宣言對中英美等民主國家作戰，「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約一年間準備的準戰時體制，到此時步入戰爭體制的階段。據汪偽所宣稱，此次參戰的目的，在於「大東亞的解放，在於新中國的建設，並為達此目的而確保日支共生同死，一體不可分的關係」云。據日本人的詮釋，「汪逆從此參戰放棄以和平思想處理中國事變的觀念，改為運用武力戰以達成東亞的解放，新中國的建設」云（據上引同文）。據說，汪逆從此宣明他的基本立場，解除過去兩年來的苦悶，而踏上新性格及戰鬥的路程。

汪偽組織的參戰施設，幾乎如上所述，在宣戰前即已為日寇準備完成，宣戰後僅是在其原有機構上略加調整罷了，其宣戰既不能參加實際作戰，則其參戰宣言，也等於多餘，適足以貽笑大方。

汪偽在參戰後，新設了一個國防最高會議，並決定行政機構改革辦法，頒布一道國

防最高會議條例。這些都是空洞不著邊際的施設。其次，又召集一個地方長官會議，實行了偽南京政府機構的改革及其主要人物的異動。再次，舉行過一次所謂新國民運動促進會議，召集過偽國民黨第六期中全會。許多新措施，鬧得烏烟瘴氣，像煞有介事似的，而日本主子讚為一切戰爭形態一舉而完全具備。

新設作戰機構的「國防最高會議」的大權，掌握「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及文化等一切的軍令和政令。該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汪逆精衛自兼，秘書長為周逆佛海。地方長官會議，決定下列諸種事項：確立地方行政新體制，特別是以生產擴充為目標的戰時經濟政策，戰時治安，精神總動員等重要政策，也為所決定。又由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第一次促進會，根據過去一年的新國民運動的實際經驗與參戰的新情勢，重新決定了國民運動方針。據說，一般對於這個新國民運動期待甚殷，認為汪偽參戰目標之一的「新中國建設」的基本動力，完全依靠於此運動。其偽國民黨第六期中全會，也於決定戰時基本方針，確立根本態度之後，公開發表共同宣言，其內容肉麻不堪，惟其再三提示生產擴充及治安維持，皆以「和平區內」的再建與鞏固為前提，並強調此項辦法為鞏固日本對美英「擊滅戰」的背後基地，整備日本「壓服」重慶的前進基地的先決條件，尚值得注意。

汪偽此次於對美英宣戰同時，發表一道等於誓約的所謂〈日華協力共同宣言〉，其誓詞如下：「大日本帝國及中華民國，為完遂對美英共同戰爭，而以不動的決意與信念，作軍事上、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完全協力」（據日本內閣情報局公布）。

汪偽此次深以日寇未逼其簽訂條約或協約而以共同宣言出此，頗引以為榮譽，殊不知日本侵略者蓄意所在，正希冀能由中國侵占區充分攫奪戰時物資及原料，以「遂成」其「百年戰爭」，日寇為劊子手而我為魚肉，汪偽被欺猶不知。且看日本侵略者在其所謂「日華大東亞戰爭的協力」上如何垂涎著我國淪陷區的資源：

「在遂行大東亞戰爭上中國對於日本的協力關係，至為重大；即斷言：若無中國資源則帝國大東亞戰爭的遂行不可能，亦不為謊言。換言之，中國擁有莫大的軍事資源，因為中日兩國地理相鄰接，故可充當日本戰力的重點培養源泉地」（據日本內閣情報局《周報》一月三十號）。在此經濟資源的依存關係之下，日寇加緊我淪陷區各種軍需資源的開發，用以培養日本的戰時經濟力。據調查，華北設有華北開發股份公司，充當華北日華合辦公司的母公司，從事於經濟開發的統合調整。現受該母公司的投資及節制的有關係公司，共有二十三家公司，九家合作社。又在華中方面也設有華中振興股份公司，充當華中各企業公司的母體，從事於華中經濟的「振興」及統合調整。現受該母公司投資及節制的公司，共有十四家公司及一家合作社。

汪偽對於這些有關的公司，邇來更加盡力勸誘我國民族資本參加，偽政府本身也投出一部分資本參加，以表示其對日寇的經濟協力，但是奴隸的鎖鏈已加在身上，猶不自知，誠可憐可笑！

最後，還值得我們一提的，就是日寇指揮汪偽參戰後所表示假惺惺的態度。

日寇在汪偽對民主國家宣戰後，首先表示的，就是所謂「迎以滿腔的熱意」，聲明對於汪偽參戰目標的「東亞解放」及「新中國建設」兩大方針，予以全面的支持和援助。日寇還從具體方面，表示其貓哭老鼠假慈悲，率先撤廢治外法權限，取消租界，日偽之間成立協定，又於三月三十日取消八處租界及鼓浪嶼公共租界，北平使館區。其實，這種假慈悲及其毒計，除了汪偽而外，天下人沒有不識破的，故從略。

原載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十八日《大公報》

日寇的悲鳴

——所謂「一億國民走向第一線」

同盟國家對日寇的總攻，不但已經開始，並且已在節節勝利，不但是二方面的布置並且是在計劃全面的反攻。日寇在此事實及動向之前，業已開始顫慄，並由顫慄而發出悲鳴了。最近日寇內閣情報局，特為這種情勢著論向全國國民呼籲，在其機關報《週報》上發表社論，題為《一億國民走向第一線》（載七月廿八日號）特為節譯於下：

一、美國決意攻日

美國最後對日反攻論，得以民主黨上院議會鐵特拉為代表：「余要求美國集全國兵力，即時對日開始大規模攻擊。美國對日的攻擊，應在繼續戰爭的期間，與反軸心友邦共同行之。若到歐洲戰爭結束時，繼續對日作戰的國家，有留下中美兩國的可能性，因為英國有其大部分軍隊復員的可怕。」

其所著論的根本理由，著名的軍事評論家尼可爾遜陸軍少校，申論如下：「日本軍自攻襲珍珠港以來，即北自阿留申群島的吉斯卡島，南至孟加拉灣的安達曼島，占領了全部地域。而這些島嶼皆為不沉的航空母艦，日本軍的立場非常的堅強。而且日本現在的資源，已經相當豐富，占有世界橡膠九〇%，錫七〇%，米產九〇%，亞麻的幾乎全部，鐵鋼及廢鋼數百萬噸。在汽油方面，只荷印的出產，即夠轉動日本艦隊、航空隊及運輸船。在人的資源上日本軍也已「征服」了一一，〇〇〇萬的住民。在日本軍以占領地帶為基礎企圖逐漸增強的期間，反軸心軍究應如何處置？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若無

適當措置，就等於坐視日本軍逐漸強大。若俟明年或後年反軸心軍擊破德軍而已相當疲弱以後才來攻擊日本軍，則將消費幾多血汗和貴重品，只有天曉得。反之，若能擊破日本軍，則反軸心軍不獨擁有現有的兵力，且可以將中國、印度、澳洲，及西伯利亞的全部兵力，轉用於對德軍作戰。對於德國，只要加以空軍的轟炸，及陸海軍的包圍，則其要塞的四圍，將由其內部日就衰弱。日本現在雖弱，但至明年或後年，或將變強。德國今日雖強，明年或將變弱。現在才實在是攻日之深秋了。

今年六月三十日在所羅門群島的特連巴島開始的美軍登陸作戰，可以視為上述計劃的實證。美國不惜巨大的犧牲，而強行登陸，可證美國對日的戰意，已經相當熾烈。

美國是在企圖作消耗戰，對於日本軍的質的優勢，想以量的優勢加以壓倒。明知莫大戰力的消耗在所難免，而實際則一而再、再而三地注入堅強的戰力，他們的目的所在，可以想見。此後戰局的推移，實難預斷。

戰場可說是「錯誤的連續」，一起一伏是戰爭的常態。吾人能透視全部戰局，注意英美何時由何地出擊、反攻，而堅持自主的態勢。日軍當局也常聲言「戰局的主導性，儼然在我掌中」。從此觀點，吾人也應自戰爭的「全局觀」，冷靜判斷百態，而謀積極果敢的對策。

二、四方八面瞄我心臟部

美國不獨要堅守所羅門方面，現在且已開始其「中央進攻」。此路自戰前即認作對日作戰的重點方面，是由夏威夷到中途島，一直線橫斷太平洋中心，一直到日本本土的腹部。其戰略線上的要點的夏威夷，雖在開戰初期受到日本的突襲，但現在已恢復舊觀，完成兵力基地的整備和擴充。著名的軍事記者，包爾溫曾警告美國全部國民稱：「中央

進攻路線，斷不可看輕！」而強調其戰略價值的重要性。

又在以「北方進攻路線」聞名的阿留申群島方面，由五月美國對日軍強行阿圖島登陸作戰，可以察知美國積極的真意。實際上，始自可稱為「空中要塞」而得駐紮千架飛機的阿拉斯加的埃爾棉道朗夫飛機場，以至克捷克島及荷蘭港等基地，也經整備和增強了。關於此點，有名的飛機設計家而兼軍事評論家的羅貝爾斯基，強硬主張「北方進攻路線」，為一般所周知：「從北方轟炸日本本土，比由東方或南方有組織地奪回日本軍占領地的戰略，還容易逼日本屈服」。

又其「西南進攻路線」，由中國本土反攻的新路線，也被認為對日戰略的重點。中國防衛第一線的基地，衡陽和醴陵等飛機場，現在已經放棄消極的立場，並改為積極攻勢據點，從來專用於戰鬥機的桂林飛機場，最近也已改為重轟炸飛機機場了。美國駐華航空隊，以前是以中型轟炸機為中心，最近也已改為重轟炸機。還確在窺伺著日本本土，特別是九州北部的重工業地帶。美國空軍，最近和中國空軍，採取積極的共同作戰步驟，其指揮系統也歸統一化，更值得注意。駐華美國空軍司令官陳納德，最近大放其豪語稱：「余希望明年轟炸日本本土」。

前亞洲艦隊司令耶納爾將軍也稱：「欲逼日本最後崩潰，除經由中國路線以外，別無他途，只靠海軍的力量，尚不能夠打倒日本」。

於此，同盟軍對於由中國本土反攻日本，是如何重視，不難想見。他們正在「等待今秋雨季過後試作緬甸奪回戰」。

若自緬甸路線為中國反攻的唯一輸血路考察，則此種作戰方針，已於華盛頓第五次會談決定的事實，絕不至單純視為美英一流的誇大宣傳。

如上所述，同盟國現已由四方八面，企圖向日本本土的心臟部，作決定的攻擊，我

們一刻也不容大意。

這次的戰爭，好像美日兩國的摔跤。最初被壓在下面的美國，現已逐漸立起，成了匹敵，一張一弛，也是當然的，忍耐至最後五分鐘的人，始能獲得榮冠。日本固然飛機不夠，人力不夠，船隻不夠，但惟其不夠，所以要繼續輸送至第一線。是為「以量制勝」的道理。日本一億人民，須有走向第一線的意志方可。

六月間，美國輿論的測驗，對於「戰後美國是否和德日兩國國民恢復新交」的問題，美國人民答覆如下：

德國六七%，

日本八%。

於此可知美國人如何憎惡日本。這或許是一種宣傳，但是日本應該認清他們的力量在宣傳以上。

原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廣西日報》

從太平洋中路進攻日寇

——先射日本的阿溪里足踵的台灣

孫院長哲生先生在今年紀念七·七時，曾著文申論從太平洋中路進攻日寇的重要性及其戰略上的作用（詳見全國各報七·七紀念特刊），就今日太平洋戰局及美國的作戰情形考察，孫院長的深遠眼光及其對戰略的卓識，業已充分證明。惟此中路戰略，對於中美兩國協力進擊日寇，關係甚大，故特略抒鄙見。

一、美軍中太平洋的攻勢

在進攻日寇的中央路線上，美軍業已開始攻勢，其戰術且已由逐島進攻，發展至「越島進攻」了。這幾個月來，美國空軍曾經屢次襲擊威克島、馬爾卡斯島、吉爾貝特島、馬紹爾群島、埃利斯群島，乃至台灣海峽。九月初旬之襲擊馬爾卡斯島，及最近對吉爾貝特群島的登陸，攻戰尤有顯明的進展。

美軍對於吉爾貝特群島的進攻，開始於本月廿一日，幾天前已經連續在梅金、塔拉瓦，及阿比馬島三個島嶼登陸。這是美軍在中太平洋上第一次反攻。在中太平洋方面，日軍占有委任統治地——馬紹爾群島、馬利亞納群島及加羅林群島，其海空的設備，已經相當完整。美軍敢於毅然向此路進攻，可見其對日的反攻是有極大的決心與卓見。

這次的進攻中，美軍業已占著絕對的優勢，第一，日寇空軍對於美軍的進襲，沒有大規模的堅強的抵抗，和先前西南太平洋及北太平洋的幾場頑抗，完全兩樣；第二，日本戰艦始終深藏避匿，不敢迎戰，這與最近所羅門群島一帶的大海戰的情形，又是兩樣。

此次中太平洋攻略戰的過程中，表現出幾種事實，其一，美軍進攻日寇情勢的猛銳；其二，日本飛機在數量與質量上，皆劣於美空軍，故不敢出與抗拒；其三，日本海軍力量有限，既不能普遍分布於各地，也不敢隨便出頭應戰。但最重要而應指出的是日寇用意，還在於其太平洋決戰場上放置的問題。邇來，日寇非常注意台灣及其外圍的軍事布置，台灣屏東、新竹各地之建築飛機場，馬公軍港之加強，乃至日來日軍在閩粵沿海及粵南東江的蠢動，皆可說明其在中太平洋的軍事準備。

在這次中太平洋攻勢當中，還有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中太平洋的攻勢，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北太平洋及西太平洋的攻勢是有密切聯繫的。

二、美軍橫斷太平洋防線的修正

美國三大雜誌：《時代》、《生活》、及《幸福》，曾草擬《太平洋戰爭建設草案》，主張美國應在中太平洋，建設一條「橫斷太平洋防線」，其具體辦法，就是：「從夏威夷以西，有一連串強固的根據地及勘察站——如中途島、威克島、關島，以及收回日本委任統治地各島：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一直到台灣。」他們主張在這一連串的島嶼上，建設美國橫斷太平洋的防線，用以保持太平洋的攻勢，維護太平洋沿岸的永久和平。

美國人士的此種擬案，若加以適當的修正，稱此條防線為「中美橫斷太平洋的共同防線」，則甚合正義與實際。因為在此防線上的許多站點，是中國舊時的失地，而在此次戰爭中必須收復，且其重要性高於任何站點，其主要者為台灣、澎湖列島，及琉球群島。美國應完全建起此條橫斷防線，非完全取得台灣及琉球群島不可。此垠地在政治上皆已淪於日寇多年，但當地的人民仍為中華民族，其地的人情風俗一仍中國的舊慣，故

其地人民為維繫祖國的念頭甚強，在台灣有五三〇多萬的中國同胞，二十多萬的生番，二十多萬的日本人，而以此僅僅二十多萬的日本人，統治著五五〇多萬的被歧視為「異族」的人民，其比數約等於一個人統治著三十個人。日本雖使用權力與大炮統治著此地眾人，但抵抗權力與大炮的較有力量的武器就是血族聯繫之喚起。「血還是濃於水的」，鄭成功反抗異族的精神，仍未泯滅，仍在五三〇多萬的明末民族的血液中浸淫、流溢著。現在中英美在開羅舉行的三強領袖會議，已經決定了台灣、澎湖等地歸還中國。所以美國的「太平洋橫斷防線」，應更改為「中美太平洋的橫斷防線」。至於台灣的地位，在此線上占最難爭取的一點，南洋委任統治地，還在其次。台灣的面積雖只有一萬四千方里，但此戰略地位甚高，日寇早在這裡，修建了主要的海戰基地。這裡是日寇的大兵工廠，有著供給日本艦隊使用的海港及其他必要的設備。這裡有潛艇隊，在太平洋對聯合國軍作戰的日本艦船，大部到這裡來加添燃料或停塢修理。這裡又配合著優良的空軍基地，日機從這裡出戰去轟炸盟軍及中國領土。最近日寇已漸將海空軍的主力，集中在台灣。台灣已經不僅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台灣總督長谷川的話），且已成為太平洋上日寇最大的供應站，將來必能成為日寇對盟軍決戰的重要據點。

如果一旦台灣從日寇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即對日的進攻，便很有利，美國可以一反掌而收復菲律賓群島。

三、中路進攻的整個戰略意義

中太平洋的美軍攻勢，還在繼續進展中。據今日各報所載廿四日太平洋美艦隊總司令部發表公報，「美軍已占領比蒂粵島，海軍陸戰隊刻正追擊吉爾貝特其他各島的敵人」。另據太平洋美艦隊司令尼米茲接見記者稱：「吉爾貝特群島，現已在我掌握中，

塔拉瓦島之敵即可肅清，吉爾貝特群島中的其他島上少數敵人，也將由吾人應付，日艦隊倘出而一戰，美艦隊需與之周旋」（珍珠港廿四日合眾電）。又據昨日（廿五日）消息，中太平洋戰機繼續襲擊馬紹爾群島，美國海空軍正嚴陣以待日寇海空軍出來迎戰，日寇委任統治地已在動搖。

最令人興奮的情事，還在於今晨的消息告訴我們：美國十四航空隊前方作戰部隊「米恰爾」式中型轟炸機及戰鬥機，與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廿五日，自中國基地出發，轟炸台灣日軍廣大基地新竹機場，作歷史性的感恩節奇襲。聯合國的空軍，一九三八年曾經一次去過台灣，但其大規模轟炸，乃以此次為首次，並且相當成功。這次的奇襲，是出於日軍的不意，在機場及空中，其毀敵機至少四十七架（創遠東空戰勝利的最高記錄）。

台灣是日寇太平洋陣營的咽喉，盟軍能先射穿了這個咽喉，日本太平洋防衛，立刻瓦解。世人又譬喻台灣為日本的「阿溪裡的足踵」（荷馬所著《伊利亞特》史詩中的主人翁。幼時他的母親把他倒浸於史特克斯冥河中，使他化成銅身鐵骨，刀槍不能傷，可是所提握的足踵未被水浸，仍舊是肉，故後來竟因踵部為箭所中而致死）。台灣在日本帝國主義慘酷的殖民政策統治下，是有極大的弱點的，中美軍協力克復台灣，並不困難，能克復台灣，即可立刻瓦解日寇太平洋上的整個陣線，乃至乘勢直迫日本本土。

本來，進攻日寇原有四條路線：即北路、中路、南路及西路。北路自阿拉斯加經阿留申群島，以迫千島列島、北海道；南路自西南太平洋南端向東北前進；中路由夏威夷群島，經中途島，入日本南洋委任統治地，至台灣、琉球，以迫日本本土；西路由中國大陸反攻，包圍西部日本。但就目前情勢觀察，北路與南路，一時還不能立刻迫近日本本土，北路之最有效攻勢，須至歐洲完全解決德軍之後蘇聯加入夾攻；南路離日本本土太遠，只有撤銷日本新占領區的外圍的作用；西路也因緬甸之克復和滇緬路之開通有待，中國總反攻上所需要的軍火及物資，未克充分接濟，故尚需要其他方面的協助，始克有功。

在這情勢下，中路進攻占了最重要的戰略及政略的意義。第一，在戰略上有幾點重要性：（一）中太平洋攻勢之完成，可以把日軍的整個陣線，切成兩片，使其南北不能互相照應。（二）美國海空軍可以從此路補充中國大陸進攻的力量，補足滇緬路未開通的缺陷。（三）太平洋的新占領區完全被困而孤懸海外，使其軍需資源不為日寇所用，而斷其作戰命脈。（四）縮短轟炸日本本土的距離，便利盟軍輕本厚利的轟炸戰略。第二，在政略上也有幾點意義：（一）中太平洋攻勢之完成，可以直接影響南洋群島及大陸淪陷區的人心，使日寇邇來所運用的懷柔政策，完全歸於無用。（二）此路之完成可以直迫日本本土，而使日本國民對於戰爭感到惶恐，尤懼出征軍隊之陷落海外。（三）粉碎日寇獨霸亞洲的黃梁，使東方十億人民不再為所迷惑，而日寇在政治上完全孤立。

然而中美要協力完成這條太平洋橫斷防線，無論如何要著重於日本南域總兵站的台灣的克復，而在克復台灣的工作上，要充分運用三民主義的原則，尊重台灣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則可以收外攻內應之效，而前為日本太平洋堅壘的台灣，變成「阿漢里的足踵」，而致日本帝國主義於死地。

原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十五日《廣西日報》

日本失敗的實況

一、引言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民國廿六年對我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繼又對英美發動太平洋戰爭，暴戾殘酷，一意孤行，悍然與全世界人類為敵。橫衝直闖，曾經一度侵占我大片領土，毒害我二萬萬人民，美、英、蘇、法、荷等國，也同受其害。日本侵略歷時八年有餘，亞洲、美洲、大洋洲，乃至世界其他部分的十幾億人，全部陷於水深火熱的環境中，其殘酷、掠奪、奸淫、燒殺等等暴行，曾使數萬萬人彷徨於死亡線上，日本軍閥的殘暴，可說曠古未有。

然而語云「多行不義，必自斃」，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皆對日本樹起膺懲討伐的義旗，日本失敗的命運早已注定。日本軍閥起初猶不覺悟，還欲以孤注一擲，期望挽回頹勢。他們儘量驅使日本人民於死路，最後甚至組織各種自殺部隊，用日本人民的肉體，和聯合國家的精銳武器拚命。台灣有一句俗語說得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此暴戾行為，自然無不失敗之理，結果終於一敗塗地，終於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條款，向聯合國國家無條件投降了。

二、日本失敗的原因

「事實勝於雄辯」，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之所以失敗，按諸社會發展的法則，自有其真實的原因存在。我們想就這些原因，加以剖述，以促日本人民的覺醒，尋覓一條自

新的大道。

第一、日本的軍國主義、黷武主義，實為招致失敗的最大原因。日本明治維新固然統一了日本全國，完成了一階段的政治革命，但是維新的基礎沒有建築在日本人民身上，而反把政權交給黷武成性的軍閥。日本軍閥沒有善用日本的尚武精神，倒反把尚武精神誤用於軍人優越感上，誤用於武力萬能的原則上，結果內而軍閥跋扈橫行，一般人民受其壓迫，外而侵略戰爭頻頻發動，愛好和平的鄰邦屢受其害。在軍閥統制下，日本人民不能作主，日本的執政當局也唯軍閥之命是從，否則便不能為軍閥所容，三·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即其明證。日俄戰後的〈肉彈〉一書及中日戰爭中的日本反戰運動，無一不是血淋淋的哀訴。

第二、日本的貴族主義、封建主義，也是招致失敗的大原因。日本的明治維新沒有貫徹，幕府時代的公卿蛻變為貴族，封建的成分遺留在明治以後的政制裡面。專制思想仍支配日本政治。日本人民自己既不能作主人，日本國家的意志勢須遵循貴族專制的法則，以維護少數人的利益，經濟的發展不為一般人民所享受，社會上造成貧富懸殊甘苦不均的病態。貴族專制主義者為著無限制增加他們的財富，提高他們的奢侈生活，擴大剝削範圍於日本國外，侵略戰爭之發生，即由於此種不合理不健全的政治制度。

第三、軍國主義及貴族專制所培養成功的日人優越感，也是日本這次失敗的原因。日本軍國主義與貴族主義，要求對外的侵略戰爭，而初期幾次的侵略戰爭又侥幸獲得勝利，結果養成「日本人是超人」、「日本民族是一等民族」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起初只限於少數人，後來這少數的日本特權階級，施行軍國主義教育，遂推波助浪，把這優越感普遍灌注於一般人民的腦中，於是每一個日本人幾乎都為了這種錯誤的優越感，幫助他們服從專制主義及侵略主義，驅使他們服從軍閥以從事於「征服中國、征服世界」的迷夢了。

當然，造成這次戰敗的原因，除開這三點以外，還有很多，但是這三種是最基本的。

三、日本應受的處分

日本既然戰敗，自然應該接受聯合國國家的嚴重處分。

第一、自然是日本必須履行開羅會議宣言，把一切奪取自他國的所有領土，全部退回各所有國家！

第二、日本所有的軍隊，必須全部被繳械，所有在鄉軍人，或類似此種組織的社團，必須全部徹底解散！

第三、日本人民及其財產，須全部受聯合國管制。

這裡，有的已經麥克阿瑟統帥下，已執行，有的卻還沒有，我們要求必須徹底進行，對一個殘酷的敵人是不能用憐憫的，只有使他稍微有些痛苦的感覺，才是最現實的教訓。不然的話，他就會忘記了，而且馬上會故態復萌，這一向來本省的日軍竟敢藏匿軍器，即是過分寬大的結果，稍有善良的日本人民也並不同情（參閱本報廿三日〈讀者投書〉大村章三君訪問安藤大將）

最後日本的戰爭罪犯，連天皇在內，也必須受聯合國國家的嚴厲制裁。此刻雖然已經有不少戰犯，業已提審，有不少戰犯已畏罪自殺，可是天皇卻仍然高高在上，這是一個危機，因為野心的軍閥、財閥，必然要利用天皇這「行屍」來謀「死灰復燃」的。

關於這一點，日本的開明人士，如塩見聖策（參閱本報昨今二日塩見氏所作文）等，也都認為天皇是必須同負戰犯的責任。

四、日本自新之路

日本軍國主義迫使日本走向侵略戰爭，是錯了。日本軍閥實行對外的侵略戰爭，也是錯了。日本人民盲從軍國主義教育，從事荒謬的侵略戰爭，更錯了。這一連串的錯誤，造成這次日本的慘敗。現在聯合國國家之嚴懲日本，正是提供日本人民糾正這種錯誤的機會，日本人民正面臨著一條悔過自新的大道。日本人民若能直向此條大道邁進而不走入歧路，相信日本更生的時期，當不在遠。

然則日本自新之路的指標，在哪裡？

即是日本七千萬人應當徹底改變過去一切不正當的觀念，大家勇敢的來革除過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第一在政治方面，要承此機會革清殘留在明治維新以後政制當中的半封建成分，如貴族的專制、軍閥的優越地位，以便為新的合理政制鋪下堅固的路基。第二在經濟方面，務必消除財產分配不平等、財閥資金獨占、國家官僚資本獨占等等不合理的現象，使合理平等的經濟制度，得以樹立。第三在社會方面，務須革除階級的不平等、男女的不平等、機會的不平等，更應根除軍國主義教育、帝國主義侵略的宣傳，尤其是上述日本民族的優越感。

善良的日本人民、具有理智的日本人民起來吧！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如果這個時候你們還不能夠掃除軍國主義的殘餘，步上新民主主義的大道，那末，不僅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民再次受他們的殘殺，他們會再要你們的命！現在是你們把握你們自己命運的時候，您們是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他們嗎？

原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五日《新生報》

日本失敗的教訓

（八月十五日對全體學員精神講話記錄）

兄弟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日本失敗的教訓〉。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八月十五日，去年的今日，正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一日，也是日本開國以來最悲慘的日子。

去年今日晚九點鐘的時候，我在重慶大街上看見全城市民大放鞭炮，許多人集在一起，街上到處冒起烟光，我當初以為是起大火，後來看到街上房子的三樓上掛出「日本無條件投降」幾個字，心裡非常愉快！街上奔馳著美軍公務員、市民，大家擁擠在一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高聲歡呼！美軍車上，坐著小孩子，到處叫喊！勝利萬歲！這時候我們真快樂，我想全世界國家也一定很快樂，只有一個日本招來了慘敗的痛苦。日本為什麼建國二千多年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慘敗，無條件的投降呢？這自有原因。這種原因在今天值得我們來研究的，我想各位本來也有研究。現在簡單舉幾項重要的原因，來分析一下：

一、日人之野蠻性太重：日本平日統治殖民地，都是施用壓力的，譬如對朝鮮，對台灣的情形，諸位一定很清楚。記得我小時聽說過日本人殘殺同胞革命者的故事，最近如霧社事件都用飛機大炮來消滅高砂族，這是平時的事，戰時日人的野蠻性更顯得厲害。諸位在台灣算未受過戰事直接的影響，也未親眼見過日人的暴行，講到我們國內情形就不一樣了。日人的野蠻行動，實在令人太可痛恨了。在這八、九年抗戰意想之外，舉一例來說，日軍隊裡有一種非戰鬥員從軍，和尚也大施殺戮。他沒有槍，卻用鋤頭（ウルペシ）。見人當頭即斬，他在日記中寫著：「一日殺死一百多人。」更可恨的是日軍對

婦女奸淫了並加殺害，即無辜小孩也用刀刺死，這種事情發生得很多。再講一種最不合理性的事，就是日軍非但對婦女隨便強奸就算了，更恣意下令叫人家父女、姊弟，實行交合，給他們看，這真是令人難堪，這就是日人野性的表現，也就是日本今日失敗的原因。

二、日本國家基礎不穩固：日本立國雖說有二千多年，遠的不說即說明治維新說起吧，明治維新因受歐美各國文明進步的影響，並受外力的壓迫，致政治社會起了變革？但這次革命並未徹底，只上層社會起些變化而已，封建勢力仍舊存在，形成軍國主義的國家，政府內部軍閥不能統一，人民與政府不協調，致使日本政治社會不健全，這也是造成這次慘敗的原因。

三、日本內部矛盾的對立：日本因明治維新，革命不徹底，內在的矛盾沒有消除，主要的就是政府與軍部的對立，政府有政府的主張，軍部有軍部的主張，常常走兩種不同的路線。譬如就外交來說，政府與軍部不一致，當宇垣一成為外相時，政府想與英、美、蘇聯繫，軍部卻反對。宇垣外相正與蘇聯商討解決蘇日許多懸案時，關東軍即發動張高峰事變以為阻礙，這卻證明政府與軍隊不合作的例子。所以日本輿論常說「二重外交」。外交既是如此，內政並是一樣。諸位知道日本政府欲組閣先要經元老派推薦，但未得軍部支持亦不可以，例如宇垣一成受天皇之命來組閣因未得前任陸軍大臣推薦繼任者，故組閣終成沉艦，在日本內政有個特殊情形，即陸軍大臣可以帷幄上奏，立在內閣之外，不但不受節制，而且有反對內閣總理大臣，日本規定繼任陸相須經前任陸相推薦。

再舉一例：日本軍部常常反對政府，二·二六事變，是一件日本最嚴重的事，大家都知道的。在事變前，因高橋是清極端反對軍部對我作戰，力倡「百億公債亡國論」，即遭軍部暗殺。這也可以證明日本內部矛盾的對立，也就是日本遭受慘敗的原因。

四、日人無遠大眼光：日本人眼光短小，只顧目前不看將來。就是七·七事變，他

們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以為戰事一定勝利，至於會否能引起更大的問題，他們沒有估計到，這是只看到自己，不認清別人的緣故，俗云：「眼見物，不見人」。當日本對華發動戰事的時候，日本陸軍參謀部預計四個月內可滅亡中國，以為不用大軍，中國就可以投降了。未曾想到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有悠久的歷史，高深的文化，在英明的領袖，蔣主席領導之下，堅持抗戰到底，不怕一切犧牲。故自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相繼失陷，仍繼續抗戰，最後退到四川堅持長期抗戰，直抗到八年之久，結果得到最後勝利。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又發動太平洋戰爭，不自估量自己國家人口有多少？土地有多大？完全是一時的衝動。在德國戰爭日漸失敗，意大利已無力作戰時，何以能單獨對英美作戰，這就是因為沒有遠大的眼光，以致遭受慘敗的結果。

以上數點是日本人失敗的主要原因，今天剛好是日本投降一周年的時候，我們來研討這個問題，是多麼有意義呢，今後我們對自己國家應如何努力警告，如何來檢討自己的缺點，不要再蹈日人的覆轍才是。

外國人常常看輕我們中國人，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團結性，各人自私自利，日本人所以敢侵略我們，也就是看到我們不團結，日本軍閥向他們的政府報告就是著重此點才敢發動全面對華作戰，所以我們每一個國民今後應消除這個弱點，大家接觸，聽到報告也很多，我們的人民，最顯著的習慣，是只顧到自己地方的利益，不顧別人地方或全省的利益。為自己地方的事業，即肯拿錢出來，為別人地方的事業即不大肯出錢。這也就是鄉土觀念太強，今後應打破地方觀念，以全省為前提，擴大到全國。這種觀念，要從個人先改變過來，進一步全國國民才能一心一德來愛護國家。現在抗戰雖已勝利了，排在目前重要的課題，就是建國。今日國內發生戰亂自相殘殺，社會經濟不安定，一時談不到建設，沒有建設，勝利也是空虛的。最近兄弟感覺到台灣更要注意這一點，大家要團結一致，集中力量來建設新台灣，為全國的模範省，使國內各省都以台灣為模範，進而

使全國統一成一現代化的國家。台灣具有建設的條件，科學比其他各省發達，教育也很普遍，人民富於熱情。所以大家能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相信新台灣的建設是毫無問題的。同時今後一切工作要積極，過去日本時代，在種種壓迫之下，工作機會不平等，教育機會不平等，要積極也不容你積極，要努力也無從努力，現在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國土，台灣人民是中國的國民，同時是中國的主人。陳長官常常指示我們說：「我們要用主人的權利來建設新台灣」。所以不要像過去一樣消極，陳長官歡迎人民來管理政治，有意見儘量提出，有力量儘量貢獻。現在還難免有一小部分人對台灣政治及設施抱消極態度，我們要認定建設台灣，積極參加政治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權利，一定要改變在日本時代之消極態度。有一點尤要注意，即人民參政問題。台灣同胞過去五十多年很少機會參與政治活動，雖有評議會種種民意機構的設立，但都是假的。今天我們要建設真正民主政治，就要大家積極負起責任（尤其是縣市參議員），省參議員應該積極協助政府、監督政府，如果人人都消極起來，則台灣建設前途就沒有希望了。

原載一九四六年八月廿五日〈人民導報〉